

梅村家藏藁

二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一

文集九

序五

周子做東園藁序

子做之爲余去也海內莫不聞海內之知余者無不識子做其識子做者無不以其交於余也子做少於余數載實兄事余余兩人同時居同里長同學其文章議論卓然見於當世者人盡知之其合乎性情淡乎道義則恐人未盡知之也子做之行也余可以無言乎余好覈人物持臧否不能與時俯仰子做多通而少可性不喜俗儒此其志行同也余思懷期物不立町畦遇有急難先人後己子做與人交輸心寫腹不佞然諾其節槩同也余不問生產通籍二十年獲落猶諸生子做家貧好客室中有圖書千卷無擔石之儲妻子不立其窮困同也余憂時感命坎壈無聊生子做自以有才不遇醉後酒悲輒據地而哭其伴儻同也其間有不同者子做尙黃老而余好佛子做好飲而余口不識杯鎗迺至辨駁疑滯論難鋒起紛然爭馳久而皆服蓋余兩人互有短長終歸於同者則又如此而余今日畢志家園杜絕人事子做入京師游太學交王公大人以成名若有異乎兩人之蹤跡者余則曰不然夫君子之道可以出而不出可以處而不處皆非也余受過當年監叨宮相子做少而遭亂門戶未顯余稟受羸弱積疾沈綿子做精力強濟負富世之具子做而不出則又誰出哉余所患者獨居端憂知文秀落止一子做今又捨我而去則余之德業何所勸過夫何所規乎余之窮愁不益深而病苦不益甚乎而余又何以送子做子做刺其詩文以問世子做之才天下所共知天下知子做爲余之友則其詩若文可以無用余言也亦書其平生之交以告之而已

余澹生海月集序

金陵余澹生好游亦不出江淮吳越然所過必與其地之士大夫流連酬答得詩盈帙以去今年夏從婁縣過海居半月乃還出其詩海月集示余曰此吾今歲紀游作也蓋取謝康樂綵舫游海所爲挂席拾海月者以名其篇而屬余爲之序余歷之曰余君好游古之好游者莫康樂若也今余君之游果能如康樂否耶雖然康樂不知有游者也康樂祖父爲首室功臣通侯貴重劉宋易姓心念故國憤憤不得意以自放乎山澤之游

其本志如此史謂其欲參樞要恨不見收肆意遊遊無復期及鮑勃物謀謀前賢以自文其過要未爲知康樂者也獨是志與時違才非世用康樂何不蚤棄侯封絕人事以介於孤峰疊嶂之間而進避於浚湖伐木閉門義故門生隨從數百人山採藥長往不返之風而又廈門第之車聲各之高飽飽鮑婦終莫能躡屣去之也不得已而做世輕騎馳逐越以自發其無聊之氣若康樂者所謂有志而未聞道不足以語乎游者也濠濮之季也士大夫或沉湎麴蘖或遊戲倡樂以自晦而矜其傲若夫涉客山遊五岳可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然亦必貧賤之士爲當時所指目者而後能後之君子所以惜康樂之不幸不專咎其過也今我澹生惡鷓鴣羽無門戶之遺累榮去羨無裘馬之習其詩之繁富使漢唐有以於康樂也而性度既殊境會復異故能以其才處乎紛亂之會優游勿仕卷讀日出徜徉肆覽不廢詠歌蓋視人世之險戲得喪變幻而荒忽皆海也吾之劉覽遊涉吐納而容受皆觀於海也而月又安往而不在于子見世之論海月者類托浮圖心地空明之說至於詩人蓬士則僅措之以流連光景而不聞於大道今澹生則我而西也派西冷上會稽於康樂所挂席而游者將得而親覽焉吾知其必有得也於其游也爲序其詩以問之

許堯文詩小引

堯文將往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而瀟灑入都懷人贈答居其半焉堯文之才開卷樂易於讀書能采掇其精華而出之於枅軸故其詩妍秀深美聲病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盟長同學老而灌園連橋比屋槐柳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於池壖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吹洞簫歌呼相應抑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而沈吟若有不釋然者夫廬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冊今干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沙馬當以達乎此也江山叠嶺賓客交游之盛收覽以濼詩友者且盈細濼濼贈炙天下此豈吾窮谷之身抱甕作息帶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浚乎抑吾聞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當堯文在樟亭由拳相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滋

生而拱把美葉芍藥芳郁而粉敷末嘗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彿而想像也閩井日已荒親友日已耗雖衰遲如余者聞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嘗不如漢濱之老人滄浪之漁父廡蔭而興懷也然則其見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揭節以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文得毋從而嗤之曰固哉是夫之為詩也身窮才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為一笑而已於其行也

趙孟遷詩序

孟遷酒人也而長於詩孟遷則曰吾詩人也詩非酒不豪非酒不恣非酒不足以盡其淋漓慷慨奔莽誕宕之致吾取其詩讀之若是乎探有得於酒者或曰孟遷嘗與軍當橫刀會飲時高吟瞪目老兵習坐今雖襦袴不完蹙蹙焉為道旁所拙笑然孟遷不以屑也每痛飲大嚼裸袒叫吶搖頭而歌四座盡驚氣自若此其為人憂患哀怒機利變巧不入其胷中而皆逃之於酒托之於詩者耶孟遷乎吾烏足以知之

永愁篇序

吾友孫穉均攜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澹中書之女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為離騷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懷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屈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訴此死忠者同日而語夫君臣夫婦之道一也為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之不猶名之不立仰天而侘傺其為愁也大矣舍是而云永愁篇為已作也不亦未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菊芳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今龔女能詩又善畫湘草使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顛顛亦可以形容而髣髴雖謂之為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妙云申申其響予後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鵲同其哀怨而況龔女之善愁者乎響均其識之它日必有紀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是為序

黃樓介詩序

大樽李雅博名家獨推閩詠玉鸞草青蛾居士范君和月露吟白雪才人黃學士薛寒山之再世繚湘才兼粉粉粉湖則一時瓊瑤跡類神仙而皆

取意蘇拳分流長水豈非樓名煙雨賦就裁雲湖號鸞為詞工織錦耶黃媛介者體自高門夙親柔翰橫掃楊柳春盡聞鶯練浦美葉月明搗素照影靈光之井紙染胭脂看花會景之園香分芍藥固已妍思落於執扇麗詠溢於縹緲矣逮夫親故別亡家門況瘁感囊城之荷灌痛越水之曹娥恨碎首以無從願投身其奚益蔡琴則惟稱亡父馬倫則自道家君隕澤何言傷心而已從此女兒憂恨結羅衣乃聞新婦山頭放開石鏡惟長楊曾經賦賦而深柳可以讀書所居深柳點硯底之青螺足添眉黛記詩中之紅豆便入吹簫共傳得婦傾城翻為名士却令家人竊視笑似諸生所攜唯書卷自隨相見乃錦筆不御發其舊篋爰出新篇即其春日之詩別做元和之體可為妙製允矣妍辭僕也昔見濟尼登閣謝茲今知徐淑得配秦嘉是用覽彼篋章加之詮次庶幾東海重聞桃李之歌不數西昆止載靡蕪之賦爾

陸子詠月詩題詞

九月既望梅村藝瓜初罷濁酒自寬維時夜景融融廣除檝檝木葉微墮寒雁方來歌素質之易虧濯清暉而良苦停杯問影滅燭憐光忽海上孤鶴之飛得雲間土龍之句觀其遺詞宛轉既好若彈丸體物風流復團如執扇狀微雲之點綴類秋水之淪灑於焉托旨造端與便遠蕩著玉山之賦滴桂樹之篇即事皆工緣情匪一若夫西園夜未南內人稀修竹檀欒寒蕪不楚孤舟而四顧無鄰空庭則所思若夢況乎巨山落駟鄰下開筵照子建於高樓動遠公之清塵而更殘流水出城唱令半輪塞外長風度玉門者萬里陸子此卷無不體極風騷致兼哀樂昔之作者何足數哉余也端憂多暇搖落為期嘗撫烏鴉以驚樓時對立霜而泣下投贈華章添開部籍似狂同郭翰忽視銀河亦才愧虞羲敢抽玉管惟有乞光泛灑追景徘徊願逐以入懷詎覽之益乎也

朱生題詞

梅村日優孟負薪之歌延年遺世之曲古昔伶人抱器類出新聲自茲以降雖今龜年擲管賀老胡絲而假手詞流率非已製若朱生者可謂近之矣嗟乎家同履道屈廢胃之風流才似方回經石軍之賞接況乎今日某某之門人即復科頭胡粉入蒼鶴之羣猶賢乎帖巾反衣學高麗之舞也余

雖閉戶守之推欲導情宣鬱忽聞水調驟唱揚州似聆羌管重吟隴上武昌老人吹笛少年曾事曹王蓮州刺史題詩時輩成輕米吳率爾援筆遂書簡端非曰安仁之識石家又豈長吉之贈申子惟是危樓長嘯和老樵之吹篴濁酒素箏引率騷而對飲以自釋其聊蕭而已

###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一終

###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二

### 文集十

序六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防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為功而莊周列禦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為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儒始為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頽靡而軌之於正文之名迺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為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割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蕭新又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教於家者也願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種弓家語以下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種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若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為不如春秋三傳之為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夫士生於古學廢絕之後區區擬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漸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為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唯孟堅為斷章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刪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美已家昌黎而戶盧陵然君子以為元末諸儒所為鑿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內規規而趨之也蓋讀書之難如此蔚氏自請流公以春秋起家余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末學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鈔以無忘先志

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所殖不既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馬遷涉江推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參之於訪求而後大儒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之書在焉然則新又重哉余既慨世人之不悅學而聞又好奇又表揚其祖父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敘以歸之云

梁水郭玉劍尊閣序

往余客京師好攜珍古人嘉言駭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適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內出入禁闈公庭之論列私家之語誦誠筆而存之皆足以爲書通必舉數世或數十世闕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苴焉難用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避其語退而爲歲抄日記有成秩矣久之朋黨之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同異糾紛屢難既不足取信而飛言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微一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真定梁公僕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於京師出所著玉劍尊閣集以示余曰子爲我序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綴梁公其中者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爲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書所欲言即得失無致正家乘野史又屬之碑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兔園之小儒據事直書罔識避病在僻陋而寡聞其補有闕者忌諱疑畏輒遠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歎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可拾數而述也既而子弟位卿貳備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事皆耳聞目擊若坐其人而與之言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爲人又抗爽軒豁少年好飲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挫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年來世貴盛修飭醜謹諭於素門寒士而聽其論辨則恢奇歷落滾滾不休噫公之書其本於爲人者如是是足以

俯矣余既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爲集助各宜愛惜其所聞過公之所以得而母蹈余之所以失也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賑賙之禮視兄弟之國而其所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蓋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辨之教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既以佐天子致效五典誠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瞻崇班登副相此固與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以致此使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祖德以及壹僕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焉蓋做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嬀姓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瑗瑯京兆河間媯姓曰北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武河東汲那其地均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瑗瑯太原京兆三族錄宋迄明公孤卒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歎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肓盛門爵位輝聯文才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祀分鼎士之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墓食有堂其薦饗有廡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遭風雲處輦數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而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攸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盡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余游四十年當

其早歲擅名爲海內人士所推服遇難隱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余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墓之間王氏孝友敦睦之教余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余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游備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爲之序

楊氏遺宗錄序

自後世宗法之不修而譜系不可復考其幸而生太平之世知所講求者蓋已鮮矣不幸而遭遇亂離越在草莽曠宗闕祀能復痛其既衰而拯其將墜乎余年家聞州楊君爾緒諱繼生以鄉貢士司教吾州集州之子弟於明倫堂而告之曰爾亦知微福於天者之厚乎而不思愛敬禮讓以報之也生長江南不見兵革于子而居衍衍而食遺猶箕箒諱謬獲德色競其刀錐而棄其姻戚是因生蕃齒雅安蹈習以爲固然而不知其德也余蜀人也家門崩析結禍於賊蓋顛白刃罹矢鏑無可紀極而破骸折骨何所求索惟有西望長號頓首於邑而已求如諸生思相援而愛相恤以恬嬉乎放園又胡可得耶於是聞者色動或爲之泣下皆知有楊先生之教云踰五年楊君遷去爲連江令出其亂後遺宗錄授余曰其爲我序之閩州爲蜀之西門踰遠險固其民得以保涪江走棧道在今日猶爲完郡其中賊禍也以視全川不及十五六而楊氏之宗所及已如此嗚呼何其酷也先王之世也有塾黨有庠日教民以父兄宗族孝友禮睦之道有不率教者以法制訓齊之雖有強橫暴鸞之人猶可不至於禽獸以故盜賊之源息後世禮讓衰壞竊起卽其肺腑支屬數傳之後且不知誰何之人而相爭相奪之風日甚其究也嗜殺而好鬪屠肝碎腦斷人手足流血盈前而談笑自若以是爲樂而已矣而非先王之仁義禮樂漸滅殆盡而洪水蛇龍之毒中於人心不如是其烈也楊君流離奔竄之中能追溯本支以教吾州之子弟其爲令也又將推而及之於民欲以教厄運而化未俗可謂知所本矣若云楊氏之宗不至於隕越此猶其小者余故推其意爲之序焉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之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息請席庇奉教區治體飽潔滯隨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日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爲訓女子之嫁也父母視而送之其得於舅姑歸父母令名不得於舅姑歸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傳之手其去也施衿結帨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以事父母者乎日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孝子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爲之而女子無是也戚后之對齊使日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撤其環填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父病籲天感召靈藥有鳥啣果投厥鼎中飲之乃廖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其後之軼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矣既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誓耳誓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深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自其爲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爲孝也而獨非貞歟

編年考序

編年者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歲此所謂編年也編年考之爲書者何以歲繫人以人繫事而日月不必考則不可謂之編年然以人之盛衰始卒貴賤賢不肖皆分繫之乎年雖謂之編年亦可也雲間沈坤僊氏實成此善其子麟友聖以詩名則余友也友聖之言曰吾父名不出里巷躬耕十年而成此書願請先生一言序其簡端且吾父嘗以謂麟曰吾之爲此書蓋以目警且教爾也吾見古人之生而神靈少而類異則未嘗不蚤望爾之成也其或年未強仕位至三公揚節垂祖立功立事則未嘗

不望爾之顯且有所建樹也若夫鹿裘帶索之叟或荷鋤終身或鈔書千卷吾蓋以此自勗而默數其齒則吾固已衰矣麟也再拜受教今以遺附不偶父子負未長隱於田間而吾之壯盛日已過吾父之篤癯日已及將其平生著述無以傳示乎來世願以是屬之先生余應之日子知古人編年之道乎夫紀載之存疑傳聞之失實未有不始於年者也三皇之前皆萬有餘歲其言荒遠不經即其後言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一以為改元一以為紀歲則失之謬文王百歲武王九十五歲而謂文以五歲子武則失之誣且以孔子之生年卒月而三傳史記所載已酉庚戌己卯之異其年十月十一日四月五月之異其月己丑乙丑之異其日其不可考者一也老聃莫知其所終或言百有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其不可考者二也長狄桀如死于魯桓十六年而其兄焚如以宣公十五年見獲於宋相去百有三歲其不可考者三也以家語按之伯魚之卒宜在顏淵後而論語說謂在其前其不可考者四也夫春秋者編年之書也史記者繼編年而作者也今以二書參互徵考而其擗舛乃至於此安知後之史家羅千百年而作者其紀元年表無傳聞異辭者乎又安知名人鉅儒私門紀載弟子傳述所謂年譜者其說果可盡信乎而沈氏獨能個漁百氏錯綜萬家以成此書其道固非以為編年也誠以書簡脫誤傳寫乖錯有見乎編年之難而特借一端搜羅考索以輔其所不及且又父子二人帶經而鋤窮居著書樂道不倦後之人考其年月孰謂是書之無所裨益乎余所以謂之編年者蓋以此歟其可傳也已

秣陵春序

客有問於余曰秣陵春何為而作也自華山畿紀於樂府而幽婚冥媾歷見稗官後世猶疑其事今子之說非形非影為有為無此故諸滑稽所不談而虞初諾皋所不載者也得毋適誕之乎余笑曰是所謂夏蟲不可語冰知宋人之刻楮葉而不識木為能飛者也今夫阿房閣道鉅麗之極觀也咸陽三月劫灰具燼而海中有三神山以金銀為宮闕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居處鄭女曼姬嫺都燎冶華宮中十年不能望幸而巫山之神女高唐入夢得薦腹於君王二者吾不能定天下之美麗魚龍曼衍之戲西域幻人吞刀吐火而月中天樂紫雲一曲唐玄宗以玉笛吹之名曰霓裳羽衣二者吾又安能定天下之聲音哉彼夫文人才士放誕窮愁怨女

貞姬憂思鬱結情今若有所亡恍今若有所見杳矣真矣縹緲無所不之矣况乎侯王則陵廟丘墟妃主既容華消歇蕭條乎原野寥采乎悲風懸魘之與隣狐兔之與居其平生圖書玩好歌舞戰鬪之娛雖化為飄塵灌莽不能以有以磨滅也於是神僧異人從而取之以出其變化李少君之帳中佛圖澄之掌上皆是物也而又何疑於余之說乎余端居無膠中心煩意有所待惶惑慕髮髯庶幾而將遇之而足將從之若真有其事者一唱三歎於是乎作焉是編也果有託而然耶果無託而然耶即余亦不得而知也客道嗻然而笑曰善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二終

梅村家藏葉卷第三十二

文集十一

序七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 天子游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聞聞之刑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 當二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堅以少道於闕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良輒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偉業序之偉業讀而歎曰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摭傳以撰集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為鑒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若秦鑿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較其文顯一切傳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參訂 圖書有徵文之疑互相為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書日乃身在外乃心附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曠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強自惟懼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治政決旬固已赫然改觀矣無何有遷羅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崔符敷起閩海巨寇關入內地以誑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奸宄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為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願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南閩粵之餉徵使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飲鄉部書都鄙之取條史掌邦國之發謂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得即靖羨隨之發代者拜除如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公能無惟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勤以具聞其間 詔條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鈎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算唯公通達政體能周知平輕重贏縮之數而操編紀以御之如游刃如冷絲如燭照而燭解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殿之地朝拜夕可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

梅村家藏葉 卷三十三

以此重其才服其器也人為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秦疏莫善於屍賈亦者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為務夫論事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義道德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土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講求以歸縣官舉天下之費舉出之於農故軍興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腑居重任在憂公如家壘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風寬民力為根本以著為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漢神聖之治倚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政行仁義而收其效於事之極驗耶 世祖要道或課名實或布唐貞觀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祗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以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靡盡行公之言而公之言有非一時所能盡慮顧心密勿之地入則造孽留身出則見臺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有所裨益此豈疏遂小臣獨善獻替者可得而比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彼於文墨治辦之間謂公功善職修服其才而重其略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耳又烏足以殫公之大哉謹序

江海肅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冊丹青以載之鼓箏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官此梅邑虎拜稱首天子萬年南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魏顛顛所以獲杜同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按國子也燕然北征實車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謐真所以定亂作歌也上之人載在盟府絃之樂官圖其勞於不朽為名者則又受盛哉而刻其辭用薦家廟俾後世永承矢報於勿忘焉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今我西安梁公肅江甯一捷再造南土 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冊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兵閭亂橫公克底於甯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功既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瓊戈翰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日子為吾序之公秦人也車鄰驅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尤切而憤厲清節急節擊而歌之介胃之士無不撫劍摩挲變色衛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之間樓船羽蓋黃頭權敵非猶夫扶風壯



士之聲情慷慨也石城烏樓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山月之歌也三  
 歌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余則以為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  
 禮樂有輕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之不武驍之  
 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是過焉又何有於士風而謂南音寬  
 柔暉緩不足乎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講軍容而  
 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中當古短簫篪歌之曲可也公笑  
 而領曰善遂書之以爲序

鹽運分司張森岳賑濟冊序

苟可以仁恩及物則智不必勸其官能不必舉其職推而行之或勿勿濟  
 今夫鹽筴者利之所自出專以佐國而足用非曉然有益於民者也周禮  
 掌邦之委積治年之豐凶於荒政繼悉具備而山澤之利則盡推以予民  
 其設之官者制其政令而已無所謂征權以取之也自管子相齊以爲海  
 王之國即水煮鹽宜究其權而盡歸之於上其說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  
 使人長見子之形而不見奪之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強并兼擅利孔而掩  
 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而爲之設衛立  
 準其法至爲苛細鹽筴尙爲有益於民否耶鹽筴誠有益於民者國家  
 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爲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  
 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大水民饑流人  
 轉徙賑恤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內供興作得以不匱則鹽筴爲之饒  
 也鹽筴爲之饒於國家愛濟元元之意未嘗不陰爲之助獨爲是官者不  
 能顯以養民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森岳是已張君爲青州鹽運分司  
 青州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張展之鹽梁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爲  
 君計者鈞稽弊漏恤下惠商農蓄積以備之稅斯足以勤其官矣權時緩  
 急搜遺舉羨俾朝家以全力爲農民不加賦而用自給斯足以舉其職矣  
 適有進於是者歲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滿道 朝廷方發  
 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急捐貲爲粥於路又下勸分  
 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獎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  
 最眾是可爲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  
 有餘余以爲難者方君以鹽筴爲官能不拘拘於職守救災皆施德惠知  
 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竊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爲過之誠可書

也於是乎言

海防營公贈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甯者非甚良民莫能恤也會  
 稽魯公繇絲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蒞吾吳以防海爲其職嘗與余論海  
 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除道成梁陳芻置  
 頓則以備王人之銜命大帥之巡守惟恐賦斂之不時闕而爲弊其於用  
 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今時量功命日揣  
 高卑度厚薄而爲之則城可立臺可成而民不至於重困今屬役賦丈之  
 無方故其下未能援功而先爲之擾又民欲成之而兵欲毀之彼亨亭土  
 堠之不修者非玩也其戍守者利於其墮而頽爲之與築也若之何勿築  
 也先王之制凡承王命爲過賓者牛禮餼獻飲食之數各以班位而爲之  
 等今庶具百物歲一賦之於民帷希几席禮輿碾筮事過則乘之而酒漿  
 榎棣牲牢芻茭常以賓至之無時停於無用爲黠吏之所侵役負販之細  
 民徵索旬旬列肆晝開既又計畝而定其徵是商與民交困也已語曰有  
 優無匱吾誠先爲之繕館舍庀器用而後令候人逆之於郊致館致餐拜  
 而將幣官正奉符而閱其數胥徒執牘而書其物資至如歸民用不擾若  
 之何弗舉也余聞之歎曰善哉言乎夫爲政之道樽節愛養息事甯人非  
 狃一時之安而情竅之也開敏強毅興事就功亦非輕百姓之力而程督  
 之也語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甯若魯公所言規爲措置應  
 始經久民不知役而時樸樸之斯非體國之長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  
 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夾洞之奇其材有丹楓翠  
 櫨之美其田野有敗渠塘澗種稻蒲蕪之饒人力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  
 衣食而不知蓋藏因之以飢僅加之以誅求物力大誦水郭則浸以尙朝  
 江海之衝而勾重其資給而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  
 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  
 劍將吏有磚饋宴饗勞旋勤歸椽史有出納奇贏徵令考校它若條采之  
 聯事實客之過從絡驛奔湊成於是乎在苟非開闢之高堂皇之較唐階  
 屏樹審術辦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揖讓洽笑語魯公有  
 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識於都人士曰學校者爲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  
 獻誠行飲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邏之卒有芻牧於孔子之宮者

我備官而遽忘之耶乃卽訓導沈君與謀以尊經閣傾圮日久不可莫之治也揆曰戒徒舍揭既具鞏革斯起易其黜煥煥以丹青青宗瞿相顧瞻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上突騎水犀諸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樓題輪奐有嚴有翼無大無小歡忻鬼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餘斥羨金捐俸入以爲之故藝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子曰魯公於爲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延廡則非之於復闕宮作泮宮修御廩則善之誠繇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塚平易道路儲餼餼糧皆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歎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路之怨公之才實優爲之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者爲之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聖恩剖石和尚語錄序

聖恩語錄剖石和尚所著其嗣法弟子黃龍朗梓而行焉者也當三峰舉揚臨濟宗旨剖公與黃龍並出其位下其後黃龍走之章門廬岳巔崖絕巘之中而剖公補其師故處修祖庭以化導我吳人者三十年此三十年間諸方信佛之流傳者不知幾何人而跌坐說法之書亦既溢名山而遍都市矣聖恩剖公黑白無不瞻仰所謂精進光明幢也而語錄至今日始出蓋和尚以真實了義扶植吾宗不欲尋文覓句與世之名聞利養者同其演唱逮黃龍以故人還故山受記蒞以去力請之方許行世顧猶刪而存之僅得四卷是編也所謂最後出而尊者歟偉業嘗從而問道者也遂不辭爲之序曰昔馬祖首以棒喝接人至臨濟而豎三玄三要宋洪覺範乃標舉以立綱宗是豈謂棒喝之不足而以玄要爲門庭哉蓋自衣止不傳之後法派不得不分法派分則付囑不得不廣從上諸祖懼夫世之一知半解者藉口於單提直入頓預籠伺無以攷驗其淺深得夫故設爲權實照用料簡回互以策勵而勘辨之此所謂宗旨也以余所見當三峰之時海內知佛法爲不易其從游者皆人才英特語機迅利而猶盡力鉗錘未肯輕相印可今之豎拂拈錘者在在有之可謂盛矣吾不知明眼人辨驗其所開法於玄要賓主竟何如也夫風習所不能止者當折之以所服三峰之門推聖恩南岳靈隱爲三大老非復淺學初機所可幾及今以法印相承之耆宿其操持修證爲最久而此書之出也若是其慎重然

則有朝參承而暮撰述者能無懼然其自失乎或曰黃龍之在法昌也嘗坐禪山窟中虎飲於巖泉不爲動大蛇上下其肩背而鼻觀自如此其力量有過人者和尚退然不出戶牖俾稱弟子而折輩行彼蓋以道故屈也其書具在吾又烏足以知之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三終

梅村家藏葉卷三十四

文集十二

序八

兩郡名文序

君子之為學期於明道而已不以得失為毀譽也其以得失為毀譽者其甚於世之時文得而譽之則已加信失而毀之則已加疑毀譽變於外而疑信更乎中故下無不易之見而上無一成之格特以其才之所至適然相遭於數焉爾且名成之後又盡舉而棄之此積輕之勢也今者公卿大臣亟亟焉以正人心明教化為急務敦尚典雅簡黜浮華限以必定之章程而嚴其進取有不合格者舉而汰之猶未也州縣之循良入為侍從朝廷之耳自出典文章皆取決於制藝之工拙以為可否蓋唐宋之世召用館閣諫議等官進其平日所為文字及試以詞賦策論詩箋表今盡歸之於時文朝野中外一道同風典教易俗所囑囑而想望者舍是無繇也自熙寧定科舉之法以墨義帖括取士行之數百年至今日而其重固已極矣雖然昔也優游縱弛聽之舉世之風習而蘭駁各半今也束縛之整齊之可謂密矣而批戾抵牾乃間出於法制之外則又何也豈天下之才智固不可得而齊一歟抑揣摩迎合之心盛而趨趨紛紛之見生反有以致之歟余不得而解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者百世不改士君子既誦法先王即無功名誘之於前利祿榮之於後當知夫大雅之可尚而奇袤之必黜以余所聞宋備如呂東萊陳止齋兩先生其制舉義法為極工致政家猶藉以之教其子弟彼蓋不以鑽靡一日之遇合有動其心而特就平日之文積之厚而養之完使沛然其有餘則該淫邪遁之詞無自而入此即今日所為社刻是也王子惟夏偕同社諸子選兩郡名文問序於余余唯吾州自西銘先生以教化興起雲間夏彝仲陳臥子從而和之兩郡之文遂稱述於天下人止見其享盛名擢高第奉其文為金科玉條不知西銘之書羽翼經傳固非沾沾於一第已也十餘年來吾郡之士日薄至西

二宋稿序

余觀古之為士者雖其窮鄉僻壤之遠苟才之可用為鄉里所推擇則必之乎京師而游太學其有兄弟朋友齊名並駕如三張二陸之流或洛中為之語或鄴下為之頌皆赫然名重於長安而中才下士穠醜無聞者不得而與焉自科舉之法行盡天下之材無不試於有司其為有司所格者無繇以自達於上雖公卿大臣饒鶚焉以收人材明教化為急務而士亦窮經好古自力於先民之章程適為有司所格者亦已多矣此無他太學之法未具而士不游京師故也吾郡宋既庭嚳三兩君以貢同入太學登賢書尤子展成彭子雲容定其稿而屬余序其簡端嚳三與其兄右之為吾同年侍御公之子而既庭則其同宗右之先鳴而既庭與嚳三為同舉故遠近之人翕然稱之曰二宋也初吾與侍御同舉進士而侍御之兄以政成上考進為給事中侍御曰既庭禮部郎用特旨改授兄弟居兩省為諫官清塗華貴重於朝廷每過直驛哄滿道當世榮之宋氏之兄兄弟稱者自給事侍御始也侍御之使山東也右之方數歲早慧能文侍御召之出拜而置嚳三於膝上余見而奇之曰此復為二宋矣無何侍御死於兵給事不得志於仕宦其後適以文章氣韻傾東南而既庭嚳三用科第知名余不自知其衰落猶類然處諸子間俯仰二十年交於宋氏者兩世矣既庭家貧好學早負物望而天性醇謹不以行能高人其為文也深厚詳雅有度有則嚳三少孤夙成器實不凡而雅志刻苦不自門第自許其為文也聰明穎拔明悟絕倫此兩君者終當大至而吾所尤喜者以其游京師而觀太學名勳衣冠為後進之秀其登賢書也使天下知東南之多才而士之通經好古者亦有以自信不挫其志氣於以敦經術重科舉必自二宋始矣以二宋之才其所就不止於一第而吾之望於二宋者亦豈沾沾焉於所為應試之時文誠見人材之選不遇其盛衰有關於風俗故於是編也而及之固不專為二宋已也是為序

孫孝若稿序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歎然自以為不足好從諸先達攻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其之虞山也獲與孫子喬先生游先生年已六十餘嘗為余言少時猶及見皇甫司勳王弼州兩公云蓋先生之父三川公以能詩名海內兩公親與定交先生侍函文聞緒論追敘其事歎詫為不可復得余聞語

亦慨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甫與余同舉進士先生不以爲榮好舉往賢之流風軼事以相勸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而其澤深且長也已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李若舉進士哀所爲文若干首問序於余孝若之爲人也風流韻藉機神警速實顛倒於余余亦心折之甚其天才之所賦發家學之所積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古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即而求之所造固已如此矣嗟乎今之爲制藝者成步然有自大之心其中初無所得而欲以輕侮當世凌忽老成邀結黨類誑欺儕輩以余耳目所見比比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第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離離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微普聞而道掌故則余且屢懼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爲之序

德藻稿序

吾弟德藻以今年舉於鄉去志行與余同薦之日則已二十年矣余深喜吾宗之有人而德藻慷慨不自以爲足挾其行卷是正於余余將何以爲吾弟告哉無已舉平日讀書之道爲吾弟言之可乎初吾與志行少而同學於經術無所師授特厭苦俗儒之所爲而輒取古人之書攬其近似者囊括之爲時文年壯志得不規規於進取乃益馳其無涯之詞以極其意之所至初謂遲之十年折理匠心刊華就實庶幾於有成不意遽爲主司所余而世人遂謬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爲該實夫學力深淺內自驗之吾心余兩人於文實未有所得也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爲之諄諄約其指要而分其條流退而視吾之文則膠葛漫行無當於古之立言者於是慚憤竊歎盡發篋中之書而讀之將上以酬知遇而下以厭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雖不敢妄謂有得而視吾始舉之歲其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之致力於應舉一二年耳至今山取窮邑知吾名字尙以制科之時文吾爲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闕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誣吾空言爲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爲日也久矣今德藻之才其雄深似志行其雅健似余又能取法先民發自稱

於繩墨蓋兼乎兩人之長而無其病此其取一第有餘而吾獨有見於科名之易而讀書之難不敢以一日之遇爲吾弟喜而進之以終身之所學且君子之爲學所以扶氣類明志節弘道而教俗者也每念吾志行獎許同人以文章志氣相砥礪賓客滿座吐屬如流圖史滿前議論鋒起單門寒峻被其容接者噓枯吹生莫聞淺識之徒旁行側視不敢出氣今吾黨日落而悠惚者相趨成風世衰俗薄非當世之賢人君子其得而措拄舍吾德藻更誰屬耶德藻之爲人才氣宏放志度疑遠自其小時便有穎異之目與兄聖符俱有聲於藝苑而德藻先鳴此其弘獎風流長於氣誼必復如志行時於余第且老矣浮湛俗問無復有以自振夫不能見之於身者猶庶幾見於余兄弟朋友凡吾所謂讀書之道以此而已德藻其勉乎哉

王茂京稿序

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子茂京也初余早歲忝太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年又見其子貴方與太常少子藻儻同計偕而太常翹頭克壯自如也蓋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相望王氏父子兄弟獨且日顯重而余頽然衰以老矣茂京稱行端士取首簡屬余余將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敘門第之盛交游之雅謂余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相黽勉也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呈當世之人才是道也孰有大於春秋者乎自易之精微詩之溫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爲記事之書其爲言也簡矣而不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之質矣然而董仲舒買誼劉向皆以閱覽博物之才從而推演其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規焉守章句而已豈春秋之質者即其所以爲文歟今天下之文日趨於質矣其爲教誨不離乎傳註吾以爲宋人傳註之學今稱詞也約其取義也遠非夫篤學深思確乎有得者不足以求之適觀今之論文者若是乎悉其才智運機軸於毫芒而六藝博洽之言先備平實之論概而絕之弗使得入吾不知其沖虛淡漠果有得於中抑猥隨流俗爲風尙也然則學者將安從亦求其不謬於聖人不悖於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至宰相蘇山先生相繼擢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父子各有所講貫凡以推崇臨正抑退浮華風厲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絕學上者施於評議政事之間次者見諸館閣之論著誠所謂經世大儒彬彬

質有其文者哉余向從故老竊聞相公謝政里居猶以制舉藁為人論說諸生以文字贊者鑿別其窮達十不爽一而謀孫諸作盛為海內所傳誦蓋大臣心事壽惠後學尤思以經術世其子孫王氏淵源弗替高曾規矩寤寐在前不待取諸外而足也太常好藏其先公之手蹟經史鈞貫皮置如新而百年闕墨得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為王氏之祥其後當有興者不數年而藻儒茂京後先謁起噫嘻詎偶然哉藻儒秀外惠中標舉備異茂京雄駿闊達二者望而識其遠器余老矣無以長茂京蓋舉舊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夫以茂京之才出其餘技詩歌翰墨卓絕出乎流輩他年讀書行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平家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四終

###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五

### 文集十三

序九

送胡彥達南歸序

武林有橫山江氏兄弟體於橫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橫山矣已而武林亂橫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貴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於居山者也余適歎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達於長安每酒醺語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鬱鬱獨寂人跡罕至煙汀霧樹視之既盡杳杳者萬里吾父子葺茅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願以貧故無以贖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家河北一書小將涉渚河過邢臺沂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書不復出矣夫以彥達之詩與其人之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既游矣即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因適彥達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秃尾驢障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面諸侯面諸侯恐無能謙彥達者其游也乃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達居山之安也纖簾吹屨簞蕭拾橡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達詎憂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僊人者不衣不食大類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真隱居善避兵者彥達必知其人間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河渚之間不知其處者其必彥達也夫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為天下僻壤而山負海土風淳厚家禮樂而戶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黃先生以道德起漳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里生徒榕壇之下巷舍嘗滿閩土之盛天下莫隆焉閩於地既僻而人才絕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部者過重山危機涉鐵撻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後蘇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內望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從游可指數而得也况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風為石齋所知能推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殉節以死余臥病海濱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與化林衡者布衣芒屨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子也先生沒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

谷蓋與天下絕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內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出者舊猶存今以絕意仕宦不得復與之遊則何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跼重繭襪被而來將繇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觀中原之盛而恐其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齋曾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得彙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絕學當傳大賢難遇余兩人蓋兼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年不出余心是是語兩人者迨巡未得去今機部復先授命余視顏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吾聞之古人有辭親遠遊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闕北面稱弟子者矣此機部與余所不能為者而衡者為之衡者行序其稿為廝所以明余之情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與化之莆田人為入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往時余兄志衍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一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畫奕棋居能品又為好投戲諸戲其於琴弗肯寬學願好與其工者游有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為新聲當是時志衍方貴盛貴客日十數人談論方起蘇管間作行酒歌呼投壺叫絕志衍分身其間恢明抵掌以為樂笑已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擊磬正容端膝四座聞寂無人聲余於是歎琴德之妙王生之功并以服吾志衍也不數年志衍官蜀之成都閩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窮衣其敝衣日抱琴行道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蓋志衍之亡六七年矣今年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衍舊事則大哭哭已為余鼓一再弄淒然以清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衍也昔孟嘗君廣厦蓬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乎其前而雍門高為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泣下今以吾志衍才氣之雄交遊之眾可不謂盛歟一旦骸骨破碎門戶塵滅欲如雍門所云千秋萬世之後嬰兒墮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噫何可得哉然則王生之為此曲也其為峨眉之高乎其為關嶺之深乎其為杜鵑之嘯猿狄之吟乎其為山鬼之連蜃而偃蹇乎其為秋風之慄慄中人肌膚乎蓋坐客憐懷振振變色而三歎又從而感之曰葛蔓蔓乎雨冥冥楓林黑兮陰火青望故鄉而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顧愛子之罔托兮嗟賓稱之無人

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歎歎而於邑也抑吾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心導情宜鬱今聆王生之操不吉哀而哀得毋張急調下非中和之響耶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冤宛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渺之音喉膾之調一彈真歌涕淚橫集則仰首出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奇之孝焉而獲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焉而早天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行之權極禩揆之義命可以無憾况於吾輩為破國亡邑之人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為贈王生名愚吳郡人

贈照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為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為浮圖學者大率重宗而細教其弊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沒法論暨之恨此所謂儒術而佛教與之同衰其可歎也已余所聞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如管東溟曹魯川兩先生研綜六經穿穴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律論藏皆有所兼究為一時儒素之所詔仰蓋唐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後來愁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教乘未必非兩公有以發之也余生也晚於兩公不及見而督川之婿為余外王父少時從母黨竊觀其書多至百餘卷魯川三子其季曰毅叔毅叔之子曰元孟父子為儒者能世其家學今年夏余園居讀書元孟瓢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文殊庵僧臘已十年矣此即所謂紹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手定法華黃鈔自為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為耆宿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兩先生之教且復盛也夫紹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遠明廣達條析科儀講求微密皆歷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空疎而褻裂者其說自足以勝之說足以勝之矣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領春之徒而使之震奉吾教所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蓋以此也今紹如乾山受信具修戒律勤苦專意在嚙人之中最為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修費用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教佛教衰庶乎其有望者其在斯乎紹師年六十徵余文為壽夫浮圖氏以天地萬物為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為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王石谷贈行詩序

士之負絕藝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非至精者不能幾也然而為之難知之亦難何以言之夫善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弈者不必於其博也善射者不必於其鶴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善書畫者不必於其毫素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者芒忽無形變化無端長與造物者游而髣髴其所由始吾乃曰將營之足將從之若是乎其專且壹也雖有好惡利害非譽巧拙不得而入焉久之如有得也亦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道相接如此謂之藝成藝既成居有以得於已出可以無待於人苟或嗜我拔食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有雖投之以千金之璧却行獲璧而前者弗顧也以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為之難知之亦難海虞王子石谷者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蕃積而富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一日而傾天下遠庠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聞之曰子惡乎操術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遺生若忘畫不食夜不寐願探冥窻以與古人相遇於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大就嗟乎石谷之於斯事也可謂治之勤悟之之深者矣當其初起惟吾州兩王公知之既而少司農周樸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樸園方為江左重臣手筆致問降已折節若惟恐其不易致者石谷為之辦裝而未及發會先生用職事被案劾或止之日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既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解天下開而兩賢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滿滯其行先生不以失志而稍廢待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之所謂知己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有感於莊周列禦寇之說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斤與宋元君之畫史蘇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為喜怒窮窮憂悲愉快恐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之有得而又與樸園遊也樸園既備嘗其平生之遺晚而深思篤好於畫將取其二十年來欿欿碌碌可憂可愕隨涼顯晦代更乎前者托諸丹青粉繪為銷歸石谷可得其意而奮筆追之以視夫川巖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顛倒皆是理也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為知已

也又何如哉余既交於樸園而其畫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言

孫孝維贈言序

昔之所謂世家者非獨以其廩厚也蓋有文辭之事焉自春秋范文子以立言為三不朽而漢名儒元功之後位不至而名過其父兄者有之晉魏以降崔盧王謝家擅雕龍人人有集為當世文人所推獎貴游子弟不惟膏梁常服之是好而沾沾於知我之一言其得之若拱璧破之若文繡傳日非文辭不為功誠信然哉余於海虞孫孝維所哀贈言讀之而歎曰此可以觀孝維之所向矣夫當今之稱世家者孰踰孝維乎方伯公二龍齊驅宣猷岳牧法曹高第治行清能生有父兄之責長無門戶之累養閑守素儻譽日高杜欽之優游恬尚王湛之醇德浮沉也別墅攬招真諸勝丙舍極楓林之美同里宗工在望賓客如歸孝維於其間延接青雲名士曰社高人流遠欣賞扁舟乘興訪兄三衢郡開放浪於仙巖繡峰何點之定林寺陶峴之西塞山也生平嗜書畫奇玩斥城南數頃田易置樽舞敦齒所居夾應助明點染楮墨設水瀝開茶寮石鼎松風旗鎗碗具皆有才以使之趨明誠之好古博物陸鴻漸之品泉嗣若也家蕃清商一部有雅流老輩為之審音分刊比度轉喉入破得杳眇之致而過江一生載酒養莛暨至期彈開元法曲淒清婉壯坐者為之泣下桓野王之柯亭笛宗少文之金石弄也孫氏舊以文雄里中其先處士西川公學詩於長洲沈啟南偕皇甫兄弟相善大學滄浪生能詩喜客父子顯聞孝維繼起而世其家風服高會之規矩見聞薰習尤崇尚文辭之事宜乎知我者形諸賦詠以為美談動盈卷帙固其風流俊爽有以傾一時苟非至篤好亦何能致若是之多乎然則今之立言者考論世家徵諸文獻必之孫氏而所以可久者不徒在膾厚而尤在此也余故備著之以誌世之知孝維者焉是為序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五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六

文集十四

序十

文先生六十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借入太學崇禎十六年天子命為婁人師婁之人不知師道二十年於茲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義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怠惰誠其凌詐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為先生獨大夫之賢者必之先生講里中黨曰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北兵至在先生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也其所事者道也蓋謝其職而修吾道乎先生而無為吾道計也其為吾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三子之為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南去吳萬里過西陽上灘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今僕然儒者也將襁被乎越豺虎之運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請從先生曰諸君有親不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漢人住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菴先生以同里而異術堅義相論難婁人之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漢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遠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髯髻曰吾已僧服矣適即城南精監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余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鐘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瘼其田也畝數鐘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為惡寒矣且其人以隔絕山海今猶裹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出無車食無肉禍以為煖飯蓋以為佛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欲况兄弟親戚之漚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擊鼓之聲日闐闐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尋丈也余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足爾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父子也仕必守其官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者蓋亦多矣而謂非先生之窮歟

梅村家藏藁 卷三十六

抑吾聞之先生又通卜筮象筮形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輒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遊於世也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乎齋得喪混欣成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為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噫嘻此真先生也蒼公曰嚮者吾論難自以為勿及也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為人以爲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穎上何歟蓋有宋待臣子之禮為最厚為之臣者亦戀戀若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穎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輩而有吾師李太翁先生先生入承明典制詰論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莫然為舉首此歐陽之應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者也先生性強直為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天子再召用決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議為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攜拾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史好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為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為集古錄者也盛明之際詞林先達如曾子梁崔後渠諸公皆抗爽闊達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擊齷拘謹以為常先生則不屑也居公鄉間與酣耳熱朝章國故抗慨極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為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公卜居穎上先生亦獨寓維揚揚公處全在焉歐陽公之所遊處也則疑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險阻浮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穎上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師之為人傑明而曠達以視人世之危疑患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偉業相遇於虎丘別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髮加鬢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袞袞不倦偉業顛毛班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而憂患踰追以及於早衰竊仰自慙歎以吾師為不可及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齋得失忘物我泊然其無憂浩然其自適吾師似深有



得於斯者而所遇各殊則歐陽為其易吾師尤為其難也偉業聞之古之至人達生之情識命之理無江海而聞不導引而壽其吾師之謂耶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至若夫遭遇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垢之表則筆之於書者將為天下後世所攷正其平生之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行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卧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行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為歡志行借燕又好少年蒲博之戲浮白投壺歌呼絕叫而卧子獨據胡床難巨渴刻酌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日笑之曰何自苦卧子慨然曰公以歲月為可恃哉吾每讀終軍買誼二傳輒逸夜夜走撫髯太息吾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吾來公等奈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歲志行不幸歿於成都卧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流布海內不負所志余與燕又偷活草間又六七年於此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耗竭每憶少時讀書不至無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披之不能舉其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已衰矣追念卧子曠昔之言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則已五十去余同舉之歲會幾何時而遂迫迨衰日月如流能不浩歎已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而意之新博聞辯智有精強少年所不能及者其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垂後世無疑也昔者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之其為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僊誕異而說附著其傳以為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封至高武丁朝尚存而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指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商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莫紀而彭祖獨以確鑿黃髮綴拾前王之舊聞受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耄而有壯容震而驚之以為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周柱下史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且合此三人者為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壽壽可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又之詩文其在天下者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視其姓氏且以為古之賢人而不知其

年尚五十若令杜門絕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而所紀皆易世之事日月關連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遺兵火而磨滅如卧子志行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為造物所留以當文獻者亦往往見焉余既自力於學懼弗克而以勉燕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請而敘之若此

黃觀只五十壽序

住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第入史館迴翔宮相幾任大用既而從吾師西銘之門識其孫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為人能孝為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鑿而登之者也敬月元邁二十餘年觀只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等徵余一言憶余言何足為觀只重哉昔東漢之世江夏黃瓊借其孫琬並至幸相封侯君節顯讓彪炳史册運會有盛衰人世有險易遂使再世之內遭遇懸殊若子讓其傳不能無感焉今以近事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室之蒼壁詩日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葵陽之謂也茲苑名流憂生坎壈惻惻乎芳蘭之當門冥鴻之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為人能孝友知大節不為異與餒餓俯仰以從時又不肯經奇釣名修跡地非常之行遭逢變故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徇知已劓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茶苦其甘如蜜觀只其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慮而矧方為圓不以違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湛俗間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同都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不必為觀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之以棟梁今五十年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不必為觀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之人材凋落其奮志以往持忠不願者不且更論適有乘時取寵據磐石之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戶破壞者比比而是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闕木索不以為辱辭玄纒不以為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為之也詎不幸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與本手自校讐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為煨燼食及餘生孜孜搜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入間玉軸丹青不罹劫火此觀只所以圖令

名而垂不朽者也。非溪之上，練浦之傍，其爲辟疆之名，固羊曇之別墅亦既蕩於烽烟鞠爲茂草矣。乃以其暇，關平泉，灌蔬，壤誅茅，避迹伏臘，迎賓漁釣，自娛絲竹，間作弔汨羅之故人，談鷓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酌杯酒以興懷。此觀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只中郎之於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子瞻也。而賢既沒，友道淪，賴遺逸之尚存，庶微言之不墜。雖以道衣元龍，徒憐意氣，猶幸人如叔度，足繼風流。此觀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也，少壯登朝，羈縻末路，大馬之齒未填，溝壑復與觀，只稱齊年而困厄，憂愁頭須盡白。其視觀，只逍遙乎網羅之外，蠅蛸乎塵壘之表，不啻醜雞腐鼠，仰觀黃鶴之翔翔，寥廓也。乃因諸君之請而爲之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爲不可企及也夫。

蕭孟昉五十壽序

今天下士大夫講學者，無如吾友少參愚山施公。由服官之暇，倡其道於廬陵，而青原山中，無可大師修出世之教，與之相應。而於是吉水之黑白二學，盛爲海內所宗。吾意其山川之靈秀，亦必有世家名德者，流相與鼓舞，倡導乎其間，欲求其人，以識之而不易得也。今乃得吾西昌蕭君孟昉。孟昉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伯玉舉進士，前於余者十五年。自余爲兒童時，則已誦習其文，旣仕而踪跡跡，余錯會同官南中，而竟不獲相見。惟聞與吾郡虞山宗伯公游，宗伯之言曰：伯玉之爲人，孝友於兄弟，篤志於友朋，淡於榮名，利祿築春浮園於柳溪之上，極雲泉林木之盛，有經史萬卷，穿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釋教乘，與綸納往還，相扣擊，余益想慕其風流，而今乃復得之於孟昉。孟昉慷慨好義，不檢施子嘗錫田數數千石，且囊資以活獄囚，又爲通賦者完室家，贖子女。愚山先生倡學湖西也，問道者車接轂，孟昉爲之供屏，屢飾廚，傳流敘集，賓至如歸，退而與無可大師精研性相，疏通證明，剎廟之倡，施伊蒲之供奉，傾囊倒屣，惟恐或後其矣。孟昉之爲人，有似於伯玉也。往者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吉水如鄒忠介、公紹續、徵言、倡明絕學，而慈山、紫柏、二大師唱演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開兩地之學者，習其義而盛其傳，雖千里之遙，猶同室也。伯玉之出入，必與其弟次公季公偕。孟昉漸漬於諸父及父之所講，究故西昌蕭氏有家學。伯玉嘗以之官便道，館於宗伯之拂水山莊，流連度歲，率其子弟言志賦詩，友朋開極文章性命之樂，紫柏刻大藏方冊於

吳中，卷帙未半，宗伯之門人毛子晉謀續之。伯玉與兩弟發願，藏事經營，仗助之尤力。滄桑而後，孟昉扁舟東來，商度先公之所未竟。宗伯以爲續佛慧命，作文書之孟昉，其時年甫壯也。歲月而往，孟昉今已五十，追湖舊游，有如昔夢。吾吳之宿素，淵落講舍，榛蕪而龍藏之莊嚴，希有者，亦漫漶不可復問矣。同里許君堯文，官於吉水，貽書及余，述所謂春淨園者，嘉樹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書鼎茂，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拮据道法，爲繙索之所，歸往嗜嗜，豈不難哉。愚山今已歸宛陵，而龍眠之徒眾，有請無可以歸。故山者，此兩公皆吳人也。吾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詎止於此乎。吾將爲書以問之焉。

昌辟疆五十壽序

如臯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昌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家長者與游，願於余，獨未邂逅。然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子，穀梁青若介，陽美陳其年，以余言爲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爲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勸勸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贈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逼於南中，刻璫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貴，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非之品，嚴執政，裁量公，雖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輪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誦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傾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歌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劫用與大獄，以修舊，卻定生爲所得，幾填半戶，朝宗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臯之水，繪圖誓志，不出陔乎，陔谷旣遷，人事變，咸向之矣。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憂窮蹙，定生亡

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端備莫保家族  
辟疆清羸骨稟盧經卷蕭然塵外自率慙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  
與世無善離事圖全如皋辟疆昌氏為右姓家世好行其德年饑為粥於  
路全活億萬計慮患難之際先人後已揮金數千斤脫親知於厄不居其  
功傳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其祖立同先生居  
方州著類憲副襄漢出入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修祖父之業遭  
時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昌氏之集凡四世矣其年者定生  
子也具丹迎以來俾與兩弟及二子俱刻場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  
追思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慨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日月云遺身世都  
非覽明鏡以與嗟苦修名之立未常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  
名姬駿馬之遊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歌破依稀昔夢彼美人兮不  
見折若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三歎也謝安石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  
樂政賴絲竹陶寫耳適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輓司馬為之主謹江上視  
師之役同輩皆得與兵黃金橫帶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侏儒而  
猶與吾黨講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為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亦可嗟然  
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與廢闡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  
千章芙蓉百畝子弟皆鸞停鶴峙技藝數華蘇瑞人含飴弄孫鹿門借隱  
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應觀江淮以南有華宗貴胃保世全名令  
妻壽母媿美一德如昌氏者概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士大  
夫不為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若方始  
莫吾已過二昔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在莫來  
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叩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  
之所常遊而喪亂以後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辟疆其許我乎否  
也其年行請以吾言問之

白封君六十壽序

吾州白侯林九視事之初年余在京師謁侯之大公雙泉於邸第其容端  
然其氣溫然言訥訥不出口余目之此真寬仁長者也越五年侯之報政  
成而太公六十州人士以其習於余也不可無言余嘗讀萬石君傳見其  
子孫嗣行孝謹而少子慶之治齊也國人慕其家行而大治心竊疑之漢  
時海內初定而齊又反覆夸詐以為俗其法當以擊豪強清反側而區區

以孝謹行之是豈足為政哉既而觀蓋公之言治齊而曹泰用之以治天  
下然後知秦以刑法刻鑠其民漢與瘡痍者未息不以此時脫去文網清  
淨而甯一則何以去揚火彼夫元康神爵之間嚴延年趙廣漢以慘礪負  
能名正以承平日久戶口殷富名豪宿猾根株其間必大誅罰之而後勝  
豈所論於新造之日子遺之民拊循而休息之哉此石慶行孝謹之所以  
效也今以吾白侯之才曉習文法吐決如流聞張施設當機立辦非公廉  
強正儼然擊斷之能吏乎適至勤耕桑修水利養小弱恤災荒煦煦然仁  
心為質樞樞無華不欲稍用其長厲威嚴以自輸快雖其天資醇厚而居  
身之善入人之深何以至此噫此皆太公之教漸漬使之然也州人士之  
入京師者太公必坐而問焉曰子之君四境其修乎田疇其易乎賦役其  
均獄市其平乎且曰吾今年六十矣自吾為兒童時樂浪立竟之間暴骨  
如茨流血成川父子兄弟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今吾一家無功德皆為  
國恩所成就嗟爾江南之人夫孰非鋒鏑之後而捐瘠之餘其可不宜  
上恩澤以休養生息之耶余以是知 國家吏治之盛而太公之教忠  
與侯之所以孝也已抑吾又聞之古之人臣皆仕於其國唯衛命四方始  
靡乎父母之側而其君作為詩歌以勞苦之如小雅四牡之章其言不  
將父因人之情而為之咨嗟太息待之如此其厚也今吾州之去長安三  
千里而侯以六年積勞於外大官又為南陽之故人代北之貴族留宿衛  
京師不得御車而南從其子於官也人子之念其親者必能念人之親侯  
於聽政之暇舉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傲周官之意飲酒于序正其齒  
位名曰叢東七老而吾父與焉吾父行年八十其視太公也齒髮加衰太  
公有賢子足以娛樂余也羈愁旅病不能取給於升斗之祿俾老人聾念  
而太息中夜而屏營矣侯則式問以勞之肆筵以接之其所謂老老以  
及人之老者歟當石慶之相齊也有濟南伏生魯人申公者皆者碩大儒  
慶不聞執板到門北面而事之也然則石氏之所知者謹而已矣烏識所  
謂孝夫孝有不貴德尙齒使民興行者哉白侯經術最深內行醇至異日  
者進為公卿而太公齒德彌邵 天子三雍告成修養兒乞言之禮求國  
老於上庠舍太公其誰乎當以尚德緩刑化民成俗之道再拜而獻之庶  
幾老成黃髮之一言俾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先王以孝治天下者始大  
備偉業請上其事於東觀以光 國之博史固不僅與閭師黨正效祝嘏

之詞以爲公壽已也謹書之以玆是爲序

# 梅村家藏藁卷第二十七

文集十五

序十一

王奉常煙客七十序

吾友奉常煙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神宗皇帝君詒臣諫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護元良維持宮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燕饗可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先朝之邱壟而余已駭駭乎未造時就奉常以訪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爲詞林先輩貫穿一代之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駕下輒苦未能今澳然載筆從其在朝及里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先皇帝轡古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臣備禁近職奉璽被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程度數捧英蕩之節出使諸藩蕭蕭將蕙事不擾亭傳乘皮束紉之黻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指柱中外築賜塋已畢即起祠堂歲祭時享月舍萌禮無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聞門之內規重矩疊訓子弟御僕僕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祲爲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玄宰陳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修公執友也折輩行與游先朝論畫取元四大家爲宗孫石田山人後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學與相亞當其搜羅鑿別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矐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適牀狂叫拊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閭奧晚更嘗莘諸家之長陶治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玄宰著書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內爭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絜旁觀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有也江南故多名宿其最者曰樂郊煙巒洞壑風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亂之後再闢西田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感懷今昔雖居賜第遊塵寰屢思從樵牧自放賦詞日意生計漫微賴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僧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寫以此行年七十齒

# 梅村家藏藁卷第二十六終

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而不知其奇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為娛獨過率常見丹黃勸筆插架千卷莫册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輒援據出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詩做白香山陸渭南諸子瀟灑家學作為篇章人人有集四方徵文公於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不止縉素流傳以書畫專門已也唐末幸執世家於言行微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神蘭臺石室之采在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為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奕葉即貳王氏緣編修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改三相關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為同時大僚所莫及足以光啟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塵爰告先朝之史未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言亦堪登碑官而人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既以史筆記斯真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請為歌楚大夫有田稼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農事其義有所取備傳日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籍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者之未再拜以為獻焉

申少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參兩公之尊人日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衮年躋平格思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參同朝比肩猶白首耶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闢積資位崇嶽故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大參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巋然長德其季弟日進士維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茲蒞哀然名冠鄉書聯傳禮聞知其為大參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於申氏三世矣茲施榜後歸省之三年為其親中翰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日昔在闕達執徐之歲先文定既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聖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尚在養文定備仇儷祖講奉觴綠衣紛綵重輝疊舞一時豔稱盛事今屬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母並登六表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大族格人書友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焉嘗試

上下六十年以進放於申氏祖孫之際縣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其遇風雲文定尤以碩德元像表傑百辟夾日月於東極江潮於私第芳鼎昭其賜歌雅折俎焉年友有密勿之察采焉桓圭纁籍昭其榮瑀文日鼎昭其賜歌雅折俎昭其贊其年為尙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公穰章之木十圍瓊瑛之寶九襲詩日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縣其後而觀之吾吳如霜降水涸落實取村高門式微窳素凋謝有原慶續於今為庶而先生獨以清養華貫趾美前人撫甲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棟藹有黃髮之宗子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尊尊彝工守其器芸香靈符守其書堂構壁茨守其業其年則為終人甲子落卜耆英不知紀年遙遙扶杖子弟比於王家之有武子却氏之有方回干將淬其飛光俊鶴刷其勁翮傳日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顧余尤有為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良以上之人懷柔萬邦豐亨屢泰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頤其耆耄則父老之獲遂嬉遊皆戴如天之賜耳今 國家以尉侯無警載殿干戈念此方之賦車籍馬不遺休息召征南橫海諸軍籍怙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株淡氣之間農歌於野商帖於塗而先生之生辰為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有以致天休之薦祐也乎加以歲值有秋田禾如櫛征繕以時蠶眠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觀昇平行見 朝廷惠養高人修祝嘏祝嘏之禮庶幾於申氏朋酒之饗先為之兆豈不為後幸哉抑聞之天道酌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躋九列孤孤卿大參猶據於一第馮公龐眉沅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門早達滄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揭節兄弟中至光顯矣而先生浮沉中翰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願為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爽者語日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側聞先生方領矩步力砥頹靡家門榮盛無常履驕豪之習與茅大君警戒相成飭厲儼剛倦倦以念祖德守家法為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觀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第祿者又可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始未有艾而先生歷年之承從可知已足為序

吾郡丁又兼通明備異之士也。以己亥八月既望之五日為其尊人石萊翁七十履歷之辰。先期屬余言為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士女。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藁。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蘇湯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也。若夫脫虎口。就衽席。戴白之叟。為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行。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士安。俗阜。風習最為近古。士大夫入為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西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參。丁玉陽先生。數歷藩服。廉潔著稱。其子廷尉。肩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日。為所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而君則不扶自植。不獲自驕。拚節讀書。躬行孝謹。薛包之推。田宅。式好。無尤。石相之齋。劇。踰。服。勞。不。落。若。考。作。室。惟。途。暨。茨。此。君。之。早。歲。好。修。能。自。樹。立。不。墮。其。家。聲。者。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衰。虹。蜺。揚。耀。龍。蛇。起。陸。東。南。二。三。君子。以。名。節。讓。論。相。搢。柱。通。政。則。為。廣。成。侯。公。少。司。農。則。為。青。門。中。公。余。以。通。籍。定。交。議。其。坐。客。選。造。君。於。儔。人。之。中。溫。醇。樞。樞。而。論。辨。英。偉。心。獨。異。之。論。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敢。東。先生。為。君。外。父。而。青。門。聚。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為。輩。行。啟。東。陽。村。奄。暨。陪。危。僅。免。廣。成。一。生。恬。尚。竟。與。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人。才。目。濡。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用。用。權。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張。國。體。雖。在。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積。學。不。如。刁。田。善。宦。不。如。逢。年。君。既。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罄。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微。謂。繁。興。發。求。不。已。適。苦。身。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于。陵。谷。變。遷。荒。枯。畢。集。銀。壘。既。膏。血。九。原。可。農。竟。覆。巢。窟。草。一。二。舊。文。或。抱。石。而。沉。或。茨。山。而。死。惟。有。馬。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則。擅。孝。公。無。雙。之。譽。密。於。遇。而。豐。於。年。詎。於。前。而。申。於。後。天。之。報。大。參。而。保。持。其。門。戶。者。不。寡。厚。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

全優游晚節。養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隋之際。生民凋敝。可謂極矣。伏生秦素之博士。孝文時。尚能口授尚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害氣。已究命。茲黃髮。因衰。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殆其人乎。即近者。烽烟傳遞。一日數驚。又兼不敢以調。擢損老人。眠食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錄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遊人間。見者驚焉。已為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景雲。樓。嗷。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兼。既拜。其親。將遊。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有。梅。連。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龍。免。於。兵。革。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僊。迂。怪。之。辭。歸。之。又。兼。以。為。伯。鶴。之。獻。

陳確菴尊人七十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華君天御。懷道絕俗。窮餒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者。棄妻子。變姓名。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日。兩君則誠賢矣。其如親何。迺華君則曰。吾幸有兄。蓋常仕於朝。矣。廉吏。薄宦。囊中。裝足。具。甘。灑。以。養。老。母。而陳君則壯子也。所持以持門戶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蕪。柴車。躡草。屬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率。彼。其。親。之。處。此。也。能。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也。五。六。年。矣。未嘗。一。入。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尊。人。溫。如。公。今。年。七。十。余。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歎。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直。溪。以。東。其。土。與。壻。其。俗。樸。陋。自。宋。元。來。若。胡。如。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尙。有。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未。作。拾。薪。耕。執。若。嘗。讀。農。經。水。利。諸。書。謂。古。人。代。田。之。法。一。畝。三。畝。深。耕。易。耨。歲。可。穫。數。十。鐘。又。以。尚。湖。巴。城。諸。水。挾。淫。潦。泛。溢。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捺。一。小。船。販。糶。糶。往。來。湖。村。塘。市。間。得。錢。布。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好。讀。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鄉。里。化。之。輒。遣。子。弟。就學。其。有。小小。勤。谿。諄。諄。語。搖。手。面。赤。日。恐。使。孝。廉。父。子。知。也。嗟。乎。復。道。微。士。大夫。走。道。都。驚。聲。利。其。遣。民。逸。吏。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躬。而。後。人。知。教。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知。教。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余。交。於。

確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質言其事庶幾異漢陰之丈人尋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於信史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張菴菴黃門五十序

吾友張菴菴黃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晚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菴菴躬蹈險巇僅而後免今年菴菴五十方賀者之在此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雋負盛名於當世而菴菴為其愛弟西銘之有菴菴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雖下之衣冠華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為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菴菴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之名聞於天下菴菴力也雅擅絕才涉獵強記發為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俯拾鉅公長者握乎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日取二龍于長途斯菴菴當日之謂矣既而屢試鎖闈不利門戶中哀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如颯風隕籜湮沒無遺而菴菴魁壘特達方用科第起家為良吏為直臣赫然名動海內噫嘻抑又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為菴菴幸者少游大學高門著姓貴游慕之輻輳無文士干謁奔走之勞晚幸山城直節強項大吏見而傾心無黃綬俯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指得失陳利弊口有所盡奏成手中籍寫未上夜不能寐彈劾真近薄擊豪強下至閭左之奸瑣條其人得請召捕中外為之屏息股栗可謂出入省闕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急徵而 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徒而致也平生無虛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面加譙讓不為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推謝即釋然冒懷無纖芥之恨此其公直鯁亮得之天性真不設也己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尚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王夫設械幾羅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以為恨枚菴菴陶濡染於是民生邪正利弊之關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探囊底而出之清何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來唯吾兩人為遺種之叟今者比閭接席蒔花藥治亭園營垂老里巷之娛願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枚

菴則委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嘗見其蒲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僅過鼓秦伎聽淵淵之聲奮袖激昂大噉不止少年精神之色猶隱見於眉宇間其後日所就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菴菴之語人日梅村知我勝我自知故於其攬捫之祝不為夸詞敘素心而談嘗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為菴菴壽矣

錢臣辰五十序

吾季弟字令好治園圖詩花藥書日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宜娛食息比 詔書數下民寬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既而日詩有之治比其鄉烟烟孔云人生庶幾為太平之民則論酒醪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也吾兄弟既翁而中外凋靡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辰則猶之黨兄弟也臣辰以今年五十願得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願日諾臣辰之長兄都諫曼修與余同年進士余甫踰二十曼修甫隨以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南封黃門叔復公為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字令少於余十歲臣辰少於都諫十二歲字令以女女臣辰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己子都諫亦以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大參彥世載德中更衰落子姓凋替叔親大中正浩川公叔子中丞著節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衰也右姓鄭宗降在皂隸良田上腴斥為榛蕪方領之鬻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吾與臣辰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遊以嬉脫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驚史馮知天道請即人事求之臣辰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日謙德之稱也吾獨貴規重炬壘之風拾級聚足讓而後登揚輝執轡拜而後饋今也言請則捷捷聯聯矣威儀則僂僂兮達兮矣飲飲則載載載載矣為之誦茅鳴相風而不覺也君子憂之則內行修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管不苟笑不苟戚否人物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約禮雖文武必無揮言循循乎有若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不犯其質之隨武子乎清靜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關乎燕居僚出人敬賓客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屢坐主人貌益恭賁或桑語諧噱主人遇以默此所謂謙而光者也善哉盛德

之容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者罕財其民本以力農爲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非虛偷生而無所蓄藏水旱災疹之或作誅求無時奔走旬貨不足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覆窳而庇福康庠皆得其宜田園賦地咸獲善處人有稽出有考絲纈糊絜罔弗敷也仰有取俯有拾儉從長御罔弗勤也忍嗜欲損玩好非祖聖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未致財用本字之歲雖大視發其儲時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困此所謂儉而壹者也善哉居守之道也語曰慎德之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鈞黨之碑也依光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改違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之所疏記始悔潛燐載翼之不早矣君於先生長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束修之閒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關幸舍宿膏火擇淳樸有道惻惻無華者定其久要而他人空識其面彼夫游譎驪放文史技術之徒在吾輩側

疑稍遲輒致背憎嗒君獨隄防有素無由相因到門緣此鈴下肅然望而自遠鮮幾微不足之色此所謂慎而密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制舉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鏗院不收諺有之日不索何獲或有以此勸君者笑不應既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才地實優爲之而不肯瀛權躍馬技牒以自進蓋恬靜足其天性也豈可強哉自古積善之慶不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當先朝豐亨豫大之日躋雄班庶應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侯之行賢母執敬姜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拈搗相夫子克底於成廉慈孝友敬柔正聽婉之道畢萃於一門君之得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爲之耶君兄弟經營高燥表石闢築兩舍致車數百乘起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親禮道傍太息動色年來附塲有香蔕之嗟燕尾有參池之感君之中心彷彿嘗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光得北叟之

晚福願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兩弟登九美瞻而國之友愛頰川之聲華也猶子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借方來心水齊驅競爽福疇之諸郎公沙之壘彥也今日者舒雁行列筵藉鞠臚而上壽親申

盈門諸孫入抱考鐘仗鼓絳肉戲作登其堂有文茵睚几玉軸縹緗鄴架之圖書焉窺其合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碎壘之圃暨焉蓋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余弟余列編鑿輪枝響補緝之未能乎令典衣物以乞一花一石飄若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三四十載君之書樓羅而藏弄春日寓樹木日以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壘與君婆娑於殘經廢末之間豈非昇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 詔仰望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紈日竭歲而笑余言爲夸也松喬之年斯跋而俟之耳是爲序

吾友郭靜庵氏世胃醫家風孝謹垂條布業隱耀合華僕爲同里知交

郭靜庵六十序

孺家肺腑徐李穆之於簡子視此猶視鄒嘉賓之於右軍同其外以其班余忝丈人之行使之年君資肩隨以長居依東海宅枕南城朱陳合爲一村余杜平分二曲歷陌而阪渠五注門庭則柔柘連陰接跡忘形撫塵夙好約平生之衷懷重彼我之遭逢余愧弗如其端有四請得而言焉錄蓮勺之田易齒僕陂之缺污萊一頃榛蕪三時齒莽况扶風掾史說算錢刀京兆諸生高談鹽鐵闖塊之苛求已甚老大之悉索奚堪自無擔石之儲日舉倍稱之息君則先疇素稱沃野下邑獨被寬征放雁鷺之池足供常稅收蒲贏之利可救災年祇孤城斗絕之何文願滄海橫流之尙在徐道覆船到蔡洲南沙無恙袁山松功存電瀆東作依然煙火不改乎區中

講之無通子尙未知梨栗敢門戶遠希於後日只琴書免付於他人竹筍木屐愁營少女之裝拒杖橫棹啼素孤鴉之餌每觀眾雛之爛熳倍添一老之衰殘君則伯子將車小同攜杖未公長惟家督虞郎少字升卿庶事諒而始行老僕見之深慰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存鄒魯之衣冠豈非厚幸縱遇羹湯之水旱無復相關切羣從之琳琅更門楣之照耀謝家仁祖擅才地於英流荀氏中郎負聲華於少俊情款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鶴峙鸞停此余之不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遁投劫非還疲曳擡長樂之鐘風雪

從蘭池之飄洗沐歸休俄驚會遠微輪解網再遇刊章夢中郎專攻汗簡



川諺故老以壯遊僕異書為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郡付彼諸郎講堂潮瀛  
 確真傳歸請愛弟長日逐雞豚之社閒窗抄農圃之占話世溪翁尋幽野  
 服守伏勝之一經挾書何禁習維摩之半偈學道非難此余之不如者三  
 也余受性厄羸攝生懈慢沈侯引指約臂旬減半分何耶量腹為餐日唯  
 一盜腰脚比刺齒髮先衰猶然未玉之賦未免閒情已矣慮敖之游苦無  
 勝具服食疑丹砂多誤讀書嗟青火空煎清虛日來壯盛不再君則中年  
 遂斷房室晚歲頓絕逢迎短髮參巾豐頤善飯左車決肉五兩衝泥狂呼  
 而五木投盧傾耳而三絃度曲藏鈞夜半驚眸閃旁睨何人解帶庭前捫  
 腹笑可容鄉輩適與何疲占分棚於角瓶就眠便熟逃行酒於華胥此余  
 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溫天性能安異同諫而有光柔而不犯  
 雖沈昭畧之舉止嶽敬接之自若丘明之語言通脫處以巖然攝衣雅  
 步修補嗣不怒之風隱几疑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傾任侯弗與為  
 通程鄭術擅奇贏亦非其好頻追故友漸避新知和氣迎人性不矜夫崖  
 異坦懷期物適無取乎深中龍伯高擇言無爾庶幾近之王處冲海德難  
 知斯其亞矣屬者節屆恢台之夏鄒推饜鑠之翁親申盈門賓朋命駕複  
 闕退廊嘉樹擁雲根之石湖簾鬆几文鞦韆玉子之棋花藥成行松篁答  
 響長筵方列昔酒初開則有炙鴿烹鳧蒸豚烹鱸羹調芍藥糝和蘭椒車  
 噉蚶蠟家不殺而稱珍鰕鮓魚物非時而仍致膳雞為黍弱似春箱宿  
 肉炊秬解如朝雪束哲著之入賦孫毓疏以成經無不潔比彫胡香高水  
 引雜芳肴而列俎齊嘉果以登盤饗有踰於貳膳宰敢先嘗飲莫重乎佐  
 尊主其下拜日之夕矣促綺席於明燈月出皎兮問豪絲於急管黃門之  
 效其庭實乘馬路車太常之報以瓊瑤丹青蘇鼎鄗夫固陋不揣陳辭美  
 哉壽也雜飲酒其孔偕何以贈之庶歌詩之必類在君子以為知禮詎吾  
 儕不識紀年自笑亦蹠蹠之老尚不如人為君誦抑抑之章無多酌我是  
 為序

題龔芝麓壽序

夫鄧仲華少年拜袞適會風雲王文度壯歲登庸半參門胄未有起家州  
 郡通籍詩書位已躋乎台司齒方當於疆仕如御史大夫芝麓龔公者也  
 屬逢覽降爰命嘉招賓客則羽蓋朱輪宴飲則蘭肴旨酒黼金缸而卜夜  
 選玉笛以飛觴吐納雍容聲華昭灼道撫今而追昔輒卽事以興懷射策

登朝分符出宰兵連吳楚盜逼蕪黃擗矢登陣橫刀守陣雪夜發圍城之  
 嘯月明起破陣之歌絕壁無糧橫江寡援力措疆寇志決孤城泊乎召拜  
 諫官而陳條奏朝情正論世目黨人概國是之紛更致王途之板蕩飄泊  
 抱黍離之痛羈柙 草昧之艱俯念餘生克遭新造唯盡心於所事庶援  
 手乎斯民請謁關右之租免徵兩稅願赦雒陽之獄理出千人凡皆壯歲  
 之可為長恐修名之不立即今朋舊相看開尊道故幾時涓埃已報拂袖  
 歸來於是上客揮毫名流授簡持杯緩詠剪燭高吟北土旣文重溫邢南  
 人又才推任沈夙稱知已雅善生平悟詞旨之流連寫聲情於抗概顧皆  
 妍思妙翰勝集良辰主顯為歡客稱上壽只因家近八公黃精易飯若使  
 詞高三婦絳樹將歌足助風流可香品藻會見櫻桃葉底爭傳花月之篇  
 何必楊柳樓頭重唱關山之曲也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七終

夫鄧仲華少年拜袞適會風雲王文度壯歲登庸半參門胄未有起家州  
 郡通籍詩書位已躋乎台司齒方當於疆仕如御史大夫芝麓龔公者也  
 屬逢覽降爰命嘉招賓客則羽蓋朱輪宴飲則蘭肴旨酒黼金缸而卜夜  
 選玉笛以飛觴吐納雍容聲華昭灼道撫今而追昔輒卽事以興懷射策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八

文集十六

序十二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序

顧母陳孺人八十序

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咨嗟而慶幸耶余既應兩公之請以不勝之詞爲壽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顧母陳孺人八十序

余及門顧伊人居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之學稽經編傳自名一家海內所稱藏齋先生也余常訪伊人於其里茅

索三椽衙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園見嘉樹文石則曰

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母黃遺帙茶架如新薛壁舊題漫

速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爲子者伏雌之饗茶酒刑醴醬調美中

覆余笑而曰昔季季偉殺雞進母自以菜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

爲下拜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願爲我設可乎伊人曰自吾先人講

學荒江門外嘗有四方車轍今以某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惟而聽

客曰是兒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爲魚菽之獻非某意也且

日吾母明年八十以熱聞先人所論說知文章爲可重願夫子不吝而賜

之一言余應曰諾當先朝政頹之際吾州文社擅天下先師張西銘借受

先讀書七錄齊相繼取科第而麟士與子常談經講藝於江邨寂寞之濱

逮近日之日兩張曰揚願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輊也西銘早世無後

門精式微願吾師母獨身措拄橫爲強奴姓隨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

其籍邑黑炭逃奔稍正服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兩子其

少者尙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償井稅嫂夫人寄止鄰邑孀家

間一歸故居運至無席可坐大慟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賓客授生徒輟

駢接跡巷舍爲滿升空拜母上壽奉觴誓以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得

門南郭之間無復過而存者觀乎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得

而推己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之官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

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爲之經營瞻護有漂搖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

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爲比邇十餘年來刻其

遺集俎豆之學官田疇廬舍有加於舊用以娛待寡母垂於上壽孺人之

所得不既多乎伊人之誦母也辭籍佐養以著其孝卜廬視廬以著其仁

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飾僕御以著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

迎致麟士賓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勳勳草奏將薦於

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孺者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藏謙道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

十吳中鄭允達謀所以爲壽少司農申公青門侍御李公灌銘以余之習

于幼洪也徵余一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有二曰富貴曰名節

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

親可以無憾即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爲父母憂

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既出

身爲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

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爲之咨嗟慶幸以爲此門戶之福

雖處極亂終能保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爲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

變焉太夫人初以待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蘇都

給事中抗疏爭國本爲名世蓋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

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款款

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

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爲時

聞人孝著擢黨幼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鞠事連

大僚主者欺蔽不敢決幼洪奮筆定案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北京大變留

都新立幼洪入爲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尙冀國勢可爲

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勢躋政地修舊習幼洪其詔獄而北

兵已浸沒江上矣蓋邊疆之勢愈蹙則懲之報復愈急而幼洪亦愈

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列章遠治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爲

氣運之究極不旬日而遇國禍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

洪則當之初 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曾有所彈劾幼洪所持浙獄即其人

也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

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奉吾母奔甯山中幼

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皇避兵皆懂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強壽考

理如此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最古歷宋迄元多  
高人隱君子及貞樞淑媛備載邑乘其狀乃時時見於縑簾之私志可考  
而知也自縑簾存日閒居樂道循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隨之樂已成  
知有顧家婦距今松筠晚節齒齒高而行彌勁而伊人學殖益富為世鴻  
生有以贖親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德令僕增徽彤管且與鶉仲賢妻麗  
公嘉耦並垂千禩豈止一里之光榮也哉余雖老尚能奮筆以傳其事敢  
即以當春酒之獻而區區人間祝釐不足為簞人遺也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序

顧氏蓋世有賢母云吳丞相禮慶侯雍以黃武七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  
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蓋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陸英英門戶彼有人焉  
位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有人尊老女宗母師起居六宮賓禮萬乘亦  
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考功郎顧君爾來天下情誼開濟駁雄闢達  
之君子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廷評銜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徵表  
五官號稱得人其補吏部也甚為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為能已  
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  
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強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黃門侍郎野王固禮  
陵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有自兵都諫為通政  
司參議者而族始大構來則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初菴公  
以才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以貽其子是為仲晉公即贈君也  
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荷來成進士而恭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錫節  
還家入與銓曹板與迎養堅強駁駁白首而無恙詩曰令妻壽母傳曰公  
侯子孫必復其始瞻瞻豈不盛哉荷來之為人也負靈氣已然諾元老重  
臣萬公邑子無不遵履到門迎問握手以相為引重有幼弟曰斯玉雖年  
少官薄而敏給過人能以連鄰國蒙家傑公府備材故顧氏有聲吳越間在  
諸公莫與為比其上壽也噫牙旌蓋文錯於路皮幣玩好充仍於庭履韋  
靈萬之物駢羅而疊陳挾擊吹笛之音燕居而選奏里人以為榮雖然世  
家大族邦之模範一時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居於此觀禮焉四方於此  
問俗焉固非焜燿一時之望已也查相與拮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  
可乎往者吾郡風醴俗厚家給人足凡仕而歸者得有其杭稻桑麻厥池  
聯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廟有賢子與孫及四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

第宅園林尊養書畫至今指數於吳中施氏雖過顯不及顧氏白洽公以  
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為方雅之族子孫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  
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傳家肅  
穆孝友廉詳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未流始於濫觴良苗不無秕稗迺  
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撓峭嚴為方嚴取取以過絕苞苴持臧否以痛  
繩流俗初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黨錮異同是非倒置  
好是正直感慄不平其所與游者文文肅是中從嫗短相得甚驩而周忠  
介之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穴囊櫃屏履之用居恆慕孔文舉孫賓石之  
為人不肯說隨碌碌此太恭人詩書嫺習才智通明前哲令聞得之舅氏  
者也自相讓退苦身自約者漸不為聞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  
夫杜門曠退苦身自約者漸不為聞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  
之荷來姿容瑣碎涉獵傳記辨智縱橫自以贈君貴產中微受人侵侮得  
志之後雅自矜舒不欲敝車羸馬以為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友屢施窮  
急知名當世取重諸侯行誼出羨孫鄭莊之間文詞居莊助枚舉之亞此  
太恭人以世會難難家門貴盛持盈戒滿保其福祉者也子讀書至頌考  
叔之告鄭莊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趙宣子所食野黍餼人舍壺發請  
以遺母不覺為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于木門  
負春蠶屨以事其親者多有之矣為其親者躬親操作履勉盡鹽亦嘗有  
一日之養如斯謠者乎然君子之孝過則鼎食擊鐘不過則啜菽飲水南  
陔白華期不失守身之正已耳茅季俸庠子平於道豈有憾哉在昔禮陵  
之先世為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講布衣骨肉之禮古今之  
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言語舉措時當獨能恩禮始終斯真羔羊素絲富  
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家法也乎予衰退不獲  
以時追陪荷來然當其服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  
同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庶幾太恭人之聞之喜曰是言也其  
能相吾子於養者公父文伯之母誦其子曰瘠土之間莫不勤義勞也  
計當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率公猶不免於吏議彼  
齷語所云聖王之虛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  
謂乎自今以後上之人寬租薄賦以恤其下之人修行守分以奉  
其上之法竭塵輪將保持鄉里以相安其為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季氏

婦之言此即太夫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爲序

秦母于太夫人七十序

梁谿秦留仙館丈以待從積勞之三年 上恩許賜洗沐而王母于太夫人以明年正月爲攬揆之辰於時封公以新先生春秋甫臘仕也先是天子開南苑 親試天下士而梁谿兩榜克勤公由南宮第一 賜上第於留仙則再從祖以同日被遇已而遷除休辭又同時入里門其當太夫人之壽也先生棲纓束帶踞躡偕介弟西向立候夫人纓臂綉衣侈袂偕介婦東向立諸孫從子之次稍退員繡其少者劍其侍孫婦從婦之次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接武上堂北面再拜諸姑伯姊率子姓齋錫各以次薦拜宗人之長者先以其屬由階上俟于屏內宗禮畢盛服致賀其尊者太夫人答拜卑幼則頷之庭實維旅旅粟暇修重錦加璧樂作盥洗揚輝前爲壽終宴無一人稍立論言者鄉之人觀禮焉秦與于江南銜姓也秦望於梁谿于望於金沙梁谿之秦自大司馬端敏公始大其別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警重謙垣篤生贈公爲之愛子以光啟於來裔金沙之子自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意副以理學隨正嶺著外臺爰及再世迺深淑文以作嬾於高門太夫人實憲副之子太學慶甫女也當神宗皇帝時慶甫之從兄中甫以鉤黨推抑爲海內表的諸君子過金沙者無不與其兄弟定交矜然諾重節概而慶甫則能刻畫爲新詩家世貴盛自以高才不遇盜跖蕩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樂江南莫及而秦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賤落贈公善病早歿太夫人辛勤茶苦以玉三子於成詩曰何有亡飢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蒙門而能自修持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孔艱保蓄調護之不易也夫爲人子孫而能事其王父母幸矣爲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人檢所難即古純孝者以爲不可倖致留仙之乞言于余也敘其在襁褓之中爲太夫人所鍾愛推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善舅姑修禮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唯祖母之力是賴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以南都恩賜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奏并珈白首視聽不衰里人至今以爲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追陪留仙而遐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強檢豫何其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

宋淑人精心事佛嘗於鄧尉山中創構保闍度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年酒禮之奉珠玉纂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親好焉計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穢濁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蒲之供出於損衣節食之所存迺太夫人獨可以充然而無憾迨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暨橋梁賑災獨留仙父子竭其力以悅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無愧色矣乎余友周子傲爲留仙所知實請余言以壽太夫人夫子叔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家祖孫父子之際實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也稱其檢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勸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道焉子叔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大常煙客王郡伯元照爲余道其宗盟之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盛推其能孝也曰公爲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英俊其爲賢也藉甚君子以爲此不足以盡公也夫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程車設容蓋駕驥驕躬執轡而迎於郊既入希鞶轉輒且脯自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夫人設帳之辰相率前爲壽某等則宗人也宜一言以贊衆賢輒用屬諸僎業曰吾子遇達任代之典訓而號能言敢唯子也請余選謝固陋弗獲則從而爲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藩屏王室既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 國家剖符定功封 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爲睦朕厥所自蓋王氏之先公同官爲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 王貴而公先以封疆著忠節 王是以惠顧前人之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媾厚其湯沐嗟乎先王親親仁厚之道余蓋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結平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祿被之以文章和之以聲音鏗之以彝器如王氏之所遺者乎雖然家門當茶苦之日菘藟在糲糲之中微太夫人辛勤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東也 王爲遺萬里之使奉咫尺之書家丞發嘉幣庶人出良馬斷具而後

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實以將命魚軒重錦玉竿瓊瑤載以筐篚列諸兩階主人曲躬擊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使拜遂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賓席於室內賓席於室薦以房丞折俎佐以餽羹加豆其用玉則璧羨肉好溫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彝父之尊周孟姜之敦焉其陳圖則縹緗玉軸摹寫裝璜有唐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箚行樂作歌鐘二肆簫管備樂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歎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束修之問不行於境中醜醜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謹蓋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穀冷比其鄰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合妻壽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王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為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止足也自古世祿之家鮮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 王冢上可以究樞機大可以奉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茲矣風流矜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而近者視之漠如非其好也家居盛治風亭月榭嘗具數百人之饌扁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郡修承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母夫人追念先公生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威儀之盛以為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關竊不自料賴 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不負 國家推恩 藩邸施籠綏以垂諸永久賓客間之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王渾之子濬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史稱其母鍾夫人珍寶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為永式歷觀載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即吾州兩王出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而傳紀所不得而畧也余老史官也既聞公之賢又知兩先生為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是為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余門人周臣既官中書舍人用 覃恩封其母吳太君為孺人而謂余曰先生知誕之為此官乎凡以為吾母也吾父自神宗皇帝以來拜璽書之命有五而吾母以例不及封吾父謂吾母曰此以待爾子今 國家新

造 皇上於舊京嗣位推恩羣臣甚盛典也擬不以此時遽一命之賞其謂吾母何於是周臣奉 命歸里拜其尊人奉常公於堂下而太君受珩璜神羣之錫里人以為榮又五年孺人五十周臣乞子言為壽蓋子交於太原者兩世矣奉常治家四十年爵臣祠葬大小畢舉中外宗親無間言僅指千人蹙縮奉成法主人左顧而咳則不時之需精醪樂勺應手立辦其整且密如此又自以其閒治園圃好書畫請謝賓客跌宕文史見者驚焉既而問之此固奉常之才抑亦吳孺人之助也自奉常服官奉使孺人未嘗不從雞鳴盥頰呼役夫或行李奉常不知有辦嚴也奉常有十子七女孺人撫異出之子衣服供用必使與吾子同諸女輒厚其裝送以為之嫁不以累奉常常燕處甚嚴子弟或小過面加誶讓孺人觀顏色婉轉之輒解即婢僕亦多所寬貸一家之人咸歸心焉其以覃恩封也猶抑然自下曰吾在滯於王氏二十年矣今以子貴得見文肅相公之廟雖然詎敢富尊乎退而與諸婢齒未嘗稍以自異則豈非恭勤慈惠賢明識大體者哉太原自相國宋夫人後奉常生母周宜人及孺人其婦德最為可紀宜人當縶山既沒家祚中微扶其子於危疑荒蕪之中其拮据也似難孺人值門簪再昌諸子鼎立相其夫於精明綜覈之時其調劑也似易然奉常仕宦通顯宜人優游晚福而周臣自中書一命旋罹亂難拮据錮役其為母夫人憂者多矣卒能從容筆畫維持門戶以此知孺人雖易而尤難也子因周臣之請不敢貌言以夸通質舉平日所聞俾周臣還壽其親也如此

錢母譚太君六十序

吾郡與浙之禾中為比境其世家舊族燕饗慶勞之禮相接也庚戌之春正月未有及鶴亦駁兩錢君為其母夫人譚太君六十壽太君者登萊道監軍贈太僕比同先生之女孫而明經周仲之長女周仲太僕之仲子也其歸於錢為松溪令乎子公之冢婦而孝廉雍仲之元配錢與譚既邑之望姓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婉莊靜之德辛勤勉者三十年小莫持其家教其子而又鶴亦駁方以文行有聲於時自其邑之人無大小莫不賢之於是兩錢君謀於父榜之執友曰平湖倪公伯屏母黨之懿戚也同里黃公觀只以祝嘏之辭為請伯屏之言曰子之舉於鄉也同年生雍仲為少子蓋叨一第雍仲齋志以歿天下聞而惜之子之坎壈末路深以

弗從雍仲爲不幸而錢氏獲保其家以趾美於後人則嫂夫人力也雍仲爲不亡矣夫女子而節也難女子之節經捨桑兵火爲尤難此有專於史者所當紀也其節可書也觀只之言曰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給諫之女乃某之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同娶於譚爲中表爲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加詳先姑性嚴願嘗語余雍仲雖亡賴孤養以扶持將順吾以此知夫人之爲婦也聞仲公於人爲外父行今夫婦八十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孝節者有本焉蓋嘗反覆於懷宗瑞皇帝之初紀夫大憲始拔羣邪黨據莫肯正言其辜有從草莽中伏闕上書歷數瑞十大罪且願誅在位媿阿爲失職則浙西太學錢生卽松溪公也踵松溪而起者遂巡數百奏獨松溪言於主上孤立官府危疑之日自宰執臺諫左右近侍諸司皆奄私人所布置思制刃一二言者以柱天下之口松溪一疏實首申其陰伏其不爲陳東顧者塵耳至今言之心悸然則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希韜韜上壽於此堂者徵君父神聖不及此又鶴兄弟可不思其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往授中朝官松溪沿嘗謂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中道奪之謂天道何哉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以彼父子天性忠孝使雍仲而在目擊淪胥板蕩有不搢擊流涕棄妻孥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者正所以全之俾太君得以提攜孤稚於家門零落之中南錢君終能光啟宗祧於身名發聞之後傳曰天道遠未可以目睫測也且夫消息盈虛古今常理吾不暇遠論請即譚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挂帥師定謹兵卒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禮部用五經得舉則已遭逢末造崎嶇奔走沒於兵間聞仲在兄弟之中可謂不遇矣而所得晚福願乃遇之然則雍仲留其不盡以俟諸子孫正未有艾也太君之優待不既多乎夫太僕起家賢書第一而伯屏觀之先後首冠浙闈以科名相亞者也宿老耆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信浙西之文獻徵焉今以故舊嫗姪爲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忝聲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子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釐之詞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熟於近代之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氏譚氏之子姓足以告成茲議而余亦可無負於兩公之請也已

趙母張太夫人六十序

御史大夫趙公膺天子再命將大用而其子孝廉君奉母張夫人居於維揚之邸舍今年夏孝廉爲書而乞言於當世曰吾母壽且六十矣古有言備物致養非孝也顯親揚名乃孝也願某幸嗣賢書祖歸未過安所得壽吾母乎惟是名公鉅儒鳩茲內德而賜之一言以垂金石則其壽也無窮不庸慮於顯且揚耶余嘉孝廉之意竊以爲孝而有禮也且余與趙公後先出 愈太虛夫子門下往來酬慕故知夫人人事尤詳夫人已而果歸門爲父母所奇愛常拍問曰是兒殊更得一讀書出頭地者出而果歸於公公父食貧卒業羅湘間而家有錢更得一讀書出頭地者出而果歸於完縣役翁日新婦良苦矣而夫人顧自若也則公之無內顧恐而覃精以成其學者夫人也湘南地幽溼而俗樸慮亡它修息公自爲博士弟子爲名孝廉前後十有六年廩餼筋廉開家益落常糊其口於四方夫人爲挫鍼治烹烹魚炙肉奉高堂辦游稟則公之不貽親憂而藉甚以成其名者夫人也公起家武定旋避外職夫人飯含租免以身代公人無間然及起補趙州流氛孔肆公單騎之官仰天吁嘻曰吾安忍離吾母乎夫人進曰妾任也母何患遂戒舟楫泝江漢涉淮濟及抵屏舍母子如初已申酉變起危牙虎吻驚濤狂熒瀕危無恙則公之能全其孝以保其身者夫人也公既宦燕都批麟抗疏事最奇偉幾蹈不測而驟躡副相禍福倚伏夫人則無幾徵見於顏而孝廉客漳聞有留滯周南之感夫人千里移書備極勸誡不刺刺作見女子態則公之能立其節以教其後人者夫人也凡此約畧孝廉君所述而合余傳聞者如此余觀近世有外孀名節內執狐疑言不盡其懷貌不副其欲煥阿軟密希圖寵利高官大俸如衣裏弓弭之不能捨捨因是嬉於家驕於室者比比然也以視疆壤自蓬趙公危言直書進退置若度外而內無忤色相親泊泊而天子思之隨賜環召孝廉以節煥赫人耳目願以養休故休林暫免而 夫人之隨賜環召孝廉以英才博學有稱於時不久役大其業亦豈必與世庸庸多福保無蹉跌者同類而稱耶在夫人并卿偕老黃髮兒齒雖風波震蕩之後轉徙流寓之中而孝廉方致九曲之木蘭種著藍之瓊樹和江都金帶之羹探瑩湖白雪之藕蕪滅燈火平山詩酒皆以娛母夫人而進一觴焉則何必星沙雲母浮三丹砂爲足以壽而故鄉之是樂也耶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孝

廉又奚必謙謙爲此可書而賀以歸之也遂爲序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九

文集十七

舊學庵記

記一

余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趾予斥而官之療以土垣而築屋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是乎在各有遺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爲舊學之臣歟子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爲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獨以庸虛早奉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萬分今編蓬窮巷之中伏匿窮蹙退而後生小儒擬拾舊聞然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伏匿窮蹙退而後生小儒擬拾文章受知於先皇帝輔導太子起居兩官爲臣子而欲辭讓其可者余曰若所言者仕也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先皇帝方獨經學開文華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虛已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其在位者率篤癡疲曳使數人扶持痾屨入省門居庭中惜惜不辨上或問事故則左右遷視涕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顧號爲馴謹備老成俾主上敬而不急以儒生爲無用卽當事者稱任使矣斯可謂之舊學歟非歟余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變亂飢沛誦辱欲如向日之老充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藉此名於田野間哉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爲學也於國家禮樂所經生刑政所自出苟涉其條流而探其損益雖窮巖之賤吾得而論著之況其所躬遇者乎雖百世之遠吾得而解釋之況其所親見者乎今以余之坎廙休戚休息乎此庵也每發書陳篋伏而讀之其於朝廟典章之盛未嘗不思周旋進退乎此庵也恭而將事也其於君臣誠勵之語未嘗不思諮詢昔艱難而訓告也若夫盛衰興廢天道人事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吾之倦倦於此者非苟彊記博誦爲當世取悅云爾庶幾發揚先朝之盛德用少裨具官之所不稱如是雖以謂之舊學可也且吾之於學雖不自厭逸而疾病憂患恐其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弟讀吾書者仰觀堂搆夫孰非國家之恩澤以有此廬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志焉戊子八月吳偉業記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八終

歸村躬耕記

吾友王煙客太常治西田於歸涇之上歸涇者去城西十有二里或曰先有歸姓者居焉或曰以其沿吳塘而北可歸也故名之煙客自號歸村老農農晨慶堂以居而以其友友人曰吾年六十蓋已老矣將躬耕乎此聞者疑之曰古之為耕者以其有耕者之樂也土膏陸海畝乃一鍾芳潔白渠灌及萬頃故有樂隄作塘開田引澗役使數千家此美田上腴者之樂也若夫陸渾山中裹斜谷口平曠廣野反出于孤峰疊障之顛屏棄世事隔絕人代架壑壑以立屋焚深林而冀田此高山窮谷者之樂也今吾州僻陬海濱陔渠漚廢曷齒沈斥沮洳汚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亦何樂乎有耕運客自奉常謝政幅巾里門有城中賜第以安居居有近郊別墅以娛杖屨圖書足以供朝夕之玩賓客足以接談笑之歡又何必去城市舍園圃謝朋舊以樂此躬耕為也煙客曰不然此田是先朝賜祿之所遺也是先相國文肅所以貽子孫也往者神廟之世海內又安生民不見兵火江以南大臣之致政家居者美田宅盛邸舍厚自奉養而吾祖惟得海濱瘠土之地以供饋粥齋開社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乘開種竹之圃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而猶患過客之跡我也晚歲

海市記

壘書存問郡邑大夫執板而賀謁者車填馬咽而我祖命小舟攜短策逍遙於南陌東阡遇者不知為三公也即今三十餘年而章相之莊籬落猶存陸生之田桑麻如故舊老遺民尚有過而歎息者吾為人子孫忍使弗而不治乎且吾受前人餘澤奉車省闈陪視陵園以及親郊視學大閱籍田無不具饗芻以從已而持節銜命渡錢塘入豫章涉沅湘踰閩越足跡幾半天下世故流離衰運殫猶得守先疇之畝畝以送餘齒退而與田夫野叟談昇平之遺事敘平生之舊遊不亦幸歟雖其土之瘠而賦之繁吾猶將樂而安之若夫歌舞陸博通飲食侈遊觀下至逐什一之利競錐刀之末者吾之所不能為也梅村吳偉業聞之曰不忘先朝忠也追述祖德禮也保素節而出流俗義也其為躬耕也大且備矣是不可以不以記

哉則去十餘年石平官兩浙觀察余訪之湖上握手話舊事歎息久之酒酣耳熱石平日子適言大梁哉子過鹽官觀海市矣姑登樓望海見海中有一浮圖長三十級曰雲滄滄從之初謂經島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閣沸鹽官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未幾未壁矗起登城剝落若塔齋少間色變白危樓數十間湧出其際窗櫺玲瓏金碧如畫忽有煙飛來破關盡沒而修竹萬叢松柏棹牙層城睥睨橫巨異狀煙盡樓香漸出頭遺舊觀迥有長橋出于水上隱隱歷歷車馬無聲樓船旗幟似有人隊介而立其餘若鼎者鑄者轆蓋者盤五杯鎗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者蓋不可勝數矣而又儼愈盡矣石平之述海市如此嗟乎黃河決汴城陷購昔之游所登臨而肆眺者盡蕩為洪流埋為魚鼈迺東海巨浸中顧有官闕城市舟車百物儼然一都會焉噫此不可解也余與石平復相視笑遂援筆為之記

聖恩寺藏經閣記

吾吳天壽聖恩寺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虛空剖石大和尙所構以奉一大部藏者也其地踞鄞鄞之半層巖拔起支龍蜿蜒離植文礎挿入崖腹前瞰具區停泓萬狀遂則洞庭兩峯近則法華漁洋諸勝若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樾千雲修篁滿日法花忍草苗長纒紛怖鶴馴禽飛翔匝幾信兜率之鉅觀般若之勝境矣先是萬峰蔚公當皇覺現身之初受聖恩開山之裔弟子智瓚等傳衣主席現面貝葉結集流通尊奉之地即今民盧遙邇閣是已歲月既往龍象中衰千箱秘帙化作飛塵萬眾名區鞠為蓬萊於是三峯老人杖錫飛來翦剔蕪荒經營宏敞庶事草創未盡云為劄公親承記前進補其虛處時節因緣緣素瞻仰信施填委無廢不興梵夾三墳缺焉未備會有我昌道者裝成南藏道標西川因其方便之功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作鎮山門方當牛首巖退瓦宮霧塞未踰旬朔便接烽煙獨此經早界精藍不離劫火咸以為修多羅藏有天龍神鬼百萬護持和尙爾德感字不壓而至四眾頂禮固不欣欣願其時閣猶未之建也蓋民盧閣雖經修葺業以供養諸佛結制生徒將謀改卜高原原圖殿奉母朱太夫人專心在道入山禮足躬親勝因發願弘施聞者全集監院濟上等迺相材運健練日鳩工經始於癸巳之仲冬告竣於甲午之季臘別權三間廣筵九丈深如其廣之數崇殺其深之一翼翼



嚴嚴若化若湧就中據釋迎藥師彌陀三像慈容辟益纓絡文加其旁則方匪長龕東西森向環鐵玉軸充初度諸山老宿爲禮華嚴經者五千四百餘卷和尙以丁酉之夏六十初度諸山老宿爲禮華嚴經者五千三衆皆安單于闐下規重炬疊衣被蕭然清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尙曰是闕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以無記題屬偉業爲之偉業合掌而曰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利益衆生達摩以拈花微笑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蓋慮世人教相紛爭欲以掃除支夏非謂鹿野苑拈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門庭太甚評論滋多或執教以議禪或竊禪而掃教識者憂焉今和尙從拈錘豎拂之中揆揚真典享享不倦於以撈籠今古震聲諸方豈不盛哉且成壞相仿世相如是以萬峯之聖皇授記設法名山猶不免講席榛蕪後人之修復然則真珉之有鑲也其可已乎是經也出於干戈倣擾之際謹而獲存百世而下知其孔艱是續是述俾勿墮墮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畧焉者也爲之頌曰

世尊天人師普說無上道傳譯至震且是名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不可得思議對付古道據象山盡環遶有一善知識親遇金輪王手持玉庫經開演一大藏百年化官壤乘願乃再來吼若獅子威風標正法眼臨濟大宗有文字本不留下便利衆生何所不融攝但能去纏縛不落義解門即此文句身足證圓滿智如來廣長舌入萬四千言於一卷卷中各滴醍醐味於一字字內各貯摩尼珠護法天龍神阿衛在左右以此刀兵難未劫不得侵將我貝多羅移入清淨界寶閣轟天起廣望干蘇旬洞庭七十峯即爲耆闍崛澤澤五百里即爲阿耨池無量珍高臺變現彈指頃當知向上著不得干有爲親像生教心藉彼莊嚴力諸佛所說法億萬恒河沙究竟歸虛空本來無一字見道不見山河處復有開見心不見佛何處復有經乃至法界中草木禽鳥等飛鳴與閑落若以慧眼觀無非是經者經如紅日輪旋繞須彌山照一四天下經如香水海舟航到彼岸湧出青蓮花頭目與腦髓有人乞施捨無怖亦無愛此經當護持能續慧命故珊瑚與瑪瑙高過蘇迷嶺瓦礫不異此經當實借能種福田故用此告來者常生難遇想薰心與注耳歷劫乃不磨我今作此辭毫端見如來刻之靈鷲峯承承示無極

瑞光禪寺碑陰記并頌

瑞光禪寺碑者吾吳官尹姚文毅公爲竺璠上人所刻辭也文毅借相國文文肅公大弘佛事而寺塔放光震耀遠邇於是供塔燃燈而太湖漁人之鵲捨孔愉之龜以求福田利益而豈知佛光所及皆有天龍鬼神保護衆生以相利濟夫以一塔之功若此況我佛於切利天宮建無量法幢之寶光明遍滿恒河沙世界其於刀兵水火諸劫慈憫救度不知記極文肅文毅兩公道濟天下彼豈沾沾焉於太湖漁人爭網罟之生命哉誠有見於佛法之廣大而憫末運空壞劫灰將燃非是不足以救之也自兩公沒後萬化變滅塔光既息象教亦墮素孚上人爲竺公上足住持負荷興起其事而屬偉業書於文毅碑陰因係之頌曰

瑞光之興始吳大帝赤烏紀年康僧舍利送有盛衰至於元豐有宋禪師圓照本公慧日重開法雲四照再啟鴻基弘大道浮圖莊嚴放大光明爲多寶塔爲王化城大同寺災崑崙山火世尊塵埃誰救諸苦我明之與馭世金輪救書賜建親下德音二百餘年得文相國宮尹姚公同修戒律有竺上人廣集衆因樓閣白玉地布黃金寶印當胷神珠出掌乃見塔光輝庶共仰非虹非蜺非煙非雲網羅定水布蓮香林二龍蜿蜒石佛示相道樹安被戒月對望長者施德德人練火干層普照燈燈佛所一燈一佛什連分身大度濕生靈澤之鏡網罟莫獲漁師夜泣老僧難辨神魚得失七十二崖若恒河沙浮般若鏡網罟莫獲漁師夜泣老僧難辨神魚得失卽心成岸求佛不得得妙善果投竿稽首歸於佛土四大海水人魚同游彼網罟劫此刀兵要刀兵劫起塔光亦止佛不能救人魚同死素上人者竺公子孫代佛悲憫聽塔鈴聲更一紀此光當復但崇佛事衆生受福凡此衆生兵燹百城如魚漏網命懸釜鬻頭目腦髓皆非吾有胡惜外命積金如斗佛云放生得長壽報況此燈光陰幽畢照仰視塔光如見兩公乘願再來在佛光中善信皈依合掌喜捨祝此刻辭以告來者

重修大倉州城隍廟碑記

大倉之爲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爲州也則爲崑山州城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於此乎曰非也改也烏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倉衛基泰定甲子始卽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廟之祀如故也今廟

則爲元時朱清所建東嶽行宮孝皇在御詔毀天下淫祠知崑山事楊侯甫以舊廟湫塵卑陋不稱於明神遙即行宮改焉迄今二百餘年矣歲在甲戌爲崇禎七年廟之正殿災民用震動弗爾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棲主之遺安像之室斧而不斲聖而不華浸尋乎故觀矣刺史呂平陳公來蒞是邦每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昭昭格而以重靈之下反字不立中唐之內壁猶未周體薦牲牛升歌象舞皆雜沓乎軒楹欄楯之內以更衣則無其器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闢殿之南楹創爲前軒高其宏窟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墍之華栭栭垣墉之美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某實董其役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壘以公占復除未有刻文願并勒諸碑偉業再拜稽首爲之記曰竊觀城隍一祀甚有合於古之社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國社之制其所當立社之祭也山川澤國有勿從而城隍不聞焉則又何也傳有之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記曰秦城百一斬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津而祀華于華州祀河于臨晉彼豈徒以名山大川能出雲雨而致其祈報良以建方立國有設險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三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封疆之界山谿之險皆所以域民保境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祠其卽山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明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關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重定嶽鎮海濱各依山山水本稱而城隍神號改正題木主去尙條焉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勾龍皆得侑享主祭者其配食之意歟然則以黍厲之壇爲掃地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富於國社在合典祀城隍最爲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太倉神祠初屬崑山雖馮胡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而博土尙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祈水旱禱疾病靈蹟輝赫具在州乘中邇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餘艘戰艦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所謂有功烈於民者耶抑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魯之衰也占在雉門陳之災也驗於鷓火社稷壇墟所以立國而玄冥回祿爲之除舊布新此必神之仁愛斯民懼其罹於兵火而示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

重修陳侯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怨恫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鑒於無窮也已不亦休哉保之以歌曰出天門兮九衢凌渤澥兮始餘揚寬旌兮鳧魚鬣左駿蒼麟兮右秣神駒聲駉隱兮靈車心攬鵷兮躊躇天地墟輶兮九州爲墟嗟生民兮安居捐螭魅兮射虎程豐隆扶戰兮列缺以趨莫此邦兮華胥田有稻兮水有魚雲纒纒兮甘露載濡坎其擊鼓兮吹笙宇進桂酒兮獻椒酒通權火兮高煙俱鑄著薰兮神冥煥

### 梅村家藏彙卷第三十九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

文集十八

記一

講德書院記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奧區保儲得人實資材傑爰聘  
 峇卿士珍選亞廷之俊而我蒲州韓公特膺簡舉以來敷惠澤於茲土其  
 職任甚鉅先是江南通額未登令下鈞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  
 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  
 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祿飭惟謹視事再膺有 詔獨十五年以前  
 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  
 協吳民歡忻見漢拜首和門者曰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 朝廷如天  
 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謀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  
 哉唯卽湖山縮穀之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遊來觀黃髮齟齬齒階及  
 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亦公所以仰答 朝廷之  
 盛心也偉業忝荷研曠樂聞斯舉爰從諸父老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通都  
 望園被海帶湖田有肥瘠滄鹵民有愿巧柔鬻讓曹書佐人競錫刀隱正  
 閭師工爲煨燬豆區釜鍾收不中算更緜賦調輸或盜程文簿牛毛苛羨  
 錄兩先質未集束連總至下雖累入吏固弗除非甚簡括易經不誠於理  
 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唐澤雉免糜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漑在  
 英之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緝績梓漆之利以澹軍實地瘠而隘人稠  
 以厲主客狎處愚點異數一以爲綱置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  
 憂之其始至也勸力田務東作數疆濠置町防申版圖息姦誦騰臆寡載  
 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告焉曰通爾錢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  
 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率以負 詔條 天子命我  
 敷邁肆膏爾其力農倍行毋隳於闕時以麗撻罰黃綬以下敷效矯虔我  
 其爲爾案劾之採史之屬食俸放橫我其爲爾珍藏之既而曰設兵所以  
 衛民也儲備委積必疎必克備資饋率告豐告備夫乃可以肅軍制則又  
 曰保民所以養兵也候奄致訓芻蕘不淫畜夫設柝鼓柝時警夫乃可以  
 帖民生於斯時也公之威德流聞逸適鯨鯢收迹光于有截 廷議戢矢  
 彘弓帥歸朝請士選卒伍惟是三軍政行群屢稱糧糗公是傾公乃收台

勝離傳飭津吏庶人一葦勿得苛留浹辰之間裁編雲集赤泥連橋假諸  
 鄰境黃頭鼓柁雇以官錢無不銜尾叩絃橫於水涂供張如法辦嚴有期  
 大會射堂勞鑿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餞都亭介調千羣羊雜門不  
 擊互路絕鷲野屬城厨而載燧先驅載人牧園陳冠冕垂綬紳士悉徒  
 引弩爲衛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既安既樂或等  
 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買絲見奪於市畜雞種黍被掠於鄙一童鞭驅班白  
 負擔扶而大詢呼聲咎咎與屠爭言欲羊無直椎破慮豐酒流溝中始吳  
 之人披術怨家告緝惡子擻瓜樞麻戲手致死負耗帶鈴突入搜牢斧斬  
 門闕掉頭以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數三廬山其顛濯濯棲社  
 弗享鳥亡其巢提旌率倪負牆而號今也門唐小葦由公而復奠除宗祇  
 塗墜垣屋父兄鬻黨由公而親肥壯旨酒進釀西都田疇禾黍公爲膏雨  
 斥彼蝗蝻穀我士女調梁塗術公爲安車踰度險阻卽此康衢民如棄嬰  
 亡子匍匐失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拘獲疴痲擗把塵垢公也俞跗  
 洗沐營救騰騰其原灼灼其臨山霽而青水環而碧散塘煙火庶物蕃殖  
 我行於野以嬉以教魚泳禽飛卉天木喬誰將風靡被之管簫誰翦蓬蒿  
 望其羽旄乃取厲銀乃勒春揭乃陶瓠瓠乃施撲斲巧人改塗工師度木  
 三庭六尋講堂夏屋絃頌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袞佩錯繪裝肆雅儀  
 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都試嚴鼓在室熊羆豹侯張張諸君  
 負弩抱關持幢夾戟從公至止孔武都試嚴鼓在室熊羆豹侯張張諸君  
 熟於掌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力有素公今政成者於旂常  
 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之秩殿此大邦岳牧屏  
 虞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庶績告於有衆小心翼  
 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宜哉  
 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讓俾勿墮故不可以無記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巖以 國恩贈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歷  
 山東道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巖以 國恩贈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歷  
 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追表其懿行而組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巖奉使  
 吳中將歸而立廟於家修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之石不可無辭爰以  
 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徙也隴塘之巨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  
 緣當時鮮大書深刻以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漢陽之顧占名數

金石庶不淪

崇明平洋沙梁海陸記

自古人臣勲在專征以勞定國者非特戰勝攻取已也無亦審地利準水形築隄防端徑術俾我制其勝彼失其險夫然後百世稱焉知是即天吳陽侯支祈罔象沉玉刑性無不尤枯沈於趨功樂事之人乎雖然江淮河濟障過時聞涇渭滙壅堰堦未改而獨于海難言之也豈以沃焦窮髮浩汗無垠非人力所得而施者哉吾吳郡東南海崇明踰絕津埃而為域諸沙運運者七百里平洋直巨其南實舊縣也故隸揚州縣隄崩不常乃遷新邑屬之吳而分其地以為鄆煙火聚落千有餘家界以小洪關達難理浙中勾章諸島對峙若聚碁壘塊海師張帆挾柁踰絕萬里亡命出沒昇平時且以為憂自逆氛大作鄭成功張名振駭奔蹕連繼如雲嘗一關金焦兵至佚去既歸狡謀再逞爾平洋沙外接滄溟內連港泊有深岸可以下棹有遺乘可以因糧圖根株窟穴于其中而亟肆以疲我朝議移蘇州大帥於其邑以禦之固壘嚴兵亦未有以靖也會關中梁公有克復宣雲之功分闡江左著威名於蕪湖采石換任宛陵於順治十一年再破浙東之命未及行而大帥罷職鎮督府以公江湖折代著有成績欲荷其才辦冠先用便宜俾之權理八月三日公渡海入其軍中申號令固封守南十日而張名振以三千人犯堡鎮又十日以數萬人圍高橋洪土城公皆迎擊破之先後兩戰凡斬千有八百餘級生得二十餘人公謀知其樞機將遁決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從小洪進兵身率步騎以火攻燒屯拔柵中軍李廷棟等蒙衝夾擊碎其五舟賊大潰走此平洋沙所誅復也公為人沉勇有智畧在宣大之日馬上以稟稽籌算能識其山川險易故所向有功其渡平洋也召諸將指示之曰從此去縣沙十五里常以潮之進退為廣狹淺者必絕掉泥深者湔泓水激馬遇濤而駭人厲涉而艱我多留兵則不能少留兵則不足賊至發奔命赴之非長策也吾視其水勢非甚濶悍若下竹落捷石蓄負薪捧土以填之即小洪可塞長隄可成窰至不得突而我騎遠于康莊之衢矣至條上與行省諸大臣商其事時督府馬公得瑯中丞張公中元謂公所建于地方計甚深出俸金贖銀相仗助而邑宰陳侯慎克佐其勞將吏諸生畜夫販尹詢謀會同捺日戒衆著鼓方集忱憶若有神教之者見鐵柵揚著水面如切繩龜龜循其迹用

於川川已近百年吾子孫類先人之名德以膺休命苟不表其所自鏡諸樂石俾歲時系常有所觀感其何以告司祐而示來禳俾勿敬偉業受其請而書之曰古者自諸侯以降卿大夫以及於士皆有田以供祀享牲牢邊豆歌鐘羽舞事為之節文而定其度數其無廟者不過庶人祭於其殿而已自井賦采地之制不行雖貴為公卿不立廟以祀其祖父者固已多矣夫顧公亦循行古之道也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始祖之廟而三始祖謂別子之始受爵者此在三世之後其子孫追而本之者也今顧氏以御史始貴而公首追封然則始受爵未有踰乎公者也可得云先祠後祖而必遠求之高閣亞罔也哉禮曰支子不祭法當為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以從俾宗子主其事祝嘏之詞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此禮之嘗也開明先生有三子伯如芝仲如蘭而西嚟其季也西嚟為余言先生下帷講授則長君為之都講率諸弟以孝友有鄒魯之遺風自仲氏先亡流離世故渴而葬先生於祖墓仰見烽火燭天當懼祖宗之靈祀遂墜於地比家門通顯為其先人立廟而伯兄已不及待矣每春秋時享執篋釋騎鳴咽而將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所謂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又何疑焉先生於經史皆有論著其最嗜者蒙莊之學夫庚桑楚之居長壘山也其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聞而不釋然曰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鄉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耶然則先生將撤柩虛墟乎當世之事又安在乎廟食之尊而必為文以著之也余竊聞先生內行脩飭事兩尊人及其伯兄備極孝敬設義田以敦族死喪必收飢荒必恤又推其思以及里黨漢陽之人至今稱之彼其讀書行道厚自期待以有用於斯世既屢困鎖院感憤抑塞蒙莊之學殆有托而逃焉者爾夫士之蘊德抱義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然則西嚟處喪亂之後修篋裝我而隆孝享其神益於風教當何如耶余辱西嚟之知追考公行事為悉敢備著之於石而繫之以頌曰惟願之先出自吳系分族顯來赤烏練水靈異肇厥初中更播述譜牒亡百餘歲徙以川居蜀江皖雙連湘至李世載德生隨儒執履履滿羅生徒誼厥賢盾稱大夫種衣驪馬聲赫都攬譽蠶叢及魚鬼嶽嶽氣騰騰書技將兩浙民獲蘇湖源老常脚躡箕裘慶澤遺一莫覓嶽嶽牛氣騰騰書技將我享瀛瀛乎子孫宗老成來俱授孳莫罕翼翼趨裳衣弁烏陟陟微如鏡之

賦厥功矣揭既下土厥而堅水運而沃登焉馮焉藉版斯就公喜曰天所贊也躬親為極置高庫揣厚薄度遠邇計徒庸屬賦賦丈已定而後授之橋洪二戰督府曰此汝而不在此且致其罰先是漸據果撤趙公而堡鎮高命公以都督命事充江南總兵官等設水師一萬五千以屬之公仰思委任圖有以遂其前勞也在隄事不敢怠違日營月畫築城以固屏障設成以嚴歡迎列樹以表道途置亭以休遊旅凡可以左右于隄之功者次第修舉于是大陳兵卒五騎為伍方駕齊轡自郊及牧以達于新隄邑之者

盡蓋濡來游來觀三里一休五里一頓無斷絕絕坂之艱無漸裳濡軌之苦皆驚顧歡喜以為此造物者鞭山驅海以為之非版築之可及公頌思夫龍者實可慎勸神靈不可莫之報也命作特廟以時祀享而隄之事畢憤于成是役也起於十一年甲午之臘月迄于十四年丁酉之三月其長也以里而裁其廣也以尋而度高則視廣而加高蕩薪爇土石抹築削屨之工十而居八垣墉飯餐繕完修除之工十而居二若如公所料之

素今督府邸公廷佐自中事以觀厥成共茲澗澗乃分條其經始月日并諸人之與有勞者以告於朝 聖書下所司褒寵焉偉業史臣也家近東海於是隄實有嘉類故獨諸理卑及邑人之請為文以記實示遠竊嘗聞古之為將者防山實澤墮高理卑多有其人矣或決水以灌城淪于魚籠或驅人以填壑同沙蟲夫五行各有其官四漬積宜其氣若擊餅口而壅之俾坻伏沈滯鬱不宣則潰溢從此而生災節由是而作惟我梁公因土之宜順水之性從民之欲今隄成之後其壩耕為沃壤荷鋤如雲固不止荏苒屏跡而已以此視彼其為利害相去豈不遠哉自中原罹黃中之害汴渠湧騰生民昏墊 本朝治河之類比暨宣房政平人和能使

海若咸率其職東南點首實受其賜昔人見河洛而念禹功顧周道而思文德此孰非 國家之福遼天之靈而我公大有造于茲土不可忘也公諱化鳳字禮源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由順治三年進士歷今官偉業辱公之知敬備著其事而繫之頌曰

歎初吾人龍蛇為伍既定震澤至於淮浦楚師夾漢越再五湖李斯刻石揚僕虎符山越未賓江湖或擾溟渤無波樓船莫封在晉之季孫鷹乃擲涇清嚴蔡洲金成海矣一粟為挑劉沙蒲萬之區龜龜之家呼然深淵

鏢牙奮鬣我張其宜彼入其穴桓桓將軍鸚鵡置陣陷井奚逃夏草務盡秦隴叱石錢斧乎潮蛟龍畏鐵蟬成橋精衛空銜爰居大駭水由地中劍倚天外黃沙非智蹈冰亦危甯煩息壤豈假虛灰渴口隄高滄津流淺白馬波平如矢遺文女嬃安是用作歌黍禾谷口楊柳江沈臺駘障澤召伯樹球如坻如矢億載勿壞

湖州晚山九賢祠碑記并序

記曰凡釋莫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國故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稷周之有周公則自莫之無則合於鄰國此鄰國得祀其先賢所自始也月令以孟春禱祀山川及古之劑士有益於人者漢元始四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然則二千石之重凡有功德於民者可無祀哉湖州地稱西吳自周歷漢為侯國孫吳吳興郡中立為吳興郡郡置廢不一其改名湖州則隋仁壽二年始也當南渡六朝士大夫之過江者樂其山川吳興遂為大府王逸少養之謝文靖安皆起家郡守逸少運會稽內史文請至宰相柳文暢輝仕蕭梁加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為吳守終於其官唐

大歷十一年詔以顏真卿為刺史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以忠死杜樊川牧連為黃池陸三州刺史其授湖州在會昌中以司勳員外郎乞外補也宋孫莘老嘗從陳院出知廣德軍熙甯四十一月改湖州終御史中丞蘇子瞻試以翰林學士請外初判杭州改密又改徐元豐二年四月再移湖州到官未三月罷王龜齡十朋紹興廷對第一乾道中以侍御史改吏侍郎力辭請外任湖州先後凡歷四郡明陳筮堯幼學以萬歷三十二年守湖州已去復留居六載遷副史以去此九賢之載在典冊次第可攷者也晚山之有祠始於三賢三賢者有顏氏蘇氏王氏而他弗及晚山在襄陽羊叔子所遺愛今歸然於碧浪浮玉之間者此名顯山汝諸掌故避唐

廟諱而改湖人之思太守者不啻叔子通即其地置祠樹之碑以彷彿襄人之意祠歲久敝撓居人支金飯炊焉則以名賢之粗豆辱於屠沽庵漏者有之矣 本朝康熙中廣陵吳公諱綺字園次由工部郎守此郡見而歎曰祀以揭虔可若是其瀆耶亟命屬徒鳩工重作其事攷湖守之多賢闕而未備乃下教諭咨得王逸少而下賢守有六合前驅之蘇主定為九賢而書其官舍太守無位尊而有德斯土者乎曰此祠為賢守而作不得

歸於其列禮也於是士庶歡欣期應力築甍樹宇改簷易幃丹塗白盛

有翼有蔽未決旬而嗣戚妥神之房合食之凡因不謹潔都人士秋月之望來游來觀進而言曰我公刻暴去應遠續前入而庇吾民今又搜揚廢墮克有此舉吾儕小人何可不昭所報相與謀作官而肖公像焉既兩兩僂美走望交集而岷山於是乎益勝越明年三月偉業於太守宗親為睦用兄弟來繼舊好宴於茲山為賦甘棠園次再拜辭曰某不堪也誠得昇之一言願規耀昔賢之令德以無忘景行某也實與有寵輝余乃不揣固陋泚筆作頌爰紀潮人千百年之命祀其辭曰

右軍清鯁推遷仕進深源北伐憂時繼淨東土賑荒為民請命省賦輕租名高計聽龍矯鴻驚八法之聖垂之千年傾心萬乘進忤懷讓退諸支遁棲遲名山服食養生 謝傳沉敏雅量高風放情上整駸致三顧命受遺輔穆元功宣武窺鼎符泰運烽火濟蒼生鎮物雍容經遠無競善謙克終此邦去思西武是同情播之絲竹東山故封 柳氏將軍妙解談義文暢好學多才多藝新詩斐然馬射無對尺牘素工團扇尤最佳桐雅素白蘋高會感懷父曲清商別製若水洋洋彈琴而治載其清靜終古弗替 魯公正直書法堅凝浩溪劃石忠孝收京弟兄死國家廟丹青射堂有碣拜山有亭志和鈞罷鴻漸詩成清風百世編懷典刊白首抗節握爪如生神

仙髣髴重過山城 牧之少年才大卓犖記室風流司勳落拓職論罪言澤游魏博指置失宜姑息勢弱苟用吾謀足掃河朔晚乞江湖登高有作水嬉舊游政成民衆少陵稷契續彼家學 辛老素執左官再召廷誅故人守正不撓為郡作隄以抃水潦振廉勸分生民是造政劇才高賓朋燕笑收拾殘碑築亭墨妙故相山中迴車慰勞向爭國事此全友道 子瞻曠代致主時遭制策相才兄弟揮毫細歸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湖隄便漕草詔逐奸熒魅安逃簿書魚鳥謁仙道遙道場禪學碧浪詩豪嶺海崎嶇哀白歸朝 龜齡對策異董天入廷擊殿師面折辛術奏起老成法策用兵老猶加恩給扶誠拜舊學之臣 嗟我陳公在明中葉三版不沒詔下召老猶加恩給扶誠拜舊學之臣 嗟我陳公在明中葉三版不沒

夜無吠鹿袍鼓不發五祀於茲詠吟雅臺祀之太常配食往哲 我禾既打我蠶既絲率彼父老獻菲薦菜濟濟先正願疊在茲邦人君子是式是思石相為社季子置祠東吳舊史作為此詩擊鼓吹笙歌以奏之比德告

梅村家藏集 卷四十

虔庶無愧辭

修孫山人墓記

太白山人何以名曰太白泰之望山人秦人嘗隱焉故名也或曰山人不知何許人自謂孫姓名一元字太初莫能得其邑里或曰太初安化王之苗裔則又并其姓名而疑之昔者東漢之季宦豎擅朝扶風梁鴻伯鸞擊其妻子出關適吳會為人賃舂自給其卒也葬于吳妻子歸扶風閱千百年太初再以秦人人吳先後用隱遷終不歸葬然太初之出關踪跡遍衡湘秦岱間既而買田吳興棲遲不去為人捫頰鬻鬻攜鐵笛鶴奴以自隨費相國一見之南屏山寺為歛容歎服其詩與李獻吉何仲默鄭善夫齊名李未相見而特厚善夫晚遇與高士長與吳君瑛紹興守安仁劉公麟按察使建業龍公寬御史吳興陸公崑為君溪五隱劉公後官可空贊誌君墓此豈鴻之變姓名雜備保所知僅一臯伯通耶鴻以五噫之歌見猜時主故深自晦匿太初顧得隱居放言無所忌迺東漢逸民傳至今讀之猶識伯鸞為扶風人而太初莫能詳其所自出彼其蟬蛻變化自全塵壤之表者記偶然已乎太初善飲好談論切名實辭則引人說時事搢腕慷慨友人方濠稱之曰太初非隱者知兵曉吏事使之用於世不減王景畧其推之不無太過夫謂太初有用世才則可謂太初非一意於隱此不足以知太初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之肥遯者先亂形之未成引領絕跡得以行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於淪胥求為達萌梅福難已

在明之中葉武宗戲淪馳驅舉天下事委之嬖倖近習之手而宗藩草澤之禍大作賴孝皇餘烈未泯國以不亡其大勢去東漢之季蓋無幾矣劉公龍公輩引身以退太初一布衣棄家狂走其中豈復有所戀哉後百餘年雲間白石山人者復出當海內無事積薪薪火中外莫安山人得於其間交王公營聲譽自比於陶弘景戴安道為通隱未幾林人再竊柄黨禍引高蹈龍不能潛鱗風不能散翼每罹於煇燄太息之患唯有讀太初之書上下其盛衰而有感於前賢之不可及為唏噓太已耳太初經婚宦自稱有羽化術既娶於湖之張氏無子年三十七以投病革屬劉公以誌銘而曰葬我必於道場山之麓會鄭善夫來唁偕若溪四隱者封哭而去今改卜窆於歸雲庵東則又學使者汪公相此土足安山人體魄且去舊

家不數武以無忘末命故與劉公謀而遷焉歸雲太初所掛瓢處善夫以是名其堂而墓屋陽地不存此若堂若斧者跋羊已收於其上矣康熙紀元之七載太守吳公諱綺字園次政事之暇憩於茲山慨然曰吾忝司牧而前賢之巨隴弗穢不治其謂之何乃命撥漬於成爰戒期出郊酌酒于兄弟也以為春日數省視而山人之太白亭遺漬於成爰戒期出郊酌酒于其墓墓遠長松數千株有殘碑三尺沒草中字剝蝕不可讀余與園次手捫摸得其中一二事敘致頗甚奇太初嘗大醉取幅巾掛樹抽碧玉導刻松身作嚴光徐穉陶潛數字已而就其根執繩捫黃昏乃起夫山中諸松其合圍者率數百年太初之刻字其存與不存不可知若墓門之樹幸未剪伐太初魂魄必游於此無疑也嗚呼太初死人皆以為仙去江山周光祿曰太初固不死試與公等發其冢必空棺吳與同隱者則以太初學道未必得沖舉其人與文自不凡今歸雲僧猶藏劉陸諸君手跡皆造惟平生宿草猶哭之語二者言不同其愛太初一也嗟乎以是可以觀太初矣園次曰是亭也都人士之出游者將以為休憩之所其為我祀太初并議此山之勝吾將鑿諸石余曰太初不名一德自同時之友且不能定其出處而余又烏乎言雖然以太初之為人又得諸君子代之謀永久乃沒未二百年非遇賢刺史如吳公者為之謀修復則此荒基榛梗野風衝人而走者發不辨其處然則作為文字用詔來者俾此亭長守而勿替庸可已乎吳公以詩文重天下其出守是邦修前人之名跡而光大之無廢弗舉乎夫利蓋乎斯民是亭之作過之者將有脫屣富貴擺落塵盆之想於以弘長風流訓世勵俗不為無助何可以不書吳公辭工部郎為吳興守江南之揚州人共事者有郡丞大興于公琨通守靜樂姚公時亮是日同游者御史欽縣方澹吳公凌清司理長洲既庭朱君實穎孝廉江南仲調白君夢舜崑山原一徐君乾學貴陽辰六越君闈而余則太倉吳偉業梅村也戊申三月廿六日記

雲起樓記

無錫吳侯為治之二年政成化浹始用事於惠泉之山亭導壅去埋城平發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改塗焉末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巖有翼既成侯親題其額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階郡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密有說於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為惠泉

而作也易曰井冽寒泉食詩曰脈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汎灑繼而澎湃其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愁抑塞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滴瀝然瀉瀉然鬱繞激洑而不能以遠出豈獨其性然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幽鬱天際而雲從之網羅乎無垠布濩乎無外其為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候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焉泉有流行坎止焉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濕茫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侯以人事節宣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信文章賓從之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烏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為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晝考夕省劬勞庶政於不遑乃得高明爽垲之地以遂其優游件與雖以吾徒之頓顛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美若似乎其不忍去而況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矣是可書也侯諱興祚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也康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終

梅村家藏卷第四十一

文集十九

神道碑銘一

福建道御史忠毅李公神道碑銘

天啟六年逆奄用事矯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烈皇帝即位大怒就戮首恤死難諸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三代如其官子祭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為弘光改元其子謀葬公借配錢淑人於赤岸里之諭堂而命俸業書其死道之碑蓋距公之沒二十有餘載矣公之沒也年僅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徒者如高邑趙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皆歷事先朝志存國本幸不即填溝壑得見少主老臣何惜餘年以從神祖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同事諸人於地下惟公獨以始立之年有為之才早負盛名未歷疆土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天下猶望以黨禁終開足竟大用而橫為奸臣賊子所考罪畢命宰戶暴屍道傍鼻鼻盡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之三日獄中裂裳噬血訣父手書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矣嗟乎當終軍買道之年而受陳蕃李固之禍百世而下讀公傳者未有不為之太息而流涕也方公入為御史哲皇帝冲年御服羣小欲矯弄威福日導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憂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大務而未以逸遊為戒固未嘗指斥某事也羣奄已大譁閩中日李御史何人教萬歲燈也不看福唐相讓之乃解公聞之益發紆於聖躬遂彖則請止丙寅熟審推仁則請除立柳萬燦之斃杖也則疏理其冤王永光魏廣徵之柄用也則疏料其惡而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劾逆璫二十四大罪公首疏繼之竟繇是得禍卒與忠烈先後死初楊忠烈入而璫擲地號哭避床夜走公以為此機不可失也故其疏日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今日破論之夜賢不去則皇上元不安蓋逆璫大罪疊結一朝發露地嫌怨集勢必自疑進將有參奏之萌退亦有覆宗之懼盡令羣臣固爭幸輔力持解其事權私家閣任俾當侍典兵之勢不成則司稜殛屍之誅可免官府上下無咎無備不亦可乎凡公所言期濟國事不徒借刑餘沽搏擊已也而羣小嫉璫此左班官合謀刺刃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程之誣劾公也以推薦高忠憲公同餘姚黃公白

梅村家藏 卷四十一

安等指為東林邪黨除名為民未一歲織監李賈疏緝訪逮問公入辭父母出見收者飲食言笑如平時里人巷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以千里其兄鴻臚公諱某者奔走塗炭規知義善同心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誠子訣絕後事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銀瑞繫頸從容索紙筆作季弟曠墓誌銘願請鴻臚公日兄驚事二親我有亡弟相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毒坐職誅比同事者已斃杖下惟黃公白安尙存遺骸前二日黃公在別室以筆題壁為公字日仲達我已先去公應日君遇我行亦至矣其處死生之際如此忠烈忠憲兩公通先後登堂官也朝廷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公力止之日公顧命荷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疏獨以其意微問公公力止之日公顧命大臣若一擊不中反為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先是公在邸中疏璫十大罪其黨為兄鴻臚公所奪至是趨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迺止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公之掌院事也廉御史崔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為奏崔聞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以擊璫而不知先疏其十六罪羣小之殺公也人知有曹欽程魏廣徵而不知有發蹤之崔呈秀也李氏家本河間之甯津始祖嘉那為元初行軍大帥諡桓烈以戰功顯子滂柯漕運萬戶世守鎮江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死張士誠難諱諫者則其五世孫也累傳而為贈太僕卿復庵公諱果實公祖封太僕卿見復公諱鵬沖實公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舉丙辰進士第五人其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官決疑獄除苛稅政治第一修紫陽隄復白鹿書院分較江西省關再聘廣東同考取士號得人所著詩文有招五草別巨草落落齋集者為元初生於萬曆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死於天啟丙寅閏六月初三日錢謙益人以弘光元年卒得年五十有五子一即遜之邑廩生補廩公德州誠子書所謂九歲孤也今龍讀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主事寶舟吳公之子齋之吳公諱鍾爵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臨難受托經紀終始公早貴摧折而寶舟棲遲晚達至崇禎甲戌始縣諸生舉進士嗚呼人世死生得喪之故豈可問哉子雖不獲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傳輒為隕涕迺詮次公生平以少俾國史之所未備為銘曰



我公之生夢日始升有龍無尾脫於淵... 電碎擊九門索俄天狼搏之虎黃短狐而冠上帝弄臣爰盜弓矢射我長... 吐火運焚鼠齋不周雖折泰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雲黑青畫行夔魘... 諸生人思寶武家諱李膺陳尼北寺暴骨西亭三年血碧萬古汗青伍員... 祠廟楊震子孫幽宮宰木隆福高墳凡百君子視我列文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 孫以保父王家冠冠禍股流倫胥莫救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 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賈公雅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愧也已... 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 心之舊身指狂寇家扞嚴疆其効節同濼雒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 在成仁既入水而不濡雖結纆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 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光琳繇淮... 右致書以公隱道之碑為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常大書其官博士詳諫... 其行雖陳鄭皆災毀雅交關而丹青奔鼎猶創出於獲梳劫火之中今已... 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葺弘之青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 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教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節文禮公之後河... 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以公貴祖妣王氏守節而文穆公之... 詔書兩旌其門孟叔人夢月入樓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曆... 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雅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再贈太傅諡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 事者四司為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 考功郎逆璫矯旨費用思陵更化起家尚質司勳改太常寺以少卿管四... 諱館尋陟為正陞南京戶部侍郎領糧儲起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 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者書他事多可紀而最著者有三日持... 大讓裕大命立大經光廟上賓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 城抗言梓宮在廣大寶未登不宜動輿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伏出中止再... 疏調護起居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遷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 也南司農既多道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寡鈞考不及

額者百二十萬有奇即舉郡邑負謀算之以當經費尙虧十有九萬京軍... 勾旬索餉爰在根本公適疏十期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 上可填補次與其屬請求區畫定期會之本公以趨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 有司累息奸吏欲手又以圍府乃國息之令為之禁放鑄道雜而專行法... 錢權其子母以贖用行之三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蔡定之... 於關西鄭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薦行... 居近先儒即鄭氏之禮堂寫會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 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頌諸學宮為采法芝生於庭十有八... 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 猷畧為學本原視夷險為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 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為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 宛雜家國粹有成算既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庫土惡災螟洩青窮民破... 負無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日天下... 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闕鄉里庸足多吝當專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 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廢... 上寇王之典榮點反覆公不動聲色微而默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 自寇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蹂宜陽躡永甯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雒陽... 震恐福嗣在城中積金錢採物累鉅萬謹錄犄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糗... 糗惡投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貴銀富而令吾輩枵腹死寇子公聞而憂... 之具以大計勸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西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兵... 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說云逐賊實迎... 之返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絕下關殺十數人賊再... 用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收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 兵視而嚙道上竊竊耳語且喜以城下賊疑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 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救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去矣計安出雖然... 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墜跌吾奉身以死之隨... 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棧賊乘... 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率衣袴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答所受內副... 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 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眾擁以下過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

其首願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誦於厥學國體賊謀見公於周公廟  
日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嘆曰吾天子大臣俱無  
兵以陳汝狗鼠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哉  
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西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母申脰就日容  
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親雜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荒枯之際  
桐平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奉按官省舊吏皆云鄭  
貴妃孫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數千綱收其  
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思陵封樞國誦推光廟天顯之愛不  
忍以憂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雜陽熟知王宮猶錢藏銀小發取  
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傷親親之恩避屏人極論開曉福王  
亦但領之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運河萬分何濟老臣不惜以身  
率眾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而穢勝厲鑄卒棄之竟徒悍卒之手  
此公聞言籍籍拊膺指而數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不云乎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為諸  
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景親王實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以史吳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  
梁將士力戰吳楚不致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謚曰孝今夫神祖之所以愛  
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為宗室倡  
首蓋當有聞而應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陽不安矣斯非諸侯  
之孝乎當自戒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雜陽之變蘇於不潰彼非能  
肉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  
夏因之士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  
周之板蕩威大道之銷沈公於是灑熱血以護孤城抱殘經而親三后講  
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為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  
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  
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着核衣履之微事為之制人或疑公宜闕達濟變  
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  
自奉子弟儂從遺悅放橫侵枉小民故藥特蠹賊數效姦軌相因而起公  
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掠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克州  
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遠妖之變賴以無恐厥歷銓曹

公廉不受私請釐正選簿年稍月及則忠介聯事郎署嘗盛稱之屬堂官  
件政府據故事以面折臺諫備侃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場清屯  
糧入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糧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  
為江防蓋公之為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鄉魯而聞於范  
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靈廉辨自許為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  
南侍郎陸辭上目而俸之既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執轍上  
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  
言者乃據他事中公既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  
山之陽者七年以逐世無聞為學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道  
不世之知願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陣之日其中有不合然者故沒  
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講實公公瑋  
淵謹厚未為通人所許然不失為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武  
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雜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仕宦  
參錯余未及見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芒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灑池初  
渡淮泗宴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舉外為襄陽上宿重兵為衛人皆服其  
先見又雜陽未破苦言以借箸編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雜人士避  
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矣今呂公之子兆瑛知解州  
而兆琳成進士於故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賈公  
之婿手自錄校刻之於淮上余既受而存亡大故後人知所致信非為公一  
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致信非為公一  
人已也公論坐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前其月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  
者余以公在祀典配曹宗家廟諸生雅吹擊登歌進酒是不可以無  
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濠裡將出兮壤壁至鑄我公其來兮章甫以從李李兮周廟  
鷓鴣毀室兮斧斯載道我公其死兮四圍是博埽埃風兮上征御瓶領兮  
王孫調我后兮天門執藕約兮微臣體慮如兮在旁撫愛子兮沾巾辭九  
關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骨藉藉兮無人辭官嶺兮叢棘噫嘻曾與問其  
不見兮蹇吾法夫仲蘇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厲揚之苗  
裔兮功不遂乎營三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甘芝蘭之萎絕兮  
惡化此蕭艾也香靈泉之涓潔兮難拋石其何悔也重曰鼓城填兮血輪

因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載及兮碑出雲縵余馬兮河之許醉椒漿兮  
進蘭脯刺真珉兮晉終古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  
於其位為之震悼而贈諡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勲德於墓道之  
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承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  
偉業為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草莽固慙襄王章  
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即其家伐石樹表而  
碑首末有刻文匪惟抑沒先人將以阻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  
偉業既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諡文通王公諱永吉字修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  
自毘陵曾大父諱木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其皆贈夫仁  
公生而瓔異長身修髯具文武材畧由進士起家再為縣令於大田於仁  
和一為推官於饒州威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有威名遂推以巡  
撫山東未一歲改前門總督其時沈寇已隲突河華滔天阻兵羣孽窮行  
所在蟻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賑於倉卒之時投袂在敗亡之日猶  
能輯甯東夏擁護巖關障邊奔衝斗呼堵柱旣而有謀不用勢莫莫支變  
服閑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輿運故不得備書其初入 本朝  
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諸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  
論晉工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肯  
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慷慨切至報可施行尋擢  
兵部尚書兼饒真定即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 召入為秘書院  
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定兵制備倭克舉其職  
且念士寇用反律而闕左剗刻不得與同科即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  
當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冤濫真定為州縣三十有二凶災  
延蔓數百餘里公以 上賑卹恩甚厚不得可度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遇  
人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輿發成於手中不得調委之實以大有  
其問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為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  
用公也公居平搢擊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  
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河晚卒以何不前對曰為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  
船也具得其稽察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  
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懸兩巨燭手漢書一册風雪繞其  
鬚鬢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黃券臣也明年 召入為國史院大學  
士管吏部尚書事 上時銜南苑手版所服冠以賜面命之公頓首出生  
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第第者幾何人曰千人矣掾中之以年  
勞在冊者幾何人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為注補日員缺之汰也資歷之有  
不相當也即如是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問其設法為疏通日參罰之  
多也開復之不易也即如是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安  
用我士爵者為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為二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  
而始成奏既上見者咸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強于吏職能斷大事慮之不  
疑以吏部用人為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同軌外以厭伏羣情綱  
紀畢張苞且抑絕即下至流品勾稽年贏月縮銓除移駁甲是乙非他人  
視之叢簪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倦而公亦自此漸以  
丐矣公病而 尙方賜藥物趣 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子科塲事  
責授太常少卿未幾即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需用之而公竟病不起嗚  
呼斯可謂出身為物以死勤事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故其或有不量公  
者曰古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為不用也何以不能挽橫流救  
未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遽起如龍山滄浪湖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  
一節挑三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異矣京師倚邊  
腹建牙為犄角舊制額兵十萬有無向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  
重廷議遂裁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劄督一官以  
任公予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駭髮渡河  
百萬方張之流寇撻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尙謂公力獨能辦之然  
乎公平之數甯前併山海以為楮楮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  
杖公爭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夫公之卑遠十日蓋發  
關甯勁旅頗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已無所及若夫公之卑遠也柄臣  
不過資其空名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推准不可蹈海何之走卓躬於風  
風鶴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束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公  
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觀危即變轉敗為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旅登

朝非勳非舊遷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非盡瘁竭誠何以報恩  
寒責又自悼推遷與毀趾以其餘生俸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之力  
以救濟元元是以出入數年焦形極飲此固公之自待如此其用心良

已吾矣才大則磨斷自多名高而低俯亦甚公於是乎術輔其資道全其  
用有寬厚愛人之德而讓獄不厭其深詳有變通宜民之力而守官必主

於繩墨其意在別嫌疑植隱伏絕竇客棄親知愛一切以自立於無過然  
後可以保持善類調護羣賢方圖並畫之才退膏火自煎之勢靡事不

為繼之以死難 當二以取職驥者利其銜策擇梁者善其斧斤顛倒  
謂信妙於獨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 手詔為之驚嗟而拊髀加

之痛惜也偉業辱與公游每見其酒酣脫帽顧盼風生故開譚笑而語不  
及私備易威儀而望之增悚輒驚以為莫能測識及往問公疾公自言昔

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死者數矣 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恐無緣  
酬答不覺涕泗橫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

朝廷所以保全先臣蹈戴無極而後人之過此者得此碑於苦役石勒  
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政於紀載必有為之彷彿而慷慨者斯於

公亦可無負也已公生卒皆以己亥葬于其鄉之詩踏山而鄭趙兩夫人  
以 詔附子七人孫六人餘在誌傳中公嘗封股肉以療親居喪稱死孝

而高郵大不釋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不紀嗚呼觀公於此二者則其  
為 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何也為之銘曰

於赫三事徽音不顯允文允武王臣寒寒遠告圻父曰子腹心乃陟上宰  
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千里駕我日車掉軼不已維玉及瑤垂帶以朝

耀首有飾翠帽豐貂雲臺是圖哀公見貌于思于思遇天一笑亥有二首  
辰在降衷害于股肱箕尾以游遊命舊勞大書係列史臣作歌爰紀哀載

淮水方梓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下茲墨食公其來思穹碑載載  
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一終

#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二

# 文集二十

## 神道碑銘二 墓誌銘一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甯王誦張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風夜左右執事有恪 上

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禮道於長安門外都人以爲榮又

六年公以病卒於永甯之故第其子克州太守瑋吏科都給事中璿位而

言曰雅我 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樞不敢遽以骸骨爲請有年至致事

者輒留宿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 子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

之紀也又三年克州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誌之碑謹按張氏

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甯仲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緣其子

中丞公貴得封中丞公諱論仕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生公

公舉萬曆壬戌進士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勅兵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

安伯張慶臻斯改教書及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杰失事狀所言皆施

行當時推其謹直陞兵科都給事在明季啟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

反連結水西中丞初按蜀繼受任演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

地二千里五峯山桃紅壩之捷賊其渠魁功俸蕩定論功爲西南第一方

中丞歸自按蜀以清烟居里預知兵名文書參密畫旬日不重洗沐其劾

進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旬日不重洗沐其劾

張慶臻也上怒慶臻劾舊掌京營行金主書畫易詔草文筆召對事連長

山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得考實公雖糾擿慶

臻無所避終不欲傳上怒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對正而公微

爲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詳駁上以爲能眷遇

寢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得居諫職請誌歸思者據其里居事妻語聞左

官薄誦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首陷澠池盧氏次及

永甯永山城不脩礮盜亦動邑無兵令民皆掘心中丞則巴渝之舊部過

宛雒之嚴衝誓衆登陣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駭求之患城全身寧

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可副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

駁駁且復備用既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扞河里戮力

兵間致於僱仆惟主上念葛亮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

君世傳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嫌其稱譽過實下所可按覈竟坐免官或以爲用事者因徵文修書鄒非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嘗追訟公曰永甯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錮之熊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平閩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甯而羅陽遂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城三鄉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阨隘可以擋其吭而弗出且曰臣爲親受讎不獲復奉關廷敢因耳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項薄塗終無所出上亦避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二嶠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警牙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卽所以守雒守雒卽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爲梁山民憤欺人無圖志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垣井賊觸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縷先上方及暮始搏刃者至將加害嫗給言吾子也遂脫服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僮擊火井旁號公出之歸於溪源寨五日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免公

有井異記者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間行歸營中丞窳窳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盡伏林莽夜穿窳穴莽舉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公建議秦兵難奉詔來救賊銳甚未可爭鋒可駐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人及孫傳庭敗於柿園歸秦掃衆復出關自請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雒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迺吾謀適非用而明亦已亡矣兩河並覆郡邑受僞者誅鋤大姓搜半金帛公子弟被執彭考備宗族之弗全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敘公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白版假守年勞治行樣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據典章覈流品浮僞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得士有至公輔者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爲正陟侍郎於工部爲左於刑部兵部爲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禮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獄亭疑奏讞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令不爲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株送之條盛夏請解出繫囚桀黠民妄指莊田詭勢自匿者必正其欺謾至

今奉爲祭令馮公爲人曉習文法在事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可否公控驛出涕曰某遭本鄉傾覆生類盡殫提攜歸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自効裨益萬分何以見陳許汝穎之士乎其居心盡節如此中丞有別墅在全門山所產質管篠簞皆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購廬舍次第整比於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暇則借銷少參諸公爲阡陌之游作五老圖自爲文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子中外並歷顯仕垂組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人愜然太息曰吾出督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戾撐距當此時未識歸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鳴來道上先人之匹雛我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思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世延夫婦死於兵公撫其二孤瑛瑛有恩紀廉夫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爲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發公字慎之別字玉潤有文集二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附子三人長瑛次瑄也季取孀女三人孫男一挺之孫文一餘詳在墓誌偉業閭活千人者必有封中丞之討蘭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侈首功不附官寺以趣賞率舉人樊部可據者撫之巴重賈女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末之有張益州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琛獨完受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讞准安君於浙也因吾友張黃門教庵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史垣君距今十有餘年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世行應言之庶足攷信茲以揭德樹旂爲屬客敢用不文辭謹綴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金門之竹有環上梢白雲下拂青鸞于焉宴衍于焉考槃河水漣漣吐亂之始生載樂其侮 曠曠黃髮有勞賞多覆曰僇惡讓口則那心之憂矣涕泣滂沱人亦有言我罪伊何 洛之竭矣乃穿我墻井之冽矣乃逃我躬誰其携之我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 亂其有定天降厥祐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者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履恐後 乃亞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編綺于純黃金百冶公拜稽首歸承之野 飲此旨酒瞻望北卮哀我人斯何辜流亡愁余一老歸焉永感蒼蒼者天矢諸弗忘 伐彼質當爰作筓嘒嘒管聲焉我蘋藻凡爾

子孫不遐有詔神之聽之工祝致告 維厥祖是承維先公是行爾眾及  
蕭刺茲令名如當與少不羣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十八世爲明少保南  
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諡端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  
楷生湯溪令諱延獻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字幼儀用子貴初封  
編修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元配華芬人生三子吾友補念舉乙未  
禮闈第一隨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之冢詞也 國家天造之初遭風  
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東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哀然爲舉首  
然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前南宮薦也族子對巖太  
史名在其親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曰此兩人皆有親是時 天子幸南苑  
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何人補念進見 便殿 賜  
衣侍宴 上慰勞之者尤遲府君從其家貽書教誡補念出以示其同官  
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 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  
乃遷爲監司爲臬長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闕中兩地士民聞其  
精言退而攻其長之行事皆謂曰信府君沒比所以昭德悼閭者有狀有  
誄有幽堂之銘補念借其弟屬偉業書其墓碑余既辭不獲命則請書其  
孝友敦睦者曰君少孤說髦就位辟踊如成人母病額天滅已算以代母  
表在煢火作搏類號呼融風爲之反伯兄有倍年之長且哺間起居細大  
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諍訟則相救蘇役則相助誅求則勉勉中分之  
疾病手自扶持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毀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子旁及  
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而正收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  
貧者取給弔弱者取力焉怨者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平生之同學故  
人德施罔弗報也患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籍宅邑者通賦株累不忍必  
白以移之禍也書其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洗食二簋而祭視宴享必潔必  
豐飭儉從絕于調而公正是非不阿不撓稱心直言忘形徒步無崖岸無  
齟齬無鉤距無町畦早罷其公車義好爲小詞問出於博奕漫戲晚年善  
病鼻小與以筋勞引滿以當醉油油然落落然也最君生平其闔門投  
轄留膏泥飲似陳孟公老疾俱至與懷名山似宗少文預終制營生曠歌  
呼其芳飾巾待盡似趙郊卿司空表聖雖然府君之可書者盡於此乎余

梅村家藏樓 卷四十二

於秦氏同官也得備微所聞可書其細不書其大耶補念之在侍從也君  
以一儒者扼腕時事見奏對務依於深刻歎曰堯舜在上奈何稱說申韓  
補念之位執憲也前後多所平反用仁愛寬恕以爲治有勸之立威嚴者  
君慨然曰吾父令湯溪清前宰帑金之獄全活者眾家門金報未必不錄  
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諫殺立威名乎湯陽將以事方即訊聞君至操百籤  
逆諸塗君正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曲則安可以私故釐大法若此  
者君之居心持已補念之泄政服官徵諸家乘有裨國故所以教忠而養  
志者得於是乎在何可弗書書其卒生癸卯癸戌申僅過乎中壽也書其  
葬去赴吉之六閱月其地侍郎濤也以華芬人殺恭人蚤亡由安人以再  
受贈命也實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其子長江西按察使鈺  
卽補念也寅仲也錄季也皆諸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  
故碑可得而畧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曰揚  
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往者翰林官俸人不足資所給輒  
寬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令甲獨否故有擢上第備近臣爲親者姪  
供億之闕憂其子爲子者爲門戶之艱念其親以地之遠而賦之急惟江  
南爲特甚古制寬大臣有請外宋之館閣雖直學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  
父母 世祖之內外並任者實做舊典責吏治兼體臣子以優其私竊聞  
補念之迎養也將軍都亭扶攜垂白長老聚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爲  
檄焉太息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如秦君者乎故今日刻君之碑  
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 君思噫嘻此亦麗經意也爲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詞好是正直坎壞於時桓桓端敏大顯不續者定四方  
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勳左社右壺笑傲白雲  
守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講信恪睦  
帝曰鑒哉錫以圭璧萬之明堂籍用瑤席乃登法從乃作牧  
伯祿業鼎鍾佶假洗滌趨庭義訓曰國報國之子執事人所重惟兵與刑尙書秉  
鉞捷伐懲則好生不殺若有令聞今日君之執事以正仁恕廉平全彼民  
命弗替引之長保餘慶有嘖者山有檻者泉春申谿潤泰伯土田新阡襲  
吉卜云萬年爰作斯廟升歌鼓瑟我我羊薦饗來格茲彼銘詩刻之樂  
石貽爾子孫昭示無極

金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偉業奉先大夫之喪在殯真定少宰梁公諱清遠排續其真人僉憲西韓先生行事來告曰月日公薨月日公葬納窆之石未有刻文以累于偉業爲之嗷然號曰西韓吾友也聞朋友之喪禮宜爲位哭今悼悼其經之中弗獲以其服哭之又大功廢誦矧可銜哀執筆預知文字之役乎敢稽顙辭踰月方伯修公再以少宰之意來速銘則又祭獻流涕曰孤子交於梁氏父子者二十年先大夫所具聞也梁氏方貴盛知交故吏滿天下少宰不以假名公卿手顧重研三十里固以屬余其謂篤老故人知公之生平爲悉也敢終用服爲解乎乃反拭面剛取其辭而銘焉按狀公諱維樞字慎可別號西韓生真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真敏公始大真敏第四子封中書濬明公諱志以元配吳夫人生公公生而環異貞敏奇愛之既長負志節讀書不屑俗儒章句濬明公俾就家塾塾師避席謝非所能誨且日是其文殊類夢白夢白者高邑趙忠毅公隆萬中所推真定兩太宰也時以小選家居講道指拔生徒公執經往侍遂爲入室弟子每著書必命校警丹黃接席得所詠韓河諸什撫卷歎曰風雅不墜復見之粟生矣其愛重如此學成至京師及應城楊忠烈之門楊一見嗟異曰高邑誠知人乙卯京闈既餽輒誦自如罕接賀者趙公聞而嘉之曰此吾所以取慎可也天啟初趙公枋公用以貞敏喪終之典未備上書闕下因趙公以循實實容表章先烈討求國是啓給下而公之聲名爛焉逆奄起詔獄目趙楊爲黨魁首被禍趙白首會逮公領身瞻護唯謹趙公得減死出語人曰若慎可者斯可謂之義故矣楊銀鑄致道出恒州公策蹇往廷大言檻車之旁曰公此行足以垂名竹帛死者公之本志豈足畏哉楊舉手曰知子此來不徒師資之情昔人有言九死不悔此吾心也於時遲卒孺立人皆以耳目非是盡不爲門戶計公不願累下春官第臺使者疏其才京朝官以認書保舉久之用吏部銓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公大臣子孫生長畿輔朝章國故耳濡目染機密之地演繪畫教習倚辦於公上命草詔諭旨師滿下二十刻中使關殿門以待傳呼迫趨援毫立就宮省爲之嗟伏應詔陳便宜多所指切進殿長城守二書願領諸選人爲學令章下所司踰年晉尚寶司丞副掌典籍事先是典籍一官非後祖宗舊制官資由他塗雜進入者子弟枝附盤互於其中當國者與外廷忤疑爲煽動坐以漏泄省中語言之上杖殺之而改用公等一二正流擢自乙科特

重其選公屏交游馳名勢雖爲當途引用公務外弗肯與通同事者班在公右沾沾喜自詡相君之私人交關請謁向時得罪者親窺側目思報蜚語上聞中外皆知公薰蕕不相親染而論者以官聯接跡調諒及之詎既白猶用其文罷公士論佛鬱未決月起家提任工部主事從尚書吳橋范文貞公請也范公憂神京孤注增樓櫓宅戎器公襄其勞無何廟社論晉嬰城被執誓以必死 皇清定鼎即舊官錄用奉濬明公喪歸而孝養吳夫人者八年用疏薦復出補營務都管理三山掌灰物之徵令以共邪用匠人之取屬取治氏之給薪蒸轉移執事之車牛儼費公壹其數量課以員程丞徒稱平乾清宮告成得文綺名馬之賜陞山東按察司會事整飭武德兵備武德多鳴弊暴客豪大姓爲之窟穴莫能治公簡練營兵署其號雄爲右職實以討捕收府姦者置之之法稍巨猾送都中戮之境內以清視事一年絕苞苴恤徭役督河漕之卒而牽輓時申通逃之條而株送免惠政流聞會入賀遂乞養後五年而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學者私謚爲文孝先生稱本志序篤行也公於書酷嗜歐陽率更得其楷法 世祖皇帝知其能命書數紙以進 天語褒嘉傳爲盛事所著玉劍尊聞及性諸日牋內閣小識羣玉直譽等集數百卷公之在典籍嘗請下獻書之令以備典章缺失事不克就至今金銷石泐之餘考鈎竄之始終辨政本之功罪非公紀錄孰可援據哉公生於丁亥八月之二十九日卒於壬寅年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繼王氏再繼杜氏少宰貴於典得加恩二母元配王贈恭人而杜贈封亦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次清泰諸生次清傳武進士候補鑾儀衛次清尙清芳清烈與兄清泰皆早卒孫男七人允模曾監允桓允梅皆諸生允榛允梧皆清遠出允杰諸生允樞皆清傳出孫女五人曾孫男五人願光朝光憲光藍光話光皆允樞出曾孫女三人少宰以某月日葬公於真定某鄉之某原禮也余與公定交於先朝比去京師十五年宿幕已盡唯公迎當是時公之諸子鳴騎來道人或寇拜而公善飲噉據鞍躍馬能動於余言年少時射麋擊兔於茂山之下韓河之濱極望平蕪登高長嘯慕袁竦鄭莊之爲人又先業在雕橋莊有古柏四十圍趨忠毅嘗過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晚每摩挲其下彷彿歎息不能去余因察公志氣魁岸沉寢類古勞人節士之風年雖遲暮宿心未摧每思

出其所長自効於當世非苟以家門貴盛驕傲自全者也彼愛公者烏足以知公心哉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倍於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棲遲閭里苟視先人之飯舍者夫猶公賜也嗚呼其可無銘銘曰

漢有平原屬忤宦豎急難相勉不憂不懼偉哉裴生爲前孝廉徒步往送輪施之間偏偏柔公婉美前烈執義名賢古人之節嬰也存趙融乎諒楊同垂信史北州之長伯鸞五噫叔敬七序作爲文章掌帝之制益耳有後柯西以封一門萬石四世五公烈士暮年壯心伏撫毋以老耄敢自暇佚恒山奕奕淳沱洋洋敦邱宰木赤壤黃腸我銘幽宮以報死友陵遷谷移斯言不朽

左諭德濟甯楊公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濟甯楊公以避地卒於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之方坐村其孤通磨奉其喪歸葬以狀來言曰先君之歿也遺命就葬江南而請子一言以銘其藏今諸孤奉母北還將卜諸先大叅之兆而不得子一言是再違先君意也余受而哭之日余何忍銘吾友哉按狀公諱士聰字朝徹別號鳧岫中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院檢討甲戌奉命冊封趙王王以疾請無拜公正色裁之卒如禮丁丑會試同考得春秋士二十三人明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充校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思失官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尚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卿史巫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巫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巫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思前已他事論死乃思公言爲可用壬午召見擢右春坊中允副考北闈得士百七十有一人癸未題補日講陸左諭德管詒較修大明會典甲申得旨宣慰襄藩實手敕諭左鎮入援會通州相出治軍請以公收山東義勇未及行冠昭京師公投愛女於井赴孔夫人與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孔懸絕繩二妾與女死焉得聞棄家南奔督軍輔請爲監軍護諸鎮帥不果過江遊兵武塘旣而轉徙於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不得志以死初余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機部山右王二彌公與余四人者立朝相終始機部景仇僅余與二彌好持論公謹實疑重多大節其以職事糾黃應思也應思者小人歷事久闊通

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爲同官而中書特從史卽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備用相以外臣入廢掌故而應恩按中官重示籠絡又助爲調旨以此得相張心益驕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移書備用責數之而倉人盡目懼公矣田唯嘉者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爲師生而史巫特虎而驚父喪家居頓指諸大吏爲威福天下莫敢言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職費章十數上當是時先皇帝欲公盡言故下嚴旨屢詰辨有一語參驗失實且收坐而公所彈奏又皆關部大臣方任用領事其黨以聲勢權利相倚行金錢數十萬金吾大皆爲耳目日夜思有以中公而公以一書生無恃寡助結怨要近危禍難測朝士自一人外莫敢過其門大會廷中無有立而與之者迨益慷慨發舒盡列其詆欺狀以進終使邪黨莫得楮楮顛倒錯愕舌者喪氣自實而後止此固公質直忠孝上感主知而先皇帝之明不可及也已公之奔走漂泊憤懣發病病革而大呼先帝召對者三凡以感舊恩而必報之死也嗟乎當先帝親儒重學而同官三四人奉詔輔導太子其遭遇之隆可不謂盛歟遠乎天地裂交游盡一彌前以亡亡機部嬰城不屈而死唯公與余得相見於流離之中而復歿於窮村衰窶未還妻子不立屈指二十四人零落亦無幾矣嗚呼可不歎哉公始祖諱林元季自北地遷濟生惠惠生景高景高生鸞鸞生贈中大夫震震生贈中大夫思仁皆以大叅崑源公洵貴贈如其官崑源公卽公父也崑源公初娶周淑人蚤卒繼娶聶淑人公公以甲子舉於鄉丁卯而大叅公歿聶淑人亦亡不及見公成進士公每言及未嘗不涕泣也公初娶贈孺人黃氏繼娶封孺人孔氏實聖裔妾陽氏宛平人祝氏江都人以殉難故其葬也必以附禮也男五人長通磨諸生黃出次通俊通俱諸生次通復孔出次通徑妾姪氏出女一孫一瑣通磨出孫女四人公詩文雅練章奏尤著嚴所著靜遠堂彙五堂著記戊寅紀事甲申核眞畧凡數千卷生於丁酉七月十四日卒於戊子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六其二卒也通徑甫二歲公命育之江南且指以托通磨曰青山埋骨何必故土待此子成立以守吾墓今盡室北歸通磨必能奉經氏母撫幼弟以無忘父命嗚呼公雖卽安先隴而臨歿遺言請以刻諸墓石以明公避地之志也爲之銘曰



而必死也臣子之心豈其道之將行而命之不辰唯夫不有其家不有其身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三

文集二十一

墓誌銘一

鴻臚寺序班封兵部武庫司主事丹陽荆公墓誌銘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二終

丹陽之北七十里為黃塘村有荆氏祠堂子孫累十人喪葬祭享必合其族於祠下有以鴻臚寺序班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主事蔣金壇之麥德街者為立祠公族人所推為祠正者也公諱文瑞字肅之立初其別號幸之設得年八十有五其以兵部主事封公者曰吾友實君諱廷實崇禎癸未進士其先漢荆王賈也以國為姓元末祥十公徙居珥塘村始為丹陽人累傳而水南居士諱輅以次子考功郎光裕貴封如其官丹陽之荆始大福建漳州府幕省吾公諱光祚水南長子於考功為兄則公父也公經諸生人大學授官鴻臚職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資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蚤亡子幼公成就之訖於舉進士而實君先是辛酉捷省闈以經義知名當是時金沙婁東負天下望實君最蚤達為共起者所推重海內之士羸糧徒步以趨金沙門巷常滿其為實君所容接者見公無不拜公顧勿色喜曰吾家自水南公以來皆用退素為業爾以經生驟致虛譽若此可不戒哉已而實君棲遲累上顯視同輩及後舉者皆食祿得顯官親老矣公適慰之曰若以名德重天下於我足矣豈藉一第娛老人耶其推趣如此公為人彊力任事臨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鰥窮餓者傾囊豪毀質刑無幾德色其為祠正也每春秋時享庖俎豆省牲宰具薪蒸厭滌濯率羣從子姓執饗裸獻不以年至為讓不以寒暑為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願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微其善否召不卒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擗罰雖甚頭梗若撻於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恐使我公知也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公以己丑三月十八日卒即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借王宜人合葬宜人王恭簡公之孫涉縣令榮菴公之女有家教年七十有五戊寅七月之三日卒生四子長廷獻仲廷聘兵部主事實君為叔子而廷璧其季也女一諸孫十人丙戌舉人名子周者廷璧出於是實君以其狀來乞銘要東吳偉業曰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自大夫不立家廟世族弗設

宗老而長幼無所習賢不肖無所勸兵興以來諸賊散失數傳之後將視其祖父不知誰何之人此可爲歎息者也余與實君交二十年其間友朋推殆殆盡或親從湖落或家門陷破獨於荆氏名高而德建其嗣仕晚而祿逮其親處於邑危民亂搶攘懷難之中而能使門戶宴然名位遍顯守先人之祠以教養子孫其祖宗之積厚使然歟抑宗法之善足以致之歟君子謂立初公之處己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寬其事先也敬而有禮是無不可無銘爲之辭曰

公生己丑世宗代日月七紀天地壤先朝逸老古遺愛宜人辰當甲子再又十有五祿不待四子十孫福大來 叶 倭倬修傳建遠邁夔及周後未艾龜食其吉筮無害後五十年銘石在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病且革執余手流涕曰吾死不可不速葬吾墓有廢室將於此終焉所以窆之易也言已嘎咽哭哭已復誦誦如前余爲失聲長慟其明日公果與疾載輿而行越十有一日卒先是公葬其原配張宜人遂自草生墳誌畧於是其子德社孫紹賢以庚寅六月十五日葬公八里橋之新阡迺即公誌畧來乞銘余泣曰公未死而欲見余文既病而托余以死也其何忍辭爲序而銘焉序曰江氏家世無爲軍始沔聚從高皇帝起兵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襲浙江衛所百戶聚子亮陞千戶改太倉衛進指揮金事亮生懷遠將軍宣生指揮同知英英生二子長都襲世爵次山則公王大父也山生復亭公天然始用文學顯復亭子五人長御史亨泉公有源而見泉公有功爲第三子見泉子亦五人仲即公也見泉以孝廉通判寶慶府陞雲南彌勒州知州謝病歸公始以乙卯舉春秋第五人壬戌成進士選授刑部主事監員外改調兵部車駕司進郎中以仲瑄創奪先皇帝即位起原官擢贛州副使丁外艱服除補廣東嶺南道加參政再遷江西按察司使因署驛傳事以徵文被譴歸公之族出及閩官次第得於自敘者如此公成進士叔弟翁昌世甲子舉於鄉見泉公南也十公兄弟五人日擊鮮奏酒諸孫承襲鞠脆上壽里人榮之其任嶺南也辦糶調選亦得廣州一官公兄弟孫老矣相愛也仕宦得相依里人又以爲榮此公之孝弟也其仲瑄創奪也族弟雍世者游長安里人某某作歌詩刺瑄事發斬雍世獨亡命得脫邇者大索踪跡且及公肅不測公正

色無恐卒以免先皇帝初詔用推折諸臣起家輒致津要公僅循舊轍需次一載乃得備兵肅州肅州爲百涼絕域人馬踰隨者道上絕水草且十日公以清即召用棄鄉萬里外於人情不能無少望公處之莫如在嶺南日沿海買船關入貨物爲奸利長吏坐而操其息以爲常公所轄非汎口以颯作漂大艦數百稅之可得十餘萬緒公禁止勿上岸日庸知非洋冠耶此公之居身服官也公與給諫刺廉許公爲同年相得歡甚里中人所謂江許者也從江右歸給諫已前歿矣余兄魯阿初爲孝廉公常奉詔以三品官得舉所知隸其名入薦後魯阿成進士稱廉能世以公爲知人始余年及魯阿讀書公家塾謙公公卽是年領鄉薦後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及魯阿游當是時同里中如余兄弟最稱楚落落矣公於好播博諸戲未嘗少降意此公之居鄉與交友也公五十五外便居房室間好讀書戲里居十餘年起第舍斥園圍窮日井夜唯恐弗及每一屋成張樂置酒無何窗櫺欄檉移就別業浸尋撤瓦椽從之矣公於子弟不欲有所付託臺中裝多爲僮奴竊去晚歲常苦貧願搜牢廢篋經營如故人或勸止之笑勿應夫人生謀百年充羨常爲算久遠避凶忌公自以且暮入地手自料簡下里諸物可謂達生知命矣生平嗜好聊用遣放嗟乎其有不自得於中者耶公諱用世字仲行別號鼎囊生於萬曆癸酉九月二十六日卒於順治庚寅六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八原配張宜人生於萬曆丙子二月二十日卒於崇禎乙亥四月三十日年六十子二長德禎蚤歿次德社國子生孫男四紹賢府庠生德禎出紹紹紹當紹顯俱德社出初公以己丑八月先葬張宜人側室李氏嗣焉及公之葬也去歿之日僅及旬耳公羊傳曰不及時而日渴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公其當時者歟不及時者歟余見六七年末士大夫不告喪不會葬兵革殺禮危不得葬者有之矣其子孫或以此請具表三年矣葬矣乎未可知也夫過時而不日則固已葬矣春秋猶謂之不能葬況過時而不葬者耶公之預作終制氣絕便歛飲訖便葬子孫遵而行之哭泣盡哀送車數十乘渴葬而得其正可不謂之禮歟吾故謹而目之也銘曰吁嗟江公居此室筮言協謀龜食壘後五十年視銘石

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端陽孫公暨鄉人合葬墓誌銘

余所知先達如昆陵尚書孫文介公以理學為名臣偉業初以後進禮請見會公病薨不果恨當吾世失之庶幾得公之子弟及門與聞公之道者傳其緒言餘論則猶之乎見公也乃今操筆而銘我端陽先生端陽文介弟之子今檢討衣月館丈之父也孫氏家世臨濠明初有都督同知繼達者以賜第常州遂為其郡人稱始祖五傳而為山西行太僕卿鑾與從叔益同舉正德辛巳進士太僕生洲洲生臬再世贈禮部尚書臬生文介諱慎行為乙未進士第三人以禮尚書事光熹兩朝爭李可灼紅丸案引春秋獄獄罹瑞禍幾不免端皇帝召至京將用以相遇疾薨其事具國史有第曰北愚公諱慎思由明經授帝令生子三端淵寬公先生從藍山受經教授里中與鄉孺著孝廉為執友李廉之子憲副淵寬公少從藍山受經既貴而兩家通婚孺當萬曆之季昆陵世家推孫氏鄒氏憲副用文章政術顯而端陽實為之壻以此游叔父外父間修學行號知名孫氏自太僕以清白起家子孫產復中落文介篤友愛其刻廉類貧諸生端陽雖宦家子鄒孺人于歸乃至不能謀一椽就文介別業以居攻苦食淡恥以干謁進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家貧乏絕間出未歸鄒孺人不肯從親戚假貸炊煙中斷者久之先生還喜而歌曰真吾婦也文介家居講學先生蚤有聞於止躬慎獨之訓其所辨曰義利所重曰盡倫文介以盡倫為止至善嘗著困思抄一書其首章曰王文以仁孝敬慈信為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倫盡則道盡斯以謂之實學先生服膺弗敢忘晚年郡太守會諸生論經義於傳是書院先生批而言曰學以明倫為本不則從事口耳與高談性命非俗學即偽學也坐者皆為聳聽嗚呼文介之爭紅丸也深有感於兩宮慈孝無聞而在朝窺窺枯分水火以致不能調護起居可謂不敬故援經義以垂戒人臣其說本乎正心誠意要諸盡倫而止豈有一毫是非輕重於其間哉先生於三十年之後重為舉揚大指良以見先臣居官立朝為君父持論者在此其平日修身力行為子弟誦說者亦在此然後文介一念篤誠不與黨論異同者始明白於天下後之讀三案者知國是以不知有家學非先生之言莫得而徵也司弗識歟先生少失父事將孺人以孝聞自傷孤露非科第不足娛侍寡母乃益鏃礪於所業五子俾各通一經議論逾夜分乃罷數奇不得志於有司衣月貴後猶商應首闕試治經生言不少衰既 覃思受馳封益小心謹畏取文介公之學躬行實

踐之於義利之辨守之甚嚴一意絕交游造請臺使者行式禮禮謝弗見梅伯兄兩孫如己出教養之俾皆有成就族人之婚喪不能舉者傾囊以行興救或其人有非義干犯者弗與校也性和易莊敬夙與夜寐終其身不見有情恣修大僕公遺宅以仰崇堂構於舍後闢一圃顏其室曰甯遠取語錄大義題諸牆壁日吾以觀心性焉善奕棋然亦非所好惟嗜嗜行讀書能得文介筆法嘗少抄陰符道德經指其中曰此與中庸之論未發者合有異泉湧於園中作亭其上題曰丹泉自為文記之笑曰人若此為好道微不知此吾儒仁知動靜所發端也其篤志醇正始終不貳若此鄒孺人知詩書蠅內訓婉嫻能得其姑心時孺人臨革憐憫於賢且孝躬婦作佐丞嘗儉素博節之操雖貴弗改其週親舊也以思其教子女及諸婦也以禮其戒飭備從也以法凡助先生成德者功居多中屢勞子女頗善病晚境漸康適矣然每聞衣月辦嚴入都也疾復作之歸已以此衣月不樂居京師同輩及門下士多至顯官而衣月久之不謂凡皆以親故也先生諱翁字季楫端陽其別號卒於丁未正月十三日距其生庚子也年六十有九端陽者著所生日也孺人同年生先一年卒子五長自式丁亥進士以其官封先生為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而母孺人暨妻潘氏并受封即衣月也潘及繼室以高氏次自儀其受婚母氏之女兄也自成娶於瞿自晟娶於陳自箴娶於吳仲叔以貢需次選而二季諸生女七所適多名族諸子各有子自家適諸生賢以下共十有六其可名者四曰賢曰繩曰振曰謀餘未名也孫女十有三其行者二餘許字未行也會孫男一殤衣月將以庚戌正月之九日舉襄事於龍蕩之新阡而因吾友鄒許士來請銘許士憲副之孫孺人則其姑也故請之尤力余論次孫氏因以追維嗚呼當文介公之被召也余奉謁於彰儀門之邸舍既辭以疾其歿也則從而哭之越十六年再至京師知同官中有衣月為文介子孫一見相勞苦衣月時請外不許又請急余知其為親故耳語之曰余實何憂衣月喟然曰先文介以盡倫之道教吾父吾父之教諸子自式之忝此官也戒以書曰若惟弗墜忠孝以從祖及外王父為之師吾父之所期自式者固不在乎一官也今吾母善病而不去吾豈能以官易吾親哉余曰善為流涕而起嗟乎日月云邁霜露不居吾兩人之蒙 恩歸里者

先後十有餘年而剛極之痛亦同致恨於終天矣徵許士之言余深且惜然承歐而銘又烏可以已乎乃刪取其狀而繫之以詞曰

宋有胡公文定備宗猶子與子籍溪五峰我思先正畏陳忠孝有姪傳家克己守道厥維初生夢彼赤雲再世而昌協於祥徵有仇者泉取之以祭貽爾子孫源遠弗替尙書胥左太僕望東一邱踴然馬鬣新封我刻茲銘其辭昭灼庶幾後生稍修家學

中憲大夫大僕寺少卿徐公諱憲卿字九克別號泰掖叟之沙溪里人也曾祖諱

故太僕寺少卿徐公諱憲卿字九克別號泰掖叟之沙溪里人也曾祖諱文炯祖諱經父爲敬思公諱可久嗣父爲少恒公諱可大同累贈中憲大夫如公官敬思生三子長諱榮次即公也公少受書於伯兄榮經義文旨皆出指授其訓公也如子公事之也如父榮材高有聲諸生故里已困蹟不遇而公徐達爲名卿經紀其兄家之有無必共視其子如己出故里中稱孝謹者推徐氏公以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丁嗣父憂及辰起家授行人司行人冊封泰益二藩奉光廟登極詔往山右凡三使皆稱職庚申遷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掌計典尋管京營軍務丁卯添註南京光祿寺少卿三載考績始遷南京大僕寺少卿駐潯州視江南北馬政又五年致仕歸久之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公爲人醇正忠厚雅少文所居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能依名節仕宦二十年常居不競之地同列皆專用過之在人情不無少望公虛之泊如也以是履險而不嬰其難處錘而不屈其名富厚龍榮而傳述於士君子之口以吾耳目所見如公者蓋未一二數焉其以工給事在商也逆璫初用事而三案議起公疏論紅丸以李可灼侍疾不謹無論其巨測有不軌心方士冀幸富貴擅進金石藥嘗試至尊技祖宗朝法論死無赦再奏內批詔獄二款非所以示天下公宜還內閣下廷尉語甚切而朝議命同一疏則直斥忠賢且罪狀客氏及所用要人是時朝右尚不敢顯言攻奄者公首發過其機牙奸黨皆側目焉主紅丸者宗伯毘陵孫公爲用事者所齟齬乃據據同議合二案爲成書公疏在要典中排擊且日至又爲蜚語造黨錄託裨官小說者家首福唐葉公高邑趙公攀二十餘人公與焉其先後公上封事及名在籍中者率權車膠致都船之獄滿刺剝榜容數千旁引株連遍天下或爲恫喝休公者曰收至矣盡一聽我爲諛疏頌德者嗣且解公曰我可始直而終佞耶不爲

動嗟乎公疏瑣異時特以爲富官而詳職耳其後亦車奔馳深究黨與卽素號婞直者惴惴無人色公長者疑惟不撓迺坐曹廊中治文書自如惟遺妻子歸日行矣無同禍留一童子守邸舍日飲酒襍被待急徵人以是服公大度能慎所守也璫既敗公適得累遷官於滁有城守功又久不謂引咎得請論者惜之以公老成遺直未嘗位交戟之內備顧問爲近臣當

白發奄奸忠憤激切其不與楊左諸公同填年戶者特毫髮間耳及召用擢抑諸賢卽徒中致位兩府至水重矣而公猶沿舊牒常謂子散著一卿復以空文佐同政滁州大好山水用優名賢誠有餘願視曹輩成拜公孤而白首仕宦不獲一入長安城又輒罷去然公亦浸薄不復關心事矣公患風痺數年治良已甲申乙酉間疾遂甚不起嘗對子弟道上恩泣然流涕曰吾南中時自分死逆奄手適得歸骨鄉里復上先人邱隴者繼毫皆先帝力也行年八十且暮入地顧不先驅蠅蟻重見此等事哉噫亦可哀矣公配李恭人事姑以孝御下以仁公廢居轉物累積纖微恭人佐之所

贏得過當而教諸子諱謹無與比損車騎減服飾謝遺交游馴行孝友聞平郡國惟公生平用功名始終而世其篤行垂示子孫故遠近皆傳其家法公有三子長二階繇明經除永福縣知縣娶於呂再娶於吳次三智增例生娶於黃恭人出次舒邑庠生娶於周側室孫氏出孫八一階出者五

長景耀次昇耀次晨耀俱庠生次星耀次易耀二智出者三長耀瑋庠生次耀珂耀瑋舒出者一慶耀恭人以崇禎甲申五月二十五日卒後四年爲順治戊子閏四月一日而公歿公之子以某年月日奉公與恭人喪合葬於左字圩之新阡爲之銘曰

葬於左字圩之新阡爲之銘曰 貴勿極官九卿譽勿溢稱黨人拙近道介近情非矯詐非浮沆快以病勞以生壽不辱富不盈昭令德永永存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晚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修唐公玉乳錢公凝庵王公晚仲吳公承調爲五人素修夙名晚達而唐公尤賢頓疑庵任宦不大進承調用足疾引休晚仲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顯伯仲皆少年在同

人中最爲踴絕矣已而素修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晚仲任南詔憲副聞寇難自經余與晦季遇於吳門相向慟哭無何晦季亦死矣今秋承調以書來爲晚仲請銘曰此五人者惟吾在耳是不可無見於君之

文也余讀之不覺泫然流涕嗟乎二十年間人事變滅知交都盡親於一邑則海內可知矣觀於王氏一門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公姓王氏諱孫蘭字曉仲別號雲屏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祖福從建炎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新江鹽運提舉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斯珩生伯遇伯遇生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孫蕙知縣考滿恩贈文林郎即晦季也公為贈君仲子少而穎異父子兄弟間自為師友甲子舉賢書三上始第選刑部主事奉敕視江北獄多平反權員外郎出守成都頗劇難治蜀府宗人以氣馮食鄉里市人叫譟操白梃逐之且東苜燔其屋公立而搗曰宗人撓天子法宜治爾等小民熟王府加三尺何皆斂手曰惟太守令當是時微公言幾亂居二年奉贈公及太夫人諱歸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設設法賑救所全活甚眾久之以積勞擢廣東南韶兵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又以去京師遠督府驛奏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兵不得視虎符尺籍糧糈鈔仗無所關預以為常公視事欲有所整飭會糧糧反警師進川冒瘴癘穿箚銜薄其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押至長沙衛禾蹂躪無堅城韶境接比戲下士不滿百公殫力拊圍使十輩請兵得贏卒七百人復以他警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繼而逃手劍當門不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歎曰事不可為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之志使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即力竭城陷囑齒馬賊而死猶可無憾地下迺公以一身蔽全粵而督府委南韶囑賊所呼百不應人心瓦解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於賊死於督府也公死而賊不至人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蓋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者未晚余曰不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未有不健於決成於果而敗於猶豫者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先帝為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父存亡不可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義不顧也素修死其同時稍濡忍一為賊得即欲自引決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城陷苟免其遲疑不早斷途巡獲舉者往往猶是也而今責南韶以傷勇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為之也公無愧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家本鉅族能佐

梅村家藏彙卷四十三終

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歿公宦爵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好賑子自奉簡薄寬和逮下待庶出一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教有婚嫁具有成法公生於萬曆己亥九月十二日卒於崇禎癸未之十月享年四十有五宜人生於萬曆己亥九月三十日卒於順治壬辰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瀾等擇日奉公與宜人之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阡子六長仁瀾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出仁溢仁瀾未娶俱側室計氏出仁瀾仁謝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其源一適國子生揚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一字胡永和俱宜人出一未字計氏出孫男一仁瀾出為之銘曰大庾嶺巖武溪水蝮蛇糾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臣死楓林青靄歸里城郭蒿萊故宮毀高墳歸然君有子萬里迎喪葬於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梅村家藏藥卷第四十四

文集二十二

墓誌銘二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賈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深陽賈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深陽士民之請既沮豆公於學宮而 聖書之下也古心推闡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梁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平生之行蹟涕泣來諗曰先大夫為諸生祭酒三十年瀟志以沒不孝孤服膺遺訓以蓋遺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界之一言則以彭 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淫鬱於九原也偉業既拜而敬諱乃即古心所為事述序而銘之序曰深陽賈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參知政事諱士寅為始祖參政在開禧中同知國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落職從鉛山徙深陽之春兩橋五傳而為元國子助教諱子潤助教之子為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顯其後有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即公父也公生而穎異心育公奇之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為此業以救世者二百年矣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青囊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足學子當識其大者有吾家參政故實公乃感激刻勵經史百家之言無不畢覽深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立然諾砥名行寡件而少可務為嶄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信備持表哀踐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行誼懇切疆直有古人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差雁日盈其門邑子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報古見者之報曰此賈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倦鄰其卷去同事皆隨之出主者為勸過其中兒輩計設逆瑤詞而呵斥之且貽書數其罪有怵以禍患勿為動其守正中不撓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如淵先生以功名相期許方天下多事如圍以孝廉參軍謀油榷筴鼓出入於嚴關絕塞得以專制四道為名臣公則屈首一徑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丘之講授不及伯休之寶乘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圍之子其武才能文公見之喟然太息

曰吾老矣不能借如圍從事馬蹄間他日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呼其可感也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別字仲常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史宜人為其邑鉅姓閩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在深陽城外之某阡子一長達終於邑庠生次達即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孫四人鉉鑑到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鉉也鑑與鉉皆庠生吳偉業曰楚黃州杜退思雅預知人鑒常司訓深陽為余言賈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圍從塞上窮節歸相遇於金陵屈指海內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親其不鳴不躍者耳吾友賈仲常真有才士也余雖未獲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不知其人視其友徵於宋氏則可以知賈氏矣嗟乎參政不肯以言利進聞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為司農郎語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賈氏之所積既已深矣公之積學砥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

山則三九山九派盤岡支水投金嶺處士高墳見者拜石闕巋然昭帝賚松柏九丘勿翦敗蘊云襲吉筮無害子孫繩繩未艾

贈內翰林國史院檢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關有林木鬱然者是為贈文林郎國史院檢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國戰地在明季分淮南北於通侯為四大鎮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突發邱隴焚蘆舍焱火屬天枯骸敬地而府君之叢宮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何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關者夜穿窺穴置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嗚呼此公羊傳所謂湯葬也湯葬奈何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關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界之以吉壤其遷也足跡遍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為食飢就形冢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立房而下葬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鄧氏蓋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實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湖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寶應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源公諱理濠源之子曰景陽公諱淵再從臨淮徙壽州即公父也公諱濠字汝謙別字岫泉為景陽公次子孝友篤誠不苟嘗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過童孺勿簡勿倨柔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爽當景陽公見青年甫十有八兄敬前母出也公獨身

猶挂勝流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沈早歿繼配蔡孺人朝藎慕  
 監臨勉仗助公少負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去  
 轉設梁楚間精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克相於成稍贏則以修橋  
 梁發道路散施故舊親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俾獨存於我養焉性  
 好樂築室入公山下種蒔花藥絕去塵坐東阡西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  
 謙言哉正雖以一布衣家居人望以大大人長德那君加禮推為鄉祭酒師  
 未舉子也還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曰元旭字以元昭厚修補延經師  
 以為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願而歎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懿德其興  
 在此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檢討升挑峴道副使贈公以其官者  
 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  
 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  
 八日以生而其卒亦辛巳為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籲天欲  
 以身代公歿而又號呼躡踊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  
 官其從檢討乞假歸葬也山澗水流經營重繭余過之南中談其兩親生  
 平未嘗不涕下既以撤催北行不果中遭齟齬遷徙岷道以去余相送出  
 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屈泉蘭  
 山南一官絕塞何以為先人坏土計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蕙葬事以余  
 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梁重傳善農稼  
 好貨殖賑贖宗族恩加鄉閭身沒之日削券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宗五  
 侯貴盛無與為比心嘗善之比誌公墓知之公之好施而喟然於仁人之必  
 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以仁人之必  
 沒易心不以錫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其妻以仁人之必  
 愁慰薦先人君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個儻未有如元昭  
 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焮曰燭曰焯曰熒  
 曰熒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興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  
 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為隱兮處乎市謂公為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鳴夷子皮左春中  
 之臺兮右期思之陂中封三尺兮候千百年其奚悲胡五世之返葬而不  
 歸骨兮具區噫嘻唯魂氣無不之兮吾將以問之包山丈人而已矣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偕嚴載孺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十有七年吾友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於其家間閱髮勒  
 哭喉血手足擊地小地弗省少間張目語子弟平生僚友在京師者某某  
 必死已聞數公者果殉難則又大哭自為文祭馬文忠公得半紙筆落於  
 手閉口不復食子弟強之已食又不肯治病明年正月竟卒其子選貢生  
 彭吉以某年與公同年進士原同官南中其知公最詳然則銘之莫如余宜  
 余以銘余與公同年進士又同官南中其知公最詳然則銘之莫如余宜  
 何敢辭按公諱樹聲字瞻山世為湖州烏程人有一子元末避生伯  
 嘉善再徙長興迺定家焉副一生華三華三生暹暹生明明生蕙蕙生伯  
 法以還金贖婦人稱為長者有七子其季熙慶公萃即公父也公少而嚴  
 疑不苟嘗笑以獨行聞里中事同鄉丁長孺講理學丁卯舉於鄉為黃  
 石齋先生所知益自負情苦修立不干請郡縣卒未成進士官行人當是  
 時烏程相兩國事以聲勢氣力熏燎天下其黨盤牙擊轆有異己者排而  
 去之唯恐弗力公以後起孤生不趨其門數為同里所指目將申之以事  
 會考選以公論弗能屈迺僅得南臺以去先是山東成公寶慈考極清官  
 第一不容於朝廷授南御史而公拜命之日江右詹公月如亦為同官三  
 君子者天下聞而稱之公至南中則成公早以疏劾大臣為所擯下獄公  
 與詹公親事仇直自如不為動先後五年所上數十疏請講學論起廢肅  
 軍政郵屯災活饑民平冤獄清理鳳陽倉儲汰補京營行伍條畫左兵止  
 其南下皆經國大計歷見施行本朝內計大典在南則清論為尤重顧官  
 此者率詔徵而不任職異懷觀望不肖顯有所抨擊擇一二篤癡閒廢者用  
 故事塞詔書而已公獨奮筆為之所劾十數大僚皆招權顧金錢海內搖  
 手咋舌莫得而抵牾公以一筆力抵其畢土論快罵人或後患林公笑  
 弗應報滿入京師時秦寇糜沸將渡河天下事已大壞九卿會東朝堂舉  
 廉幹臺臣單騎到軍前督戰辦賊廷議咸屬公公亦慨然請行會照臺公  
 計至出都門與范質公倪鴻寶委茗柯馬素脩諸公流涕訣別相誓以必  
 死素脩亦同年生以殉難故諡文忠公病中預料為必死其言悉驗凡此  
 數公即其人也公以中原板蕩南都根本重地料理兵食可為後國中興  
 初庶事草創公雖不在位諸大僚猶奉公成畫以此欲重用公過病弗果  
 未幾馬阮暴用事亂日甚公風履奇右指顧牀頭素邸鈔見之搏胸齟齬  
 作勢而起似欲為朝廷吐一言者已困殆復臥病沒嗣平生號知人前此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偕嚴載孺人合葬墓誌銘

馬阮俱已罪誦僑居南中阮爲人多端造謠公卿無虛日公罵之弗與通  
常從余宿祖堂山中夜半蹶然起歎曰此人不死必亂天下其通識早見  
若此公長余十餘年而詹公與余同成三人共談國事詹公少年沾沾自  
喜坐起跳躍抵掌極論公正容端膠引大體多持重吾兩人退而心服以  
長兄嚮事之今公以哭君病死詹公厄於兵亦死其不死者如余則亦窮  
愁顛頓頭髮種種白矣願今猶得以後死誌公俯仰今昔所爲長歎而啜  
泣者也公性至孝熙寰公爲諸生不遇以公貴對行人司行人祿養十餘  
年金孺人早世贈大孺人公每念未常不涕泣公原配嚴孺人能相夫以  
廉潔公常斥千金贖鏤傷風陽發軍管錢廠不名一錢孺人無幾徵見顏  
色以繼絳佐家政中外井井稱其賢公生丙戌二月初八日卒於乙酉  
正月十三日孺人生於辛卯十一月初二日卒於乙酉七月初一日子  
長彰吉也次申錫早夭孫男四人孫女二人語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又曰  
廉更有後公以歲大青爲粥施南中飢者所全活萬計人有持數千金求  
中悉家以危法公具朝服拜天焚其所誣叱使去公之歿也家無餘貲長  
公能讀父書恂恂循禮讓君子以此信之天也適爲之銘曰

公之哭友適以哭君六七君子翔翔上征公返其宅後至踵跡常山廬陵  
英風殺魄公於斯時魂氣何之昔從汝友今從汝師乘彼霓車導以雲旗  
袂蕩天門法宮玉墀嗚呼我公其當知所以歸

內閣中書舍人經筵正字官衡齋劉公墓誌銘

無錫故經筵正字官中書舍人衡齋劉公以某月日卒將以某月日葬其  
子雷恒率諸弟踏門請曰吾祖光祿公之葬也同里高忠憲公實錫之銘  
今吾父得沒於地無愧前人銘非先生孰宜爲之余遲遲不敢雷恒請至  
再排窆公族出行治以告曰吾劉中山夢得所自出也元季有諱理者始  
遷常州爲常州人而石泉翁宗海定居無錫石泉翁兩世也爲完孺公陞壬  
午舉人按續溪教諭其贈光祿少卿刑子本儒公貴本儒公諱元珍  
乙未進士以南職方爭萬曆乙巳察典糾刑給事外轉錢參舉緣阿附四  
明相中旨得留非國體當是時廷上意幾子杖不測歸而與顧端文高忠  
憲兩先生講學天政初即家起光祿少卿卒於京師有四子吾父其仲子  
也吾父於二十一舉乙卯賢書出曹石倉先生門凡七上不利考授知縣  
選定承二王出閣詔舉孝廉有學行者充經筵官特恩改中書舍人補翰

梅村家藏彙 卷四十四

林正字甲申二月逆寇勢且逼拜疏請東宮二王南遷上常手其奏召封  
閣部大臣廷論不能決上怒曰小臣尙有爲國者卿等碌碌首鼠云何小  
臣指吾父也城陷將死之有以母在爲勸者乃止賊縛去榜掠幾斃得聞  
南歸見吾祖母披身大物遂以病病侵革執祖母手曰兒不獲終事吾母  
矣願勿爲兒戚戚重見罪召雷恒輩告之曰爾其善事祖母謹守遺訓無  
墜先光祿門戶此吾志也備付書籍自爲終制家人以勿哭君子以爲  
能篤終焉吾父平生友愛兄弟周卹鄉黨非公事不入公府其細行不  
能備述蓋雷恒之言如此於嚴自三王同時出講東林之君子引大體爭  
之小人則以其計爲搖動如四明相及夢泉輩其尤者也乙巳察典相濬  
以中旨留用原其故乃爲妖書一案護持權黨欲危東宮光祿一疏詎非  
有功國本哉先皇帝以十年太子行冠禮其明年講學又三年二王出閣  
等殺有禮可無前日之懼矣當太子出講也偉業備員講讀自三四詞臣  
外見正字一官職親地近故事用閣中書而閣中書皆入贊爲郎掃摩要  
結能得閣臣意旨慢職掌數債列不能舉其官識者憂焉及從田間聞朝  
廷推擇科目以重其選知公則又東林子孫有意於國本而保持之者蓋  
當時大臣爲藩邸長久計無復交播之虞也已公南遷一疏以留中故其  
事不大著又京師自二月後邸鈔斷絕其國變紀畧諸書皆齟齬錯誤即  
南遷一事召對諸語言人人殊公小臣孤忠無所放信故備述其子孫之  
語俾後之人搜野史而徵家乘有所參互焉公諱明翰字羽戡號清溪晚  
更以衡齋自稱生於萬曆乙未四月二十八日去其卒年五十有三所著  
尚論編勾吳名賢錄行於世其詩古文諸集藏於家元配孫孺人子五長  
卽雷恒也次霖恒霽恒璣霽恒皆諸生女二孫男五人孫女一人雷恒娶  
於張外父爲卽太公農靜菴先生先生恬淡宗官與公深相得公家世講  
學稟承道脈即天命數言無不出於書院語錄階階逝口占有曰心似菩提  
忠大乘身留故國作山河若於釋氏有參解者蓋公之學蚤年受之端文  
憲憲晚晚合於靜菴也履蹇一第屈志就官遭值主知旋逢國難南還見  
母孝養不終公之銷歸寄托其志雖不衰而其遺良足悲也若公者可以  
見光祿公於地下矣爲之銘曰

忠也而不行其言孝也而無其年其蚤達也乃諱於一第家學也又輔  
以兩賢豈其道之難用學之能專而坎坷不過乃歷試於貞堅吾將以問



之於天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今國家以情事爲重其以道臣轉運上京師者卽有父母之訃不得見星而行於是江南糧儲道參議關中石公雲門奉其父封中書乾錄公之諱曰括髮徒跣以請例格不允則墨纓從事旣而則代以行涕泣以告俾業日在闕淹息一官幸免無罪以哭先府君於苦次則皆 主上之賜也唯是先府君抱德弗辜施及後人以俸遺一日之 寵命今者至於大故其得能言之君子銘月日而覽諸幽庶幾表 君恩以圖不朽其用此累吾子矣備業逡巡不敢退而思待罪史職內外制詞於中書均有代言之任爲同官石氏爲父請封副在史館與聞其畧今竊窺之石其何敢辭乃受參議公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序曰公諱孕玉字乾錄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高祖諱朝用繇力田起家朝用生文文生四子長曰綱字雙溪輸粟賑饑賜冠帶次日煥煥生太學公坊而出後於綱卽公父也太學公嘗讀書華山絕頂深造有得公習家學負才名數踏省門不收年七十猶能作細書講貫不輟拜中書 命曰無喜色恨其身不過無以上報太學公也太學公性至孝事雙溪公克盡其養雙溪後舉二子旣析箸異居數以款蓋蔽其質性多鄙鄙遇從子尤無恩公父子盡心收割所有以奉遺急難力爲之解亡則經紀其喪焉與人交恂恂退讓訓諸子必以嚴言動皆有成法就養營平也教以潔己愛民爲教誠有庶母弟三人天性篤志病已革幼弟從宦在南拊膺太息顧其次子曰汝兄爲官吾之不得見分也願安得汝知如一訣乎嗚呼若我公者可謂孝友篤誠之君子矣余嘗讀禹貢及詩知成周濼沮之水爲天下饒又鄭國開秦渠漢中大夫白公復穿之民食其利今石氏世居富平嶺山之陽卽其地也水經註曰沮水歷土門以東注鄭渠渠領陽卽後魏土門廢縣其田膏腴灌溉賦收一鍾漢唐雖轉漕河渭而秦人務稼穡土之所入衣食京師不專取足於江淮故天下不困如石氏之先讀書躬耕以力田發跡猶有當時之遺風也近代漕挽全仰東南兩京畿水利廢直不講參議初備兵營平也嘗欲復商人墾邊之制大興屯田其法以河北視關中以路沽濼涿諸水視涇渭舉其高會以來農商畜牧行之於家而効者進施之於國足燕薊之粟以漸行東南策未及就適有漕儲之命旣梳利弊亦旣見諸行事矣誠能久於其任將

使屯種可興漕挽勞費得以漸省而會值公之歿以去俾業吳人也其能無太息矣乎雖然兵與漕並重也父母之喪金革變禮而君之待臣有三

年不呼門之義 聖主錄勞閔孝不以王事奪私恩參議釋重任越重關

歸而發喪持服俾業嘗以銘槩待左右暴輟孝經仰見 皇上明倫敦教

俯卹羣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故今日誌公之墓表而出之用告萬世不

專稱述公一家已也公原配李氏繼王氏皆封孀人四子長在闕參議公

也李孀人出次在辰邑諸生次在序又次虎桂出爲叔父後俱王孀人出

女四人孫三人曾孫三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李孀人早

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某原禮也爲之銘曰

頌之山其松尤允麗迴谷盤我公戾止終吉且安頌之水其流瀾瀾潤及

千里我公歸來式循且喜相彼煥陽寶鼎所藏黼黻弋紀於太常我作

銘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旣而長在五陵之傍者歟

梅村家藏彙卷四十四終

梅村家藏彙卷四十五

文集二十三

藝文錄四

監察御史王君墓吉墓誌銘

余同年內江王君墓吉由進士起家爲令知鎮江之丹陽初視事而余從翰林清假歸丹陽既館數口而余兵人也適江首經其邑握手笑語數甚時江南最號難治同年京邸多以得此地爲憂君於余之過也深自道其勞且苦蓋欲使余知之願余年少志得雖與君絕厚聞其吐露亦未克盡知之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時年友之官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今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按浙余在京邸別君世故流離分攜萬里微聞君因蜀亂入吳未獲一面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舊唏噓者久之既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訃此司李報最靈間以君誌銘爲屬蓋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墓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興秀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內江七傳而樓山公始用一舊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盡禮中鄉關副車貢入大學教授馬湖子贈御史吉字公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曰吾雖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贈公有聲鐘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二傳戊午賢書人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罷公車歸居贈公之表以成都奢承明亂故預土成墳居廬不出爲孝廉八年始買城西數椽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君處之歸然不以一言較感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道回遠勸乞恩以便計借君嚙弗應家居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任丹陽迎母冉太孺人於蜀始告所親曰吾初不就一禮微祿者恐違色養也君爲今定征徭清弊置戩豪石賑凶饑勾稽而吏莫侵漁聽斷而獄無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漕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人饒漕之口東以歐陸陵阜河身狹而建高壩下因冬夏分盈縮所資唯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入十四汛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清運治河者尙憂其易涸則設京口以下諸壩以啟閉之萬曆中政平令撥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壩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

梅村家藏彙

卷四十五

一九九

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既不能注河而壩又不能開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爲常河壩之田不幸水旱無蓄復之利而有挑濬之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吳者下其事以講求得失君稱條三利以請一曰築湖壩二曰修石壩三曰復孟河民自占墳淤以爲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卽溢清固憂而田畝破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湖田者百不得一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惜已石壩以呂城奔牛京口爲大次有南埠黃泥壩陵口麥丹尹公壩諸處發石累甃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空船由孟漕河以入可以不經諸壩直達毘陵故丹陽得十月下販嚴公私舟楫而爲之禁此皆祖宗時故事可舉而行也上官聽其議遂以屬君君乃修湖隄之已壞者一千一百七十餘丈又開九曲麥溪香草簡橋越瀆諸支河隄成植以榆柳行者方就其上支河之所灌者十餘萬畝民大便之唯石壩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而無壩以爲之制與不復同壩修而歸漕不由五湖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衝錢之存庫者加以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獲已於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壩就而水有所停漕壩僅而得濟君猶恨呂城壩不以時閉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漕事所規畫皆行唯孟漕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得御史爲顯授君蓋自感激巡十庫按兩湖對事到切歷政多所釐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顯其時天下已大亂君亦奉母冉太孺人之諱以歸矣君既歸而張獻忠破夔門君知蜀必不守決策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贖君君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如是十六年而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充李雨然爲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可紀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殲其衆萬計力屈而後間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辛用身殉君本家居搆細弱冒險力求遠種之處成都尋破屠賊而君以出故鄉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而相類遺愛必以爲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漢循吏傳建武郡郗王景治汴渠功

成世祖親自巡行美其功績拜為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荀敞聖田加廣境內以豐范史紀之遂為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 國家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據獨參參稽見聞一以報亡友一以有實錄私門紀載取備石渠搜探君之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之考者終不得而畧焉君生於萬曆丙申三月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二十日以元配冷孀人生長子于蕃即擔四司李君也冷孀人方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粵之三水令二子本從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於蜀差仕皆有能名司李聚於范三水娶於楊孫九人偶儻作侯仁似德于蕃出儻儒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會偶出君之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扶城莊諸生父老荷會哭狀云每指君示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江遇君也方終軍棄孀之歲乘傳東還今衰老且病司李君見而咨我江城寒夜泚筆誌君之墓屈指海內同籍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銘曰

江之永出乎資中君生蠶叢兮李冰之風湖當復奠我江介君有遺愛兮召伯之球亂蕩作矣適彼國兮值其有碩維斯宅矣有吳良吏兮過者必私我作茲銘兮大書深刻金銷石勒兮後千百祀其何極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甯波之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者人稱慈孝村謝氏蘇建炎後十三傳為封四川參政世和公諱大綸實君祖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漸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南安時得封凡有子五人而君為其季余緣君請所為作謝封翁傳者也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為尤工年十七補諸生四十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中吏部選格需次駁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矣迺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八君痛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為暗癰而愈與諸兄考方書擿疾痛營營別墅以娛老之事其兄祇敬焉愛率子弟以恂恂恭謹進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旁及里黨復免其餼餼之粟折券董貢家無餘財執親喪孺暴泣血其葬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孳春把土

手足癰瘰瘻瘰瘰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者思親難詠者百篇司理公純孝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來輻輳賴原田數百畝官收其入用餉候館充職幸後被豪石侵奪乃更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杜公是其讓民大使之又縣所下符牒吏司其所攝之肥瘠而營以賄高下之既得則取償於名捕者十倍君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芟若學舍講堂弗而不治陂渠隄帶關而弗修東作興而定更蘇秋風厲而清犴獄君援據故事以請長吏多見諸施行最大者無如為全浙海防論滄洲以不可不守其說滄居南北二洋之中長與閩之交會外以倚角甯都台溫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以魚鹽蠶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人食分條形勝要割繪圖上之尋知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畝之人一旦從苟急其期會壹其津梁將有湛溺難救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為安集戒戍士勿有得侵擾此定遠要策也再念時方亟寒出家錢指園粟為粥遍食遷者其平生孝謹之餘仁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人又為余言君都門之日先皇帝取防海方畧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場事方在覆覈同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濱具悉其所宜興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邸中同舍生或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有所感發則謀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攬袂搢擊絮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為狂在議者視之類夫古之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竟日忘返奕奕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措門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書齋讀書行義之志而溘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就挫折之耶噫嘻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太學頗欲按經術效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眾中識君同時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傲咸通儒洽聞余差次之名適在君之亞兩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

楚帥友之間其相知為深次德子傲與余世誦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便坐解說經義問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蓋無幾矣竊不自意晚而得君

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君沒後次樽子叙連蹇不遇而余益失志  
寡偶甚憔悴以抵於哀嗚呼君死於斯世後復望哉君配劉氏洪雅令  
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發緒傅孫女二  
君墓在慈孝村先塋之次遺末命勿忘之也允昌之連銘也曰吾父易簣  
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起拜且讀辛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  
乎君之乞余作父傳也日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踴而泣今允昌涉兩江  
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為人負至性不愧君君可謂不沒矣為之銘曰  
謂君之人兮何以執經權卷而稱諸生謂君之人兮何以方領矩步而  
法先民嗚呼嗚呼如君者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  
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為不及也

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給事中天恩謝公墓誌銘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黃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宰余與其及門諸生  
幾以罹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  
復識乃今得誌我天恩山人謝君初天恩有弟曰孝廉天童君奉文以師  
道事余為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之不作思與其徒  
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恩於山中不幸孝廉蚤世今年余始誌其墓而天恩  
亦已歿余余得天恩之子所為狀而歎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  
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既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為  
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追後死之責而下報  
執友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素宗字時望晚號天恩山人先世  
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今字者為始祖自字以下五傳為元  
高安令嗣諱又五傳為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璉則君五世祖也璉生廷華  
廷華生維浦維浦生大綸以仲子方伯公謂貴三世皆贈參政而君之父  
封司理公諱瀚為贈君長子母周厲女姪十四月君以生黃而日誦數千  
言讀書為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士弟子異誌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  
闈試已得君矣為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舉次李公清南康黃公瑞伯  
實共薦君乃雋明年連授南宮第其所受知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  
之君之一生師友南康信漳浦可合傳而興化晚節與君相符欲造物者  
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好訟君捕得為盜囊橐者  
曰富人李某要人為之解行千金以贖獄君不為徵法卒按誅之粵有蘇

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因根株連染而下大困  
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乃息蠻有蓋古尚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  
自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獲與中其黨謀謀奪有旃而伏山顛者屬  
宇望見而呼轉盡裂左右莫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狗諸  
將有多戮生口為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志中是役也却地八百里論  
功當不次乃僅用常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請為福建幕僚君  
不以左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權城垣修葺障勳克舉其職嘗攝司理  
事於泉州治驗莫倖之獄不肯順廟史指事重比監司治海由南安擢兵科  
物君按之無驗免之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榮樓  
給事中有所技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榮樓  
會 王師下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遣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  
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  
皆賢行而君為長既貴以宅讓諸弟營別園時花藥風日晴美奉太公以  
宴游酒半君雅歌擊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為人而莊不以才地少  
自崖異獨居雖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惰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哈  
竟日夜坐客或有沉頓者而君已曠起盥嗽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  
不亂者耶生平手抄經史百餘卷為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尤  
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況也君性嗜菊莪數百本於所居之室有感  
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托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  
意固非醜醜醜自詭為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里得薛文介為之師而  
都諫章公正宸同為方伯之子弟文介歿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遜不  
知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季弟也文仲可其故  
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也天童死君無兄弟問往還唱和之文而哭  
之見者亦為感慟仲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君每見必以經史  
相問難臨歿而意猶不衰維馨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  
喜曰吾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五刻客數起  
復留已而君隱几歛臥始散去質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  
碑輓余以為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與廢猶夫酒  
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  
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棋書畫以

自愉快受知進避義於承華宮撰據詳洽篇矣甚富人其室見狀頭有廢  
 庭敗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杖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馮司馬遇  
 之唐栖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因持掠血滲漉諸墨間余兩人跨貽歎  
 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心哉今以  
 天恩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  
 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  
 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恩者可以為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為僕農  
 羣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  
 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君卒於康熙元丙午  
 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為年六十有九墓在城  
 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昌也余讀宋文憲所  
 作謝翱舉羽傳稱其攜酒上巖陵酌臺酌平生知己再拜樹哭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歌闋竹石俱碎翱能為詩古文詞所與從亦在汀漳虔吉之  
 間又嘗遇髮門登候濤山即今定海縣處何其與天恩山人行事適相類  
 也朝之設有方馮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恩諸子方顯重非臬羽落  
 魄無家所可得而比然同時如艾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概相為友居然  
 隱者之風浙東固多君子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生也其銘曰  
 於此有風器焉玉者圭瓊木者徽尊以饗以祀旨酒既盛彼斐崑岡瑾宰  
 以傾此置中衢山疊是存酌我瀟瀟混跡忘形青黃雲雷隱見龍文麟也  
 絀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何其勿思也

誥贈奉議大夫秘書院侍讀徐君坦齋墓誌銘

今上嗣膺服之初年推恩羣臣得封其父母於是崑山坦齋徐君諱開法  
 以其第三子翰林院修撰元文立齋貴 敕封如其官越五載君疾卒於  
 家既葬君之長子乾學原一以孝廉上公車請余言誌君墓余文未及就  
 而原一中進士對策作第三人矣先是立齋已亥廷對狀元受知遇於  
 世祖章皇帝甫一紀原一科名繼之立齋之仲兄秉義登己酉賢書兄弟  
 之盛海內未有也是年 上以皇太后祈廟恩會立齋遷秘書院侍讀即  
 其秩進贈君為奉議大夫而原一官編修格於其弟無加命禮也天下之  
 豔稱徐氏者皆推奉讓君之貴舉世無與比懸綵之石所以掩諸幽者富  
 邀重於宰執大檢言之文而行之遠余哀且賤恐不足贊萬一加之以病

故人而弗為原一從京師書來連銘曰先生辱與大夫游且既諾某兄弟  
 請矣其何可以辭余不獲已刪取其狀為序而銘焉按徐氏崑山之滄  
 讀申廷諤子其而徐氏始大刑部生交河薄水一交元邑擢翰林簡  
 討諱汝龍以其子太僕少卿嵩銘公諱應聘貴故得封太僕萬曆癸未進  
 士初官史職歷位卿寺稱名臣實生太學生諱承美即君父也君生三弟  
 而太僕指館舍南莽太學亦卒母置孺人撫孤成立君年十五補諸生從  
 同郡禮部張公學因以畫交東南名士又嘗用氣排邑人之奄黨而宰輔  
 者諸老生目而異之天性偶儻好奇簡闊達自喜居里中倡文社聯氣類  
 有不合嶽嶽不為人下客至輒盛為具同舍生之糧用分齋裝厚給之居  
 恒慕張乖崖廉同甫之為人以為狂者孔子之所取而無非無刺孟氏云  
 不可入道今之握轡小儒拘牽一切塗飾飾曲之耳目此其人於緩急何  
 顧而流俗不察張以自好稱之吾弗屑也君之親舊嘗為負恩者所持君  
 作色憤叱奮臂以除其害與人謀空胸腹盡可吞它人噤嘴不能決者君  
 出一言裁之家無餘貲累散之以賑窮救急中年生計日困屢放鎖院試  
 不遇失志拓落嶺南自放山水間日唯舉觴高歌遺俗世事而怨家反詔  
 以文法宗人有方救之者始得免君既免所親地委賤從俗笑弗應脫  
 身破鏡塘遇未末入豫章盡探江浙諸山水與其地之賢者相結歸而搢  
 靡不得志益發憤於教子君少精制舉義揣摩工苦於世所稱先輩大家  
 特神而明之頃刻能灑灑于言家世受易朱批義解為成書參攷古今先  
 後所上便宜直指切時事多所中其教子也闢講舍延名師盛為束脩膏火  
 之費中宵篝燈危坐以課諸子誦習或被酒側弁假寐息息駒然與伊  
 吾相聞非其師就廢弗廢雜初張諸子起之雖風雨不少輟君嘗以肆  
 業之進退文藝之工拙為憂喜遇小試敘名稍後眾中叱咤加以楚辱見  
 者疑其太甚唯君毅然行之生平雅志一第思前朝一代掌故莫大於科  
 目由初祀以迄未造凡歷八十八科所放甲乙二榜累萬人君竭晝夜之  
 力手自繕寫屬姓氏辨爵里齊整蒐補罔或闕漏書成足以備貢舉志焉  
 君之專志彊力所為必成皆此類也夫先王教學以興賢能後代科舉之  
 法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教其子而王者之人才亦於是乎出然唐之  
 恩蔭流外歲二千人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又出身後嘗十年不得官惟宋

...

之榜額數倍於唐即以解褐之期開註選職近遂沿其制二百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皆其道有以鼓舞之也余竊憶吾郡舊門少俊比年漸情竄於學甚有棄而從它業者祇緣進取之道太狹學者未諸生如進士而進士之淹滯者白首不能望升斗之祿惟及第二人中始克服官於朝蓋

國家選取大半近於唐制吾南士又為科舉所累志氣沮退學殖日荒唯徐氏兄弟醫上第負重名有志者稍稍聞而興起傳曰是穰是莩必有豐年徐氏之教子如農夫之有穫可以救不說學之繁然則君之家法有裨

斯世者大矣詎偶然哉君四子二女惟少子亮采為庶出願宜人生原一兄弟今已見五孫皆頭角穎異樹穀樹聲為諸生宜入所以佐君成就諸子者母道甚備二女長適諸生陸景次適中書舍人申稷申以庚子解首

舉進士科名與外家相亞吳人尤歎羨之嗟乎當君之排擯俗儒以其苟於自先不足乎緩急聞者未敢信為篤論比見等輩中或淪落無後而君日顯然後知君之救人危急中無留難疎遠爽直之氣有以度滅僞偶彼

造物者實從而佑之也又何疑耶余以君人大學早歲會一識之於南中及君貴而偃息吾吳氏之南園索余所作傳奇令兒童歌之以為樂少年

恢曠豪吟既投老而興寄如故方與余相約過從適竟一病不起此原一兄弟所以痛而目余為知君也嗚呼是可以銘銘曰

東海門閭肇成弘隆萬照洽仍名卿奕葉播德云維馨夫君磊砢更挺生遭時陽九割其英酷歌慨悼心不平幸哉有子傳一經鳳毛禰穉麟黃并雞鳴課讀燈青奕琴風覆雲爭斐鳴賦前臚唱弟與兄遂令當代欽科名

玉山之陽七尺堦連崗蜿蜒波瀾滌大書深刻余作銘億萬千世垂休聲

#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五終

梅村家藏彙 卷四十六

#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六

# 文集二十四

墓誌銘五

朱昭芭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留一二頑儒將以紹明經學天必欲困苦之挫抑之甚至天閔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先昭芭可不為之深痛乎君諱明錡昭芭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會鳳詩韻祖諱鳳詔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為從兄弟以武科領參遊借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雅記天姿絕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諱其文願與交兩公之友滿天下願推服為第一君之名日益重朱幣盈其門嘗借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為葉公大木之粵東其他即交書去幣非所好弗屑就為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儆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實鈞買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釋家據據補綴穿窬疑定紕繆絲分纒析而後止長身修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上下千百後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有論述藏弄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要尚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日抄月撮日史典日史幾日史略日史風日史游日史嘉日史芸日史異日史最日史併日史鑿日史彙日史料十有三種史料特為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包關不志應學不傳列女不移高士不探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北朝也謂劉琨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仁宗史裴煜等五臣從容駁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乖錯最為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元順帝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遠金三史告竣皆仰成於脫腕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諫任素不侵然諾有古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衍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算諸生庠死吏支門戶傾身為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諧噱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讓質責其非

雖豪右貴人無所變避蓋君天性強直斥賦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即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適目之未為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齋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鉤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其師吳魯圃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釀錢始克以斂會弔者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叔張之極哀居周二十餘年知交漸減唯君及吾等為三人每酒闌燈地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叔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謂君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廿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配曹氏晚願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十有六君之病也奮奮之喪驚而哀遂以不治子四諱詔詔諱女一諱將以某月某日葬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 詔書舉山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城宋有種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富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與斯典君為人植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以死自守此其生平大指已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實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歿君及未兩月余之困苦適百倍於君君平昔所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致抱股憂之疾其不與君同遊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墓嗚呼君既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噉然以哭為之銘曰

嗟妖夢何明徵帝錫以符會於辰談瀟瀟開天門從羽旄紛上征後良史賚傳問生邵直人僧彌神刻茲石告子孫

邵直人僧彌墓誌銘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以某年月其葬也以某年月即其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為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畫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從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良於行今出家於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徒口讀書有跛僧者蹶蹶而來曰吾邵山人僧彌之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嚙淚噎不能詳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清羸頌秀好學多才藝於詩宗陶韋於畫仿元宋於草書出入大小米而楷法逼虞稍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幸以

為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雖葬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餘適所居曰願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若具自煉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履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急而君為之煩數纖悉僅僕患若孺子穉孺終其身不為改質客到門警飲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升類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消疾廢力書多拘忌而心恢曠多寡不能適其所以此益因殆其迂僻如此君受業於牧齋錢先生同里若文文肅號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之故擅筆抵掌慷慨論及與余遇既德且衰矣嘗共登難籠山東望晚楚髮生傷亂泣下沾襟余適和君非迂僻者也於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於余迺君既死且墓遲之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畫已零落殆盡而孤雛赤腳盤踞藍樓余傷心盡痛追憶其生平之一二以誌之者蓋不忍負君併不忍負君之子豫也銘曰

文字禪書畫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嗚呼僧彌而止於此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年四十有六再娶於顧繼室孝婦顧氏後君一年以歿同葬於長洲縣之武丘獨其為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孝子之父保御三山公諱欽諭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御年七十餘矣惇惇然為其子承衾馮下禭焉既封而命其孤孫備以反虞來哭若死者有知甘心躡踊將無以卽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知其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吾之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侍非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燭湯實屣敬進飲已視沃盥吾飯亦飯齋亦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官衣不解帶母及親喪致毀事後母如所生兄亡以其子子之過寡嫂唯謹詩曰孝子不匱爾類仲子有焉顧著姓也孝婦婉孌莊敬既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箴管無遜色無諂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睦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孝婦有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善盡於此乎余於鄭中表也悉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為善而先意承志之為大也保御

爲善奈何曰鄭氏之以術療人不收其直數十年矣里中食無糜者衰無  
昔者禍患之藁穰流離之勾貨積虛塔廟之營齋利生老人傾囊倒庋設  
法勸分措捐然盡氣極力唯日不足而乘家之成外則仲子內則孝婦有  
無匱乏惟恐傷於心而逆於耳勉勉措措以助之施故保御無百畝之產  
而常具十人之饌雖輻輳旁午苦身爲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爲樂仲子  
則終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詹勿齋楊孝廉維  
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御以己子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子女勿  
齋孫恆身收郵勿吝保御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眞潛樞樞體親之心  
急人之難當飢忘食泣下沾膺傍觀或以爲迂且怪而不知其天性至誠  
爲不可及也己鄭氏自唐末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教爲保御再從弟相  
與立祠堂置講舍修復其祖所南先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  
壯子持門戶得以餘年倍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教之子之鑑卒其年秋  
仲子又卒嗚呼以天下爲善者懼矣彼夫恣睢黷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  
行德於鄉死喪之間押下爲善者懼矣彼夫恣睢黷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  
隱惻其夙命實近而不覺凌逼感損欺抑其夫婦間道有得險終正定噫  
世人之恒化而違反其眞賦若夫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中三  
百年而後出其高風凜氣旁礴太虛不屑其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  
蛻而從之游也然則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己又復奚憾乎爲之銘曰  
君家三杏與君同齒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亡木猶如此山之崖水  
之湮墳三尺歸然時刻日月自今始爲義門爲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  
矣

穆苑先墓誌銘

嗚呼余尚恐銘我友苑先哉自余生十一始識君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  
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今舍我以去余之行事將誰咨衷懷將誰訴憂  
愁疾苦將誰與慰解異同闕失將誰與彌縫乎君爲先大夫執經弟子余  
兄弟三人君所以爲之者無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相知莫如君君之  
愛我念我嘗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之先我亡也君亡  
之一日猶徒步訪余連適有百里行欲拉君與俱不果比聞君亟歸而  
已不復見矣余尚恐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苑先其字也自其  
大父雲谷先生善醫好修鍊吐納術年八十餘乃終里中稱爲長者子三

人君之父山谷其仲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美  
爲諸生有名君初娶陸氏生一男囂繼室以徐氏能勤苦佐君貧士庭  
戶灑掃治壺殮鷄客終其身自奉甚適者則內助力也然君竟無子少谷  
諸孫濟濟而君僅同產一庶弟濟若弟事兄猶父君撫弟之子如己出居  
嘗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爲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  
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術純祐爲兄弟魯聞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  
氏余宗也鄰舍生孫令修亦與焉自午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者先後成  
進士而吾師張西銘先生方以復社傾東南君進而從之游先生之幼弟  
曰敷庵其遇君特厚同社中推朱子昭芑周子椒皆與君交極深此吾  
黨友朋聚會之大略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大志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驛齊  
名旣同補諸生而魏先一第君之負氣屈強未肯讓余余亦事必推君刻  
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及余還自京師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  
皆貴耻復與後生相角逐推撞息輒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引滿輒用  
友道相規君之自傷連蹙不得已而寄此於君者未嘗不感余厚意余亦爲咨  
嗟惋惜不復言然君性質謙度以和平安雅爲長察機宜中肯緊諸公往  
往從而決策與人交好推揚其能掩覆所短其或兩家齟齬則緩頰排解  
之是以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苑先志行用意氣結各昭芑子椒多在坐方  
辨論齟齬得苑先一言折衷則人人自失也今修官閣中君過建溪以送  
之因留啜荔枝商所以爲治國簡之政遂爲八閩最余叨貳陪雍君來訪  
雞籠講舍流連浹旬忝探冶城諸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  
大作吾等諸人皆引去謀與君偕隱海濱已而牧庵驟領菴巷由睦之相  
廬令人爲給諫君爲之上嚴灘者三過京師者再得以盡交浙東河北諸  
長者牧庵慮直好言事君引禍福與之爭即逆耳無少避諸公聞之皆曰  
穆君黃門之益友也晚而從純祐於汝南之唯山純祐仕宦失志所守又  
山城殘破本不足以屈知己君特殉窮友之請雖至輒路道塗無所恨然  
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平生篤於師友忠於故舊周旋於患難死生屈  
指三四十年來爲弟子則哭西銘爲故人則哭志行已又哭我昭芑志行  
宦西川百口署減昭芑坎壈一生旣高隱而遺書零落故尤爲我昭芑志行  
令修之流離國難也塗炭南還覩明幾絕跡君握手迎勞流涕而問所苦



所以具洗沐衣履者殷勤甚備。故庵從右司諫改官南遷家而急徵。運至君於倉卒中策蹇先期北發。傾身營護。錢為背人所禍。既免口不欲自。言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為人豐頤。強飯。腹其寬。寬思慮。節嗜欲。無事家。塵俗之累。安居養生。法不止於中壽。惟其歸自京師。與汝南也。一以禮誦。赤學為事。無樂。歡笑。不與。亦對酒不飲。有強之者。道數。醜。頹。然。就睡。視舊或以為憂。其沒也。從所善。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稽舍。引。微。失。衣。與歸。遂不復言。無子。而貧。牧。庵。經。紀。其。表。始。克。殮。少。谷。扶。弟。之。子。信。柱。委。就。位。赴。者。皆。長。擲。失。聲。嗟。乎。君。早。歲。不。得。志。於。身。名。實。藉。二。三。友。朋。以。自。振。既。垂。老。而。所。知。益。落。魯。陶。失。明。余。與。純。祐。令。修。日。窮。田。而。子。傲。屢。上。不。第。君。每。追。溯。往。事。相。與。閱。默。者。久。之。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酒。不。樂。而。又。迷。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故。也。豈。不。痛。哉。嗚。呼。余。又。何。忍。弗。銘。為。之。銘。曰。

山也不可無靈土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生。或游燕而去。隴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急難解紛。為魯仲連。為樓君。麴。噫。嘻。後千百年。今庶斯義之。不。限。視。我。刻。文。

處士近陽張公墓誌銘

宣城孝廉張君子寅。諱皓。以謁其師來。吾。冀。持。其。先。君。之。狀。為。請。曰。某。年。踰。二。十。舉。於。有。司。爾。先。人。之。不。吾。見。則。以。先。君。之。得。余。晚。也。先。君。年。七。十。有。三。兄。弟。共。八。人。而。先。君。之。沒。兩。幼。弟。踰。數。歲。余。自。就。外。傳。以。及。成。童。而。先。君。固。已。老。矣。今。日。之。狀。則。皆。得。之。吾。母。與。吾。兄。吾。母。之。言。曰。自。吾。為。汝。家。婦。不。及。待。舅。姑。猶。見。汝。伯。父。光。州。公。光。州。之。棄。官。歸。也。爾。父。飯。必。同。盤。而。食。家。事。先。路。而。後。行。曉。起。恭。問。起居。有。疾。處。進。湯。藥。衣。不。解。帶。吾。繼。室。也。汝。前。母。盧。夫。人。舉。汝。兄。四。人。女。兄。弟。二。人。爾。父。教。之。皆。有。禮。法。性。嚴。治。家。如。官。府。子。孫。有。過。加。譴。讓。若。無。所。容。一。門。婚。嫁。盡。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時。所。稱。甚。嚴。祀。而。重。祭。備。光。州。公。立。家。廟。春。秋。祖。豆。勿。缺。為。世。譜。敘。族。姓。辨。長。幼。焉。此。皆。內。行。吾。知。之。餘。以。問。而。諸。兄。吾。兄。之。言。曰。吾。父。居。家。雅。自。刻。苦。而。輕。財。好。施。專。於。趨。人。之。急。不。顧。己。私。歲。大。嘗。指。家。田。米。數。百。斛。一。朝。減。直。賦。與。平。民。粥。以。饑。餓。者。棹。收。道。蓬。澤。及。枯。骨。矣。宣。有。河。當。治。使。者。下。令。勸。里。中。則。大。輸。之。粟。不。以。累。下。貧。里。人。至。刻。石。為。頌。汝。功。皆。不。及。見。也。親。舊。有。貧。而。鬻。於。人。以。為。備。吾。父。選。之。泣。捐。金。言。於。主。人。而。免。之。友。

人。謁。選。得。瓊。州。泰。軍。不。能。治。行。以。既。脫。地。質。數。百。金。以。去。從。海。外。歸。無。一。錢。價。而。吾。父。選。其。質。剝。勿。吝。也。人。皆。謂。吾。門。必。大。即。吾。父。亦。嘗。自。謂。吾。有。陰。德。子。孫。其。有。顯。者。乎。晚。年。課。諸。子。勤。學。望。有。所。成。立。願。今。猶。困。諸。生。不。克。竟。先。志。是。當。在。汝。某。選。謝。且。泣。拜。而。職。之。嗜。孝。廉。聞。之。題。母。若。兄。而。余。聞。之。孝。廉。者。如。此。翁。韓。國。實。字。用。明。號。近。陽。隱。士。後。泉。公。僕。之。子。河。南。光。州。知。州。國。卿。之。弟。甯。國。宣。城。人。也。娶。盧。氏。繼。娶。何。氏。有。子。八。人。其。一。早。歿。皆。有。聲。序。間。孝。廉。君。學。器。業。踈。然。絕。世。次。第。六。題。何。所。出。也。孫。男。共。得。十。五。人。曾。孫。男。二。人。詳。行。狀。中。纔。纔。未。艾。於。戲。盛。矣。因。歎。自。亂。以。來。大。江。南。北。清。門。世。胄。不。保。其。琴。者。亦。數。數。矣。晚。口。如。執。之。間。兵。革。雲。擾。翁。之。後。獨。亡。恙。且。益。見。增。熾。何。也。其。陰。行。誠。大。過。人。者。里。有。豪。飛。而。食。入。翁。嘗。面。折。之。其。人。悲。陰。中。翁。不。已。光。州。公。請。直。其。事。翁。卒。不。肯。族。亡。賴。子。亦。嘗。載。其。翁。竟。無。言。亡。賴。子。歸。舍。後。暴。死。需。非。翁。者。獄。矣。翁。生。平。善。書。策。旁。通。巫。咸。許。貢。珠。瑤。形。家。名。家。者。言。圖。棋。居。能。品。下。及。博。藥。皆。工。而。貌。若。不。知。已。屢。舉。翁。鄉。飲。酒。闢。門。謝。病。不。為。赴。年。七。十。有。三。臨。歿。預。定。墓。刻。其。高。行。通。識。如。此。以。此。必。有。後。矣。今。諸。君。奉。喪。葬。於。敬。亭。之。闕。從。先。志。也。真。東。某。謬。為。銘。銘。曰。

善矣而不近名。福矣而不履盈。保艾爾後。克昌克成。實何高在。敬亭再世。後莫與京。斯足紹壯武之子孫。

梅村家藏葉卷四十六終

梅村家藏叢書第四十七

文集二十五

墓誌銘六

太僕寺少卿席甯侯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江南大破當事者設法勸分吾郡席君甯侯以太學生捐入千金廉饒者應撫黃公希憲以聞優旨嘉獎予以官君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諭所有以佐軍先皇帝以爲忠即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當是時司農告匱捐助之令屢下貴戚世臣鮮有應者上故驟尊寵之以風厲天下然而時事已不可支矣在搶攘之日君嘗一至留都覃恩封祖父如其官已而周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固其地不受君盡心肅使事崎嶇兵聞懼而命歸隱滄海之東山爲窟廬太朔餘艱出沒會 大兵南下蘇州初入版圖君符亡命倚兩山爲窟穴君素得鄉里心埽地盟日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噍類耳修扞葉甲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君家居數年病卒其孤祇圖等踏門來告日先子已獲祀於鄉乘有日矣敢以納驪之辭爲請余日諾按狀君諱本顧字甯侯別字香林其先安定人以唐禮部尙書豫爲始祖五傳爲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擊三子尙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爲安邦在明初有壹行安邦五世孫日禮禮生綱綱生旋旋生鉄鉄生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贈大夫端摹是爲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用廢著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日左右源庶氏君生而巖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人以孝父歿穿壤舍傍日吾不忍離也有祖祠在翠峰歲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爲文以記彬彬然修士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籠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成得其任通都鄙開達或一二千里未嘗躬自履行者主者奉其赫驥數字讓若繩墨年稍月考錄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賣倍稱之息於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餘此其業數屢又敷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貨君歸以累故人之寄藥者將倒度運之絕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鞞那之獄江使者誣其家客爲問謀收執彭考踰二年遁解所市物以稍獲賜賞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幸願其居心持行足

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賸饑由吳以達於傍郡遠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贏者措糶役鐵道路病者注藥亡者給糧焚券兼責掩骼埋骨以爲常固其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輕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博嬉遊之樂終日捐擔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構一山園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眞爲君累耳余則日不然自變故以柔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患若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俾皇太息者比比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予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君生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淑人側室廷氏談氏有四子長啟兆廷出次啟圖談出啟驥啟萬亦廷出次女六人孫男一承啟啟疆出孫女二人君歿未一年啟兆卒啟圖善病而少子尙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啟疆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己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不足以捐挂萬一親近戴縵者既不能仰賞國恤又以其間割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微謙屬錫亦隨之語日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者多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間知君行事爲信故不辭而爲之銘日

吳郡唐君合葬墓誌銘

漢拒秦陽任氏通與景征七國毋鹽代金居奇致誤匪時弗成保己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楚戰毀家佐軍日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已亂白圭計然知退審變莫莫蘆嗟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原田廬廬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石幽宮垂示榮古

吾郡以孝謹世其家者日唐氏其先出自荆南宋泰知政事質肅公介四世而子孫渡江僑居吳是謂授書郎裕文公自裕文下十有七世海虞牧齋錢先生所誌晉陽唐君聚升墓諱映奎則君之父也由聚升而上果世修備術聚升早孤能自以科舉業教其二子而君居長君皆諱景錢字時若別字容齋與其弟默齋相友愛偕君之子堯勳三人者皆諸生余讀海虞之文固已心儀其為人且日吾郡之葬其親者好竊公孤名氏以爲重唐君獨知牧齋爲可傳斯之爲好文抑亦足爲孝矣今年春樂勳襄服踏門來

謁默齋尤助之請曰吾兄之乞銘先墓也將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微先生軌宜口銘余遜謝不獲乃據堯勳曰為狀序而銘之序曰君初治經為應舉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光耀前人之為乃益攻苦於所習其制藝頗為里中宿儒所稱許既再試鎮院被放而又遭母喪會 王師下吳郡既定而湖寇大作老幼爭避匿君不可其父勸之走君號頓匍匐願謂弟曰父往不可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守也行矣我必死於此無何

意至投以刃不中中庭柱刃碎於木寇執其縛不能擊愕然阻乃舍之去禮人子居喪殯必用車車必有縛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越縵而行事夫祭尚謂之越縵可以極在堂而不守乎火災尚備而況於兵乎古者三月葬無所用遭兵之禮然謹而防之如此若唐君者斯可謂之知禮矣當是時郡使者有徵令於吳中有司上富人籍以典織作而君之父貴不中格年老矣名乃在選中私憂之不知所出君奮曰 朝廷自發金錢子服官特以勞使民戶苟吏不乾沒工不惰竄而我出私財以彌縫

其闕則事亦易辦耳於是辭其父常以身縶部中賦事獻功甯勤弗忘如是者五六年始過 恩詔以免等章大抵破家矣而君不困君天性精密既棄其經生言則強本節用大修其先業間出於廢舉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奏酒佚樂而終君蚤作夜興出苦喫淡具酒食以會里黨推賢財以恤親知嘗以默齋性簡易不甚治生產日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慮贏餘而可以弗吾告子平居不苟嘗笑從昆弟親戚飲則歡怡竟日愛其子教督之為延經師禮事之唯謹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勤知詩書備婦德生子而年不永繼至以鄒氏 君疾革而勸

其子於喪葬所以處二母者得禮之中焉君歿康熙七年秋距其生乙卯也年五十有四黃孺人同年生先於君三十年卒一子即堯勳黃孺人出也娶鄭太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于華為進士扶廟公之子次尚幼堯勳以庚戌閏二月之九日合葬君夫婦於友字圩之舊阡從遺命弗他卜也堯勳尚未免君之喪而於其母也生祿祿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之日行道聞而悲之余雖未獲識君而默齋之來速銘也口述君之警歎語笑若可得其髣髴非其生平相愛不及此嗚呼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則躬行孝謹亦可得而推矣法當銘銘曰

有宋直臣曰維子方溯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炎詔求其後道斷不達

除官未授載觀家傳遜遜此邦譜則備矣史應失許孝謹傳家儒生奇節苦出弗離格於金鐵長戛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力田廢居杼軸其休徵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則何有無相期相敬維兄及弟自親逮舊保有令德質諸先公胡不中壽有子元宗山澗水旋若堂若斧同穴茲邱爰告終古

太學張君季繁墓誌銘

張君諱介社字季繁吳之長洲人曾大父建旌大父元善兩世皆諸生父宗文有六子其四出元配龔氏君其季也甫十五而孤養寡母以孝恭事伯兄惟謹仲兄有子而歿叔天且無後君所以撫孤姪聘媵媿甚備友愛兩弟無間言年三十始入太學歸而大治先人之邱隴母亡合而君之送車致百乘里人以為榮中年教諸子以發名成業晚乃自營一坏於湖山之間召所親置飲登高望震澤潄然歎曰吾起孤僅不意自立而今將老於此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恢闊善笑余哀憫始識君君嘗期余以山梅大放時過其家舍作信宿留余遂巡不果遽聞君以病歿君之子請以墓中之石累余余不忍辭也君天性善治生居家好置重室複屋收波渠耶關之利雖累積微以漸致贏餘費用既饒間出於調達變化以自衛處通都之中賸宗族賑里閭交諸侯結賓客雍容而修豪長者之行語日人富而禮義附君之謂也當明季嘗捐困粟以大償貧民之不能濟者所全濟甚衆在 本朝之初關吏以軍興法除馳道用君為植旣罷而服官之領織作者又從而徵之君之屬役賦丈願糜獻功盡為富事所嘉歎此二者君緣不得已而從事故弗欲自言其勞特以紀邦役則亦行之大者余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其賦額古未有也近又加以徵令

急而民之不能應者出倍稱之息以賈貸甚且下其直以請諸佃作者粟未登而租稅其七八比入則又糞土棄之唯恐不及於期會蓋有田之患若此吳民數百萬戶大抵皆破矣而君獨以甲起家先是君之起家也穀騰踊惟比亦不至於甚苛其後也緩者亟貴者賤公私兩被誦而君優裕自如聞一令下則必變其術以相撻撻嘗告於眾曰古設田以養人今設人以養田吾取百畝為之率儲三十金以預滋其潤即田不害矣是言也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君乃能行之余竊思其故君之產率上賦又能

起盧落給牛種以勤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後足每先期趨令隄

起盧落給牛種以勤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後足每先期趨令隄

有里骨邑猶失所扶持以索無名之錢遽大租登塲而君高其廩庾管候時而擇利初不緣縣官之緩急爲乘取此三者家中以下所共知也而妄冀效君則不能然後知田非不足困君君之賞與其術自不至爲田所困有言者猥欲人人趣辨如君舉而弊之不亦惑乎周官之首曰本富漢法之善曰重農今誠能準古制以大寬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自善在令甲庶幾吳民知勤疆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余於詩君墓舉之爲斯世告焉君妻陳氏而賢有五子以諸生祖誦爲長次起礪文震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學庶出夢麟者最幼君有四女孫七人孫文十三人君諸子進止儒雅文采皆可觀其人大學者仲與季且駸駸用中外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君生己酉六月之三日卒庚戌十月之十三日遺言以踰月葬禮也諸子遵而行之墓在彈山之麓具區之濬去鄧尉先隴不五里吳人之俗歲於山中探梅信領城出遊張氏兩墓深淺皆直其勝君之墓也余越疆而弔見墓門有垂垂欲發者其親申故人請酒花下而後去嗟乎古今論人之不同一日勞生一日達生君之自壯達老其生也可以謂之勞矣營生壤作終制若是乎高人曠士之所爲何哉余讀喪禮子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惟君之生計足喪具備早營高燥而勸其子以氣便飲飲訖便葬皆出自生平精強心計之餘習豈道墓昔賢之佚事而爲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頗能涉獵其大略與人交撫掌歡譔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爲近未可見其捐捨然後役然謂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笑足以知君可以銘銘曰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聞往何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鞠君世居莫麓降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五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讓由安定遷吳子孫用蔭著爲業君以心泉君禱之子出後於叔南濱南濱年亦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爲人孝友廉讓中歲棄所學計然術灌花澆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綠垣三楹牀茵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蕭蕭數盆怒芽

競萬籟頭有木瓜朱櫛一二株垂實纍纍向人窗前置拳石面勢膏理似長與人同卧起者其下敷草雜卉疏密可數嚴淨髮潔殆非拔箕縛帚所能及而牡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之妍媸觀豔如笑如迎卽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榮也則忻然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老癯瘦食息語默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餘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爲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籬果餉余余多予徬徨不忍去蓋洞庭寢寢潘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彝圖卷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溪勝卽君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酒游者過之而後訪君皆數日若此亦奚用壯麗爲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歿無子其病也鬱鬱不得志笑頭有一杖生平之所愛弄顧視惻愴折而投之日吾不忍以貽他人既篤友人吳亦昭撫之日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歎歎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山道流餐落英飲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歎震湖君諱榮君諱元泰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末命同時夢於祖塋馬場石塢之二尸余旣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爲之銘曰

宋幼清墓誌銘

崇禎十有三年吾友雲間宋轅生轅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借配楊孺人施孺人於黃歇浦之鶴涇而屬余以書曰子固習知我公者也余不可以無銘嗚呼公之亡距今十八年矣余生也晚則何由習公之深也初余游京師從現聞姚先生商榷人物余進日今天下漸多事矣士大夫顧浮緩委名無一人慷慨俠烈以奇節自許者先生詎有其人乎先生慨然曰吾同年生宋幼清俠烈士也因談幼清生平甚悉先生善持論慎許與與人

言者吐如洪鐘其談幼清尤磊落可喜偶儻非常聽者毛髮盡悚起舞擊節嗟乎獨不與此君同游哉先生又泣然流涕曰幼清亡矣余哭之見其孤貌然也甫四歲聞能傳父業近有聲聞來於是聽者又髮色異歎以賢者之不竟所志而後必大也公諱懋澄字幼清先世汴人趙氏之苗裔南渡入抗宋亡以國為姓遷吳為鉅族高祖諱論成化中鄉進士曾祖諱公望祖諱坤太學生父諱堯命嘉靖中鄉進士上書張文忠諫奪情不得第著前門集以卒公其仲子也雲間好澆緩而公獨以俠聞志行果決踞蹠不羈嘗以丈夫生世與其隱囊塵尾以送窮年不如犬馬陸博可糜壯志乃益跌蕩於酒以自豪有願君子君者為異常之交痛飲竟日夜行歌呼道中客或諫之輒曰身自大呼何與他人事不為止公雖放於酒人平內行修潔事親孝持身廉振人之急家無餘貲刻趙虞卿之像就其家設祠堂事之曰虞卿烈士棄萬乘之相而狗一人之窮貧吾友也久之謫醫不得志走京師會光蘭及福藩出閣講學議者謂宜有等殺廷爭之勿能得公奮曰上以親愛待太子諸王固非羣公所能言言則謂其冀後福固有所輕重也我以布衣勢無覲倖即如是言上意或有動耶或勸之曰卿無言責奈有老母何乃即其牘上宗伯羅公書凡數百言言甚剴切神宗皇帝在宥四十餘年士大夫所持國是無如江陵奪情光廟出講一二大事皆通國爭之會暴有所摧折士氣憂不振公父子皆書生先後游太學持直節發譏論赫然名動京師已歸而舉於鄉凡三上不弟同年白公正家精數學能前知嘗為公言我兩人將先後亡不出兩歲具刻時日其卒也公哭之慟嗟乎公為人落拓有壯節好奇計足跡遍天下散財結客嘗欲一旦赴國家之急以就功名聞白公言中夜悲歌自知所志不遂而亦殆將病矣公歿後數年而余得聞公名又三年而得交於職生兄弟姚先生所謂四歲孤也公初娶楊孺人繼娶施孺人先後以孝聞楊孺人之歿也公在京師不及見為其留侍張大孺人也張太孺人歿公免喪後復遠遊所至必與施孺人偕稱賢助凡後公十五年而卒職生兄弟工文章交游遍海內顧出公所為詩文尤豪若自喜又負奇略規摹九邊形勢親歷險塞與其賢豪長者游生平居燕者十之五六居吳門者十之三四若齊若秦若汴若豫章若楚越皆居焉其客吳門也夜半取道湖泖聞雙槳若飛巨艦中懸兩梓鳩衣冠危坐盜賊望見以為神人不敢犯歲是從豪家貨

百金以餽賓客發之非精鏹大怒投水中曰此何以餉人其雅性如此夫以公之才處平世抑鬱無所就以至於死若使至今日如職生兄弟所遇之時當馳驅一切以取將相何至以孝廉終哉雖然公以布衣上書率切天子又處朝家骨肉之間而公卿不以為非當之不以為罪今罔浸密矣姚先生權樞近臣用言事故為讒者所中且斥逐放廢以終公而處此其將上有陳東之禍而次不免劇孟之疑不如速營糟邱以自老也是宜為銘銘曰

仕依則剛不確不芒今之篤行遁古之狂厥施未究始謀永藏湯湯湖水玄石幽屏

梅村家藏集卷四十七終

梅村家藏墓卷四十八

文集二十六

墓誌銘七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敬菴諱王治以戊戌之月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於盧宇府君諱翼之之墓而金孺人耐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先生諱溥之生母也盧宇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人唯潘孺人以繼室生願與潘而敬菴最少三人者為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者有汪氏葉氏盧宇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玄堂之啟葉為同窆而不得與金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殺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先是敬菴官京師疏請葬親以例格不允比歸而謀寢事踏門來告曰先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我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先兄之志也先兄之門人唯有子在其界之一言鳴呼余忍不銘按狀孺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人在震而表嘉祥及葬而孺人內訓其孯於張也贈君夫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者在抱孺人專柔恭順奉顏色庄甘旨克以孝聞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已家字他姬之子也如已子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僮媵遇之皆有禮法族蕃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愛而為左右所甚聞孺人從容告其如婦曰婦之於妣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誠有間矣他人以疏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過也司空聞之泣復歎好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無子命以已子子之即救菴也王公物家以浸落孺人迎其孯孯以歸在禮異姓不得為後其卒也或疑其服孺人日生平於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憚思諸子以文墨自奮孺人設家塾痛膏火窮日并夜述遺語以勗勉諸孤奇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無易此子為也全孺人天性謹約於流輩中素欲退而獨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箸異居而晨昏罔間西銘貴實己下之孺人所出差雁起居兩太君者車數百輛金孺人必推禮人先而己下之孺人所出三子皆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辯論遙起西銘顧其坐客聚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我九兄謂源九兄謂澹也枚菴甫賦而孤孺人以屬之西銘曰若著教此兒哀此兒尤小也西銘橫置一榻有皮圖書朱

黃鈞貫手指而口授之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按舊廢卷太息曰我母者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我母乎崇禎己卯孺人亡又三年西銘歿金孺人傷心盡痛未踰躄亦至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改海內人士扼擊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歿恚乎有餘感焉救菴不泣下沾襟也初西銘之葬府君也張氏十子就列而三母帷乎堂髮而將事今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承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兄先亡次京應也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救菴及其同母兄主之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救菴之志篤在原可稱不置善哉足以為法矣抑吾聞之孔子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貢士執紼亦為入弟子之道也偉業狹矣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既萎十有九年今者親雙碣之踰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北拜其親在於吾師可重無憾而門人都講演酒山邱松楸之痛方深夢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共誄桓陵之行能無泣然而已乎乃因救菴之請為之合誌而銘之曰母也十子慈子也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思者庶幾媿美乎鳴鳩之詩也

佟母劉淑人墓誌銘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是為佟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北方伯諱彭年方從政於吳李弟房山令有年為書告兄曰呂望封齊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旄車之族掌環列之官循墓大夫遺制三輔股肱山川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茲土行營高燥兆於僅何而墨食將以月日敢攢塗於園門之外遊吾母之喪而塋焉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內行請銘於偉業日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藥發於南鄭彭年亦先受任肅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避尊與戚官命未改獲淹久於私第適羅大故借吾季鋪綬綵視含玉是天假其間少違恨於終天也今兩兄還歸率諸子弟奉輜車穿復土百里之內外姻畢至彭年獨守官於南不敢越制徒跣以及於祖載庶幾下祥之石鏡懿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日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文辭乎按狀淑人到姓占籍甯遠衛虛土雲封公女也其先元戎高其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晉魏以來世著藝

平之望蓋爾嘉耦墳於高門繼亭公通明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婉  
 温恭表芬芳於綺筵溫饋而膝御畢在庸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偃其光華  
 鍾那伴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李壽人也百歲壯容班壹之  
 就邊屯牧九十健飯真譚乃家立養堂及爾尊章亦稱者父左俊右瑞異  
 室同堂贈參政西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既抱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并  
 日兩世晨昏君姑夙戒於雞鳴長娘敢休於燕寢酒漿屢洗趨代勤勞簾  
 管輩輝先時鞠製此淑人之孝也相我夫子吾門教之不違挽鹿車以御窮  
 牛衣而勞苦世豈居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教之以方從其所好既  
 而漂搖風雨瑣瑣山川鐵籠戴而尊老以全雍樹髮而細弱乃免明智有  
 餘提攜不易天乎何酷命也於罹方百口之無歸又兩親之不承流離空  
 乏號叫蒼黃心枯壁險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之無憾適時辛哭  
 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家嗣建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敬無存之死逆者  
 皆壘祀棠子之喪復之以矢制情止慟收淚存孤得其死所童汪錡亦可  
 弗勝雖曰無功子千秋於今有後此淑人之仁也 王師南邁江漢徂征  
 代馬嘶斜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月二子當年光年豈敢定居身許人而  
 母在不遠將父弟在單者兄歸告我征人勤於王事趨者當受命之日不  
 知身家辛瑋處軍旅之間其唯仁恕不以餘年累汝弗因吾故去軍此淑  
 人之義也 世祖章皇帝稱古右文典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四姓橫經  
 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窗之讀衙門傳鎖院之名續試方州才選  
 望郡高唐盼子之遺愛常山主父之故城華髮從遊輕軒就養子勤於政  
 母教之忠黽勉家風恪居官次何平子豈專祿仕直不疑多有平反始致  
 嘉聞克盡慈訓既 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執茶苦之誠追念先姑陳  
 本某編何心主孀被厥山河屬湛露之澤銅鞮下目斷禮帷王僧孺之  
 引騶清道悲不自勝願元歎之高會遊庭傷心難再擊聞門之楊柳誓承  
 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露於三秋哀雁雁填泥隔河者千里庶憑形管  
 足嗣徽音徵琬琰之詞聊壽杯棧之痛嗚呼淑人之內行方伯紀之詳  
 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秋而方伯費又七年而棄養則其生卒也六  
 子事有可書者五入上塲而名者為定邦則方伯之弟而房山之兄也孫  
 十三人國璠少孤諸孫為長璋珩瑄環瑛瑛皆方伯之兄子璣瑛秀則方

伯子也珠璣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行也謹最其餘行宗  
 黨稱其惠也嬾威稱其睦也諸婦稱其莊也孫婦之既饋者孫女之已行  
 者未笄者教之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林淑人之女歸於  
 吳者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時日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則其恤養逮下  
 可得而推也韓業聞之自古興王之代必先世祿之家在我 本朝終為  
 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重楊袁非徒峻秩推班禮隆隆隆相抑且文  
 軒駮駮秩比鄉君顧鍾鼎之疏榮榮藉藉之代置荷數寶母允也禮宗文  
 通武達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寵德音茂矣爾履綬焉猶有緒  
 言無遺惡雖幸萬石兒郎悉居官下終念伯人兄弟未盡日水出虛家  
 廉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小晚歲日短不委墳相嶺有懷不寐風停樹靜聽  
 之險山名木葉故歸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停樹靜聽  
 宿鳥之啾啾石砌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靑於李世昭 輪輅於當年  
 長抄人士文稱陶母之賢覆下書生筆誅莊姜之行用徇方伯公之請而  
 為之銘曰

旌巨萬兮蔓高城尾畢邁兮烏鳥聲伊孝媛兮斯晨征左抱姑兮右提孫  
 號且踊兮蒼旻聞嗟往事兮何暇辛河水漣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  
 我有管削兮 有藜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森森兮慨余心之既  
 甯石關兮高填玉珮兮輪駟望錦川兮夜月肢醫閭兮秋雲曉暉千年終  
 古兮其承列於斯文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諱孟王之妻江南總兵  
 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本青門素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嫻教  
 訓明習禮親滿岸之蠶桑結帙施勞扶危之砧杵梁為舊姓世乃儒  
 流衛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無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日惟賢媛爰定厥  
 祥德曜成阜廉之北伯鸞避世舞陰保陵獨之崩少府承家遂啟元戎適  
 逢興運當其提兵牛渚築壘鳩茲為王事雅棘之秋正將母不違之日義  
 豈絕孀温太真之誓師姑執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丹陽為彰陟配之  
 勞封於石窰用鞶荷閭之教錫以延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為驃騎將軍  
 夫人夫有爵而澤則從子既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著全吳高牙  
 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駟離軒內顧盡北堂之養沃洲之浪不驚方舟

徐進下瀨之師頗勝扶杖何憂爲將愛氏此乃吾親所教以身許國勿以母老爲辭待與霸以同餐賓僚誦德爲張進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音微遂謝乃以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遭疾終於崇明之府第距其生年辛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夫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慎躬躬盡後作法貽謀長子鳴鳳爲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臺著述孟堅爲定遠之兄新息勳名伏波乃長平之弟附驥蕙爽駟驥齊驅二婿則武達文通三孫並蘭茅玉苗孫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爲環奇異質婚嫁皆方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棹禮修擗踊從者藹經而哀號居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十月扶輿西遷餘艘之卒萬人壘而路祭魚鹽之城百里哭以適喪馬鬣將封虞歌在道卜以某年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之新阡禮也都督公以金革變禮邱壘輿懷甘泉圖畫秋風吹九陌之塵槐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爲之銘曰

安定之裔益姁有山丁蘭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芻言祖東至於海邦允文允武慈姁有山丁蘭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芻言祖東至於海邦扶桑日出裁養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李行役勉旃無棄爰告彤史昭示勿忘誰謂內則紀於戎行昔人所戒師遷於墓軍行勿剪誦及行路今營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九九乘氏加恩開封追命立房雖閱温翰末竟高掩五尺旁置萬家凡百子孫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食有如有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璋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邑之某阡而排纘內行介吾友雅揚姚黃門永言爲書來謁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賀皇公之命申丞諱應賓舉癸丑進士爲吏部郎有聲嘗識余於京師者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序而銘焉按狀庸人爲婦爲女而孝也中丞家貧束脩羊不足於腆洗機杼捺作屨勉有無辛勤依助既仕而歸傾箱倒庋上其裝於尊老洗手不名一錢耿固方雅之族父爲聞人門衰產落母畢以失明迎養七箸必親喫噎必視飯含窳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者孺人爲母爲女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宮二令游歷中外庀內政識大體篤愷宿火以訓誨諸子衣蠶食糲以戒飭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製酒漿啣炙家長妾奉其教令不戒而辦其御下有如此者孺人爲大期爲

諸母而寬仁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人處妯娌之間壘暨并曰已居其先篋箱屬鑄已居其後季叔早世慰其姑之哀以誓撫諸孤既成立矣逮乎遭亂相失析箸破家聞闕追尋經營收卹始終不替其恩焉解衣推食以贖給嫻規折券棄責以振施獎獨飯僧視睨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內行孝廉狀之詳矣而最大者權權之擅政也勳中丞以請急不挂於禍逆閩之尤聞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罹於兵嗟乎三十年以來黃門北寺之獄設械於前赤眉銅馬之亂張羅於後海內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恙如中丞者詎更有其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借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也骨肉艱難道塗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幸老母而南渡其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安池鄉節僑居雜揚者十年而後歸歸未基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其母之去國還家日不暇給有風停樹靜之悲迨後之君子感濼至之遺憂覽菟裘之舊業於淑人之生返故里沒遂首邱惘乎有餘蔭焉昔魯義婦不以己子易人子齊人見而剋軍辟司徒之妻其避兵也先問吾父與吾君終免晉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消俗厚其婦女皆知禮義能賢明強固以擔柱於家國變亂之間若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人生以其年月日有三子長卽璋也甲午舉人汝爲澄海知縣琪已前死而其季日珩爲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爲之銘曰

穆陵載載沂沭洋洋篤生淑媛誕於耿鄉耿鄉維何好時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濟青嶺稱兵黃巾告變廣固無城礪礪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僑彼石頭比於瑯琊言旋還歸魯人燕喜如何不弔彤管有輝佳城鬱鬱山澗水旋朱虛之城沛國之阡顏母有林桓姜有冢樵牧斯辟松栢斯拱後五百年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不消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侯氏歸於秦秦與侯常州無錫之鉅姓秦之先其著者大司馬少保端敏公諱朱端敏之弟曰永昌太守諱禾永昌之子曰大中丞諱耀載其清德世有壹行曾孫今封翰林簡討德讓爰自鄙賦下茲嘉稱謂使侯氏撫有而室其後必蕃迺告諸中丞之廟而鵝幣遂致賈子以得命於朝侯之先其著者曰太僕寺少卿諱先春少卿之孫曰戶部主事濬泉諱鼎



鉉家門雍肅而孺人以生澹泉之母王安人節母也孺人母華安人而又鞠育於祖母體自鄉宗漸學教訓生而柔筭而禮中外夙著嘉聞既饋而舅氏太學公早棄於養始於夫人性方嚴孺人僕行却立嚴管必飭膳洗以時煇湯藥間起居所以執婦道唯謹太學公喪在殯孤子有事於先坐而出鄰人適不戒於火鬱攸從之孺人號呼其家衆曰火有及乎甯者我死之遂昇以免邑之屬於兵也于夫人以孤養故子奉之以出大父母從諸叔在宅第故留饋討公既出而復反孺人戒之曰君第往有吾在勿憂姑也嗚呼以是二者足徵其孝矣自太學公見背門楮中微澹泉公久次公車而未第孺人初入門茶苦是當漂搖是懼適能御之以柔鎮之以靜內以保其家外以禦其侮唯夫子之楮柱恐或痺厥躬也勉之曰丈夫貴自立耳毋戚戚家老長矣與聞其語者其稱孺人也曰居危能安以孺人之一身立乎二十年之前侯氏與而秦氏得以保全立乎二十年之後秦氏與而侯氏與之競爽孺人初不以其父而薄自振於繼不以其子而微有充訕諸姑伯姊與之游處者其稱孺人也曰有寵益畏居家仰有取俯有拾繇麻管制賦事賦功具暇修以速父兄潔酒醴以肅賓客無大無小必躬必親然猶小心敬戒不敢自專進止左右夫子諾而後行服御鮮慕組之華珠珥絕珠璣之飾俾倉有餘粟機有餘布則以班宗人之勤者比閭無告篤瘵孺人則獨之死則痊之罔弗速焉最其生平肅而動儉而寬婉而能順睦而能恤孺人之著於內行如此有四子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留仙年二十舉乙未進士官簡討出後大宗用 覃恩推恩所生如令典留仙之服官也修前人之德業克自勉勵孺人貽書傳勸曰若勿以年少自多年少易為人重亦易為人輕若當為其重者留仙再拜端誦同官聞之亦為肅然蓋秦氏子弟在典謁之中即知艱難無膏粱羣履之習嘗因留仙冬夜呼寒正色責之曰若曹積先人餘澤今裝綿擁火而寒無以處窶人子徒步行風雪中者留仙奉其戒至於今弗敢有敢嗟乎今天下年少取科第者乘堅刺齒肥盛衣裘儻從相誇尚故舊里閭凍餓為溝中之瘠曾不一瞬視且從而股削焉彼父母恬有其祿養者比比而是也閩秦氏之風亦可少媿矣乎吾欲取之以示世之為母子者法焉孺人素無病疾子之狀留仙北行次子就省試送之至京口還家寢疾八月之十六日遂革距其生丁巳二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有四留仙及

介弟倉黃袒肉宗外宗之至者哭之加哀其葬唐山灣也送車數百乘婦女髮而辟踊諸孫及甥以衰抱之里人之與執紼路而奠輟多出涕者簡討公命其子以速銘也曰吾非汝母無以成吾家詩有之將恐將懼唯子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子惟文字足傳有以慰亡者於地下留仙率諸弟以請嗷然哭余因追溯先朝澹泉公初舉進士定交於職方吳君永謂之邸中永謂吾年友親侯氏婿澹泉其內兄弟蓋氏聞教自王安人以下余之所熟聞也吾母朱太夫人精心佛乘撰藏經關於鄧尉山中心欣助惟有于太君一人江鄉百里之間首聲相聞信施雜及繙素之口必以秦母吳母為先已而像設告成二母之軒車並至余家無主饋故莫從孺人率其家婦介婦贊始於伊蒲之席因以教兩家世講留仙在館聞修少長之禮而孺人亦緣高堂雁行護階而登吾母婦而稱其賢羨其盛未常不為之三歎也未二年而孺人卒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于太君亦以哭其婦而亡矣語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富貴壽考在人世不可以把玩余因銘孺人而讀其家乘惻乎有深痛焉留仙娶於吳繼娶於華吳為職方君弟之子華則孺人母黨也松期所授室曰黃繼委禽於鮑松喬之外家曰高松如之外家曰陳皆貴族簡討有慮出未名者一人以孺人歿後始生女四其三許嫁而殤禮弗襲於夫族其葬而行者一人孫男八敬然始然孝然廉然文然憲然其可名者也孫女四人當詳於世墓故不備嗚呼余觀乎秦氏它日元堂之啟俟諸百年子孫之應書者且繩繩無祿而留仙為孺人膏體魄刻琬琰若恐非及余居兩親之喪逼外除而先大夫先妣之斃行所以圖不朽者將累當世能言之君子而尚有待也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其能無心焉摧割而慙然其無愧汗乎用不獲已簡討公及留仙兄弟之命而為之銘銘曰

維侯昔有母受旌以節表厥毛里崇臺棹榷維秦今有母推封以恩破之象服程弗寢門斯二母者孫繩祖武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嗇之年厥有夏子靡不由天有訖者泉其流泚泚遠彼墓門莫知其止吾欲併禮宗而紀之以告後之有形史也

蔣母陳安人墓誌銘

吾年家子常熟孝廉蔣君伊狀其母陳安人之內行踏門來告曰往者吾父亡也兄估圖錫銘於先生而未敢者有母在不忍以遽葬也今母亡矣

信又不天而前死者三月先是母屬疾以其哭吾父也吾兄弟朝夕祈有間以盡一日之養不幸重遺少壯者之喪吾母哭子因以追痛先君心腸摧裂遂至於大故嗚呼吾兄已矣孤子何以追終天之罰而下報母兄乎今者先君之銘有待而願誌吾母庶幾致哀吾父而慰兒信於地下也敢以請余日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有司者三十年吾友也子之兄弟有敦盛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狎主其事亦吾友也古者朋友之妻之喪則經而弔之朋友之母之喪則為位哭之吾於蔣氏之禮有二焉其何忍辭按祿安人姓陳氏常熟之唐墅里人其先有為侍御史者子孫世儒家父念虞公也念虞娶於程生安人甫在抱而養於叔敬虞以朱孺人為之母撫育有思故安人始終事二母如一年十八歸於蔣是為贈禮部主事抱奇公之家婦而丁丑進士歷南海建安二令陞儀制司南陔公諱某之元配蔣固鉅族世由科第陟顯官獨抱奇公固隸隸久不遇借漢太君

長食貧安人既饋而稟服履珍纓綵屨不惜解瑣脫簪以營之躬操杆忘寢與所以佐夫君子於讀者惟謹其貴也奉其姑之官屈勉在公簡飭中外具有禮法漢太君歿於南海方率將櫃車在塗而又奔贈君凶問比入闕將報政而甲申大變天地崩圻則又得之建安官舍中凡南陔擯柱家國凶哀盡聽安人之贊襄原自余初得舉識南陔於無錫舟中其成進士也余亦官京師中間仕宦參錯垂老始相見於江湖握手與歡入門而定宇灑掃鈴柝肅然主人設雜菜之饗散核酒禮中豐檢之宜寒夏僕御無陳喻嘻笑者吾以此知嫂夫人之賢也南海壯縣也海虞於吾郡好以服飾居處相誇尚里閭中獨推蔣氏有素風一官墳表垂臺而歸家門無珠玉纂組之華子弟無田園車馬之奉論者以為此固吏治賢也微內助無以成之南陔又言於余曰吾建安聞亂時軍興旬午使者促迫坐邸舍

中山嶺洵東手無以應吾婦盡捐橐中裝以代輸杉稅閩之人至今猶言之余尤歎安人審常變藏大體不獨稱廉令婦也安人四子已出者三子中子偶早歿天歿膝下唯三男三女嘗歲時宴集幼穉盈前指長子願而言曰若等少長富貴惟信兒之生也乃父為貧諸生吾母子日夕為辛苦因相與陳陳而泣嗟乎兵興以來如南陔之優游晚節在同籍之中不易見矣彼聞家居幾為何人所中俸而得全其沒也亦不勝嗟涼之感故安人哭其夫若子為之加哀然則世之不如南陔與不如安人之母子者

可勝道哉安人卒戊申也距其生癸卯六十有六後於南陔之卒者四年故孝廉之名成也安人所及見今孝廉方遠至而諸孫嶄然露頭角若安人者可以無憾為之銘曰

嗚呼古有合葬而為兩銘者其穴同其窆之月日又同維淑媛之高風宜垂令問於無窮故從而為之辭以相隨夫子於幽宮

許節母翁太孺人墓誌銘

崇禎九年江南迅按御史以兵部故太學許公之妻翁孺人節孝上聞天子下詔旌其門曰貞節之門又十五年孺人卒蓋去許公之歿五十有一年矣初郡人之以孺人節孝聞也其子元極元愷實詳列其行而元愷以好交友顯名故節母之賢特著同邑先達如徐公勿齋孝廉如楊公維斗皆不言同歸臺使者以兩公之語為徵適具疏得請孺人之卒也元極先三日以病歿於是元愷踰躅號泣曰嗟乎吾母之節得以顯者皆先皇帝之德而吾之友實助吾兄弟以為請今吾君亡吾友亡而吾之兄亦亡矣苟不得一言以銘諸幽是先朝之寵錫將泯滅而弗章也惟妻東有舊史氏在乃即大亦與公之狀來告偉業曰噫此吾友之母也為序而銘焉按狀孺人東洞庭翁公恒裕之女也年十八歸於許兩家皆洞庭臣族許公諱明臣字餘耕以明經入太學為時聞人其歿也年僅二十有四孺人少於公一歲二孤皆幼撫根長號引簪欲自刺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始勉之日若從死如藜孤何自此五十餘年屏去綉服弗御幸拮据為餘耕公起家舍立祠堂田園邸屋有加於舊中從親舊人無間言此其事夫之節也孺人之姑曰姜太孺人姜為望姓又王文恪公外孫文恪家法清整姜孺人得其教門以內有節行法度孺人承顏色凡甘旨服勤勿失姑病口嘗藥以進不解衣帶者數月病已篤哭泣籲天夢神人授以藥吞之乃瘳此其奉姑之孝也孺人初稱未亡人元極甫四歲元愷三歲餘耕之兄日仍耕能撫字諸姪而孺人內和妯娌外事伯叔聘禮賢師訓舊二子遂以成立仍耕之次子丁卯舉於鄉孺人出遺書數百卷涕泣以授二子曰乃父無年不得志於彙院若其無忘乃父之志此其教子之勤也孺人性好施扶困濟厄棄責折券鑿道路成橋梁營寺宇并力為之惟恐弗及歲大浸出米二百石佐其子以給麥田翁巷之貧者恩及數百家矣江甯松江縣舍所在賤貨亦如之荷遇荒穰以為嘗此其教人之仁也初吾師張

西銘以社事興起東南而勿齋維斗為同志嘗大會武邱舟車輿咽巷陌為滿其有傾身接待置驛四郊請謝賓客則推吾友德先德先首元覺字也當是時孺人方持家秉德先薪斤千餘金以為頓舍飲食之費孺人無幾飯吝色遠節孝廣聞適會孺人六十西銘倍勿齋維斗登堂拜母同人畢至里中以為榮自西銘亡後世事遷改交游推折勿齋維斗致命而死德先以告其母孺人未嘗不潸然出涕且以幸兩人之得死所也元極之病亟也孺人哭之慟日吾不從若父死者以有爾等在今何忍壯子先歿以下見吾夫哉乃亦卧病不肯服藥取手所製布衣熱視日吾可以下報矣噫余聞之忠臣節母皆棄天地之疇氣必使之備艱難齋荼苦以歷試其所守孺人之晚福亦既安且樂矣矧竟令哭子以歿所謂以節始者退以節終天之以完行俾孺人也詎偶然哉先朝所以風厲人倫若孺人者可以無愧矣子二長元極太學生次元愷吳縣庠生孫四人國光斐光廷光俱元極出給光元禮出孫女三人曾孫男四曾孫女二孺人生於戊寅七月初七日卒於辛卯八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四即以是年十月十五日附於餘耕而麥田亭字圩之阡俾業借諸公以交於德先兄弟俯仰二十餘年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夫述先朝表揚之典發貞誠幽潛之行俾後之邑乘國志知所稱述此亦舊史之事也乃為之銘曰  
震澤之氣上屬厥池俾彼委星貞禮下垂宣文章母孝義垣發綽綽有光彤管是胎圖畫丹青禮宗女師昭茲來世刻我銘詩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八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四十九

文集二十七

墓誌銘八

勅贈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鼎之妻進士管江南漕務左叅政絳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蘄誓死設守得正而麾叅政時計偕在都次首山絳又先期遇害淑人突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擲地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疾不半載而卒年六十有七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為淑人厚幸日未沒於兵又六年叅政成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合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草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為淑人惋惜日不及於祿俸業讀其家傳而歎曰天地慘曠生民糜爛閭門煩瑣以一身擔挂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哉當難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級級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級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於難斬黃旣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雅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閨而弔其禮宗者幾與共極孝城同其節椒淑人生營茶苦沒被龍榮烏頭雙關且與豐碑辛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而私紀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纘軒公官藩府書記從荆即自建昌遷於新因家焉盧氏叅政之大夫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故里聞為世好編軒任俠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暮酒尤相善南槐嘗遠遊而不在兩人共李從者劍首山立於前南林撫之曰見子也請君女以為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南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為愛婿壻夫待其周措甚有恩紀叅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高門母朱又宗家女也裝送為盛淑人慕編自甘執爨弗御箴管壁窈窕治必工為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履門之內憤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佐筮者又疑於女君勃稽語言易主嫌問伯兄長類為之析產異居

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養人膳羞醢醢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連而甘之舍是即投箸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膳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人姓不飲自奉簾飯無兼味有潔蠶蠶蠶七箸必手捺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僅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遽色而內外奉其規程莫敢陔輪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躓於鑲院淑人婉語相勞苦參政兄弟就外傳所以教督之有方嘗每燈聽其夜讀至東漢末常引傳舉引槽穢貧賤之語以爲訓又至寇準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爲人常以爲得志寇政廢子賢書信口若七日所說詎至此旁人脫之殊無驚喜容退而告服蔽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徒於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固公被縛矣已而釋手執參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以免弟級則與妻子偕沒淑人蒼黃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累昭初乘間達旦初遂不知生亡淑人僵立墜壙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遺之以其衣遂與張淑人偕脫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爲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殮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參政聞遣西寇遇其孥於湖溪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沒身子手爲幸飯含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攜帛中金則不能爲禭參政言之輒歎然泣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珠樹林首山藏骨處爲別葬孔子曰衛人之禮也禮之魯人之禮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蓋附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爲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陞之復以失狐

駢之甲以鑿若首山之所者所謂埋而置揭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款以時服懸棺而起故其於公也自有紀梁同其克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却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泛覽史傳每歎天下大亂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爲抑沒傳者蓋千不獲一推子奉其母歸奉其姑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爲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奕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著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俾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而啟參政於身後豈偶然哉余史

官也又嘗使楚於楚事宜詳參政今官於吳爲廉吏爲孝子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銘曰  
站鐫源泉分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湖高兮銅零江小翠  
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斧兮出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釋奴  
龍子兮一日千里伊誰胎之兮母之懷矣斬春大澤兮孤鳴篝火黃巾城  
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婦求死夫毋使併沒兮天乎何辜我刻斯銘  
兮用昭 啓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姪孝女泯滅於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保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致其世則夫身殉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郡承陳君三石諱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爲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年之正月六日是爲嘔獻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攜細弱奔走窺伏於窮山絕箐之中其得脫於萬一者驕安人颯勉搢持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甯宇而安人年已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子與女將安將樂安轉棄予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爲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家宰諱邦謨爲望姓而娶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封股肉進以愈年十七歸於陳樂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樂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突蜀道遠而樂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樂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安人長踞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政太恭人晨昏定省則軒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兄兒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既聞訃而望國以哭則安人已踊而成喪自餘閨之奠以及於浴衣含玉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樂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大小歛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召安人前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樂城亡後秦楚有寇難蜀道梗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拊髀自歎安人寬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奈何以身

蹈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君從之得以一意開居養志與其兄推財讓分遇凶札則傾囊囊以賑貧宗親里黨凡皆安人贊之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入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文恭人臨歿歎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舍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歿身汝手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受命嗚呼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距其卒已丑春得年四十有三卽以其月權厝於涪南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桂世命世德世輔世壽世皆虛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能訓長異室思諭所生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為明經命世中庚子閏月鄉試三人諸生所充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也君望子姓避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充李乾德而然者懷其偏沉巡撫節閩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哭李公者智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既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廂微聞其語既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遺大難義不可以沒沒君儒者未嘗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大非李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慎母為世指名因顧視諸子曰君獨不為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陳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應而敬君長者謀以妻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四子德世為兩然壻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安人之言不徒以為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哉安人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忠躡蜀棄軼之不著者高於巴陵之推吾妻得土為幸詎敢謀諸榻爾然以吾之流離白首諸子僑於異邦邦宅日者歸婦先恭人之壘以為仇僱謀同穴期向有待惟卽藪官告哀西望嗚咽於語氣之無不之而已余曰我聞楚蜀間好為哀些之辭今陳氏之速銘也

多恻怛情請鑿銘體而系之歌曰  
 涪水潏潏兮涪山嶺嶺虎豹嗥嗥兮風雪屏屏願從夫木末兮哺子草間黃雀嗚嗚兮猿猴以攀丹嶺隕葉兮血淚斑斑荷盡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土之猶在兮從姑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尚夢魂之可越兮宵愁聞亂亂日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誰兮水安人葬處馬鬣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洟瀟瀟義兮節節鶴唳

兮啼曉劍赤甲兮石刻銘辭兮千年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兼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亭君諱某之藏耐於大父卜某厝以別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與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為位哭余因以追敘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吾兩家遭時多難生事死葬僅而獲履余哀且病猶執筆誌白母之墓不某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同馬合肥龔余哀且病猶執筆誌白於二白者皆最深龔余已詳述孺人之內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即其傳釋言之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盡之女忠盡官於閩而卒子幼自以長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孺於奉亭君奉亭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早亡孺人酒漿滄滄盡婦禮惟以不違事其姑為敬亭歿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屬孺人姑有女出己奩為之嫁姑病奉湯藥繼劇論以將護之屬孺人攷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亭好狗親友之急不以無為解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女又遺兩喪摺摺拮据匪朝伊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者不肯聽曰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盡斥簪珥以為束脯賁詩曰何有何無肥勉求之傳之所以稱其勤也孺人訓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遠容奉亭君病焚香告天曰是有人父之責於其祖父願以妾代某之身奉亭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茹齋脞竺竺之教者四十年勉二子以力脩乃父之志詩曰薰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父母未有痛念其子者亦難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為黨人難為黨人之母亦難當既懷雷由逆奄之餘孽乘國難以竊政槍二白生夙昔執言之誠而下之獄孺人聞二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既旣矣為僉王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為悲而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為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二子以免也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貢入太學母年八十健飯

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宮萬孟緜有事於廣陵母感疾危噉而二子皆未歸意中不能無戀戀者既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歡哈竟日爲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滿三日就寢俄起坐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子抱母坐家人泣搖手足之遠而念佛大悲呼曰孝脚跌而逝此其時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謂曰孝子不願永錫爾類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轎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在生錄中嗟乎余亦黨人也當二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蒙 恩歸里再奉吾母七著者五年親視飯含終天無憾者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余既已銓次冀公之文又念三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故實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爲無愧爲之序而銘曰子才也優命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日何尤百祿來求子行也壯四方是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歸來在養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遭時孔難罄無不宜若此母者垂百世其奚悲

王母周大安人墓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進而加隆者其惟母服乎禮家云父在爲母齊衰期者屈於其尊也今執母之喪不得以二尊之故稍有等殺雖然禮當爲其過無爲其不及古者禮不足而哀有餘今之禮猶古之禮今之哀不及古之哀也古三月而葬父在而葬母者其父以妻之道行之爲之子者哀服而深墨徒號引匱投雜雜斯以申削杖之痛若此者其服不同禮同孝之至也今之人於致哀之道其果能盡歟否嗚呼友友刑部郎中海虞王君楚先葬其母周安人者斯可謂之能哀矣乎楚先與父餘姚公喜廣同舉進士楚先筮仕十餘年既以親老得請餘姚公方在養而安人見背楚先將以月日封北山之新阡在餘姚公則葬妻也楚先則葬母也君子竊於此觀禮焉禮先殯而後葬安人之葬也先期楚先奉輿車以祖載柳池牆髮四面有章屋柩加籠罔不盡飾主人祖括髮拊心碎踊自家祖塋匍匐號者數里內宗外姻四方之來觀者數百人皆爲歎獻出涕且曰王大

天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實來請銘偉業讀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相憐此余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可爲衆歎憂者不可爲數息聞吾友之哭其母余能無潛然承淚以追痛吾母乎當 世祖章皇帝之十載 詔舉遺佚俾與楚先爲類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吏趣上道急母于日涕泣目盡腫既抵京師與楚先言而嗚咽楚先亦泣然曰人孰無親即吾母未嘗不善病也余日君父子同取甲第父處子出於道爲宜君之母少於吾母者一知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筆畫箴管既長代其母以指搢家政年十八歸於王事君舅農毅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爲叔氏後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歡心餘姚公窮諸生也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中撫育諸子辛勤教習有機杼佐讀之勞有蠶繭不飽之苦既貴辟總布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嫠收族親舊之窮瘡者咸以爲歸遇慶委御賦獲皆有恩紀於里巷則給棺柩施醫藥五十年依佛氏之教焉其晚歲也訓楚先以居官清謹不飲仲子之與物爲競又使之乘時鼓勇以自進於功名其費明誠大體如此楚先追念生平艱難勉之故而痛其母之卽世故哭之尤加哀焉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大王父王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傳業之事其母有愧楚先固已多矣自古賢人未有不願其夫若子之富貴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塲屋屢試不收而祖母湯叔人已老家貧無以爲養吾母爲余言之而泣余幸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愧於吾父之不遇也今王氏父子一朝拉舉南宮萬安人之於其家也宗族親黨前爲壽可以爲貴盛矣安人之事其親孰有加於此者乎若夫遭逢世故進退維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節界餘姚公可出身爲門戶計而余於大義不得援此以爲解自恨於當世無毫髮精神補徒以羈愁病苦之餘累吾母之倚闈長望而盼之以晨夕之憂然則余之有負子職者們心漸汗終天而已矣歿齒而已矣以視安人母子詎可同日而語哉安人卒於康熙丁未四月十四日記其生年丁酉八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一子三人長禮

卽楚先也刑部郎中次漢丙舉人次潘孺女四俱庶出楚先娶徐氏漢  
娶范氏孫九人李棠雲糕禮出也世業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出也棠棠雲雲雲雲雲孫文四曾孫男三安人之七十也楚先奉 恩命  
以歸養再踰年而安人以卒嗟乎人子莫大乎親視飯舍驛以余之不孝  
藉 國恩以終事吾母庶幾稍有以自慰禮曰五十不致毀又日父在不  
為母減性楚先之為孺子泣者亦可以有節而不至於毀瘠乎是亦母心  
之所以卽安也己為之銘曰  
哀也可以無容言也可以無文是少連之居喪而在乎虞仲之城窮賢母  
之善貽兮用不墮乎斯人烏自其墮兮尚湖以清我為此銘如燕雀之廻  
翔兮鳥獸踴躍而啾鳴嗚嗚嗚嗚乎悲哉石以永存

潘孺人墓誌銘

吾友鄒訂士祇諱狀其母黨潘孺人之內行來告曰孺人姓潘氏常之宜  
與人翰林簡討孫衣月自式之元配也衣月將以月日葬其父母於龍蕩  
之新阡而用孺人附吾子既許銘其大墓矣敢并以請且日孺人之父湖  
廣都司泰軍文臺公祇諱之外王父也文臺以周孺人生二子三女既成  
立矣吾母則長女也周孺人晚又一舉得二女其一德存者為最幼以此  
絕憐愛之當吾祖之以憲副治九江也吾父率吾母以從文臺公方隨廉  
官雅州道出九江周孺人攜女與俱生八年矣吾母見而留之曰蜀萬里  
遠宦雅州又處蠻箐中妹方在提抱請為母鞠之以待母歸可乎周孺人  
日吾哀此兒尤小不忍去左右雖然吾老恐不及見其成也事姊猶事母  
他日為我擇婚處於郡城以相近終且累汝母笑而應曰若遂二年文臺  
公遣自蜀抵荆州而周孺人卒又二年文臺公亦卒疾已革遂二年文臺  
前指女弟托之且理周孺人前語吾母啼嗚嗚嗚以此孺人育於鄒氏又  
日吾鄉與孫之先有道義之雅故世締姻盟先姑之歸封簡討公而生五  
子也以衣月為長吾祖奇此甥而愛之日七日且早貴孺人之依吾母以  
居也為人相而莊進止皆有禮節先姑之歸甯也與吾母相愛孺人以女  
之道事吾母卽以姪之道事吾姑姑相謂曰長甥而所愛也盡以而妹為  
吾婦乎母若謙言不敢富者姑避日君家兩寡人之命不云乎近伯姊為  
幸吾家雖貧如其近則莫予若也已母乃訪於潘氏而後從之婿之夕衣  
月來逆內外姻交賀喜共得所歸也吾母施紵結襦持其手為之泣痛父

母之不及見也既貴以 尊恩與其姑並受封乃請於衣月願同過荆溪  
展父母之墓潘氏自戶部郎直軒公為馬鬣封而文臺夫婦從焉孺人之  
至也宗親會者車數十兩孺人翟弗副獨環珮之音瑗然里媼長老聚觀  
太息有泣下者吾母聞之喜且悲日吾可報江州之諾矣逾三年孺人以  
病歿於京師年僅二十有六生一子日賢今長矣為諸生孺人之有京師  
行也別吾母如先姑而哭之加勸先姑亦已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  
追念外家與先姑過而哭之加勸先姑亦已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  
吾母馮余日婦人所難者貴而有子孺人有子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  
竟天破不有命乎周孺人之歿荆州也載輜而歸孺人甫十齡姿衰行哭  
道路皆哀之今孺人之葬有賢也為之主同姻畢至於終事亦未為不幸  
也訂士之來速銘也述衣月之言日詩五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吾有事四  
方而孺子也長姑就一坏以當其體魄今日之禮吾知痛吾親焉爾顧於  
妻亦有傷心者惟其得耐於姑反哭於寢為無憾而已矣余為春秋之紀  
卒葬也內夫人外夫人皆書外夫人之喪或致或不致其葬也或日或不  
日則各就其赴告之詞以為詳略今吾於潘孺人之內行所不得而詳也  
而訂士為能文家且以骨肉故紀其事為甚備嗚呼狀則既以詳矣誌又  
安得而略諸此余所以狗吾友請而合於春秋之意也為之銘日  
蘭芝猗猗兮生於谷中孰滋而培之兮不必於其土孰萎而落之兮不必  
於其風惟榮華之長在今芬芬襲襲於無窮嗚嗚是為孺人之幽宮

孫母金孺人墓誌銘

余嘗登虞山循將而南見有城佳哉而勢夷垣左岡右阜拱伏甚置中為  
馬鬣封焉土階而不柴木榮而方遂慈堂三楹中唐置龕壙周以完詢之  
起乎門孫孝維藩所以葬生母也前數武巨石斗辟下瞰百仞有介邱隆  
兩舍之勝專之於孫氏矣孝維晨過我哭而謝日夫子幸謁先孺人龍以  
不及從為展某芻菲吾母懸綽之石未有刻辭敢請余日誌按狀孺人金  
氏常熟人其承事方伯公也贊女君黃夫人羞饗於舅中大夫進止有禮  
退而齒同列鉛澤不華箴管必飭酒漿是潔巾悅以時從宦粵邸而生子  
粵東多珠璣翡翠犀犀莖葛孺人不以私其家方伯公疾孝維甫羈貫嘗  
抱者膝方伯念困劣不能自還哀此兒尤小撫之泣下孺人淚承睫倚懷

用好音相寬不以孺子未立增其戀戀心方伯捐館舍家嗣司李君持門戶遇異母弟有恩紀孝維修弟道甚恭友愛無間閨門雍睦由兩母氏之教焉孝維就外傳薦人訓以儉德庀治家政億御榮息中外爭多其賢及病泣語孝維曰自汝君母黃夫人疫吾屬助送者三人其有子而貴禮有從而致隆者也無子者不附吾幸育汝願得身先驅嚙以下報黃夫人於地下俾知孺子有成惟汝大憂兆哉未定吾願汝當規尋丈至壙孺子維涕淚受命余惟禮古不合葬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先是方伯公曰營高敞於山之陰以形家言改卜而孝維承母意不及俟先君於窆旁乃距祖尸而近貞龜維食葬前之一夕孝維夢孺人趨而來曰某所有文杏焉可以馨吾骨矣且而詢諸貢士者則其處在宋元日故嘗植杏萬株為維摩講舍之西辟垣而宮以杏預之今墟矣人猶有識者嗟乎孺人之靈其安斯土也筮襲於夢異哉孝維卽歲從余游實受命於其母雖無閨門之誥而長御傳道以孺子在幼惟長者扶而植之其誼接甚至閱二十年余已成遲暮而孝維雅自樹立克襄大事可謂無負於母氏也已用狗其請而為之銘銘曰  
湖水漣兮飄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杏棲鳴鶴子千億兮仙根蟠刻茲石令永不刊

亡女權唐誌

嗚呼此我之仲女而陳之介婦卒也以難故欲於屋之小殿無主哭父撫之始受舍乃卽其地馬葦宮俾未書識以識月日曰女生於京師在震而母郁故人以輿子遺疾彌月而瀕於殆其產也萬無母子俱全理屬有天人幸無害禍心喜雖女絕憐愛之知星家曰是其長必貴十有一歲而郁故人卒辭痛如成人祖父母手加鞠育婉孌得意旨長知詩書工箴管遇姊妹以恩待上下有禮法陳海軍大姓也今相國初在翰林與余同官其生子女也又同歲相國之父中丞公以請婚年十八始禮成歸於相國子孝廉容采字直方時相國守司農卿而直方北闕得舉旋殆之夕以高門勉之既饋而翁姑交贊曰此賢婦也司農再相未一歲用言者請居藩陽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師以絕塞遠債衣業通音問居中爲調護余時卧疾遺總麻慘戚戚不樂直方慮左耶迎以歸相國疽發背舍中兒多南下直方屏然膏藥少年也從一醫一童子出關踰千里絕跡無

八地以省父余與之立馬門外女泣而送之已而相國召入京爲宿衛視舊人在諸子法當從會余丁嗣母喪女執手訣曰兒從夫長作京師人矣父老病無意復出兒非有事不得還江南因慟哭嗚呼孰知其夭死江南欲長作京師人何可得哉當相國再以它事下請至家人咸破鬻直方在外舍未就執得以其身變服省視塗炭奔走見者殆不復識女盡心依助具稟饋泰消息密帑主費所以措括萬端勞不見恤或反比之受譴讓無還中獄旬月而後歸全家徙避左用流人法不得爲前日比獨子婦不在耳嗟乎陳氏方隆盛時子弟厚自封殖卽難作而室中裝爲在甯者分持去相國母夫人於武林聞之曰四郎無私財若妻子何女歸舟中舉一男名之曰環志環名也抵家住空舍中支一鼎以雙手脫傳環珎市粟粟以上太母日兒食不能與伯叔規比也直方右目眇於律廢疾者曠女時省余東滄聞之喜曰吾爲貴家婦以有此苦若骨肉幸以完當微居父舍傍紡桑作活也未幾海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數驚女積憂勞久病咯血返而就醫郡城余憐其無依父子嘗相守二女甥四五歲頗慧黠長者教之禮佛祈直方早歸女凝視長吁曰汝父不還矣余訝問故曰吾舅姑已行若止一子以贖論易耳餘林送者盡室在南安坐無行色卻微屢不前事且有變變則禍重至奈何以獨免乎居兩月果有後命女病已微聞之憂且慟嘔血數升遂以是卒當初中丞初以婚請余難之物禁大盛陳氏世顯貴庸我耦乎其言二十五年而大驗女生於丑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庚子五月六日卒前二十四日而直方在京師與諸兄弟竟同道去之詞以哀之曰  
雙爲招魂之詞以哀之曰  
木葉山兮兩冥冥蘆管吹兮悲風慘慄之中人伊嚴關之截薛兮虎豹以猜冰雪皚皚兮恨黑水之無津問華表之奚歸兮鶴告余以不聞生與死其終弗見兮噫乎寥廓於重雲越有岑兮江有併魂歸來兮從汝母莫椒藥兮漬茲土依佛火兮教諸苦

梅村家藏卷第四十九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

文集二十八

墓表

卓海幢墓表

公諱馮姓卓氏字肖生別字海幢浙之瑞安人明建文時戶部侍郎忠貞  
 公諱敬諱難不屈死與方正學俱夷族其子孫有脫者流寓仁化和從外家  
 之姓曰宋氏萬曆中鴻臚寺鳴贊公諱文炎忠貞之七世孫也始以仕顯  
 復其姓人通知忠貞有後矣鴻臚娶於孫氏生公公之從兄弟曰爾康字  
 士病日發之友左車俱以文章負重名知交頹東南而公亦棄才穎時  
 人莫能定其優劣蓋仁和之卓始夫去病病學好屬文而左車才辯望倍  
 兼通佛理其所持說雖碩學名僧莫能屈公傾心好之日夜叩擊不倦乃  
 同爲北游居京師五載屢試於鎖院輒不利歸而讀書武康山中益探究  
 爲性命之學先是公弱冠便有得於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顧  
 近佛氏之頓教而源流本殊後之門人推演其義以見吾道之大於是儒  
 釋遂合公既偕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雪嶠諸耆宿講貫疑滯  
 雖發自左車要本其師說然也公之爲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  
 無不精詣即治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強有心計謀役僮隸各得其宜  
 歲所入數倍以高貴稱里中各謂左車曰君與君之兄同講學而獨以貧  
 者何也左車曰曰白圭之治生也以爲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  
 能以取子孫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之夫知仁勇彊此儒者之事  
 而貨殖用之則以壽人任時蠶木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學  
 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爲善里中嘗斥千金修橋梁之圯壞者歲幾出  
 困粟所全活以百數彼其於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  
 區區焉與廢奢營財者比耶既而公之子辛彝用高第入爲秘書院編修  
 公貽書教誡之所以脩身心勸職業其道甚備嗟乎富而後貴書院編修  
 左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夫忠貞之裔運滅不可知者二百餘年而去病  
 左車與公三人者始以文章發聞於世可謂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  
 左車竟淪沒窮困以死論者且謂天道之不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貴享後  
 福然則天之所以厚忠貞子孫者詎可量哉當方正學收族之日一二賢  
 者竊其幼息以免忠貞遺孀得脫史雖不載其事保合陸賦要自有其人今

正學之世未顯而卓氏遂昌亦可見忠臣之必有後足以慰諸人於地下  
 矣嗚呼忠貞之德可以百世而公能上繼祖烈下啟來胤苟不書其行事  
 以告天下則無以昭示乎後之人乃錄諸墓石公二子長彝即編脩君也  
 次方清庠生公以其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備元配張孀  
 人合葬墓在武康縣之河圖村婁東吳偉業述

保御鄭三山墓表

余嘗讀歐元潛吳甯傳見其人粹然儒者又好爲名僧者宿之遊蓋自疲  
 驚天札刀兵水火之並作善警者非原本儒與禪講求乎天人性命之故  
 俾人聞之者心正定煩惱破除則其藥石之所奏不足以發膏肓而理癩  
 結求諸今人若保御三山鄭君斯近之矣鄭之先始於司空公爲宋天聖  
 間名臣建炎南渡武顯大夫有扈蹕功賜田松陵子孫習外家李氏帶下  
 醫遂以術著其別祖之舉者在宋日學士忠惠公丞相忠定公在元日所  
 南高士君堂構於程朱之學和緩之技咸有師承相傳五百餘載爲士族  
 爲名家君自少攻詩書徽言行早孤居喪能哀仲兄病封肉以進人皆曰  
 鄭氏有子長身美鬚鬢溫良樂易一見知爲通人長者其於醫也發揮精  
 微行之以誠心惻怛名乃益起千里之內鉅公貴游輻輳接跡書幣交錯  
 於庭君造請問道無虛日美人謁曳屣行過者手注善藥以去視之必均  
 性不喜入官府有願交者必見重始終不干以私居常劇食蔬爲章程然  
 中府日具十人之饌高人勝流明燈接席評騭詩文書畫爲笑樂子弟守  
 循簾之禮端詳拜視得義門之餘風修先祀以收族婚必告喪必計周恤  
 具有恩紀宗人農部公庶子自其沒後始生鞠育教誨之者備焉同里負  
 重名者曰楊徐兩先生身殞家破所知皆亡匿君非前有一言之托以已  
 女其子孫女其孫處田宅謀膏火成就其門戶徐之長子孝廉屏跡  
 山中不交人事嘗抱病且困君急擊舟往訪見其突不起奄然壞絮簞箕  
 中爲之泣手和藥解衣易粟粟計君亡時君孝廉乃張目能視然錄其  
 事日更生他若拈圓高公之急推坐慰請宦之窮爲醫路人脫駭符館  
 不可悉數此其儒行之坊表者也君事雲棲蓮池和尚爲幅巾弟子於武  
 林石公爲同茶脫扣擊於張司農靜涵居士以研究法業有弟日士敬余  
 同年生龔浮屠服以避世講道論藝學者奉爲經師人師君朝而率其孫  
 蔚聽士敬讀大易一章夕而借士敬從靜翁受般若妙義所居各圖西近

永定舊刹名賢古德所遊處傷其蕪廢揮斥數百金撈河修復借曹村相  
國結同善之會誘掖勸懇施者全集君嘗謂人上藥養生中藥養生醒醒  
以為參苓棗桂以為葷砭去其陰憂鬱之疾予以歡喜利益之方彼且  
茫然汗霑然已我則不居功不尸利富者教以營儉設飯伊蒲貧者教以  
掩骼裕恤數卯皆不期而至不速而成年七十餘矣三春而賦雞鳴而起  
指指然若有不容自己者畢餘景以護末法回應勞而入種智飾巾正定  
知命篤終末後證明歸諸解脫細索合掌讚歎一以為醫王一以為長者  
此其確觀之撈籠者也余每見世之士大夫困於更徭賦役而頌在杜門  
學佛者尤甚即其親黨故人義相收恤者不能驅馳賦助而營齋利生  
恒誦於力之所弗及若其棄家室毀容貌雖或大長德其徒相與敘統  
糸爭墮墮以屈辱之庸兒俗媿見其疏經詮教規重矩墨苦難知而避之  
若浼不得與一知半解者同其利養是傷者窮傷而禪者尤窮醫獨出入  
術與禪之間其地位可以權巧其交游可以率勸故急難死生捐金援手  
伽藍塔廟鳩財工在今日唯醫之力健為之願獨難乎其入君則其人  
與術相值而適會乎其時願力通有所成就然則通儒與禪之窮者莫如  
醫又莫如我三山之為醫也嗟乎苟不為三山士君子之不振於斯世可  
勝道哉余與君為中表往來游跡甚多間嘗記其一事登靈巖共謁吾師  
柏庵柏庵乃楚魚山熊公也楚有何先生者在坐先朝為淮南倅因流寓  
其土而過吳徒步訪師師命寓君舟還郡遇山却君登岸邁返出十金曰  
此村人所以資藥囊願以為何先生壽何先生之過吳也因故人為吳令  
不得見因甚藉君金裝以歸夫以余所偶見如此則其不見者可得而推  
矣若三山者今復有其人乎君諱欽論三山其字晚自號初曉道人子二  
長其亮次之洪亮早世之洪能養志先君四年以辛余所表其墓曰鄭孝  
子者也孫榔醜謹有學行能世其家余既歎父君行事進而求之所南先  
生似乎首陽柱下之不同然君子之道或默或語泫泥揚揚蓋所以救世  
也歸澤其身而已矣易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南有焉詩曰凡民有蕚  
匍匐救之三山有焉所南之書埋之絕壑之下君之碑刻之高原之上後  
三百年當有知其入而為之懷歎者是為表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傍石湖而西不半里為梅灣余伯祖故福安縣縣丞玉田公諱諫之墓也

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以下大參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為鴻臚長  
子次即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諫余祖也又次則諱諫偉業四五歲曾及  
見之老且貧衣食於卜肆余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歎日爾知吾宗  
之所以衰乎三世任宦廉吏之橐固足以傳子孫爾伯祖實主其祭用之  
為飲食養馬費產遂中落余與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祖  
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有侯難伯祖自以私財  
募兵千餘人轉戰湖間兵敗左右皆得一金卒負之免家遂以破其  
遷吳門也邑一故宅起廢磚下有巨穴見金繩絕棺朱砂題畫道王公  
葬處以是邑邑不樂得病死有子而一女不知女誰氏吾家自移莫東  
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偉業後十年成進士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日余  
姻也詢之則三山之兄日某者為伯祖婿余姑翁在也偉業乃其禮幣拜  
見則年已七十三泣然泣日猶憶會鴻臚公葬時曾到鹿城見二叔今已  
六十年不通家問二叔謂吾祖也歸而告吾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  
與吾父知之亦泣泣年六十始識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哭且  
加封樹焉嗚呼甚矣吾宗之衰也自曾祖以下不三世喪東去吳門不百  
里而門戶凋落子孫分適他國吉凶婚葬訖不相聞即梅灣之一坏土使  
非有鄭氏者識其故處則葛藟蒼蒼狐兔窟窟遠墟深莽之聞若堂若坻  
者忽焉過之且不知為何人之墓而何以示子孫惟有刻詞於石表之於  
阡以明鄭氏之德而識余之愧俾後之人知宗法之宜修也吾姑後三年  
以卒有二子以其一從吳姓主梅灣之祭耐葬者為繼伯母查氏而孺子  
諱 冢在其左其陸氏從葬則吾姑生母也元配伯母 孺人先伯祖幾  
年歿猶葬鹿城云

諱封吳母孟恭人墓表

古卿大夫之獲內助者匪僅國政於軍旅有裨益焉詩秦風之詠而仇也  
用武之道備矣終之以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厥厥良人秩秩德音君子讀  
而歎日美哉此國之所以出與乎自昔運會之將至精明強固之氣不獨男  
子也閨門婦孺交相電勉踴躍於軍興之會繇今觀之若吳母孟恭人者  
其事大有關於民生國故可以墓門之石弗之著乎吳氏山陰大司馬之  
族世為著姓後遷遂之清河恭人清河指揮使德清孟公之女其績於吳  
為贈中憲大夫越川公諱某之家婦今御史技察司使匪躬公諱執忠之

配而却無錫縣事與祚字伯成之母也當 國家王業始基吳氏孟氏實  
 共致襄鞅以遠播恭人事其君舅君姑驥洗必豐篋管必飭遂以孝聞  
 匪躬公好結納狗然諾不問生計恭人篝火紡績資給之無乏處危疑之  
 時為親黨畫可否多中越川公曰微孟氏婦無以育吾家逮乎天下大定  
 匪躬公出牧畿縣入擢西臺官守責恭人之居居多最大者無如閩漳  
 南楚西山之二役公之由御史出參政於閩也漳南首被寇我師之調集  
 者數十萬共倚備備弗及恭人內率其饜妾儻從外命其燧人膳宰湯壹  
 夜以蔬功於是乎緩纜鉗扞登堂草屨所以稿士也稻鹽梁糗性餘餼牽  
 所以醒兵也督取諸宮中而給之勿以累民且至謀諸公曰陸沿海之人  
 詭譎於賊者非下令招之諭以馮福將惶惑無以自歸諸將之執俘者萬  
 數 王師弔民俟罪此屬誠何辜亟宜請 王命脫其縛暴露也為之居  
 餼孳也予之食此難也還其親屬俾得保聚公如其言行之恩及一道矣  
 楚西山者暴師於窮筭絕坂之中人負斗糧十日而後至三軍之告置狎  
 聞公方受命督楚餉憂之不知所出恭人策曰亟發取府之縑緞藏帛吾  
 率執械之屬紉為纒囊用器負於軍所士賴以濟嗟乎此二者皆所以佐  
 軍也而恤民寓馮漳南之資糧屢屢既民不知勞若西山則驛騷固不免  
 矣然使羣有司之在事者一推以恭人之心則楚人不至重困而當時如  
 我公者不多見也隨管恭人之賢豈不難哉恭人三子長伯成也次與基  
 又次與都伯成凡三娶元配韓氏繼李氏再繼以孔氏生子幼未名也仲  
 娶於于季娶於萬各有子一人孫女共四人其許字皆名族恭人年六十  
 有七墓在京西之山原曰龔村其細行詳於龔堂之銘故不載初伯成令  
 無錫而恭人南就養將車都亭戚儀甚盛踰數月辦歲北發伯成牽裾請  
 留錫正色勉之日魯敬姜之教其子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我孟氏也有  
 弗聞乎修若職庀若政此乃為孝何必朝於寢而夕於側耶伯成再拜受  
 所戒弗敢言既行未決旬而計至袪括髮而叫曰天乎自吾始筮仕萍鄉  
 有荏苒警而大甯山縣地被邊皆不克奉母從惟沂州魯之南境而錫山  
 江南又以家京師未畢正歲而遽返今者視緘衾奠餘閭屬之兩弟而羈  
 一官於斯土吾之生其不如死也已偉業聞之曰甚哉伯成之孝也雖然  
 先王制禮不可以 也父在而為母減性乎且恭人可謂不殺矣夫以孝  
 慈共格之行又出之以佐軍事而勤恤其民若此以圖不朽夫復奚憾耶

伯成稽首日子宗老也請以一言累子偉業於大司馬之後誼最深自  
 少同舉進士直史館晚而與伯成游伯成之母猶吾母何敢辭抑吾聞之  
 先王為治卿大夫妻若母之賢者必表著之以風勵天下今吳氏忝世臣  
 而恭人備有懿德 當亡修問代之史偉業衰且廢曩者曾與觀乎故府  
 今奮筆書之者詎獨為其宗人已乎乃修不文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一

文集二十九

塔銘 塔頌

香山白馬寺巨治禪師教公塔銘

如來以虛無為宗實為善其有出世為人與頽廢者揆之甚深微妙法機用相等我吳鄧尉聖恩寺到公暨和尚建大法幢尊勝殊特所度弟子各坐道場遠者台宕斷黃之間精藍巨刹千里列望焉適若巾瓶弗離鐘魚互答相去一牛鳴地無如穹窿之海雲香山之白馬海雲起自道衍少師白馬則始於支公其後有道清禪師實萬峯之法嗣香山分鄧尉支龍而聖恩原本萬峯故命巨治教公主之脩別院復祖庭也巨師既委順觀化嗣法門人正道件繁行事奉到公命以塔銘來請俾業版依和尚仰見其瞻荷大法囑累後人續佛慧命世相遷滅不常十餘年來得法上首六人示寂白馬則尤其龍象蹴踏所恃為金湯者也烏可不勒梵行昭法派以垂示來茲乎師諱濟教巨治其字毛姓也揚之泰州人父古莊公有壹行母沈氏生師若靈穎發氣骨不凡早歲厭薄塵勞父母見背捨家入道學於其族之為浮屠道者西山寺深林茂叔父行也先朝神廟之世詔集有道高僧證戒於五臺江南觀法師者與焉膺紫衣之賜而茂公出其門師年十八薙染為大僧從觀法師開講於天竺於雙徑廣通大藏尊經已而蟬蛻文句證覺海間三峯漢和尚唱臨濟宗旨於鄧尉杖策往游漢和尚者謂公之師海內所推為三峯禪也和尙一見契合迎謂之日汝拈得五年住即留單師應日古人拈這一生何論五年遂留侍左右服勞執苦朝夕弗懈集戒入堂為悅眾上堂既參和尚舉鵝鳩頭暖語言下有省和尚試以古德行解相應方堪入道師盡心供職一眾悅服漢公入減剖公開堂之日稟為監寺當是時鄧尉緇空集日有千人而經寮齋室規制未備師內營資糧外接賓客十年之間威儀肅給倍施填委湧開飛樓宏做嚴飭凡使三峯之道揚於天下者謂公之力師為之也空有一徹照用兼收猛求向上一著朝吞夕叩既接源流受信拂觀法師本取所賜紫衣為贈出主香山草野木荒做屋三楹不蔽風雨乃剪林莽乃刺嚴嵒度地鳩工簡材陶甃未幾而實坊轟起四方不祈而薦貨不命而獻力以漬於成師執行方雅質性溫醇與人言煦煦然誘接初機惟恐弗及携

梅村家藏彙 卷五十一

籠薰染罔不嚮赴說法授戒千僧禮足拈錘豎拂圓眾趨風住香山之十有年為辛丑八月二十八日報緣已盡沐浴更衣作偈示眾日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無生國泊然而逝得度弟子首戒雪即正道也次日法印宗日天句立日千齡載日化燈用日二非 共六人所著善錄二卷行世正道既以師命繼白馬席受率同友於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瘞靈柩於香山西靈道處也當道清開法之初有梅泉滿沸於山戴湮沒已久師至而泉於舊處迸出甘冽異常流細而供不竭中峯蒼雪徹有細流引到泉盈空鉢持歸雪滿舟之句香山以為勝事夫白馬始於支公以余所見若中峯蒼師者深究竺墳旁通孔籍亦近代之支公也道林借王許為山澤之遊百世而下風流可想着公沒論十載而中峯鞠為茂草識者過之太息當今海內尊宿如鄧尉巖靈隱三四大老皆性相圓通了無空礙後生淺聞薄植掠見而護門庭世俗靡然不復知有天台賢首之旨經臺講席抑沒而弗振斯非末法之可憂者乎巨師之從剖公游也建傑閣以奉尊經實轉華嚴藏海而與着公有異常之契此其真實妙義有不啻於空寂者矣是可銘也銘日

維臨濟之印歸乎戒定用絕關師師守其密令契於真乘非相非性光明如鏡慧珠圓映斯之謂清淨雅鄧尉之宮湧乎虛空聲聞鼓鐘師相其成功遷於別峯有栢有松丹樓如虹寶鑾吟風斯謂之顯融佛法西來至平東夏修多羅藏馱以白馬負矣支那道德風雅後千百年紹跡者算有大導師厥稱巨治不離文字坐證般若一聲喝震彼壘啞頑石普通飛泉高鴻榜檀香林青山白社靈塔巖巖然雙樹之下法雲布護道風滿瀛覺性為真覺身肯能權實同歸有無交捨刻茲銘詞用告來者

靈隱具德和尚塔銘

自佛法入中夏以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分立五山十刹而靈隱實居其最是能致有道浮屠如無者喜承明壽明教高雪實顯大慧吳十有數公遐哉其不易及也已受當 本朝御籙之初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敷揚正法眼藏而靈隱乃燦然其復興其既也遷席於雙徑順世於天甯而道價欽崇靈骨是安始終於此山為不朽若是乎我佛如來因緣付囑應身示現不可得而思議者噫嘻詎偶然哉於是嗣法弟子麻山顯件繁梵行郵書屬其友吳偉業日子固辱與吾師遊者也塔有刻文非

子不足傳信石已具敬詩偉業既遙謝弗獲則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衰猶生相之有起滅也與復則重來應化殊特焉可不標舉大端庸昭有情表彰乎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餘年矣猶記晦山初經薩桑和尙結制於玉學之海藏惟時繼素大集偉業隨眾禮足開誘殷勤自懺鈍根無以追隨奈學今者竊有餘幸獲以世誥文字故奉揚於萬一晦山之師猶吾師也其何敢辭謹按師諱弘禮號具德生於紹興山陰之張氏世稱著姓明隆慶辛未狀元陽和先生元怵其族也從祖父徒會城好與黃冠者游有紫雲洞蘇道者教以息養方類本於天台小止觀止觀為智者大師所修梵僧謂與首楞嚴相合今大師拜經石具在師因讀是經而發正信遂投普陀寶花庵靜長老下髮出家昔李叟遇流沙而為淨居阿難登雪山而度仙眾師之即仙澄佛又從教入禪毋乃類是乎三峯漢月藏禪師則其所從記前授以臨濟一宗者也臨濟在明初法運中微漢公出而直追從上相承之密印自謂得心於高峯得法於覺範得源流於金粟悟和尙而其始終加護者則在要籠之綱宗綱宗者全提五家宗旨而於臨濟則一句分明之中有立有要難用之權實料簡回互實主歷然漢公所以尊奉源流又不得已而至於辨難其一念總不出此師間乃亟往而從焉當其時漢公開法於安隱矣師於座下首參本來面目偶鏡鏡見影被同參羣首一推猛然有省然未敢以為得也自以生達明師聞至道苟不於向上一著關捩穿通將何以發明弘道之苦心而擔荷大法凡歷三峯立基者數年晝夜服勞飽奈力叩一旦橫擲粟下坡陀放浪虛空忽悟自家活計而臨濟全機大用當前畢現矣師面貌清瘦口機迅利在商丈之前豎義嶽嶽不下而漢公親痛加錐鉤故逸折之於禪人之中嘗以機語不契納履而去最後遇許為鐵骨禪而謂吾宗必興於是子其師弟機緣如此三峯沒同學溫吉忍公著五宗教於安隱而已病師贊助之力居多書成而闢場綱宗三峯道法始曉然於天下雖與當時辨難三峯者持論不無異同要其大指不過曰吾道應如是也昔巖頭以德山不知末後句仰山謂翠巖不知祖師禪師友兄弟相資教益在世法為鬪諍佛法則酬唱而已師何心焉於是師歸隱雲門山中御史大夫念臺劉公為方外交請師出世於會稽之廣孝寺久之居杭之安隱顯甯已而去之江北其

開期天長則慶雲高郵則地藏維揚則天甯而杭之佛日靈隱徑山又還自江北主焉者也先後十坐道場惟天甯靈隱為大天甯學侶奔湊師偈億萬計王公大人施者全集殿材之長與其園產大山深谷中非人力所致若有天龍鬼神相之以畢出吁亦異哉殿成金麗甲天下峯巒調壑次第布置又斥其餘力以葺杭之諸寺而徑山頌以興復請師乃招晦山於黃梅四祖取靈隱付之任徑山未一歲再往天甯其未之天甯也者似乎息機投老報歸將近者既至預刻時日為齋期齋前一日搭衣禮佛夜過半談笑如平時五鼓易新衣呼侍者隨我上方去頓足一下端坐逝焉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三丁未十月之十九日也最師之生平有奮迅之力有溫和之智有實實了義有無礙辨才故能上以承當佛祖下以調伏諸方而鍛鍊學人尤推為莫及蓋佛法自馬祖以後大慧以前正令接物皆顯大機大用三峯始修舉行之而師極變化於莫測在大乘法器舉不能越其範圍即淺學初機望崖思退者尋當梅而還返師嘗以諄晦山曰綱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先師當日錘鏗晚年始獲其益此即我三峯家法也嗟乎今人以分別覺路者日知解建立行業者日有為師之講求宗旨也條析理而未嘗落言詮入窠臼得諸性相平等雖有千差萬別總歸一源故能破除心意謙以超脫生死不可謂之知解也師願力廣大攝受經營能以無著心應一切物視飛樓湧殿食輪萬指與夫草舍單丁了無以異功德克就躑躅去之不可謂之有為也若師者天所以措拄末法為道而生者哉得法弟子巨渤恆初主天甯先其師示寂次戒顯即晦山今補位於靈隱者也次胡玉璞紫蓋衡三日潤若相有穆文晉今主吾鄉之法輪稱華通則為吾鄉人相繼付囑者共六十七人當靈龜東歸徑山有以為請請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拈拈大功托於此山且板笠之亦惟靈隱為吉故用戊申八月二十六日入塔緇素畢會成教為允晦山之來速銘也日師初至山有二騰猿異而殿功創手一鑿下得文喜故塔跡示後身人符昔夢此二者狀失之畧不可以不書嗚呼法席有盛衰而大道借此山無終極而尙在長夜光中與從上諸祖相印證固無假於斯文邇百世而下摩挲其日月而吹較其行履并吾與晦山為出世之友亦得附佛法以垂承久則此碑之作又烏可以弗詳乎為之銘曰

靈鷲何年來玲瓏入佛智幸遭感音賜故得不飛去龍漱日噴薄微骨松  
風寒清冷長不竭我心如此泉小悟鏡光然大悟拄杖觀面更轉肩有  
相參無相乃立三玄要乃著五綱宗千聖縱復出此理既不同建派決懸  
河辨才信無礙不現文句身而得大自在白椎告四眾佛法無容情手持  
吹毛劍把定迷塗津頭緊一按兼習速令說老宿有擒縱徒侶難敗關  
願以清淨心而作廣大事於一彈指間攝授俄孔熾公侯諸宰執都護大  
將軍袁駭法施解放轉中鷹香花結蕊雲鐘魚答天籟婦孺布金鑿錢屠  
法請法戒禮柏三十圍絕望封雲煙越絕用鬼詭語以供諸天人龍變威  
神夜半雷雨送兩水噴巖齋耶許力不用單使詭丹飛翠雲霞變現  
兜率宮遇滿恒河沙藏嚴章 丕圖飯依裝正信白象推金輪青蓮演佛  
乘功成已不有道在我且行泊然入滅度便是裝羅林是謂大堅忍是謂  
正知覺世幻等微塵去住總不著能以義句奈不落謬想故能以行業求  
不貪利養故門庭饒狀濟機用垂霖嚴馬駒蹈四海優快開千年燈燧頓  
相續如如永不壞若論無盡身充滿於法界願惟有情取俯仰於茲山拳  
石本灌莽冷泉空澗溪念以何因緣成此功德聚盛骨於焉藏理在不思  
議日色起滄海潮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滅光明種我爲作此銘刻諸  
無縫塔廣劫長不磨炯炯玄要法

娑羅師生塔銘

吾郡西郊華雨庵娑羅師俗曹姓諱洵字元孟祖爲魯川先生偉業外  
王母之父魯川著書數百卷其論浮屠氏與孔子之道合娑羅師諸生出  
家先後一揆識者稱之年七十有二乞言於余銘其生塔若以飛演浩初  
有托乎文字以傳者余遂謝不敢祇以諸系謂傷心風樹同登正覺有  
感夙因合掌作禮而爲之頌曰  
佛說大報恩左肩嘗父母經歷千餘年恩深難報故以是作思維母上更  
有母乃至其親黨恩愛總不殊譬如安羅樹葉菜本同條譬如瓊瑤珠絲  
絲自相續吾母朱淑人曹乃所自出始余六七歲得見外王母嘗用兜籠  
手摩頂在膝前阿緇汝當知我父循良吏上書忤時幸拂袖歸田慮理學  
專門家孔釋水乳合諸方大尊宿推重惟魯川教律與論蘇一一手撰述  
吾母時誦職大誓菩提心晚受貝足戒修持二十載名山掛傑闕虔奉修  
多羅幡幢分五色親見如來迎末後辦聲明住生安樂國霜露薄以改中

表日以凋朱曹兩姓人屈指存者幾有一大比丘其名曰娑羅師住錫華南  
庵精修木叉行皎然紹靈運智承嗣右軍是爲魯川孫僑禪合而一少年  
好詩酒有聲諸生中南適閩與歐西過伊與惟長揖謁卿相高論傾賢家  
相贈千黃金棄之若鶩唾歸來橐如洗客至貧無禮跌坐准一牀瞑目思  
萬里龍城佳麗地冠蓋羅王侯兜率天王宮雲霞結成綺黃泥俄屈注平  
地起龍蛇千尺妙高臺遷變若地影無諸越人市瓊珀珊瑚珠白家腐檀  
香黃犀金孔翠劫火忽燒灼委落恆河沙七寶蘇迷山剎那成瓦礫微塵  
具世界世界爲微塵普視閻浮提皆作寂滅想釋此棄妻子離落爲浮屠  
梵夾手自詮薰心兼注耳惟有妙法華是爲經中王藏通別圖義開權而  
顯實無二亦無三融通歸一乘繕寫貝葉文六萬九千餘音演第五時光  
週三法界妙義已充足廣攝信解門稽首龍樹尊證入雜華海悉心念厥  
祖多聞大總持遺書雖散亡般若燭然在百年種佛留宗旨留家風重以  
文句身而修秘密印我初念舅氏逃入於苦空比悟清淨因身心大饒益  
故恨煩惱障人萬塵勢靈浮名若空華世慧如利刃歸命大慈氏法乳甘  
醴酬佛恩真親恩吳天同罔極隨其勤接引覺獲開迷津三世諸眷屬共  
成無上道

梅村家藏集卷五十一終

梅村家藏集卷五十二

文集二十

傳 謝封翁傳

定海慈孝村人人皆稱謝封翁諱翰字受夫別號泮池其先有令定海者述家焉世以人問能修廬墓禮村以是得名其墓間夜輒聞呼舉聲狀若鄰家者諺為語曰謝家墳鬼開門元初年間毀墓石甃城隍村人以靈異故爭畚土掩覆故謝墳封置至今高丈二尺許云慶傳而有琛者以上饒令起家政治神明號曰謝城隍琛弟璵四傳而為贈祭政公大綸即翁之父也時產已中落翁年十二一日見家不能炊遂緣江岸禱水禱沙且沒踵條大給數十湧出徐囊歸得餉父母蓋純孝所感也因謂其季曰需清英何時萬一吾父母楊賜至不及待何爾執不律吾行且遂烏覓走矣遂棄去制舉義備業吳越聞足篇起才業遂稍起意奉父母歡季即祭政公適得卒其學成進士贈公性好學處會歲除鄰失火蕩其室亡有儲券舍以居輒忽忽不樂翁適收合累墟慮材鳩備落成而間燥贈公始喜然以亡樓居且未陽也翁偵知之復自為栢築栢之屬以意審面已而南運拂拂江山紫繞贈公登焉而樂樂而甚為加餐也祭政公既宦游萬里外翁家居養母備極情志祭政無內顧憂與翁沒齒友愛視曩者青紫數言始終蓋無間云翁輕賞財排患難慕義若嗜欲里閭尊為祭酒已伯子泰宗既貴海巡使者及郡邑長吏爭迎致翁翁寫畫輒有所與第無不吾然解者減苛備定兵變語皆在誌中初翁以小賈夜常執迷失路夜昏黑矣有童子導至邸舍忽不見渡福山遇颶風海船將覆翁見帆柱脫急呼篙師理之遂得免又嘗瘁瘍生於背有客過門手和蠟燭為丸賣去不受謝其德報類如此謂非慈孝所致哉翁故五子都人為余言慈孝村有謝伯子者以進士出漳浦之門今隱居教授所著書且萬言時念家國師友之故輒發聲讀讀罷輒泣而歌辭無慘一發洩之於酒酒故不醉即奉宗也余慕其名而無緣見會其季泰玄以明經對策第一卒業北雍文辭卓犖余摸索喜甚以冠其軍及來謁余僕然驚行儒者也適為慈孝村八十三翁立傳焉

國史氏曰余為謝封翁傳傳不詳其尤重稱慈孝村者蓋著斯本也語云

不知其父視其子余門下士泰交為其父請傳跪門外者三日每見輒蒲伏階下流涕不能起於乎至性感動即若翁可知矣

志行傳

志行諱繼善姓吳氏志行其字也余年十四識志行志行長於余三歲而人深相得又六年而人撫純祐相與砥礪為文章人撫志行與余同魁庚午一舉而純祐未十年成進士里中稱科名者推吳氏云當是時天如師以古學振東南海內能文家聞其風者靡然而至余羸病不能數對客過志行則人自得也志行博聞辨智風流警速於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楊蒲六博彈琴蹴鞠無不畢解性好容日具數人饌賓至者無貴賤必與均每三爵之後詞辨鋒鋒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人余口不識杯錯同其醉醒而志行自擲劇飲與人決度不勝不止岸憤笑詠酣飲絕叫以為常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天如師為所搏勢張甚志行銳身為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郭仙馮公聞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為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揖志行矣母夫人茂未之任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厠履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愛無間言仇爽曠達為小節苛禮而父黨進門必躡履問起居中表故舊及所游門下士一旦請緩急未嘗以不足為解而無纖毫德色家世素高貴坐是折管假貨累千金意豁如也嘗游黃山凌躡險絕同游者不能從焉雅自負彊濟謂可就功業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為國家馳驅奔走有如此游矣而其後乃得將亂大夫習勞苦任艱難為國家馳驅奔走有如此游矣而其後乃得將亂大夫習勞苦任艱難為國家馳驅奔走有如此游矣

申十一月二十五日遇事罵不絕口賊鬪而割之一門四十餘人同日併命嗟乎何其酷也當夫燕京已沒先皇帝崩問已至志行慟哭上書即著邸亦心動而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門夔夔諸險皆已失守而後騷數千之卒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寇雖智勇無所施護親藩宣山谷屏跡靈獠間可以圖全而志行喋血自誓與此城為存亡終至骨肉殉醜妻兒橫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初純祐之在永嘉也書問阻絕而事行聞東南大亂亦長慟恐至則無歸及兩人先後到里門問宗人親戚尚無恙余向謂志行即尚存勢不能自按今見兩兄弟流離辛苦終得相見抱持痛哭而志行獨不幸以死死者人所不免而家室同盡歸釋無遺并其斷崖殘骸不得一棺之士故哭其喪者為九痛焉嗟乎志行之入蜀也天如師已前沒未一歲而司馬馮公亦亡平昔志行所與游零落殆盡禍與志行同者亦此比而是也其宜死而不死如余與人撫則又窮愁疾病所志行者幾何而今日猶哭吾志行志行亦可以無憾矣志行有子曰孫慈賊將憐而匿之後亦遇害統祐經紀其兄喪以少子某為之後志行之死也友人季會貴與同難其族人名漢者逸出城箭及之顛而殞家人五郎者免矣奮曰吾主與主母死矣義不忍獨生乃慷慨薦誓而盡於主側嗚呼是皆可書也

柳敬亭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性年十五竊得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數百錢從奇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日嗔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美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聊生衣冠僕之輻輳門車嘗接觀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鬻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渡張樵東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者或問生何師生日吾無師也吾之師乃需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日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者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激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遇過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為揣摩期月而後請其君莫君子之說未也聞

子說者囉哈噓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矣聞子說者危生變色毛髮盡悚舌搖然不能下又期月其君望見驚起日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儼然若有亡焉其君日雖以行天下其能難也己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雖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傲弄無所諷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騰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閣門避寇請兩家引生為上客客有謂生者日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仁命吾等間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誑耳執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慷慨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甯南伯良玉軍謀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為故人甯南書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激生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候下用長刀遮容引就席坐客咸振留失次生拜訖索酒談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日生攜我何念生日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治治之乎左日然生日此非有君侯合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窺會生故不知書日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地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日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城生舊識也與左郟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日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據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甯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日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生祠哭為有迎且拜拜不肯起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為余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悲愁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措梧乃設之以事日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日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圍也覽鏡自照歎日



五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日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稱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羸笠且近則秀也生伴不省而徐語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日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今日從而殺之即此圖為不全矣左顧之其善用權謀為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且踴躍以將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頓顛顛自安誓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日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借束藁臥履履屢決行雨雪中糲不自料以至於此今能復舊尚足為生且有吾技在甯渠憂貧乎適復來吳中每被酒者為人說故甯南時事則歌歎罷位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君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余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荷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與為真左因疆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雨中亦縱橫士與余善

張南垣傳

張南垣名蘧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畫好為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畫石故他藝不甚著其畫石最工在他人人為之其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嶺巖故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日峯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闕壞道野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繼以鐵汁刑牲下拜刻顏刻字鉤填空穹窿巖巖若在齋焚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遊之者鉤巾屨履拾給數折偃僕入深洞門壁投縛燈粉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夫臺峯造天深巖破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所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敗陔廠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基置其間綴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嶺嶺巖巖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趾躍決林莽犯軒檻而不

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為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為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謔以為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襄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為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石未添巖壑已具隨筆應改煙雲宜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廳廳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散曲折後有過者輒歎息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為其技既久土石草樹成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樹峯橫成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敗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日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絕尺寸勿衷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為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而觀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墜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城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

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為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多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石異石他人輩取以去吾仍為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利錫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幾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為耳目之矚矚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汪處士傳

汪處士鳳齡字儀剛別字思穎其先出唐越國公華之後越國數十傳為

時揚公世居嶽之唐模村富迨宋之季時揚以孝聞由唐模徙嚴鎮是為嚴鎮汪氏時揚有十子其第四子允克又十餘傳而得君君生而姿貌穎異目睛爛爛人始在髮髻不苟嬉弄疑重如成人歲出就外傳置日雜誦大有過於凡兒之所習操管為文衮衮不能自休時師避席異之中非其所能教也既長試有司輒不利或有勸之者曰丈夫拔足肝陌之中乘堅驥良足以為家耳儒者博而寡效勞而無功是安用此咕嚕者為君慨然歎息曰吾新安非微國文公父母之邦乎今紫陽書院先聖之微言諸儒之解詰具在奈何而不悅學乎且吾汪氏仕而顯買而贏者世有其人矣苟富貴運誠不稱何如吾為一卷師而以兔園終老也聞者詰以去久之歎有大中丞方公者聘請高行為弟子師里墓之士自街醫者以十數方公獨以望責細推擇曰必汪先生於是潔館舍具書幣以迎致之命其子若弟修北面之禮鄉人聚觀詫指曰吾今日始知學之為益矣君為人性至孝再到股以療其親疾居喪哀毀幾致滅性御史張公慎學行部至新安州郡上其事命大書孝行著棹模以旌之邑宰聘飲於鄉復架崇獎君嘗謂人曰世謂儒者有名無情不足乎緩急此腐生孤陋者所為非所以概吾道也夫君子先人後己重義輕利詎肯於死生然諾有二其心哉當明之末造新安穀歎人饒君推其資計賑贖里閭人有急難叩門傾囊倒屐應之惟恐不足甚至舉倍稱之息為人解對後雖掉臂負之弗恤也新安之俗好以纖芥自言鄰比區麻之爭兄弟原出之訟經年所不能決君出一言為之平處退而皆服居嘗引諸生警問程義有暇則東叩西陌親友過從數舉長者之言提耳訓告其有懷詐面謾顯實責讓讓俾無所容性高整難妻于不見有燕衛之色居處服飾務敦檢樸以為時世先里人伏臘置酒三簋之後以嚴見羸少長無敢載號載嗽者咸相謂曰汪君在坐使人不舉不見又從而思之其取重若此初越國公以九子散居六邑其著者曰充山邑南曰枕溪萬安曰登原太畷西門壻口黃坡無慮數十大族君皆能條舉枚數分其所自出而於嚴鎮則婚必告夜必賻祭享必會修收族之道焉有八子多以孝謹起家篤修行誼君教之日陶朱公之傳不云乎年衰老而聽子孫吾以隱居廢治生諸子有志於四方甚善但能禮義自將不媿於儒術吾願足矣君生於萬曆癸巳年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丁未年臘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八子者秉乾秉中秉

和秉厚秉星秉亮秉光秉貞皆克遵遺訓而秉說橋寓吾州故知君言行為詳君敦宮在其邑之南山其誌碣將以俟諸政莫故不備載舊史氏吳偉業曰鄧敏居萬山中風氣完密世稱多鶴厚長者當前朝成弘之時篁墩程先生好論次其鄉人之可傳者以告世如孝義汪處士思義汪義士中和此兩君者苟以入獨行傳則良史所必採焉今思穎汪君先後一揆何汪氏之多賢哉往余在京師知方中丞護嚴關其門下多文武智計之士適為子弟擇師得汪君由此觀之即汪君可知矣

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大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之妻也文學蚤死孀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孀人日吾之不早從地下者此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孀人適抱其孤泣曰天子吾爾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盧乳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大僕為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為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為請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闕處給饌米石河南人皆歎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設二十年而孀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年而孀人沒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為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歎息曰微周大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僕賓四聰公之女也既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奴牛氏講貫義有悉通曉登封既圍急孀人知不免勸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尙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且暮城守孟侯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孀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大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吳偉業曰余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人鉅卿負奇節立志概者今觀焦太僕繼繼江陵屢蹟復振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大君鳴鳴之仁柏舟之節而兩烈婦捐生殉義立志皎然豈山川之氣賦稟有素耶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天下可謂甚孝今兩烈婦之殉也適會搶攘無所表章以顯當世然觀

賜長悼亡詩音節甚苦屬和者無不泣下嗚呼若爾烈婦者誠無愧於其姑矣故婁東舊史氏為台傳焉

湯節母趙氏傳

節母趙姓河南進州人其先許昌徙也世為望族年十八歸同邑文學湯君諱昭賢字孝先其子今為國史院簡討諱斌則以孺人之節義聞於朝者也湯於睢陽亦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諱命事自孝先以上三世用儒術聞矣孝先之父曰齋齋居家有禮法孺人雖而朝見禮齋喜曰此必為賢婦與吾家齋齋大痲孺人調心著奉湯藥借孝先侍疾者四十日齋漸疾少聞見其孫立於旁手摩顛頂淚泣然承曉曰吾子孝新婦賢殆將有後其在此子乎吾老不及見矣齋齊歿舍險以時具孺人皆先手縫袍附身附棺應手立辭絕黨相顧而驚徵孺人不能以喪也歲大旱家益以貧落博張之節婦既盡則齋續繼之堂上種匏倚牆弗缺於供私則嘆葦藿食雖數勿使姑聞葦燈機行課筒討以夜讀燭不至則誦古書碎簡而記之暮上口乃止蓋孺人少習孝經列女傳識其大義居常以訓紡子女欲親見諸躬行於其事舅姑服勞無倦臨患難立意欲然不挫所守或天性然也河南方亂旱蝗不止孺人憂之為長女營嫁簡討未應婚也則又為營婚慨然謂孝先日吾一子一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或問以身謀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睢陽旁邑皆陷孺人閉定如平時或左右其驚吾姑也先是簡討讀書北恒山之麓事急馳歸守陣者勿動則甯城而號之孺人口末則俱死無益不可令湯氏無後戒勿復入城既破李先負其母竄蘆葦中僅而後免孺人召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門今日義無全理且以姑老不得終事為恨解衣帶自縊不絕再投於井贊井也家人從而出之賊尋至環以白刃孺人大罵賊刀交於臂暨血不捷及旬而殞尸僵如生今建祠於故居之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云

吳僱業日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人女子倉皇偏側勇於一決抑亦計無復之耳觀節母處危亂之中不以身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非其學問志行深有所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耶黃河讀決孺人之賢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酷嗟乎梁園之劍客水之旁其為高墳巨壑者何限然委蔓草而號孤狸今節母之墓蓋昭表顯胡乎星辰日月之際

又何有於衣裳形魄之坏土而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者播為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於孺人讀書知禮之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識所攷焉

吳淑人傳

淑人姓吳氏贈亞中大夫席君右源之妻而故大僕寺少卿甯侯君之母也席與吳東山著姓右源又吳之所自出其父怡泉公生四子長矣而繼室以吳氏生右源與其兄左源為幼子故少分焉淑人則其姑之再從女也父養心絕情愛之有豪家求委禽焉勿與右源儼然貧者也一見獲俸之日吾擇婿無論此耶矣既饋而怡泉已沒事姑克以孝聞舍旁有第地修葺桑植蔬果得一味之甘調糝而進之日勿使吾夫有內顧憂也左鄰之配曰沈孺人先後相友愛二源兄弟同心足以發食成業而兩福前無異衣履無異粟箕箒不詳井日必均黽勉有無辛勤共事者垂四十年右源之初謀廢舉也苦無以為資淑人斥嫁時裝以佐什一家既起至鉅萬矣右源中夜腹熟輒鬥牀大呼曰安所得百金以為積蓄計乎蓋其少更難雖贏得過富不志所自始也以常情度之宜其重於棄財顧用好施聞郡國賑卹貧弱贊治津梁其費動以千百計人或以謂淑人淑人慨然曰吾夫婦累積繼微以有今日匪由人力天所贊也苟為善不卒何以克長入乎怡泉公著家居雜儀一卷最詳於內訓淑人自以不逮事吾舅常抹之而泣其花家政也肅而寬廉而不矜知人善任得其才而用之奉事祖宗問遺親視鰥寡之祭必以敬嚴修之將必以試箴管繁奏周勿飭也米鹽妻雖用弗戒也機好刀尺之聲聞於戶外篤老而猶不衰或以為太自苦淑人曰先舅之望言在吾敢違請子少歸事其母至孝中外事諍而後行賑荒之役跪而請命淑人日此而父志也盡捐其篋行所畜布千石以助之施齊魯及吳人受其賜者皆曰義母生我所司欲以其事上聞庶幾褒寵如古所謂女懷清臺者淑人笑曰吾雖不知書如秦皇帝以萬乘禮一發婦而其夫與子顯弗傳豈紀者畧之耶抑思弗及也若此何足為天下勸乎今吾子領家任置壘書施封三世素英蕩之節過家上蒙其為寵光也大矣又何必以老婦之義聞也其賢明識道理如此蓋年有九十而卒

舊史氏曰余觀江以南推新安善治生其丈夫傳教四方女子持門戶中

外咸有成法蓋吳之洞庭亦然過其地見重垣如城廡屏清肅終日行里中不見有游閒之跡笑語之聲詩曰不續其麻市也婆娑中古且以爲歎况今日而有此風不亦異乎迺聞席有賢母以九十之年執麻稟課紡績賦事而獻功不以盈滿少自暇豫昔魯敬姜有言瘠土之民莫不好義夫洞庭因沃土非瘠土也而鄉士大夫之家禮法足以化其境內其有裨世道豈偶然哉是不可以莫之傳也作吳淑人傳

施太夫人傳

秦與施晉陽之望姓秦自方伯公以下先後通顯而施太僕爲名鄉方伯公三傳爲文學水庵公太僕以季女女之余同年今合清江大音所自出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歸爲人後者爲之子婦其以支子出爲支子後婦也婦也支子入爲大宗後婦家婦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廟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女子之嫁也教成之祭尙於大宗而况於從夫乎太夫人自太僕公曰吾季女自秦龍槐公曰吾家婦文學爲徵仕公次子嗣於龍槐篋管翁釜實先族人諸姑伯姊視我婦禮太夫人之處此也蓋難太夫人歸秦氏時龍槐公已前死新遭該孺人喪踰年而成禮又以哭徵仕公髮而當尸用佐哀泣一年之中兩見素冠太夫人不旣登已乎旣而視服膳迎顏旨媿婉聽順以事吳孺人陳太孺人曰吾遭二喪而事一姑其敢弗力吾不獲行家婦禮而行家孫婦禮猶余幸也已文學公好書多雅游皆海內知名士太夫人爲修艇具議酒食佐讀不輟書皆暗誦通大義相論難顧文學公體素羸不勝其志氣嘗勸以毋汲汲太自苦文學公好施不問貨算輒爲治絲數計生產給衆指執作曰吾教儉且佐治也已文學公中奪夫人傷之垂絕欲以死殉復重自抑以撫藐孤說於成立服無華鬢無飾發言則涕曰汝父無年嗷一第汝其無荒於業以繼汝父之志乎庚午大音舉於鄉郡六年成進士得官清江而太夫人已前歿嗟乎何太君之集於荼蓼也太君以名公鄉女入門下車就位綉泣一年而哭該孺人又一年而哭徵仕公又四年而哭陳太孺人又九年而哭吳孺人文學公棘人樂樂夫婦未嘗見齒以至於亡焉文學公卽世太君以一婦人抱弱子長者數歲少者不過五月英焱二十餘年始得大音之一遇又不二年而卒不見其成進士嗚呼憂樂之際何其遠哉太君爲女者十五年爲婦者十六年爲母者一十六年其爲女也柔懿爲則其爲婦也貞順有禮其

爲母也敬儉弗忘語曰斥鹵無松柏又曰雲出於山而雨其山大音之恂恂忠孝非有得母氏之教乎噫是可紀也已

梅村家藏彙卷五十二終

梅村家藏藁卷五十三

文集三十一

祭文 銘 贊

祭李幼基文

嗚呼人生憂樂豈不有命卜宅平阜長林掩映隱几青山怡神選勝謂君  
 為愁日余不信人生贏縮豈不由天美田上腴前坡後川滌揚多黍伏臘  
 豐年謂君為貧餘日不然乃君端居咄咄仰屋臨食必歎生涯日促握手  
 生平告余衷曲容有勿盡尙欺骨肉此君之亡旬旬往哭繼無長物度無  
 藏粟餘聞之莫飯含不足嗚呼君之居身聲色是屏衣不縫穀食不南烹  
 素心別尙翰墨丹青題訪搆卷搵千金君之讀書厭薄章句涉獵陳編  
 暇時時製尺素丹青題訪搆卷搵千金君之讀書厭薄章句涉獵陳編  
 溫醇李謹不衣躬行性弗接物與世無爭捧肉猶虎同惡如蠅投蝟告緡  
 操兵到門余忝姻壘道衰其底屈指親朋高門日替鬼瞰盜憎虛名是累  
 脫屣家園超然身世追隨淚迹聚首京華嗟余親繫苦雪寒沙死喪疾病  
 寥落天涯君頌枉顧歡酒烹茶批燈笑語足慰無家君以避仇思叨一命  
 莫民實遇入錢應令需次半輪恐荒三徑我勸子歸無與物鼓伯氏雍容  
 家門貴盛名駒雖少可稱神駿按武諸兄後先起乘晚節林泉優游霜鬢  
 比余返轡遲還歸舟西風搔首蕭索如秋湖田既薄秬稻難收數膳年饑  
 政急人愁遭難破家况困誅求時會若此定復何尤一笑開尊申鄰眉頭  
 嗚呼匪朝伊夕棲遲客裏言旋言歸於三十里其室別邇經過有幾昨來  
 問疾披衣半起從子在前青燈置几把臂涕洟謂托以死余撫而慰君言  
 過矣努力加餐慎調藥餌務達有懷所苦良已別未兩月遽至於此君之  
 家法奕葉衣冠雖無未命屬有墜言子弟宗族奉以周旋也故雖非囊空  
 則安朋友論定在於闔棺以此報君無負九原唯君一室門高責重身處  
 膏粱不樂自奉晚值艱難傷心盡痛五十年焦勞一夢醒酒陳詞失聲  
 長慟

祭錢大鶴文

哀哀與立竟死謂何匪姻之故涕泗如沱自我與子兩榜連翩我年廿三  
 君長三年我則模範口吟語喃美爾衡妙角巾輕衫君為文章清響碑砥  
 我雖居前棟榭放越君工樂律兼擅新詩謬相推許謂我為師惜哉年力

志敬聲銷宮詞百首讀之蕭愴憶昔南都子官職方受知樞密經營設防  
 雞籠雀有屯營睥睨晚口視氛壯思涌厲爰跨駿騎赤練刀沿江上下  
 君實人豪文雅從容好整以暇帳後清歌石城子夜燈毬響鼓百戲雜陳  
 樓船桃葉飄警若神徵侯磨牙逞其狂獷君也掉頭解組以去我知君性  
 直是愛閒流連日社跌宕青山笋屐花 蘭船月浦車子吹簫紅兒教舞  
 却居臨水山墅依田顧我而笑謂將終焉世論不然憂子還滿還遠當塗  
 知已再入我病子行乃陟理丞開曹蕭抗亞次清那天輻倒翻鼎湖髻絕  
 吳橋攀引文忠吮血吁嗟錢郎與眾陷賊抵隙脫械間關偏仄自稱一鶴  
 當罪萬死軋略三升言猶在紙維南黨魁玉虎鈕柱周內厥獄借容親主  
 領館甫脫宗社已非君尤偃蹇病瘵無肥軟腕啞氣傷哉昔時纓纓愛息  
 顧托奚辭三年於茲牽蘿締帶我女雖幼君男則慧今春赫蹏臂漏穿肉  
 字畫滅沒余懷解鹿轉瞬及夏寄訊相聞肺癆骨立決旬不葷旋迫大漸  
 擊舟恨後僅及王舍訣詞捏手老親在堂遺孤在疚我來撫慟君其鑒宥

興福寺鐵爐銘

州城之西興福禪寺者光宗皇帝在東朝時所賜建也今三十餘年矣邑  
 賴其利年穀以時士庶又安兵革勿擾適作爲鐵爐答焉時山海樓閣鐵  
 官勿效釜錡錢鏹貴同黃鐘而冶人告功民樂其事以普國典則示且因  
 以報佛恩則深以廣以保民生真土域則疑重安定用垂萬禩於瓊州  
 人吳偉業爲之銘曰  
 天地久金火守音中宮量中豆非刑鼎非銘自雲雷從懸懸走修其腹奔  
 其口蹲熊跼旋螭首鏡履烹爰折關造請業空所有負大海包具薰慶  
 觀不得吼月丙子歲己丑列斯銘示不朽

柳敬亭贊

頤而立黔而澤視若嘗似有得文士舌武士色爲僞楚爲諸給醜而婉者  
 其貌侯而忠者其德初節之也如驚驟去之也如失人以為此柳可愛而  
 吾笑爲麻中之直斯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之上客也歟

梅村家藏藁卷五十三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四

文集三十一

書

答土撫臺開劉河書

伏惟老公祖台臺上籌國計下軫民生以水利為東南命脈慨然經畫復三  
 江之故道定萬世之長策不遺葑菲俯詢獨養下郡國士民相賀以  
 為此夏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而東南之民休養生息之道當於是而  
 始然而手書之下問者半月於茲矣生等不敢違對則以興大役動大眾  
 必詳稽典故旁諮父老察其形勢奈之人情俾其功必成而無悔其事有  
 利而無患然後敢以書獻生等襄人也於劉河事為近輒探其大畧惟老  
 公祖裁擇焉夫劉河者婁江入海之口也再黃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  
 澤者太湖三江者滬江婁江東江也必三江入而震澤始可底定則以東  
 南之水太湖不足以受之而用大海以為歸也案合甲三江淤塞起六郡  
 人夫挑濬夫撼江婁江其地在蘇松兩郡而起六郡人夫者則以三江所  
 受之水非一郡之水而三江所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今劉河塞矣太  
 倉嘉定沿河腴產皆化為石田焦土不可復耕則其患在兩邑為尤切然  
 兩邑之所資者獨有灌溉耳若夫宜洩之不通其害之遠且大有百倍於  
 灌既者不可不察也今即以崑山常熟之近者觀之其田精為巨浸以彼  
 屢堰圩埠之防非不力也塘浦涇漚之流非不疏也害且彌甚則以劉河  
 之塞扼之於口也且非獨於此也前此冬月水涸今冬月水不涸矣前此  
 一年早一年水今連年大水矣湖汎溪湧泛漲之勢日增而其民不得已  
 運爭尺寸之地晝夜與水相持以益其怒萬一澤腹大滿挾五六河之淫  
 孽衝噴奔潰而去輿廬舍殺人當有甚於今日者則漕賦於河而出民  
 生於河而救故故劉河之應開所當大聲疾呼不待再計而決者也雖然所  
 以開之之道其難有五而小者不與焉一日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而  
 人工物價又百倍於往年此其費非可以數計而臆度也國家以東南財  
 賦重地誠慨然發帑金截部餉捐數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而為生民建  
 不世之績此在朝廷之仁恩公卿大臣之謀畫非草野之中所可揣摩  
 而想望者也其次則責之六郡譬如一人之身血脈并枯不通必其頭目  
 手足羸痺呼應而疾乃可治願人情各私其己而又各為其鄉今以崑山

梅村家藏彙 卷五十四

常熟之人嘗以治河其田之稍高者曰我無所事河也其田之低窪者曰  
 我田在水底尚用力於數十里外之劉河哉數十里如此況於嘉湖之三  
 四百里者哉雖然此其人未觀治河之利也使其人觀治河之利則苟非  
 井心合力其功何繇而成也語曰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然則為此者  
 唯有於紛紜異論怨咨交作之際直以身當之而有所不顧如此則費集  
 費集而事易辦矣故曰議費之難也一日度工夫地方與一大役須其工  
 力寬然有餘俾公私煩費咸出其中而事適可就非可據尋丈之薄約其  
 分寸層累而計者也今姑以土方之法祿之劉河七十五里之八百十  
 丈是長一萬三千五百丈也河面狹則易塞海忠介以十五丈為率今縱  
 不能及額在十丈不可復減土方之法上下四旁各一丈日一方是十三  
 萬五千方也使其深一丈而又五尺則此五尺者舉前數折而計之又六  
 萬七千五百方也雖然此這就河身言之也河之口適有陰沙往者萬曆  
 中浙西衰了凡先生曾過而歎曰獼猴生舌劉河必沒不三十年此為平  
 陸矣其言至今日已大驗令河通而沙尚為之梗則薄潮之入者退必積  
 弱淤泥不去河即旋塞耳如欲疏而去之則必用巨艦攪大海中木犁鐵  
 齒橫爬撈掃隨風潮上下是若有鬼神焉非全藉人力者也不則避其漲  
 口別鑿東北一道入海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堤岸其事又至重  
 不敢輕議也故曰度工之難也一日派夫約畧開挑之例以十五工開一  
 方分段之例以十里分一段省計之例以一月開一程就一里祿之其廣  
 十丈其深一丈五尺得二千七千方則四萬五百工也工程一月是每一  
 夫分三十工矣統計一千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積祿一月之中若開十  
 里則當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戽有夫椿壩有夫搭廠主爨有夫一切  
 轉形執事之人不在此數夫沿河之地至瑣瑣也其農民多逃散其屋舍  
 多傾圮一旦聚羨萬人於其間商賈不運物價騰踊將何以支惟有貯粟  
 數百石官為之主糶準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故曰  
 派夫之難也一日銷田向者以河為田而其民已受無窮之累今者以田  
 為河而其民又失有形之利則謂之何日否否凡民之有蘆蕩者必其有  
 老田者也河開則民之老田盡熟彼不喜田之熟而惜此塗蕩哉則又有  
 疑之者曰蘆政自有專管衙門設令上請而所司堅持中撓則奈之何日  
 蘆稅之為民害在兩邑甚大也其兩邑之稅收之公家又甚少也且國家

一三五

苟與此後當捐數十萬金為之以為不大費者不利耳豈在區區兩邑之蘆稅耶所患開河之初丈量不清冊籍不立其後衙門胥吏之生事者今日一查明日一勘是又一重糧矣不可不慮也且其中有永捐之稅有暫免之祖父永捐者河身開去之田所不必言者也其暫免則以七十餘里之河開二十萬方之土其積之也廣矣其壞田也多矣即開身高仰種之仍可薄收亦必三四年後農民以漸鋤絕幾堪播種故其地可以輕種不可以重糧也即輕糧可徵之三四以後後不可徵之三四以前者也其預為講求不可不定也故曰銷田之難也一日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而其區民之情玩者丞尉之貪墨者尚有賣錢緩稅之弊胥吏之暴橫者尚有需索科擾之弊而況於劉河乎故為之祿土以正其弊胥吏之立長以總其成或為之編號樁以量其淺深為之打水線以平其闊狹為之設接挑之擔以節其勞為之表堆泥之處以警其惰法如是滿矣猶未也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預定其制恐以為驛騷也錢糧之文放物料之領辦審擇其人恐以為昌破也故曰定法之難也然則治河如是其難乎日非也天下之事圖其難者於始收其易者於終祖臺漸摩愛育之德浹洽於生民而精明強固之治鼓舞乎輩更合是五者論之其所謂度工派夫銷田定法者一指顧而有餘所難者不過議費耳今朝廷發政施仁詔書頻下海內喁喁黃童白叟皆引領而望以為可旦晚太平夫東南係天下之命而劉河又係東南之命當此籌之孰矣祖臺朝拜疏而夕報可也又何患六郡之人不踴躍恐後哉生等俟河工告成之日當磨巨石立之海上以昭國家之恩德日垂祖臺之功於萬世生等其與有榮焉

致雲間同社諸子書

偉業頓首世事隔闊書問缺然猥辱嘉招敦我朋好集南皮之冠蓋傾北海之樽壘欣此良辰幸陪末座祇奈鄙人固陋久謝知交方壘坏而閉門將離羣而索處豈可玷名品藻密跡隨敢布短絀聊抒積悃大張茂先名德至重羽翼六經陳元龍才氣無雙搜揚百代十年師友兩地人文壇玷斯存典刑具在漢室雖遷猶識鄭玄之子弟蕭梁已往尙留任助之故人學擅淵源才經成就即使門戶凋零有同哀絮身名隱約不異揚雄而華轍之彥過白屋以下車聞臺之英見布衣而握手道在是矣又何疑焉若夫曠代逸羣後來特達少年遇亂總角知名仲宣既才動中郎子瞻且

致學社諸子書

文齊不叔當與者齊共推此生庶幾聲華總歸吾輩焉能置瑤瑤而弗寶乘驥驥而別乘哉况乎器識乃人倫所重而道義則友分宜先今有才具通明風裁明放方騰茂實雅負重名而能後己先人推賢樂善黃叔度汪洋莫及庶幾近之樂彥輔恬雅不羣於今復見於是積學通儒高才貴胃共相欽挹咸許襟期概自雅道陵遲名流零落何圖今日再遇此賢有大道為公之心由人久要不忘之誼誓諸曠日往蒞駢旌而其間有僑扎班荆蕭朱刎頸偶因汝垣之辨幾致洛蜀之爭勉進苦言同歸善好夫意氣總千秋共許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齊驅今豈後先分敵爾披幅幅盡釋情嫌從此同心永消浮論此儼業翹首而觀風心而聽者也諸君子以二陸名邦三江重望遠則野王讀書之處遺跡風流近則海吏遊踪之鄉名賢唱和主持大雅愛識同人結集篇章勒成卷軸九峯之月觀風亭賞心樂事三湘之薰羹鹽膽旨酒嘉賓真異乎平之勝集江左之巨觀矣偉業因風溯德臨紙懷人書不盡言可勝翹企

偉業聞之天下才行器識之士其生同時學同方而比肩接踵於里閭族黨之間者其合志共術不問而知者也其有生同時學同方而相去或千里或五百里書幣之贈遺冠蓋之接見非有徵會期合可召而至也而近者雲合遠者聲應車馬滿道隨版到門結綳紉之歡置文酒之會果何道而致然耶要亦因乎其地與其時而已今海內方定兵革已息而求之九州之內有方千里之境其士人習詩書其小民力耕作煙火晏然無鳴吠之警者未有如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者也屬當國家右文之治縣制墓取進者既自力於功名之途而故老遺賢優游寬大亦得以故放實而徵文獻蓋地之晏安而時之極盛可謂兼之矣諸君子之為斯社所以樂昇平之化而潤色其鴻麻也豈不美哉偉業雖窮老海濱幸不為名賢所棄敢不樂觀其成而病疹忽作遠巡不前恐仰負同盟諸公見顧之重故敢以書獻竊以士君子之為學將射策決科則世資而致大位耶抑修明先王之教而學為聖人之徒也夫誠射策決科則從事一卷之師不出堂戶之內為術尼矣今諸君子溯江涉湖或舟楫齋餼糧不避風雨重趂而至者庶幾求英博虛堂之士方雅正直之儒輸寫腹心講求德業則其論文取友之道未可一二盡也一日審學術自黃酒柳貫以徑術倡起聚學而

宋公濂用其師說首開一代之文治後二百餘年鉅公碩儒後先輩出終未有篤文憲而出其上者蓋窮經適用甚矣實學之難也偉業嘗親見西銘先師手鈔註疏大全等書規模前賢欲得其條貫雖所志未就而遺書備乙夜之覽吾師不沒於地下矣今請公遵傳註而奉功令務以表章六經斥奇袤而補闕失如此則西銘之遺緒將以再振偉業昔見之於師者今復見之於友所謂學術之宜審者此也一日持品節先達如山陰橋李歸安練川吳門諸先生或講學而標正直之風或清操而篤匪躬之誼或三事公孤或承明侍從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時而遺患處變風霜不改今朝廷褒忠之典方下無非欲維持名教風勵人倫吾黨生於其鄉景行在望當於羣居論道之時求顛沛不失之義所謂品節之宜持者此也一日攷文藝弁州先生專主盛唐力還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子繼弁州而作者也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風雅一道舍開明大曆其將誰歸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模擬歷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昆陵扶衰起敝崇尙入家而鹿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眾長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才而礙法毋襲貌而遺情所謂文藝之宜攷者此也一日化意見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性者門戶之分始於講學而終於立社其於人心世道有裨者實賴江南兩浙十數大賢以身持之其後黨禍之成攻訐者固敢爲小人而依附者亦未盡君子主其事者不得不返而自咎也夫盛者必衰盈者必員苟於始事之初不能盡化同異則開端造隙何以持其後乎所願老成者援接英能繼起者搜揚香碩或彼曠而此歎或前推而後挽勿以窮達而異辭勿以夷險而易心勿以門地自許而啟其驕矜勿以語言薄故而生其交構所謂意見之當化者此也偉業樸澹謝絕垂老無成實不足仰參末論祇以世故推遷早聞道於先生長者故敢竊其緒言用陳悃悃諸君子廣識博聞其必有以教我俾開其矇而震其賸則偉業雖未接應而遊班荆而語固已處壇坫之下托交款之末矣

與宋尙木論詩書

偉業頓首尙木兄足下捧讀來問極論作詩之法上溯四始旁究六代貫穿三唐搜揚二季追風初之元音還虛明乎大雅其於詩也可謂美且備矣弟何人斯敢置一喙耶弟材力蹇薄於此道未有證入自陳李云亡知

交寥落君家兄弟謬愛遂使弟受過差之譴要之古人不能庶幾萬一夫詩之工拙弟自知之恨其學之未能方欲捐棄筆墨屏蹟申深山無人之境原本造化窮極物理以幾乎幸其一得又安能以應酬涉獵申紙硯管之言違爲知己告哉雖然當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獨於論詩一道攻訐門戶排誣異同壞人心而亂風俗不能不爲足下一言之夫詩之尊李杜文之尙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所不待言者也便泰山之農人得拳石而寶之笑終南太乙爲培塿河濱之漁父操勺水而飲之目洞庭震澤爲汎觴則庸人皆得而擲掄之矣今之學者何以異於是彼其於李杜之高深雄渾者未嘗望其崖畧而剽舉一二近似以號於人日我盛唐我王李則何以服竟陵諸子之心哉竟陵之所主者不過高岑數家耳立論最偏取材甚狹其自爲之詩既不足追其所見後之人復踵事增陋取俚偶木強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猶齊人之待客使眇者逐眇者眇者逐眇者供婦人之一笑而已非有尋丈之壘五尺之矛足以致人之師而相逼於境上苟有勁敵必逼而去之不足乎攻也吾誠恐今之學盛唐者蠱惑鹵莽不能標古人之赤幟特排突竟陵以爲名高以彼虛憍之氣浮游之響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爲竟陵之所乘如此則紛紛雜採後生小子耳目煢亂不復考古人之源流正始元聲將墜於地噫嘻不大可慮哉雖然此二說者今之大人先生有盡舉而廢之者矣其廢之者也是其所以救之者則又非也古樂之失傳也撞萬石之鐘懸靈麗之鼓其知其節奏繁華哀笛靡靡之響又不足以聽也乃爲田夫蕪婦操作而歌吳歌則審音者將賞之乎且人有見千金之璧識其瑕類必不以之易東帛者以東帛非其倫也今夫鴻儒偉人名章鉅什爲世所流傳者其價不待千金之璧也苟有瑕類與眾見之足矣折而毀之振而棄之必欲使之勝滅而游夫之口號畫客之題詞香奩白社之遺句反以僻陋故存且從而爲之說曰此天真爛漫非猶夫剽竊摹擬者之所爲夫剽竊摹擬者固非矣而此天真爛漫者插齒牙唇唇吻關捷爲工取快目前焉爾原其心未嘗以之誇當時而垂後世乃後之人過從而推高之相如之詞賦子雲之筆札以覆酒試而淳于髡郭舍人談諧嘲笑之辭欲罵而出乎其上有是理哉然則爲詩之道何如日亦取其中焉而已闕宮之章清廟之作被之管絃施諸韶韻者固不得與鬼置之野人采繁之婦女同日



而論孔子刪詩編並舉而存之夫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遷改山川靈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吞吐其出沒變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昔人專以喋喋而咕咕哉足下天才橫發鴻富典贖楚鴻河宗子壽兄弟又繼起而似續之宋氏之書以懸兩門而登明堂非弟之謬薄愚陋所能拜下風者也兼手書下及既為選定足下之詩軼復陳其率畧惟足下更有以教之幸甚

上馬制府書

恭維老公祖望重樞衡功高載定經綸南土折衝沿海鎮全淮樞軸中原襟帶三江連七澤總半壁神州之堯鎮領百城雄雉之金湯此真生民共視其鴻烈而古今希見其壯猷也偉業稱伏草茅久叨覆庇仰請仁風匪朝伊夕願未有咫尺之書一日之雅以見於左右而祖臺列之荐牘知己之感所當銘之終身不敢有忘者也但才力必須自量而官職非可盪叨偉業少年略血久冷不痊今夏舊患彌增支離麻痺腰脚擊處胷腹膨脹飲食難進骨瘦形枯發言喉喘起立足僂困劣之狀難以言悉豈有如此疾苦尚堪居官効力趨踰執事者耶部覆確查鄉評品行學問實蹟共見共聞者逐事詳列保舉到部偉業學行一無所取固不待言而患病則實蹟也共見共聞者也伏乞祖臺即於確查之中將偉業患病緣由詳列到部偉業自辛未通籍後陳情者三請急者三歸臥凡踰十載其清羸善病即今在京同鄉諸老共所矜諒無按兩臺偉業已具揭請之矣而祖臺則舉主也方受德感知無可報塞苟不蚤以實情自言異日者即欲竭蹶趨命而膏肓沉痾狼狽不前萬難上道有負祖臺之造就將 朝廷實成保舉甯嚴無愆之意其謂之何為此懸陳萬祈垂鑒得餘生未填溝壑俟病痊之日九頓台階以謝祖臺生成之誼耳臨啟瞻切悚仄之至

答黃總戎書

某頓首竊伏草茅仰聆鴻問山川履阻未及致書歸依之忱匪朝伊夕捧接瑤緘知老先生為某籌詒出處其誼甚殷而論甚切且傳述制臺老公祖屬望之厚見遇之隆勤拳款曲無以復加某謹拙自守之人也仰觀朝廷以寬厚德澤休養天下羣公師濟百辟賢能自幸以揭櫫之身齒濡聖化耕田鑿井詠歌太平本志所守止此而已弓旌俯實農及下走大札所及備悉殷勤偉業自揣平生於制臺公祖無一日之雅咫尺之書草

野疎賤特加眷刻此大臣虛公之道誠不可及而老先生千里胎札加稱譽於從未謀面之人賢者氣誼之合不以遠近為親疎某何人斯敢當盛愛知己之德能無感哉此者請急陳詞正以部覆前般無益而賤體屢病難痊既蒙知愛敢不實情上告此選所以感制臺之知恐有以負制臺之德而吐其衷曲以答生成也乃承意旨諒切自當籌畫部覆豈敢以私門病苦再四覆陳但某之謹慎愚拙如先生所聞或以見知於三四大君子而其清羸疾劣種種不堪亦素為三四大君子所亮且亦憐而念之矣量材授爵論其可否自在 朝廷之用舍而不在某之出處若以著述為高行藏自卜則偉業惟有守分斂拙鼓腹嬉游以樂昇平之化耳於斯二者所不敢出也伏冀老先生進見制臺曲道某感德之念輸誠之懷容俟病痊躬謝并圖與先生面晤以申鄙忱臨楮不勝瞻切

南中與志衍書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謁孝陵金支翠旗之氣請舍倚鶴籠山俯瞰臺城飛寶駝道之觀迴瞻帳殿駁安駟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較以下仗刀立直望之如荼如墨如火羽林伏飛之容暹過其愁湖都人張水嬉采芙蓉游飭鯉桂梅蘭棗之樂借江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行亦美我有此游乎清涼寺無高座談經玄武湖無天樂秋識皆蒙古色畫壁漫漶無陸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鄂公毛髮銅輝天樂秋識皆蒙古色目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亘鈔集經史百家諸生販贖賣粟者兒不及雷天宗伏挺教授生徒數百列肆衙門多雜壁間物無搖杈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秦淮歌助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虎萊持職唱鳥樓曲謝靈運到幸標輩作醉人志行間之又夷然自失矣嗟乎涼秋獨夜危峯斷雲梧桐一聲猿馬競嘯追念舊游獨坐不樂世已抵隨和而吾猶戀爾且若弟者獨何以為心哉丈夫終脫朝服掛神虎門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行場草堂待我耳

梅村家藏彙卷五十四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五 文集三十三

制科一

崇禎四年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克續前猷之大典而後觀光揚烈可以立四方之綱必有幸脩厥德之精意而後嗣服作求可以受萬年之祐何謂大典今緒之所昭典常之所繫咸收於若弄撫事之內而無不脩明者是何謂精意夙夜之罔懈羹壇之罔闕畢享於一心宥密之中而無不臨保者是已故總一統類而整齊萬民者法也命職而辨官脩德而布政猷為無有不備而明作教大剛柔尤有時措之宜經理宇內而垂訓百世者法也攘外以安內勸善而禁非治效無有不張而窮變通久節愛尤有怡符之款古帝王所以祗遵前休率百職以勤事而致民生於康阜不承篤教命羣工以効力而躋斯世於雍熙用此道也是以奉制而定一尊上之所建立者秩然其不易而庶明勵翼用成其紀綱燕及之休法古而建長策前之所綏建者煥焉其重新而家續成修享其正直平康之化其道端有在於今日矣欽惟皇帝陛下剛健中正以時乘文武聖神而廣運建五有極四方遵彝訓之蕩平得一為真百度歸紀綱之肅穆寶冊衍青璣之慶歌重輝重潤於無疆靈壇展蒼壁之虔粟曰旦曰明於有赫遜志務時敏慎脩罔懈而緝熙之心法允符儉德懷永圖甘節以通而素樸之治規久布全華晝接為明諾為董正宛然總章衛室之休風玉案時親乃欽沃乃論思信矣辟雍明堂之盛事征弗庭以靖眾運籌無煩十札白旄黃鉞牧甯已奏乎膚功沛大賚以安民蕃積爰備九年赤縣神州懷保遐施其膏澤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於尋常萬萬矣適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廷俯垂清問首諏以治法兼舉夫治人及於建官理財愷典庸禮詰戎禁暴通工柔遠之道而凡獎恬庄廉之典民賦屯鹽之政終至於兵餉撫賞與綜稽明罰之條無不備陳雖唐虞讓詰成周咨訪何以過焉臣聞事揆策雖無見事之明而學智竭能可效一長之策敢悉其所知以為陛下獻焉臣聞之人主之立法也知明意美道高德厚設誠於內而制行之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然非選溫良上德之士以因能而責治經常何自而脩焉故必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使上有以持其統下有以知所

守則法度可明統紀可一皆從此始也人主之立法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墮俗之宜而通變之政文章皆其效也然非舉通進善之人以分職而效官典章何自而備焉故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使教化自內以達外道法自畧以及詳則智者獻明能者效力皆從此始也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凡邦土邦教之職司農可冠之官無不掌其賦入脩其典禮詰其兵戎於以食足貨通而遠方來服此三代治人治法之明驗也漢唐設職浸失初制而凡錄穀之任有掌德刑之教有司無不制其出納脩其彛常戢其兵革於以重本抑末而遐邇率俾此後世治法治人之明徵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一代之所尚而創制顯庸上追虞夏之模收庶績於成熙而立綱陳紀遠邁漢唐之制陛下循舉而率行之此真建久安之勢而道德隆於百王成長治之體而淑問揚於疆外者也適伏讀聖制有日時遠則玩愒易生玩久則初意廢失而於下之風習邪之賦用養兵修備釐弊懲姦之事猶兢兢焉臣竊思之夫君之所以制下者格也極之積漸以課其功則俸心不作所以養獎恬之化者至矣而世習未變其何以勸焉惟以實試賢能為務而有一材者居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退讓所自生也君之所以養士者祿也厚其爵予以彰有德則冀念不生所以成養廉之德者至矣而風氣未更其何以勸焉惟以貴誼賤利為先而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廉法所自見也若夫賦稅之數強人以從已難抑已以從人易故漢人之法司農掌田賦之人少府掌山澤之稅邦之大事費出司農而共養勞賜成屬少府蓋不以本藏減末用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則民與賦交利之術存乎節用而已矣農商之政貴本以抑末難緣末以通本易故國初之制商人耕塞下之田鹽吏給關中之引邊之積貯有賴商人而因山煮海大開鹽利蓋不以屯耕苦吏卒不以賦稅困內邦貴五穀治鹽鐵也則屯與鹽相濟之計存乎重農而已矣廼兵餉果無良策乎夫漢起田中為吏卒唐以屯種為府兵其時清法之省何如也自變為羽林驍騎之選而後遂有養兵之費故惟汰其老弱而選取民壯使無事自為耕耜有事自為調度則軍政備乎里卒伍成乎郊而兵餉可無慮也撫賞果無勝算乎夫漢人絕匈奴之約唐人廢渭橋之盟其時中國之盛何如也自恭以請好和親之說而其國遂有無備之虞故惟棄其甘言而急為防禦使攻之不為招寇約之不為見欺則暫費

者久甯一勞者永逸而撫賞可無患也所謂線糶者君操其名以責實臣治其職以赴功其為能吏者必有事以知其能其廉吏者必有事以知其廉夫然後職任脩而庶事康焉所謂明罰者制賞等以勸其從嚴刑法以威其淫使從上化者既可治而不可亂其不奉上教者亦自重而畏刑法夫然後上下順而風俗成焉故有體統以肅之於上而翼明佐治諸臣復有勳相之勞則四夷嚮風海內致附所謂求王道之端而正其本也有憲典以振之於先而大法小廉羣工皆有克勤之職則教化大行民生有滂所謂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也抑臣更有進焉夫朝廷者天下之宰也道德者政治之端也願陛下加之意而已昭前之光明而改其成制則有以甄承於厥休然至時勢所趨則不法其政不循其俗尤有善制之宜觀下之情性而治其大綱則有以加惠於庶類而至規條所繫則澁之以彌斷之以剛尤有救時之術斯極治矣臣愚不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頓越之至臣謹對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五終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六 文集三十四

制科一

崇禎九年湖廣鄉試程錄 序一首 論一首 策三道 湖廣鄉試錄序

崇禎九年秋八月湖廣大比士上俞禮官請命編修臣偉業借給事中臣致往典試事臣材賈閣薄皇上拔置侍從夙夜畏慄弗克奉稱今奉詔命臣錄楚士臣權之五章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未有綱紀正而不收四方之才者也文王綱紀四方多士趣之其伐崇墉也是類是薦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未有綱紀正人材得不收四方之功者也今國家以天下之士而一之於學以天下之士之學而一之於道道者行於己之謂德適於人之謂材比於事之謂藝適於變之謂術故士有志行清白執節固以為道者有寬博善謀剛毅多畧以為道者士有過達經術多聞內植以為道者有明習法令治煩去惑以為道者士有進退揖讓比禮節樂以為道者有奔走禦侮折衝厭難以為道者士之科令一而下之材分殊其何以比天下而同之曰漢之數路不及賢良唐之諸科不及詞賦我國家龍進儒雅登用俊良不計口率不議限年不東聲病是非不難孤文絕義舉德材藝術之士而一以帖誦試之若是者豈文焉已乎曰凡以為道爾道者文亦所自生德材藝術所繇出也皇上興化建善選忠用良布求士之詔下責實之令庶幾得文武材以備任使行射禮復明法明算諸條猶恐教誨之不先士未必其馴習而服習之也下之禮官博諮其議諸士生明盛德之世應察舉之詔上聞有道先揚次亦曲藝必摛其略有不感上之恩德而率上之誡令也臣聞高皇帝召國子生命之射焉稱文武吉甫之詩吉甫楚產也宜王之時荊州太原皆有冠難吉甫北伐方叔南征美方叔之功者曰征伐徽猷蠻荆來威臣以六月之師方叔從吉甫有功南人懼其先聲哉以楚人定亂功莫有如吉甫者也楚士矜氣誼負志節不為騎勤不為祿勉不避事不違難楚兵標以銳未嘗挫北楚地名山大川廣敷魁奇瓌達之士生焉然則求士之文武材稱上任使者其莫若楚楚之先養繇基之藝不過下大夫孫叔敖乘馬三年

不知此杜楚國以霸論者以材不如德藝術不如材然固家文柄武樽二  
百餘年流寇發難荆襄漢汝井煙木刊天子詔用楚餉十萬以饋楚士之  
在行者申息之北門諸將之過者以數百微虛庸濶之師無不提劍揮鼓  
願爲前行忠孝之所奮其惟士乎猶曰文武異用不在軍事若此者其於  
道甚不可也臣聞之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又曰羔  
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楚大夫如楊文定夏忠靖諸君子  
匡危疑依王累身兼數器有直毅強正之風楊忠烈持直節好彊諫觸禍  
患臨死生而不顧此所謂不畏強禦者也雖賁育何以過諸士而爲此也  
天下士之求行其必於楚矣士之求材其必於楚矣而不若是雖有備  
材過絕於人臣懼其裡術無所師受傷於德而累於道也書誓有之乞乞  
者豈諸士之所期也哉夫簡文小論拘牽流俗不以此時在國家之急表  
樹行能與夫乘時闢捷負能而遺行者皆道所弗取功令所必禁然則諸  
士服文王之德輔宣王之功以無負國家綱紀作人之意其在斯乎

聖王脩身立政之本論

王者之道於其內不於其外於其實不於其文於其虛不於其盈知所以  
理情性則高而能下矣知所以處德位則滿而能損矣知所以飭己而治  
人則恭而能安矣知所以尊道而重事則慎而能止矣夫人君有持一術  
而百行稍庶事舉天下後世從者其惟敬也真西山曰聖王以敬爲脩身  
立政之本生民之初于于而雖雖祖禘而踴衷能知立如磐折乎拱如梓  
鼓乎拜而顛至地乎抑知事而君臣父子莊莊乎其悅兄弟朋友抑抑乎  
其穰乎曰不知也是皆聖王之教也聖王之教聰明以爲德矣而見有道  
必齊尊卑以爲序矣而禮高年必杖冕而纁采可以爲臨矣必前俯而後  
仰佩而珩璫可以爲度矣必衡折而委蛇然則爲聖王者不亦勞乎其爲  
道也不亦繁乎於以教天下也不亦難乎曰本存焉故爾本者謂何五味  
之本以和五色之本以素雖有嘉稷弗忘五尺之末雖有綺縠弗忘三味  
之桑丹肯在山人實而用之而或不名其山良玉在野人服而佩之而  
或不能名其野人知師氏之樂師氏之樂非琴瑟也人知公輸之藝公輸  
之藝非繩削也人知聖王之光施文惠燭明四極不知齋莊中正其爲道  
之淵泉也匪勤弗昌匪逸弗亡無怠無荒是爲聖王聖王之治天下也天

尊焉而日月當時民歌焉而歌舞自來羣臣庶官材焉而小大受祿戎車  
之警無或聞也弓矢犀革出於四境無外懼也圭璧在筓鬼神既格敵史  
之詞有報而無祈也大山之隈奚有於阜大海之蕩奚有於川喬木之下  
奚有於植然而聖王進師保而命之曰爾得毋以寡人爲驕乎以寡人爲  
汰乎其拂我而弗舍我將終身守此翼翼朝國人而謂之曰百姓其有憂  
乎庶敢其有闕乎匹夫勝余敢不畏圖將終身守此栗栗處法官之中明  
堂之上適然以思曰吾其在佚而勤乎不然則已踈吾其居安而懼乎不  
然則已玩誦無垢思無辱躬終身守此職職也君臣父子非敬不親神人  
上下非敬不格輅章物采非敬不立官爵刑賞非敬不行夫敬生於人心  
者也潢仔之菜采之烹之登於鼎俎溝中之斷絳歌丹籟入於覆載則見  
者爲肅衣冠盥手足矣人有挈一石之樽不飲於色率三升之酒舉前曳  
踵者敬在故也聖王知其然也爲之昭文章辨等列明少長習威儀使人  
見其動作有象俯仰可受則而敬之畏而近之猶恐人之有易心也臨之  
以天地懼之以鬼神爲之說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敬者養之以福  
不敬者敗以取禍若此者自其君公大夫以及乎匹夫士庶無有易之者  
矣自班朝蒞官以及乎燕居夙夜無有違之者矣魯隱觀百金之魚僖伯  
疾諫景王鑄無射之鐘州鳩獻箴君子必敬其耳目公子言懼是宜爲君  
大夫語犯必將有咎語曰瞻有耳伏冠在側君子必敬其語言齊侯措笏  
於會震矜不終晉國慢瑞者亡肅命則朝語曰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  
其容又曰火滅修容慎戒則恭恭則壽君子必敬其容貌鄭子華服不衷  
而身及齊慶氏車甚澤而人瘁君子必敬其車服裝爲司徒敬敷五教蘇  
公司冠式敬爾狀君子必敬其政刑趙襄子得兩城中食而憂晉文公定  
三國側席而坐莫敢伍蒲騷之役號公恃桑田之功君子必敬其兵旅先  
民之恭以將祀祖夙夜之畏是享文王孔子猶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君子必敬其祭祀蟋蟀歌而印氏以無荒保祿王蟲賦而子展以降心後  
亡子罔招亂伯有爲戮君子必敬其冥享是聖王之世上無戲諭之言  
下無陵暴之俗百官無敬踏之容庶民無流淫之行其爲道也顯然以和  
穆然以端偏然以肅翼然以莊見以爲可休而不可休也見以爲可伏而  
不可伏也其於天下也不約而誠不令而一豈非敬德所致也哉堯典稱  
欽明欽者言敬也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漢志曰內曰恭外曰欽堯之

敬其在外也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又曰敬體而明用堯之敬其在內也合內外而一之此敬所以為明也坤六爻辭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疏云直內方外易之辭不曰正以直內變文以見義者言正者之能敬也太公告武王以丹書曰凡事弗強則枉弗正則不敬枉者廢滅敬者為世此敬所以為正也後世之言敬者其惟程子乎程子之言敬有二說其一存乎知其一存乎禮存乎知者程子之言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存敬者存乎禮者朱子之言曰程子之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言動之間夫存乎知則明之說也存乎禮則正之說也王者有其功備者有其理聖人得其道賢人得其義所以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位尊祿重而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敬夫

第一問

愚聞之君之於政也在所任也惟正人是庸惟匪人是退以立庶事以興王功所任得也君之於政也在所聽也惟嘉言弗伏惟辯言弗聞以持國是以定眾謀所聽得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禮曰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人君博求賢能獎進忠直士之生其國者如此其庶且多人臣之進說於君者如此其利且遠也天下之大何患無材羣臣之眾何患無直雖然殊能絕行之士勞心盡節所忻侃諷蘊積於前矣其或為疎所勸天下士之來者日益眾邪正並進忠佞無常斯亦有國之所憂也人主所以取之者其必有道乎高皇帝論羣臣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彰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護小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又曰朕親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高皇帝知人之明官人之惠度越萬古與堯舜同德其論羣臣反覆以君子小人為戒蓋以貞佞不並立忠邪不共朝奸回之士折公實之臣宵誑之謀亂黨正之議此堯舜所以難王人聖讓鏡耳洪惟我皇上聰明勇智寬仁威惠之德遠追堯舜同符太祖即位之初進有德諫大整實公卿以吏事雖萬里之外諸大吏備備奉職一不稱盤毛覆纒法弗少貸憂勞海內慎擇守牧下令羣臣各舉有道方正之士郎官以下庶人流外無不察舉弘開使過而亂人之黨先舉其章謀及芻蕘而誣上之言必下於理天下之士咸洗心濯意以承休德愚生宵旰約

結固無奇也生明盛之世豈有遺慮乎其何言之敢獻何計之敢圖惟執事之問而竊以意對愚生聞之自古公忠有為之臣利不必其在身當官則行謀不必其出已見義則歸其得也自有可紀之功其失也不避之罪故者其器用有益公家若守智安祿之徒於國家之事非不知其可也而恐其為己罪也又惡人之功之掩己也因循沮壞以至於弗為及事機顯露彼固未有顯謀從容固位終受其無咎彼其時天下之責非不至也能言之士非不求也然為之者往往覆塞其小過以解免其大過夫人臣有大過幸自解免而諸士大夫之望我也匿名跡示歸誠以營去其小過過賜為謝曰天下不安諸臣所責是也若所引不敢承也夫大過則謝而受之不以為負小過則營而去之不以為嫌而人臣遂無過矣無過而天下不安何也以天下之無材豈惟無材也將疑天下之無直夫天下近無材與無直而名為材與直者將安歸乎而言事者起矣雖然不可以不慎也天下有弊人無弊法言者議法而不及人以法無所畏沮而人多所遷諱也天下無弊法多弊例言者議法而不及例以法易於改為而弊難於披別也所欲行則抱虛而進之所欲去則厚誹而出之法去而人不易法變而例又生甚至利與害兩窮而不可解此古人與言之過患也我國家設官立極樞要之司非止治文書銓衡之政非僅稽年考執憲不得以奏卻而奇請司馬不得以輪度而亡師今皇上所以禮諸臣者臣謂至矣諸臣所以事皇上者可謂勤矣上意以四方未靖夙夜弗遑諸臣簿書期會之是憂國之大事不聞曉然盡書可於上而先朝滿四之叛彭文憲持京軍不可遣兵尚書有危言弗為動而項襄毅得以討賊那吉來奔高文襄從總制請力主羈縻舉朝危言之王襄毅卒以靖寇此二臣者苟令石城未下俺答未臣豈不知言出患入而為國勦節不顧後難今者內寇外虜職守撫勦諸臣有能為皇上任之者乎洪武中陝西士人上仁政書而不及愛民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而不及用賢高皇以其弗達政體面諭羣臣降旨切責皇上謀剛士庶人之從而嚴無籍弗詢之戒眾言是同亂政必斥詔書數下而上書言事者卒備尚忤詞無卓爾異聞前代吏民封奏或於鼓院投遞或於仗下面陳言繁多以次擇撰昭帝令杜延年平處復奏宋神宗委司馬光張方平詳定選擇我宣宗章皇帝三年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夫先朝如甘州成

卒以言事賜衣一襲鹽山縣丞以應詔條上十事蘇軾曰庶人之言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公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也今之吏民有能爲皇上陳之者乎用人之法功過一而職事修進言之道利害情而是非正此皆上意所責成明詔所訓誠慮生舉習竭慮竊願與諸臣交修之也通執事之問又曰重郡邑之職選府史之材合庶官之謀達百姓之隱生請應數而備言之夫守令之所治者民也監司守卒其主書從事能操舉狀而民之不得治者二三矣經臧科調文案填委闈左架點被其疎密而民之不得治者五六矣里計閭司禁令易令游夫闖民流言飛文而民之不得治者八九矣然則下嚴符警來庭中者下戶羸弱之民耳是昔之治者四民今之治者一人也府史之所急者官也漢法有市籍不得宜爲吏今長安游徼吏多賈人子矣漢法左馮翊卒史秩二百石今提控以下視其所輸先後以私幾代矣其點者舞文造竊鑿鐘連騎志在老於吏乎管庫之職非其好也資應既久不得已而後乞官是昔之府史志在官今之府史志不在官也夫庶司之義所以未同者古者天子稱制臨決有稱丞相議是者矣有稱博士議是者矣今卿貳嫌不逼上占位署名庶官衆僚議成而弗與令出而弗聞百姓之隱所以未達者苟爲忠信誠懇之民其不能自直於里尉矣況郡縣乎苟能濠陰陰諂之民其不欲受治於使者矣況郡縣乎置之則大姓漁食鄉里察之則森人交錯道路然則四者之效從可知已欲四國之有政則重其任欲吏道之勿雜則慎其人欲稽察衆謀則定百僚會議之制欲盡極下情則復監司奏事之權雖然非此四者之難而人與言之難也非人與言之難而人與言有君子小人之難也夫得一賢士愈於百城之地得一嘉言愈於治萬民之利如是而後知天下未始無材未始無直天下有材與直而用善如一事則害可清也功過一利害清堯舜之治不難致也愚生聞之用善如采葛焉綿綿之葛生於道左采而用之爲繩爲紵不則柔之矣去惡如去草焉或雜之或芟之能無除乎或蘊之或沃之又能無生乎是在皇上加之意可也

第二問

曆者歷也歷日月而象之也日月之行聖人以賓禮致之其食也以武庫救之夫不知其來不可以言賓也不知其往不可以言饒也不知其道里

次舍不可以言救也於是爲之治祿以求密度而曆事與焉雖然曆之興也其號最密不過數家餘或增損傳會不應軌道所以然者前代禮樂未備服色未改百官職事未脩宗廟樂章未定一時君臣皆赫然有改制作之心而言天者以其術進五行竊得刻度荒忽苟不奈之人事進以儒術無以服當時示後世於是繁飾圖記難考總律博引經傳使人見曆事一定貞符著黃鐘和易象春秋合清臺之下課在上第而曆行焉然曆之爲道非覃思畢智以求定率盈虛發欽差之妙忽不能得也我皇上舉正而日星爲紀明畢而閏朔必書立典常定明制以協三辰以和萬國孟冬月朔太常具羽葆師氏奏樂百官朝服賀闕明堂頌正朝禮人子弟見國家禮樂之盛制作之備曆事無所用其緣飾故煩辭廣証廢而不存考實家眞必其驗此天以宣考四時之責授國家也豈歷代之所同也哉蓋嘗論之生民之初紀年以未炎帝八節做農事也軒轅甲子系日成也帝嚳序星敬天象也堯立閏月四時始定舜造彘衡七政以齊夏后周人其教漸

小正蓋於歲禮月令記於周書二篇存焉五星聚房北開周之歲歲當鶉火紀克股之祥自是以迨春秋率歲登臺測驗日至順天以求合故閏多矣置晦朔國殊其時有疎舛而無穿鑿周末秦初律書競作遂有六家之曆托之黃帝顛頊夏殷周魯大抵以四分一爲歲餘九百四十分三百九十九爲朔實遷曆元以就當時何異創址適履故桓譚稱其矯安杜預疑其非眞也漢初張蒼承秦用顛頊曆落下閏太初外駁尤劇劉歆三統辨而非眞東漢四分跬步不行前此諸家無異一邱之貉劉洪乾象始減歲餘創制月行遲疾陰陽黃赤交錯以合天度爲推步師表景初泰始無加焉姜爰始以月蝕簡日躔何承天始以晷景定冬至祖冲之始變章法之固分期則歲之差張子信始立入氣之差正五至星之序傅仁均始改平朔爲定朔則歲必在數月無脫胸前此二十三五至星之行大衍曆而始密其一歲差斥建星之謬躔差得馴積之變月食辨內外之道歲星分超次之殊神倍綜聚諸家罕及然時有不合則謂乾造告讎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度之中亦其所昧也然後之作者迫於宋金終莫越其範圍或運珠暗季以逐天變一時偶合數十載輒差矣元太史合郭守敬作授時曆創簡儀仰儀高表諸器用二線代管窺推測宿度餘分皆盡當時測景之所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以前後晷景折取冬至

加時自丙子迄已卯增損歲餘歲差古今冬至悉合以太白辰星之距驗日躔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期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寅合時刻定晦朔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朧胸定交會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演積立元之謬一本天道之自然其諸應等數則隨時推測而時之永久明與高皇帝首殿欽若曆象之典與古天下通知律曆者議曆法三年立欽天監自五官正以下專科習肄十七年修清類分野書書成賜請王堯亦有分焉是年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曆元書奏擇為監正李德芳言其改不用消長於古法非是統疏爭而大統曆遂行列聖以來未之有改也唐開元六年太史監韋瓘悉達以九軌曆至京師大衍寫之未盡當時攷驗第下者里差使然元至元四年西域有萬年曆行用而授時陰用其法儀象有地理志者木為圓器器如今之西說國初臺臺即有回回曆高皇帝稱其精密有驗緯度之法中國書所三卷其法造於隋開皇已未未能悉合也皇上以舊曆交食屢不售俞禮臣之請開局設官譯書制儀以宜昭一代之制一日曆術術者戴記挈矩九章勾股是也古之勾股知用邊不知用角以勾實股實弦實若三和三角相求而已隸首之術蓋窮於此三邊之對為三角邊無方大巨六虛小限咫尺核心之角必應極界之弧積分成度以至九十並有一定諸線以直線割圓輪內日弦日矢外日切日交回隅餘角諸線如之掣有定之角無方之邊內外相顯進之圓面曲線以首尾相易為用二日儀器求倍倍之法實倍倍之器以測三辰地平經緯以測相度度為以測赤道黃道經緯以定時刻古以渾今以平古以至今以隅徑廣度三分細十倍赤黃分器成極精審三二度地漢人罕識渾天今人罕識渾地不審地形測天何階水地合一圓珠闔虛之圖其景也周偏生物戴履不殊以觀日為晝兩極下極寒以半戴為晝夜赤道下極暑以二分為夏二至為冬北行累日北星漸出南星漸沒形圖可知里數亦審四日測天天為動物本行無不右旋為性所循黃道所宗黃極而又循赤道左旋外此則不動為諸動宗赤道經緯固依斯而設故黃赤道相距今漸以近而日道隨黃道如故十二次古人非能得諸鬼神蓋依當時日躔而設直從今日二交畫黃道以分十二事理為允但經緯

度用赤耳恒星麗天終古不改而欲循黃道東移是與赤道斜迤參差糾紛轉易故古來距度諸曆互異標星移去北辰過三度也七政運行乍舒乍疾是其輪轂不與地心同處人在地視之輪轉一高一卑則違者見遲近者見疾授時以前此秘未敢回回曆用同心輪負小輪小輪之心循同心輪而右日循小輪而左俱一歲而復小輪半徑與地心不同之分差為日輪半徑百分之三有半是為贏縮宗因舍此言曆殆真替史五日步氣歲實之數生於日躔後世上消絳日輪之數漸近地也昔曆者之故不能以相通授時創立消長上考往古百年加一下驗將來百年減一魯獻以還四十九事而合三十九大統又復齊之為二十四刻二十五秒知其謬也今之改憲長乎消乎二千餘年之消驟長何憑欲消則實測為據者不厭也太陽以贏縮知高卑高卑之最不直兩至百年右移一度故行度多寡冬夏異而春秋亦異蘇斯以求日躔之實而歲實安得齊也紀月則有平朔定期矣紀歲何獨不然平歲用授時消分更以最高差數加之則冬至定矣六日步朔朔者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月離實度多差不可目視而器測必以食甚日躔之衡而得月行天一周黃道內外各半日交終過之又逐及於日日朔策其一高一卑環轉曰轉終又以小輪自行加減為未足也法用同心輪負本輪之心而右本輪又負次輪之心而左俱一周而復月復循次輪而右半周而復次輪半徑半於本輪半徑并之大至入千七百得五度弱為上下弦惟朔望月在本輪內規不須次輪加減七日步交食加時蚤晚不在朔望實時而在人目所見之自然必先求實時先得日月會計其平行及自行而得均數然後以均數加減求符實會因推日時此即古法躔離朧胸而加詳焉也食分多寡以日月兩半徑會月距黃道度分得其大小次求二曜距交連近與古法不異第日月各有最高卑景徑餘之小大黃白距度有廣狹食限為之多少皆以目視為據不論實交地心人距地心之羌能使視北為南曰南北差刻羌蚤減晚加授時以赤道距午為限新曆以黃道出地最高為限曰東西差併最高卑三差以為勾股形黃道正中無勾差正東正西無股差皆合於弦也故地心實會改為地面視會也八日定五星天以遲疾定高卑又人目距地心之差恒星獨無即為極界填星最遠僅得數秒太陰最遠差過一度六分太陽居中視差三分太白辰星時與上上黃道緯度恒星不遷五緯時異其

經度恒星七十年又七月行一度五緯各有本行赤道緯度恒星五緯皆時異其經度恒星爲黃道同升度五緯各有本行並以同心輪負木火兩輪或不同心輪細行雖曠可以一術齊之矣若夫清蒙之氣盛則高而厚減則薄而下卑折照大於木形夜刻爲多水氣彌甚故經度不差緯度多差真高在下視高在上差高之緣端緣於此抑度數之理研幾極深考驗必哲今術之不能通於古猶古術之不能通於今何必古人之信而今人之疑乎夫古者傳會之家唯從事於末不求其端故穢紀瑣言不足依述漏見曲論反戾正理今以國家禮樂之盛制作之備而瞻人子弟參互層術累黍不失然後天子升靈臺望雲氣吹時律觀物變驗福祉舞功德是應事之成也豈不盛哉

第三間

國家自秦晉流孽輕心語難民人蕩居大夫盱食車馳而徒走八年於茲矣天子威命震疊集諸路之師東西追擊荷將士一力宣揚國威先聲所指羣醜蕩駭何難禽獮而草薶之夫寇賊奸宄蠢騰孽賊皆一氣所生自古流孽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眾未有一敗而不即滅者也賊初作難發於延緩其北多逃兵而神木靖邊寢德慶陽延安最劇南多饑寇而西川滑澗中部延川保安最劇據府谷破合水諸縣延鄭慶平之間井涇木刊者幾千里秦食盡晉代之受病先後渡河而東者三十六營首據河曲破汾霍覆於輿風已襲據臨縣陷遼州東擾澤潞內犯忻靜五年之內九十郡邑不被寇者三五耳晉食盡豫代之受病其波及楚蜀兩畿者皆豫之餘也南侵武安據林縣聚於武陟河以北騷然若兵關入畿南掠趙州甯晉則自玉臺侵行唐路井陘南哨臨昭邊兵大集遺逃河朔賊大困乞降亡河河水合有鮑池之潰賊之未潰也誠以此時塞太行之口斷河北之津駐兵曹據扼弗使東軌羽林伏飛之士從中下與諸邊勁騎登而殲之賊成擒耳稔惡未已再得渡河從此而南分爲三支入伊陽犯商洛或自嵩伊間道汝州南屯魯魯繇華陰復歸盧靈稍入於秦其南走盧氏嵩縣二山竊間道內鄉驛入楚其東潰者偏於宛境及汝甯歸德內犯新蔡已越壽寧陷頴州奄入中都聚廬安園桐窺院陪京大震旋返東睢汝黃蹇伊宛或掠雲夢大抵皆還商雜合於大賊其人楚者據鄆津蔓荆襄之間破當陽入於蜀回聚房竹邁平利或自鳳隴入漢返鄆連營十

里犯均光流毒秦陽隨應伏黃賊屯桐柏信陽走斬黃逼襄鄂別自英山破羅田迫於大兵盡遁秦川方秦爭之殷秦將士大小數十戰斬首三萬六千弓不及履馬不及秣掠者不及收傷者不及起數道之寇復相率而歸秦秦地方數千里防禦之界曰關門曰商雒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河防川之界曰漢中曰甯羌防晉之界曰延鄆黃河一帶賊未入秦逐賊者窮馬足扼賊者壞車輪謀聚而殲焉既併入於秦合於大夥而賊益標悍無忌再自秦朱陽關直犯汴城還竄禹許從沈王突類剋則自嵩肇趨陳禹固密縣去擾滎永或逼靈虛已乃殘維汝南破和合圍江淮州西還汴城走入內浙漢江吞殘有自白河光毅而渡深林密甯阻山公行邊兵旣撤計告兵何繇以息度劉矣而內浙之賊再擾漢興之賊已深秦豫之警戶數告兵何繇以息度劉矣而內浙之賊再擾漢興之賊已深秦豫而止賊奔敗之餘跳驅走險困處乞降冀緩我師國家以大兵臨之若不縛以獻屈疆山谷間如金魚併戰趣即糜爛耳雖賊賊縶棘於之人鄂縣討捕力也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偏將軍之師費旬日糧足以辦此乃自有戰事以來督理則三邊五省總其令撫治則秦晉豫楚蜀鄂風陽兩畿通其謀應援則南撫兩操東撫防其潰總鎮則征西鎮西平羌隴葦山西昌平保定湖廣將其兵士卒則禁旅六千齶密夷漢關遼鐵騎天津招標鎮寧茅岡施南石砭川浙黔滇辰度數近十萬供餉則截留部發開寺馬俱親藩士大夫捐助數逾百萬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敵每當萬計八大營合之無慮十萬而賊勢滋蔓益甚入晉已多於秦入豫楚愈多於晉者何也夫士不素訓不可以應卒計不豫定不可以弭變中令不齊不可以明罰綬糧不備不可以致武兵者武事以怒則立解甲之日距躍曲踴乃可一戰李陵軍有女子而鼓聲弗起監轂場進遁子反而楚人宵潰今前有一死之懼後有三軍之樂往者既利來者慕之探按稽留緩追逸賊夫先自退也已焉能先人且疆場之間一彼一此賊在秦豫則秦豫急賊在淮楚則淮楚急階之不捷過有所分雖無專功亦無專罪秦士多高班許增自級足以養階動避文法其甚不律者大吏不能直繩秦士多部乃當之奪官夫死敵之賞與奪官之罰未見人之趨賞而避罰也爲將之道非深執忠孝持已廉信則輕財果殺獲人生死今之將帥奉己而已志不在軍軍之所出下令懸賞饗士椎牛之具將不能辦也既賊折牙傷弩



罷馬亡矢之費將不能出也傷者空財而共樂完者內誦而華樂將不能給也又聽其自掠而將據其五生而得利故三軍之中約束禁令將不為也且又不能賊之來也百里斥堠唯視苗頭兩軍相當則有活百姓之命輸重為解兵以為利繼以脅從為解兵以為功夫至兵以為功百姓之命其哀流宛轉於矢刃之下者不可勝數矣賊之所過地無孳家貧戶饑民生不聊遇賊死不遇賊亦死籍第令無死官軍所淫掠者十室而九老弱顛踣壯夫註誤土賊教見告矣客兵行鹽月餉三倍土著賦傳城而陣過請齋師賊去而兵始來兵罷而賊又至有司餽糜過矣或閉門而謝曰我所守者天子之民也將或循城而徇曰我所將者天子之軍也郡無見踐縣無見數本折兼支逗遛城下夫士之偏袒搢擊深入敵決皆以氣之趨與力之銳改過敵則奮乘堅則拔今調擾之卒羸糧數萬負弓矢萬箇逃蕪蕪齊魏之郊曷地數千里而未見賊賊阻林谷為險土緣山負食乾糲飲水不見鹽穀曾未接戰師病矣郡縣供其靡履資糧可也不則築鵲恨戾故之弗前向安事兵吏議不能盡賊曰撫之夫賊撫則我民也不撫則我寇也奈何其忽今宜布詔書許以不死賊且降且殺人未肯解甲獨者臨縣信之而城破負甯信之而印失武陟來勦信之而南逸於河棧道合圍信之而潰決千里置河西則抄掠不止編行伍則抄掠如故其帖然不終叛者僅一二支耳然則今日之計從可知已賊阻山我師奪山者勝賊忌水我師扼水者勝賊恣掠我以饑困之賊用眾我以寡擊之賊以乞撫愚我我以計問之潼關之險失其通者曰華陰曰華渭曰商南曰雒南大散之險失其通者曰階文曰蜀道曰秦川曰斜谷子午黑水谷高山絕險遂為五達之衝矣盧氏內鄭浙川三省之會伏牛深亘數百里太和諸山地接宛洛漢興均穀房竹彼抄盜公行我車騎難入英六山深土曠賊走集焉吳越守江其要者曰焦湖望江裕溪泥汊齊魯守河其要者曰上流自曹至延津三百里下流自單至徐三百里此數地者今日之所急也秦豫土疏民慢山邑恃陋城已惡而不修村墮鎮集富比一都而無境垣之守楚則商車所集市民饒於郭郭民饒於城賊皆生心犯此數邑以為賊資而我有限兵有土寇有難民以日益其眾援師日夜奔郡縣之急而陵圍曹還親藩諸地宿重兵賊勢益急我師愈分賊勢益急此變計之日也客兵戰主兵守山民守皆澤民守川重民守家輕民守市無

郊處而驚無散地而走無夜呼而恐無露積而懼諸大吏祿郡縣足辦賊以賊委之厚集其力無分兵無奔命視賊甚獷悍者拒其一支部之所逐我必斷之賊之所避我必致之以數省之師先後夾擊屠殲務盡賊偏敗必掃無黨必阻然後宣示賞購洗滌膏從百萬之眾一朝而散也且討賊以來大臣不聞自請視師者士大夫不聞以家財佐軍者大帥不聞以罪用賊者士卒不聞以功遷右列者其故何哉惟邑丞郡倅能殺賊者即為真斯徒役養能殺賊者即為將百姓有止賊而獲者以其全子之散私財募義勇者賜爵殺束帛風示天下若夫芟舍草止之禮也糧從軍行之法也軍無頓舍士不宿飽而欲卒乘之輯睦此不得之教也士持糧置電老弱私從負糲穢囊糞土傳薪而食嚴刁斗而止無因民火無屈舍宿如是以令於軍中日犯者殺無赦軍志於是乎一矣是故民弱而其勇可使也兵驕而其教可立也兵民志意不齊其道可相為用也夫使民不畏賊兵不擾民而賊氣弗破傷大黨弗震壞者有是理故然則將士受詔討賊八年功弗成是皆謀臣之失長計非賊能久稽天討也式遏寇虐以殺四方是在皇上斷之而已矣

梅村家藏集卷五十六終

梅村家藏彙卷五十七

文集三十五

奏疏 揭 疏

劾元臣疏

奏為時艱亟藉元臣責重宜誼積習敬抒忠告仰乞聖裁事臣東髮登朝依光日月蒙恩考滿榮及所生頃者慎簡端良以臣備員輔導感激淵報矢竭愚誠竊効涓埃以當拜獻伏見我皇上敬天求治宵旰憂勞當茲國事艱難之時正藉元僚巨弼之益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得其人而抱公絕私則理不得其人而背公行私則亂首臣既至發者遭逢隆遇致位擢卿今復總轄羣司具瞻朝之臣以為新猷方始治忽攸關其能同心易慮從善圖功改此周之積非謀公忠之實効臣之所厚幸也若復懷私徇庇固陋因循滋巧偽以為工視忠員為罔益臣之所大恐也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首臣今日之鑒取之去輔溫體仁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達朝章體仁性習險賊則當矢志光明立身公正體仁比匪有人則當嚴社論識之輩體仁護持悍黨則當力維忠孝之經專精神以圖平治毋如體仁之泄查偷容畫可否則以決危疑毋如體仁之游移飾詐如此而聖恩庶可副眾望庶可塞也臣所憂者首臣積習未化故輒猶存臣讀其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一日孤執一日不欺夫體仁之當國也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振纓胡鍾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已何謂孤庇樞臬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狗鳳撫則鑲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正為其善欺耳家窩巨盜產遍著溪自詭曰清孽子拓權匪人人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然則首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夫使職為嘗試之言實作更新之計濼心飾行以收後効臣何敢讓如其不然則必因私踵醜盡襲前人之所為大臣公忠正真之風何時復見海內干戈盜賊之患何日就平為首臣者亦何以副聖恩而塞眾望耶臣念切憂時義存報主敢以懲前毖後之道首効箴規首臣而虛懷樂善者不訝臣言之過也臣區區愚誠惟皇上鑒察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辭職疏

奏為報國有心趨朝無力蒙恩負罪抱病懷慙謹請處分以肅官方事臣

梅村家藏彙

卷五十七

本庸處材力淺短謬膺朝寵累陟清階恭遇皇上應錄御天大造臣夏百僚紳士濟濟與朝駢隨小臣過蒙收採詔書下及逋忝今官扶服叩頭任督戰灼伏念獎勸察臣於眾忌之會賜以保全碎首靡辜莫能裨報祇以微臣受生疋分積穢纏綿重荷矜憐得寬休沐尚冀瘳損仰効馳驅不謂禍難殷流兇徒干紀痛深九服悲結萬方況在孤臣扣心飲血身雖在野官列近臣不能從難罪應萬死皇上微於有位宜肅刑章天澤沛然願加優擢夫今日盈廷發謀擊帥戮力勦功論德啟邑承家而一二老臣猶以大警未復國步方艱用舍勿輕是非當定三事以降母教殿陛之爭五等初開宜重河山之賞況如臣者文史末流其於國家無裨塵露豈可取紊朝典忝稱金章也哉臣宜歸罪有司陳誠下請免其見職退就處分而自國難驚心舊疴劇病迭兩月復加下痢清羸困弊無力自支臣雖不才粗知大義當日冠變初聞九流失序若非皇上整齊萬品光啟中興則臣餘生已填溝壑今日驅命咸荷生成君恩未報敢言病無如風嬰沉痾難處屯遺縱欲扶抱登途少明盡瘁而狼狽不前數息而止每思國事滌濁橫流以急裝累滿之誠抱僊息在牀之恨拊髀慷慨宵且彷徨臣獨何人自隔與運先朝被遇愧納肝剝臍之忠新詔加恩失倍道兼行之赴伏惟聖斷先賜處分俾臣免於曠官安其素分仰祈覆載俯念蓋帷容臣在籍調理俟病痊之日泥首闕廷陳力謝罪庶幾大馬之疾自放山林菴藿之枕長依日月稍堪策策終効涓埃咸感天恩無涯極矣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乞假省親疏

奏為驚聞母病懇乞天恩暫假省親事微臣起家寒素臣母朱氏辛勤備仰心力焦枯自臣未第已成廢疾及遭際國恩獲沾祿養得至今日成荷生成其如蟻噬蠶齒齒齒細癢沉疴參朮難痊遂成風緩支離牀褥轉側需人微臣少病疴羸憂親彌劇先朝矜覽寬加休沐母子二人相須為命侍調藥餌頃刻難離此臣家門至情今在廷諸臣同共洞悉者也皇上中興御極微臣扶力趨朝恭逢聖慶新給感戴皇恩極天隆地非臣頂踵所能報塞惟有勉修職事不進勢甚危急臣聞之心魂飛越涕泣憂思於二十日夜忽嘔血數升自恐顛蹙困陪曠官廢職公私兩愧負罪悚惶伏見皇上

二四七

深仁錫類孝治宏開敢不憑陳至情仰告君父願乞聖恩暫假數月俟臣母調理少痊微臣即過趨受事天地隆施無涯極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伏惟敕旨

陞任請養疏

奏為微臣蒙恩陞任抱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特準在籍調理事臣門寒人悴遭遇聖明累放清階因忝今授誓心効職少答鴻私不謂母子同病情迫呼天賈德曠官不勝惶悚微臣受生疴瘵善病虛羸往年給侍殿廷時憂隕越奉使中州在途忽聞臣母背疽危篤焦心灼骨晝夜兼程抵家之日幸而得救外證雖痊元神難復從此臣母不離伏枕而臣亦以憂勞兼至抱病因劣矣為此投誠君父拜表陳情天地陶成著於南雍供職所冀講授之暇養身事親仰答生成迺臣母沈痾纏綿微臣復清羸憔悴幸蒙拔擢奉母東還義急王程心憂母恙以致夙疾再作百診交侵春初嘔血數升精神耗消肌膚瘦削腰虛腫不成行立頭目昏眩致致沉迷入夏以來浸增瘦削母子同患闔室驚危正爾徬徨再聞除日臣扶力叩頭感膺寵命自念叨竊踰涯非臣謏劣所能勝受因緣疾患仰負國恩皇上錄舊與賢海內人才彈冠踴躍微臣心長力短實命不同稍以曠職宜從官罰若以臣供事微勞特準在籍調理微臣母子二人悉蒙恩造庶幾餘生不填溝壑留形天壤拜見闕廷生生世世感聖恩於無窮矣為此謹遣義男吳忠肅本奏聞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自陳不職疏

奏為遵旨自陳不職恭候黜幽之典事臣蘇辛未科進士歷陞今職仰荷天恩推臣請假省母歸里以來感念生成誓圖報稱惟是母病未能即痊微臣積病仍劇王程難赴方切屏營於本月初十日接讀邸抄吏部一本為特請鑿別事奉聖旨云云臣家居僻遠臥疾沉迷繕疏上聞已遲月日心神戰灼益用悚惶切念臣志局凡近行能淺薄叨忝清班實踰素分每弘止足輒荷推遷事先皇帝十有四年請急陳情累塵聽覽沿資贖贖內愧夙心遭遇皇上中興優加尚召冀摠節力趨朝仰見聖明講學勤政重道親儔微臣幸列從官亦思自効奈學以病疎志因力奪無能拜獻上益高深重迫于情遽求休沐臣之庸劣從可見矣方今國事艱難至尊肝食一時宣力諸臣竭蹶馳驅共襄時急微臣職司清切地實僥間縱有

供事微勞尙應捫心而汗況其烏私孔孟樛質疴瘵疾纏綿精神越渫自揣疲曳難任衣冠金華特從愧往哲之陳謀玉署合毫頁兩朝之史職又何以追陪禁近之班坐貽雞鶩之刺伏乞皇上俯鑒微忱語非矯飾勅下該部將臣罷黜以儆有位庶幾微臣退安愚分免反曠官高天厚地感聖恩於無窮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辭薦揭

揭為感思揭分瀝陳病苦以祈矜鑒事伏惟用人而拔齒滯者君父之恩量力而受爵祿者臣子之分偉業以草莽孤微江湖廢棄仰荷 聖朝高厚覆載生成力田以供公稅鼓腹而歌太平者十年於茲矣 恩詔舉地方人材督臺馬老公祖過加採擇以偉業姓名入告旋奉部覆行督撫按各臺老公祖確查鄉評品行學問實蹟偉業行能庸陋學問迂疎無當於用所不必言而素嬰痼疾萬難服官苟不先事啟陳則私門疾苦何緣上達為此輒敢具聞偉業稟受廷薦素有咯血之證每一發舉嘔輒數升藥餌支持僅延殘喘不意今春舊疾大作竟成虛損胷膈脹滿腰脚虛寒自膝以下支離變態老父病母年過七旬衰殘風燭相扶為命日夜涕泣廣求醫士豈知沉痾已甚療治無功奄奄一息飲食短少待盡牀褥不能行立夫居官盡職必須精力強濟豈有患苦如此尙堪圖策偉業自辛未通籍後在京止有四載臥病逾逾十年其清羸因劣當途諸老見聞自悉方值 聖治維新凡有心咸思報稱偉業自甘沉痾斷非人情而真病真苦實實如此及今若不早言異日不能供職仰 朝廷為官擇人之德意有虛各臺以人事主之盛心此偉業之所大懼也伏祈祖臺將病苦實情開列到部庶幾於共聞共見甯嚴母濫之部覆功合允符而偉業貪親 聖化調理餘生仰誦 九重之深仁拜感祖臺之至愛生生世世囑結於無窮矣謹揭

與子暉疏

吾少多疾病兩親憐惜十五六不知門外事應童子試四舉而後入毅不意年踰二十遂擢大魁福過其分實切棟樑時有攻宜與座主借吾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賴皇帝保全給假歸娶先室郁氏三年入朝值烏程當國吾與楊伯祥諸君子正直激昂不入其黨烏程去武陵繼之

水又與吾不合種種受其摧挫先是吳下有陸文質張漢儒之事吾以復社黨魁又代爲營救世所指目淄川傅烏程衣鉢吾首疏攻之又因召對與濟甯楊梟賊謀擊大姦史堯堯逮而陰毒遂中於吾吾去而封王豫中望謀以成御史寶慈勇參武陵事主使坐吾類堯死而後免既陞南中少司成甫三日而黃石齋子杖信至吾遭塗監生入都具囊饋塗上書獨聖怒嚴旨責問主使吾知其必及既與者七人而吾得免於是陞宮允宮諭吾絕意仕進而天下亂矣南中立君吾入朝兩月固請病而歸改革後吾閉門不通人物然虛名在人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福史禍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謂可養親終身不意薦剡牽連逼迫萬狀老親懼禍流涕催裝同事者有借吾爲剡矢吾遂落發中不能白衣而返矣先是吾臨行時以佛鬱大病入京師而又病家世祖皇帝撫慰備至吾以繼伯母之喪出都主上親賜丸藥今二十年來得安林泉者皆本朝之賜惟是吾以草茅諸生蒙先朝魏科拔擢世運既更分宜不仕而牽戀骨肉遂巡失身此吾萬古慚愧無面目以見烈皇帝及伯祚諸君子而爲後世儒者所笑也吾歸里得見高堂可爲無憾既奉先太夫人之諱而奏銷事起奏銷適吾素願獨以在籍部提牽累幾至破家既免而又有海甯之獄吾之幸而脫者幾微耳無何陸鑿告許吾之家門骨肉當至糜爛幸東南之大幸也吾五十無子已立三房姪爲嗣五十三生子而後令歸宗吾生平無長物惟經營真園約費萬金今三子頗有頭角若能效陳鄭果世同居之義吾死且瞑目倘因門戶不一松菊荒涼則便爲大不孝諸父尊親以此責之誓諸辰日可也吾於孝道不能克盡葬事又未完深負罪愆惟是待兩弟休戚一體及竭力以爲朋友費盡苦心三弟尤宜以吾事爲己事執友則托諸端士子做可也吾於言動尺寸不敢有所踰越具在鄉黨聞見吾詩文外尚有流寇紀略一部爲無錫常熟友人借去其半囊中尚有抄本須收齊完全及氏族地理二志以付三子此事周元恭主之吾同事諸君多不免而吾獨優游晚節人皆以爲後福而不知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想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苦心力俱枯一至於此職是故也歲月更兒子又小恐無人識吾前事者故書其大畧明吾爲天下大苦人俾諸兒知之而已辛亥冬十一月二十八日書

梅村家藏彙卷五十七終

梅村家藏卷五十八

詩話

梅村詩話

宋攷字文玉別字九青萊陽人年十九登乙丑進士...

陳子龍字臥子雲間華亭人蘇丁丑進士...

轅文收其遺藁今並存臥子負曠世逸才年二十與臨川艾千子...

右丞後又撰擬大白而於少陵後有異同要亦偏強語非孫中...

李詩繼得轅文又號三子詩然皆不及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

奕奕意氣籠罩千人見者無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

見其人也嘗與余宿京邸夜半謂余曰卿詩絕似李頎又誦余...

篇謂爲合作余曰卿詩固佳何首爲第一臥子曰苑內起山名萬...

新戲號千秋此余中聯得意語也嗣官流涕松風路回首長陵出...

李氏功名猶帶蘄蕪墮落日海雲黃此余結法可誦者也余贊...

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臥子爲書報考功於...

相從文冠可觀而李舒章仕而北歸讀臥子王明君篇曰明妃...

行一代紅顏一擲輕則感慨流涕舒章久次諸生不遇流離世...

官反莽請急遇臥子於九峯山中期滿北發未渡江而臥子及...

意情刻如此

藝道死雲間有爲詩唁之者曰蘇李交情在五言未嘗不寄慨於此兩人

也

楊廷麟字伯祥別字機部臨江人爲文排宕峭刻在韓蘇間書法出入兩

晉做索靖體詩則好用奇思棘句不甚合律然秀異鋒拔往往出人機部

偕臥子同出吾師美新建之門以文章氣節相砥礪既遇黃石齋先生於

京邸一見道合負直節好強諫上書論關部楊嗣昌失事罪得旨改兵部

贊畫泰督師盧象昇軍事余贈之詩曰諸將自承中尉令孤臣誰給羽林

兵蓋實事也盧與關部議軍事不合過機部相得甚已而中外異心兵勢

日蹙盧自謂必死願泰軍書生徒共死無益乃以計散之去機部不知也

機部到孫侍郎傳庭軍前六日而盧公於賈莊殉難乃求得其尸抱之痛

哭盧公之死有馬士抱之傷不深機部詩曰死君旁者一掌故通首俱妙

而借佚落不全又憶其渾河詩中聯曰春至軍中草木冤亦奇句機部自

盧公死後其策益不用無聊生會詔詰督師死狀賈莊前數日督師誓必

職願孤軍無援聞大監高起督兵在近則大喜於真定野廟中倚土鏃作

書約之合軍高竟拔營夜逃督師用無援故敗機部受詔直以實對慈驗

馮鄂仙得其書謂余曰此統入機部死矣爲定數語機部聞之則大恨先

是嗣昌遣部役張姓者偵賈莊而其人談盧公死狀流涕動色嗣昌榜告

之楚蕃倍至口無改辭日死則死耳盧老翁忠臣吾儕小人敢欺天乎遂

以考死於是機部貽書馮與余曰高監一段竟爲刪却後世謂伯祥不及

一部役耶然機部竟以此得免余之詩又有曰憂深平勃軍南北馳訟甘

陳誼死生亦實事也已而機部適宜與訪盧公子孫再放舟婁中與天知

爾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爲畫誓泰軍圖鐵牧齋作短歌余得臨江

參軍一章凡數十韻以文多忌不全錄其畧曰臨江誓參軍負性何貞栗

上書請賜對高語爭得失左右爲流汗天子知質直公剛有關遺廣坐憂

指摘鷹隼伏指爪其氣常突兀同舍展歡讌失語輒面詰萬勿削蒼崖飛

鳥不得立余與交十年弱節實扶植忠孝固平生吾徒在真實去年東師

來機飽志馳突桓桓盧尙書提兵戰疾力將相有轍介中外爲危慄君拜

極言賊夜半片紙出贊畫尙書耶還官得左秩天子欲用人何必歷顯職

受詞長安門走馬桑乾側但見塵滅波不知風慘慄四野多豺狼十日無

樞固無匹。匪捷失事機。倏忽不相及。變計趨之去。直云戰不得。成敗不可知。死生余所執。余時讀其書。對案不能食。賈莊敗。問至南望。爲於邑。忽得真定書。慰藉告親識。云與孫侍郎會師。有月日。願恨不同。死痛憤填。曾慮寒極。諸營勢與兇。已孔。座。劉畧。斬亂兵。掩面對之。泣我注。爲三軍。汝實。饑。孫寄。伎。憫。作。書。與。兒。子。勿。復。收。吾。骨。得。歸。或。所。見。且。復。慰。家。室。別。我。願。無。言。但。云。到。順。德。騎。角。竟。無。人。親。軍。惟。數。百。是。夜。所。乘。馬。嘶。鳴。氣。蕭。瑟。推。鼓。鼓。聲。哀。拔。刀。刀。芒。漜。公。知。爲。我。故。悲。歌。壯。心。溢。當。爲。諸。將。奮。勇。誓。誓。深。入。日。暮。箭。盡。盡。左右。刀。鏗。集。帳。下。勸。之。走。叱。謂。吾。死。國。官。能。制。萬。里。年。不。及。四十。詔。下。詰。死。狀。號。成。氣。爲。溫。引。義。太。激。昂。見。者。憂。魂。疾。公。既。先。我。亡。投。迹。復。奚。恤。大。節。苟。弗。明。復。世。謂。吾。筆。此。意。通。鬼。神。至。尊。從。薄。請。生。還。就。耕。釣。志。願。自。此。畢。巨。履。何。載。業。大。江。流。不。測。君。看。磊。落。士。難。難。到。蓬。華。猶。見。秦。軍。船。再。訪。征。東。宅。風。雨。樓。友。生。江。山。爲。社。稷。生。死。無。愧。辭。大。義。照。顏。色。余。與。機。部。相。知。最。深。於。其。爲。秦。軍。周。旋。最。久。故。於。詩。最。真。論。其。事。最。當。卽。謂。之。詩。史。可。勿。愧。機。部。後。守。贛。州。從。城。上。投。濠。死。集。竟。散。伏。不。傳。

龔鼎尊字孝升。廬州合肥人。甲戌進士。授斯水知縣。丙子。余與九青使楚而孝升分一經。最得士。相知爲深。後考選給事中。入。清。爲。僕。少。中。間。流。離。患。難。幾。不。免。庚。寅。秋。於。臨。清。舟。中。報。余。書。曰。庚。樓。之。制。垂。十。五。年。壬。午。以前。猶。得。時。通。音。驛。運。移。癸。甲。大。棟。漸。傾。妄。以。狂。愚。奮。身。刀。俎。甫。離。獄。戶。頓。見。滄。桑。纒。命。蛟。宮。偷。避。跡。息。墮。陸。勝。自。顧。平。生。曾。邀。吟。飾。相。期。何。等。差。巽。今。所。以。伏。處。蓬。蒿。欲。有。陳。而。未。敢。也。停。飲。金。閨。竊。字。龍。門。在。望。展。惟。有。期。而。先。生。既。抱。騎。省。之。傷。賤。子。亦。迫。王。猷。之。棹。何。圖。尺。復。成。參。商。惟。從。同。人。處。見。先。生。尺。幅。寸。頓。片。言。隻。字。寶。若。明。珠。大。貝。火。齊。木。難。攬。持。芳。華。以。當。贖。侍。耳。客。秋。至。白。門。拜。發。良。書。欣。聞。醫。院。歷。然。頑。腐。復。起。爲。人。感。念。曠。曠。泣。焉。兩。泣。自。傷。失。路。尙。爲。知。已。所。收。機。使。得。齒。於。舊。遊。之。末。中。間。情。文。溫。醇。耐。論。獨。穆。金。錯。玉。盤。美。人。之。遺。我。厚。矣。伏。蒙。不。棄。鄙。陋。垂。問。離。蟲。先。生。留。思。文。章。超。絕。前。軌。馬。班。屈。宋。蔚。有。兼。長。燭。火。至。微。何。敢。妄。希。扶。桑。之。耀。且。身。既。敗。矣。焉。用。文。之。顧。萬。事。反。裂。空。言。一。綫。猶。冀。後。世。原。心。宣。鬱。道。愁。亦。惟。斯。道。在。在。燕。邸。與。狄。狄。舒。章。諸。子。各有。抒。寫。屬。翰。輪。遂。繁。近。年。

梅村家藏集 卷五十八

以來。連轉江湖。仲宜登臨。襟襟難忍。嗣宗懷抱。歌哭無端。未極斐然。不無驅染。然前則魂魄初召。瑟既苦而難調。纏纏離索。算筆刀難操。而未善。巫思大雅。提振小巫。九合。癸。巳。合。公。淮。屬。方。當。悉。索。敵。風。奉。轡。頭。於。中。原。不。敢。煩。苞。茅。之。討。也。此。行。粗。了。殘。局。卽。歸。臥。松。筠。與。會。適。來。扁。舟。相。就。極。論。古。作。彈。精。百。氏。備。孔。門。之。游。夏。稱。弟。下。之。應。徐。庶。幾。餘。生。不。同。草。木。先。生。著。作。雷。霆。天。壤。氣。象。名。山。其。亦。肯。示。雌。黃。於。王。筠。投。論。衝。於。中。耶。古。此。書。至。余。發。之。於。垆。知。讀。者。無。不。以。爲。徐。復。出。也。孝。升。於。詩。最。秀。穎。高。麗。聲。調。道。繁。有。義。山。之。風。余。嘗。憶。其。潤。州。一。首。中。聯。曰。亂。後。江。聲。猶。北。固。坐。中。人。影。半。南。冠。寇。鼎。燄。慨。猶。是。此。書。大。意。可。爲。三。歎。

女道士下玉京字雲裝白門人也善畫蘭能書好作小詩會題扇送余兄志衍入蜀一絕云翳屬巴山別思送君蘭棹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薛濤後往南中七年不得消息忽過向湖高一友家不出余在牧齋宗伯座談及故人牧齋云力能致之卽呼與往迎續報至矣已而登樓托以妝點始見久之云店疾驟發請以異日訪余山莊余詩云綠知薄倖達應恨恰便多情喚却羞此當日情景實語也又過三月爲辛卯初春乃得扁舟見訪共載橫塘始將前四詩書以贈之而牧齋讀余詩有感亦成四律其序曰余觀楊孟戴論李義山無題詩以謂音調清婉雖極其濃麗皆托於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指若韓致光遺唐末造流離閨越縱浪香奩亦起與此物申寫托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戲體詩聲律研秀風懷惻愴於歌天賦麥之時爲題柳看桃之作彷彿登陸有義山致光之遺感焉雨隱無不援筆屬和將蛩寒蟬吟噪嗚嘶啞吟堪竊有義山河上之歌聽焉和將病相憐抑或同林各夢而輾爾一笑也詩絕佳以其談故朝事與王京不甚切故不錄末簡又云小序引楊肩庵論義山臣不忘君語使騷人詞客見之不免有冤屈學究之銷然他日黃閣易名都堂策議有彈駁文正二字出余此言爲證明可以杜後生三尺之喙亦省得梅老白下注屬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絕倫書法逼真黃庭琴亦妙得指法余有聽女道士彈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風填詞皆爲玉京作未盡如牧齋所引楊孟戴語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青衣無多待從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園城西邊月苦景陽樓下暮  
鐘微傷心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淚逐天風向北揮山僧指點舊  
重圍翠華東駐泉偏咽代馬南來草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臣猶護昔  
年非延秋門外王孫盡司馬元戎自錦衣二詩於乙酉五月事極切哀婉  
樓節使人不忍讀武塘夏雪子極稱之

周鍾字介生以陷賊汚偽命自投南歸南中誣其質賊表有堯舜湯武等  
語論斬西市其實乃張嶸然陝西賀表語非鍾筆也嶸然庚辰進士以清  
安知府降賊會以語人曰偶為此語不意為政府皇上所見賞又自請清  
官手乘太廟神主於外其死也叩頭流血口稱皇上臣該萬死蓋為天所  
誅云鍾以文章負海內重名不死殉節死固其罪獨為黨人所殺誣以大  
逆則冤甚矣雲間李妻親見其事會為詩哭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繇恨君  
不及鄭處州劇秦新論誰會草月日家評總世警鍾兄曰鍾字仲馭亦負  
重名相忌覆不能平聞此言即仲馭文致竟以他獄與鍾同死家評蓋指  
此也

楊機部殉節後云已無子康小范孝廉來吳門攜機部在贛州詩十餘首  
并言其子尚在小范與機部同事兵敗被縛下獄瀕死而免吳門葉聖野  
贈之詩曰盧謫流落劉公死回首首門一惘然亦快烈士也余後訪機部  
子知在甯都山中甯都有彭同者為機部門人以諸生特授職方即監總  
兵順慶軍順慶之復甯都也在金王舉事時機部已前死矣已丑正月南  
贛總兵胡有陞破甯都職方曰吾以書生受思文不次之遇不可以不死  
與其妻皆自縊甯都被兵大掠機部之子亦在掠中賊方之弟曰彭士望  
者亦機部門人訪知之以三百金贖得并求得其母子置一處此兩彭君  
者亦謂不負機部者也機部詩寄李尚書云朝聞驛使向江樓虎視魚文  
耀列侯戎服畫綃南浦雨漢家雲護北陵秋峒山下看雙杆天柱灘頭  
嶺八州今日傳呼新僕射臨淮依舊擁羅裘過惺惺空山夕照深江  
樹明月灘聲下石城愁盡關河極北望如今虎豹正羅橫鶴猿自夜灘邊  
宿江漢飄零夢後還遂使南州為異域知君何處塞關關丙戌元日云黃  
華嶺外瑞雲齊白鷺洲前戰馬嘶五道將軍臨直北三江父老望征西春  
風斗帳降銅馬細雨戈船閣水崖此日建昌疑二子應拜舞近臣還解賦  
鷺又一首朝元帳下領高班稽首春風動百蠻九葉雲雷開萬國一時江

漢擁三山宮中勝帖盤龍出杖裏勞樽藉草頌從此錦衣傳盛事年年虎  
豹渡天關丙戌九日云河西獵火照高樓五嶺風光異昔遊木葉看雲寒  
成晚菊花宜雨漢宮秋山城野漫開三市江表輕裘著九州日晚功成莫  
驕熱憑君一笑舊田疇又次首上記其中聯云將軍諾瀟多丈吏羣盜縱  
橫半舊臣機部詩學素切折此竟高譚深麗軍中從容慷慨服賦詩具  
見整靈隱僧故練川大家子也父兄死國事其哭江東詩曰平原曲罷人  
何在越絕書成事已非人多稱之已而後收亡命為僧在揚州有過天甯  
寺見放馬歌最悲壯詩云法窟聊藏獅子花空王為指金鞭影神駿唯應  
支遁看舊思不願孫陽願垂頭肯向朔風嘶烙印猶存漢家字寄兒研德  
云歸期此夜長難曉別夢如秋遠更清竟以疾歿於靈隱友人周子似舊  
與遊過其地為詩甲之曰袁尹全家赴汨羅九閣夢夢詠如何只今靈隱  
猿三叫似聽天甯放馬歌又曰寺樓遙掛海門潮驚龍官夜寂寥精衛  
不知何處去冷泉亭下獨吹簫

黃媛介字皆令嘉與人儒家女也能詩善畫其夫楊興公聘後貧不能娶  
流落吳門媛介詩名日高有以千金聘為名人妾者其兄堅持不肯余詩  
日不知世有杜樊川指其事也媛介後客於牧齋柳夫人終雲樓中樓殿  
於火牧齋亦半落齋為媛介詩序有今昔之感吳嚴子借其女下文文皆  
有詩名媛介相得甚媛介和余詩曰月移明鏡照新妝開閣清吟已雁行  
花裏雙雙巢翡翠池中六六列鴛鴦黃棠熟去濕倦夢白雪傳來促和章  
一自蓬飛求避地詩成何處寄蕭桓龍吟統局禮金倦欲洗塵根返自然  
風掃桃花餘白波石浪呈荷葉露青錢山中自獲燒丹井世上誰耕種玉田  
磊磊插珠花餘花落吟遙對月迴車石移山去草堂虛繡理琴尊耳故居  
聞教癡兒頻護竹鶯聞長者獨過平川幸暮補屋思偏遠織錦成文意自如  
獨怪幽懷人不識目空禹穴舊藏書往來何處是倦理蠶絲忽遇風降紫鸞  
句落錦雲鸞讀險思繁彩筆惜才難飛花滿徑春情淡新水平院夜雨寒  
憶昔金閨曾比調莫愁城外小江干此詩出後屬和者眾故點閣閣過於  
綺靡黃觀只獨為詩非之以為媛介德勝於貌有阿承醜女之名何得言  
通其實此言最為雅正云  
林佳瓊字衡者莆田人少遊黃忠烈之門以壬辰二月來婁東所著詩文

詞數十卷詩蒼深秀渾古文雅健有法其行也余贈以詩有五月關山樹影圖送君吹笛柳陰船之句已而道阻再遊吾州則秋深木落郡關烽火南望思親旅懷感咤有聽鐘鳴悲落葉之風焉其客中言懷四首曰南方方震蕩  
久堪悲海內親朋少丘間道路遲無衣霜落後不寐月明時執件城頭拆烏啼向北枝音書能不寄萬嶺烏空回壁壘連三楚乾坤動七哀高秋聊看菊夜月自空臺淚眼涓涓甚惡誰辨切灰干戈傳更甚多病在長途幾月來霜雪家鄉問有無雲孤滄海確身傍夕陽烏含愧看秋色蒼鷹得壯圖幾次遲親故途窮不敢言關梁擁一醉鳥雀總千村樹立清商色江谿野岸痕二毛潘岳見貧病魂私思殺氣何時盡聞方亂不停荔支愁馬騎牛女怨雙星露白隨風柳瘦啼滿石屏身經兵火慣長醉不須醒衝者詩文極多以閩南不辨四聲多切體此四首駸駸江南風致矣  
蒼雪師雲南人與維揚沈如師生同年月日相去萬里而法門兄弟氣誼最得師佳中峯次住華山人以此無著天親焉次公早世其徒道開能詩兼書畫後亦卒而蒼公年老有肺疾然好談詩以壬辰臘月過草堂謂余曰今世孤禪盛行一大藏教將墜於地矣且無論義學即求一詩人不可復得迺幸與子遇我襪被來不曾攜詩卷當為子誦之是夜風雨大作師語音愴重撼動四壁疾動喉間略有聲已呼禿復語不為倦漏下三鼓得數十篇視階下雨深二尺矣當其得意軒眉抵掌慷慨擊案自謂生平於此證人不二法門禪機詩學總一悉悟其詩之蒼深清老沈著痛快當為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余憶其贈方密之中聯曰山中久不見神駿世上人多好畫罷贈陳百史五六聯句曰霜氣一湖飛遶夢月明今夜宿孤峯朝來無限塵中事回首西山路幾重金山詩中兩聯曰古今僧住老日夜水朝東塔影中流火帆來四面風清涼亭樓古曰薰風不見吹人醉春雪無聲到地消焚筆詩曰土冢不封毛盡禿鐵門斷限字原無欲來風雨千章掃望去蒼茫一管枯皆絕唱也師和余西田賞菊詩有獨擅秋容晚節方外於興亡之際感慨泣下每見之詩歌嘗自詠云剪尺杖頭挑寶誌山河掌上見圖澄休將白帽街頭賣道術終爲未了僧益以見其志云

錢宗伯同罷歸築室於虞山之下曰東臬極遊觀之勝酷嗜石田翁畫驢得數百卷爲耕石軒藏之未幾里中兒飛文誣染宗伯逮就獄余時在京師所謂東臬草堂歌者贈稼軒於詩室也後數年余再至東臬則稼軒唱義粵西其子伯升門戶是懼故山別墅皆荒蕪斤賣無復向日之觀余爲作後東臬草堂歌蓋傷之也又二年知稼軒以相國留守桂林城陷不屈與張別山俱死別山者江陵人故相文忠公曾孫諱同敞爲督師司馬稼軒臨難遺表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開國公趙印遷移營先去衛國公胡一青甯遠伯王永祚斌留伯蒲響武侯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畫室而行惟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過江相期共死其赴義則閏十一月之十七日也曩因一月兩人從容唱和稼軒得詩八首曰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又曰願作須臾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其末章曰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恐劫運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倖因學楚囚却人問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遊別山和章有曰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勝勝尙存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又曰白刃臨頭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又曰亡家骨肉多冤鬼多難師生共哭聲又曰此地骨原堪朽腐他年魂不待招尋二公死有舊給事中後出家號性因者收其骨義士楊碩父藏其藁稼軒孫昌文間歸錄以其詩與表刻之吳中爲浩氣吟云別山死事最烈其未死也受考掠兩臂俱折日晴出語不爲撓稼軒有初六日記事一詩曰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疎別山和曰骨先頭斷生堪賤身爲城亡計豈疎衛木焉知舌在否傷睛自笑眼多餘此其被刑時事也稼軒以義命自處從容整暇詩曰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又自艾曰七尺不墮城共殉羞顏何以見中湘蓋指何公騰蛟以殉難封中湘王也若兩公者眞可謂殺身成仁者矣錢宗伯爲詩哭之得百二十韻其敘浩氣吟文詞伉烈絕可傳稼軒在囚中亦有頌夢牧師之作蓋其師弟氣誼出入患難數十餘年雖末路顛殊而初心不異其見於詩文者如此余亦爲詩哭稼軒十萬里從王擁節旄通侯青史姓名高禁垣遺直看封事絕徼孤忠誓佩刀元祐黨碑藏北寺辟疆山聖記東臬歸來耕石室前夢書畫平生結聚勞其言通侯者蓋稼軒用異戴功以留守大學士封臨桂伯也



補遺目錄

詩詩餘附

源彩峰

題王端士北歸草

秣陵口號

同孫浣心郁靜巖家純祐過雁城觀華嚴會

下相懷古

無爲州雙烈詩

爲李灌翁侍御題高潛游臺

題釣隱圖

望江南

文

宋玉叔詩文集

田鬲淵詩序

魏貞庵兼濟堂文集序

鴻雪圖詩集序

崇川邑侯王孝伯壽序

孫母郭孺人壽序

勅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姚眉華墓誌銘

梅村家藏彙卷第五十八終

梅村詩補遺

五言古詩

題影峰

茲峰非云高，高與眾山別。其下多嵌空，天風吹不折。插根虛無際，纏綿爲險絕。細徑緣山腰，人登來木末。籃輿與雜徒，步步佳處欣。屢歇躑躅路，倦往住攏垂。葛氣凌波步，一身若水雪。輕心出天地，羽翮生髮髻。杖底撥殘雲，了了見吳越。暈暈場滄浪，混混濯金光。發陰霞俄已變，慘澹之雲結。歸筇破曉鷄，半嶺值虹蜺。始知清境杳，勝共人鳥滅。丹砂定可求，苦爲妻子奪。看君衣上雲，飛過松間月。

七言律詩

題王端士北歸草

讀罷新詩萬感興，夜深挑盡草堂燈。玉河鳴咽聞嘶馬，金殿凄涼見接鷹。南內舊人逢庾信，北朝文士識崔陵。寒風雪蘆溝道一，鶴昭陵根未能。

秣陵口號

車馬垂楊十字街，河橋燈火舊秦淮。放衙非復通侯第，中山賜宅改作公署廢園誰知博士齋。易餅市餠王殿瓦，換魚江上孝陵柴。無端射取原頭鹿，收得長生苑內牌。

同孫浣心郁靜巖家純社過福城觀華嚴會

不求身世不求年，二六時中小有天。今日雲門纔與棒，多生山谷少安禪。茶鑪藥臼隨時供，蒲笠蕪團到處眠。舉手懸崖無一事，經聲燈火覺王前。

七言絕句

下相懷古

戲馬臺前拜魯公，興王何必定關中。故人子弟多豪傑，弗及封侯呂馬童。  
無爲州雙烈詩 爲嘉定學博沈開軒賦

爲李灌翁侍御題高澗游壺

滿須城下起干戈，二女芳魂葬汨羅。安得米顛書大字，并邊刻石比曹娥。煙雨扁舟放五湖，自甘生計老菖蒲。誰將白馬西臺客，寫作青牛道士圖。

題釣隱圖

綠波春水釣魚槎，縮項雙鰓付酒家。忘却承明會，待詔武陵溪。上醉桃花。

詩餘

望江南

江南好，五色錦鱗肥。反舌巧偷紅嘴慧，畫眉羞傍白頭棲。翡翠逐金衣。

梅村文補遺

宋王叔詩文集序

余嘗觀古今文人才士之異而知天之生材甚艱其成就之尤不易也夫世習蕪蕪絕學隕墜卽有備異非常之資猶難卓然自放天於其先必生數人焉爲之導運宜彰光啟前徽然後哲挺生從漸漬播染之內蓄莘駉液獨自名家而此一人者或前或後皆世間地望顯赫靈恐伏而未發天於是又使之中歷艱虞存更培壘以激爲要眇之音乃始解駁其沉滯而致之亨達益昌厥辭軼邁作者世徒服其材之度越而不知天之篤若人以底於成良不偶然矣若萊陽宋子王叔殆其人也當萬曆之中葉海內文氣衰泰古道寢頓士爭趨拾遺語謬逢年之技而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鴻生峻儒後先輩望翕然金春而玉應也三齋科第大都一姓爲多因而陟巍資躋貴任者珪重組髮何其盛哉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尤稱絕出詩文踴厲廉悍雄視漢唐以來諸家遭時兵火篇章蕩爲煙墟弗果信今而傳後後九青而起者又得吾友王叔王叔天才備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駁駁乎欲連鐘而竟爽弱冠南踰大江博遊吳會日尋英儒酌酒倡和長歌短賦春容寂寥他文皆麗蔚炳朗濯濯其英晁晁其光盛年值際興運締綬登朝羽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兒童躋用誣浮繫於理凡汝月而獲漸被還官卽署踐敗計銓僅循年出調外省遠跡窮邊絕徼人咸謂非所宜而王叔不然嘗夫履巖憂乘亨陸羈繫惟悴浮沉遷次之感一假詩文以發之其才情雋麗格合聲諧明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凄清激宕之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發啼夜境事旣極亦復不整於平虛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今破 簡命來長桌於浙浙爲東南都會湖山秀美由來風月之奧區而廉憲古觀察也官以采風爲職騷賦所過劇耶溪之水淪鑑湖之藪採天姥石梁之嶽巖窮其足風吟嘍賦述者即可勝道然則天之善成王叔與王叔之所自得爲何如哉王叔旣之官郵示其所刻前後集俾余序之余幼執經張西銘先生門卽知萊陽之文與東吳豫章壘麓應和泊通籍入都交王叔尊人吏部公於邸舍守官京師從九青遊奉使回視楚關登黃鶴樓俛眺荆江鄂渚間拊楫懷慨九青題詠甚夥余愧

未能成章亦勉廣以紀名勝九青不鄙而進余謂可深造於斯事嘗示余掖中數詩能誦其佳句每念時移對謝先友云徂并其遺文餉鮑冀土悲未嘗去於心也乃今得扣玉叔之岷表而卒業焉竊幸典刑之未淪希大雅之復作其不在斯人歟其不在斯文歟何能無一言以弁諸簡首因爲推本其所自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如此欲使世之習讀者知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奉之也是爲序

田髡淵詩序

余初識孝廉田子髡淵於京師時南士之從計者甚衆田子才器器識有以絕出於流輩讀書穿穴經傳落筆爲詩歌古文姿容不能自休與人交好傾身爲之盡窮達盛衰蓋不得而移也試南宮旣不第有勸之歸者田子曰居鄉里抑鬱無所得姑留邸中一交天下長者於是宛平王公柏鄉魏公合肥龔公眞定梁公以大臣折節好士名天下田子與之游用詩文學藝相切劘一時三四公之門無出田子右者 天子拔才俊給筆札於中書由布衣諸生爲超拔人皆曰田子宜在選中禮部依故典策名者再用詔書舉行者一主者思收知名士以重格令從屬觸摩捫案以庶幾得田子爲喜不能謙田子爲愧然自余歸里十年屈指耳目所見其才與地出田子下遠甚矣無此三四公者爲之知乃先後躡清塗擢上第者踵相接田子獨寥落不得一官此孰爲之而執止之耶家在湖東扁舟觸風濤而過我中夜置酒高談無幾微不豫之色發其囊出詩文數百篇才氣空涌詞色敷腴若蒸雲霞而曳金石余因以知田子於世故物變皆以磨鍊其所長而謙詣益至雖淹蹇不合而疏通鬱達之氣未嘗少挫一以發之於文章自如也嗟乎交道之難久矣當余初識田子固已在賓客旣衰之後比歸臥海濱雖難知故舊棄我如遺跡而田子獨有過於曩時余不知何以得之於田子然觀其雅志期待不肯自同矧人所以取重於三四大君子者端在於此余欲慨以望之悠悠之徒不亦過乎田子之別也謀職屋公余尋朝夕過從之樂追溯平生所與遊者魏公躋政地提化權王公以公孤居府父子顯重龔公梁公名位在股肱心膂之間天下士經其題拂者望塵弗及天或者留田子而使之窮以慰余於荒江寂寞之畔未可知也然余觀田子之才之識非久屈抑者則余又安得而與之居歟願記其語言住還足徵知交之厚而已田子名茂遇髡淵其字松江之華亭

魏貞庵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為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即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舉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謂兼備無遺者稱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柏鄉魏公公稟鴻駿魁杰之才遭逢 聖朝遐翔禁近值世祖章皇帝興治右文招延俊乂數舉 經筵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巡游南苑應制賦詩一時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披瀝搗華對揚 休命而公實踴然為冠首其後應諫垣躋柏府密勿論思獨知臣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遺忠關異瑞諸疏皆闕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非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臣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庶民千載一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洽海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作博游才藝而公又邃於關閩濂雅之旨其學以性善為本以致知為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纂要學規彙編諸書皆足以闡經微言昭明聖緒而以其餘閒作為詩歌則又能籠挫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節於君交友朋之間尤掩掩乎三致意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流演浩濶雖跡跡而為川注而為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者河漢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醴醴模倣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為勳績詞賦為君子而已哉公為高邑趙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同主銓政世傳為美談然忠毅值黨議紛呶群言譖詠之日枋用未久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筦樞輔之任以視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輯謀之吳君再渠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鍍板以行蓋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為之序

梅村家藏樓 補遺

鴻雪園詩集序

堯文將往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而湖淮入都懷人贈答居其半馬堯文之才開敏樂易於讀書能宋撰其菁華而出之以杆翰故其詩貫串三唐妍秀典麗聲律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而懼園連堵比屋槐柳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於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吟詩篤篤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而沉吟若有所釋然者夫廬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我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冊今千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涉馬當以達乎此也江山登臨賓客交游之盛收攬以滋詩笈者且盈箱溢篋膾炙天下此豈吾窮谷之更抱獲作息代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涘乎抑吾園之舊園舊都望之曠然當堯文在樟亭由拳相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楹生而拱把芙蓉芍藥芳郁而紛披未嘗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彿而想像也聞井日已荒親朋日已耗雖衰邁如余者問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嘗不如漢濱之老人滄浪之漁父痛癢而興懷也然則其見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揭節以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文得毋從而哂之曰固哉是夫之為詩也身窮才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為一笑而已於其行也遂書之以贈

定園近集序

往余在燕臺與渤海伯子共事史館時既序定園先生之詩矣先生復與范陽范其生先生評隲晉魏迄明風雅之林別其菁英號曰詩家海內譚詩無不知有范陽渤海兩先生壇坫其尊奉者七駟而行走者三以俟千古定論馬要於濟南竟陵之外別開堂奧不向如來行處行也運渤海仲子來為揚州法曹不遺故交遺札相訊余病赴海濱十載於茲矣輒憶渤海寄跡東山無由聞問得於法曹公悉其起居故人間隔三千餘里形景相望俱在窗危髮禿之年後晤何期企懷如痲乃法曹書言先生已絕筆不復為詩古文辭極心性命勵志嚴密法曹欲檢其焚餘著作彙刻存之先生未之許也意以身既隱矣雪中鴻爪何以存為遠質於余余曰有是哉古來高蹈之流蓬萊可尋三神山可接息機內運眼目反視覺言語為多

何況文字是以王子喬之徒吹笙跨鶴所遺者嶽山履跡而已吾屬雖愚末技不足當達人一唾也然不聞老子出關之書乎道德五千言尹喜者謁誠執贊為傳青牛之車傳經度世今法曹以父子之親身為尹喜當亦先生之所不深拒也今披近集大旨一本於忠孝愛敬臣時維世之心故讀其詩可以見其閱歷修省陶鑄古今之深情焉讀其文可以見其寢食左史砥柱波靡之大力焉讀賜章紀可以見世廟君臣魚水之殊遇焉讀偶見錄可以見先生撒手世網悟道於晚年之歸宿焉是此集行流傳實海非比風雲月錄巨言夢語於人間世無所關繫者先生其許之也法曹惠政洋溢大江南北行且冠循吏傳播之不朽不止以關尹之道自畫其以余語質之過庭俾先生領而存之可乎是為序康熙丁未上元之吉東東兄弟吳偉業拜撰

崇川邑侯王孝伯壽序

河汾王公以解元登進士擢知吾吳之崇川崇壯縣也東連閩粵南達江淮鎮兵萬騎星羅幕布儼然有塞上之風邑長於斯者欲使兵民兩安文武輟睦實難其人吾王公父母是邦百姓之顛危悉起什伍之風鶴無驚治行遂為江左冠督撫臺省交列薦刺輿署上考 朝廷嘉其廉善例得詔封褒贈將出殊典猗歟休哉可謂榮矣嘗觀漢之寵循吏者多以其書獎勸增秩賜金而使之久其任今法亦循行古之道也公門下士有郁子青南名棠以學行受知雅為武城所禮重於是邑之薦紳先生及諸父老諒之於郁子日甘棠之蔭於今年考功如是其已最也 恩綸如是其將渥也今九日令辰龍山高會值岳降之期朋酒之享實在於茲其能忘兕觥之獻盍乞言於大君子以備一觴乎郁子領之以為非偉業言不足當吉甫之誦清風天保之歌南山也介邦人之書造門伏誦余亟應之曰某之食德鄰封舊矣居恒熟其治譜章章在人耳目蓋可得而言焉東沙瀨齒以滌海為城郭養兵秣馬取足賦稅稍不如期則庚突輟聞不可以常法治者公為之垂簾勸課以深仁厚澤相固結士民服其教化孝弟力田無復向時出沒波濤之習牛車襁負不煩桁楊之議其後而至誠所感鯉鯉遠徙昔之地接蓬萊與海市蜃樓相隱見者今則蘆花如林煙火相望此漢唐循良之書所未有也公性稍濼澹泊明志鳴琴退食酌水自甘澆衣濯冠行止率如寒士其耿介大節超出倫等春秋循行郊野輒引

老農問其佳麥良菽察民疾苦而補助之簿書期會之暇數接賢士大夫談經講義上下古今而扶風掾史京兆功曹則屏息重足不敢少望顏色其興會所寄獨嗜陶籥當河陽花煖青箱萬卷如置身石渠天祿中而北苑南宮之筆石軍太傅之書牘不割清俸以佐琴鶴紛紛俗好都不入其胸次墨莊之外蕭然無辦其赤文綠字即公之鬱林片石也雖昌黎之在嶺東坡之在杭流風遺韻如同一般蓋公之廉能得諸天授而家學實有淵源自文中子紹法孔孟代出真儒公之府君諱萬基由明經司訓西河虔奉太上一編甲申間避難石州城將陷府君夢白衣人自稱太上垂教甚力卒免於難為善之報此其一驗積厚流光篤生吾公擬輿科作廉吏而文中之續學府君之砥行亦籍以弘闡闡而社民壯則公之由牧而登顯貳由強壯而躋期頤也宜哉行見玉堂棠蔭金馬朱輪樂業若將與彭咸甲子並進無疆也已某之祝公異日者甯有莠漸以休息既富方更湯火自公來惟茲土工虞禮樂漸以修明夫里征徭漸以休息既富方較物無天札終縣有復陶之老人康衢多鼓腹之野叟琴堂大年有不與百姓共之者乎請為之歌蘭風日九月董霜十月濛濛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可以進一觴矣謹拜手而為之序

孫母郭孀人壽序

余嘗觀世家巨姓其爵位之蟬聯闕閱之光寵既以誇耀於遐邇矣而家庭燕喜猶勤於知已之一言誠欲宣昭令德而淑問施於無窮也雖然非其獨有魁壘者宿之大儒則不足知其門以外俾崔盧世傑著於閭史非其家有孝友慈誼之君子則不足知其門以內俾鍾郝禮法告之國人斯二者未易一二遇也吾友孫孝若以進士假歸省母而郭孀人居期五十旬爵之詞鄉先達則請諸宗伯錢牧齋先生諸父則請諸光甫光甫余同年進士舊泉州守也而又以其言屬余夫牧齋以文章重海內而光甫李謹聞於郡國孝若之壽其母也於二者已兼之矣牧齋之言曰孫氏自世節先生父子以詩文節俠起家齊之雄長詞壇二子競爽恭甫兄弟名行烜赫此余所謂門以外之事唯宗伯足以知之者也光甫之言曰孀人方雅名家閨門之內不妄言笑伯氏即世修內政禦外侮保持門戶以今日者駑雅孀人是賴此余所謂門以內之事微光甫何以知之余爾德不如牧齋慈親不如光甫其何以壽孀人無已就余之得於孝若者以素

孺人可乎孝若委神吐納警速風流好屬文工詞翰交天下賢豪長者以名節氣誼相砥礪吾以知孺人之賢而能教也吾谷有喬木千章楓林結葉賓客之來遊者樽俎雜陳綵肉競作饌餼炬枚屨象構膠左顧而歎應手立辦吾以知孺人之勤而有禮也家有鬪尊千金刻鏤龍文丁公癸父摩挲款識而唐人所圖應真十有六像絹素筆墨皆絕代珍翫孝若博物君子雅擅收藏而於先世所遺尤能護持手澤吾以知孺人之敬而能守也體自華宗長於富厚一門中從尤不數百其成進士也無彊植兼井之風無名豪武斷之習無蒼頭綠袴衣履縞之出入無後房私服御車寶馬之行游吾以知孺人之義而有制也余門人孝維爲孝若之異母弟在孺而孤迄乎成立友于篤至扶掖恩勤廬舍田園推肥取瘠諸妹裝送皆一情不異中外親黨始無間然吾以知孺人之仁而有恩也爲孝廉十年中遭世變郡縣虎冠之吏肉視大家其策點監奴酒食通關因緣乾沒交結魁宿以爲俠里中主人持之以禮臨之以威懼伏而彈壓之卒莫敢動吾以知孺人之嚴而有法也凡此六者微孝若不足以揚孺人之德微孺人不足以成孝若之名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其是之謂歟余猶記通籍之歲以年家子弟拜謁恭甫之尊人子喬先生嘗是時孝若未就外傳而孝維始生先生喜恭甫以得孫而憂光甫之無子也今兩家子弟蘭芽茁而孝若擧上第就顯宦過家休沐拜母上薦鄉里聚觀以爲盛事蓋孫氏之福澤如日升川至正未有艾而邁其再世發祥實政自孺人孺人其可以驕然而舉此篇矣余所以隨牧齋光甫兩公之後敢具不腆之詞進者實以交於孝若者深知於孺人者悉故不憚視濼以致其頌且禮也是爲書

神道碑銘

勅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丙子歲偉業被命借給諫萊陽宋公九青典校湖廣鄉試時中原已憂寇盛備浸豫楚之交流氛四出羽檄交道謬以一介虔奉簡書揚於馳驟巖疆轉徙金革幸得舉使以鉛黃甲乙多士鎮院三試所七獲皆爲俊民而新州盧大夫絃在選微棘捧雉來謁獨矧然君子人也既而詢知其家世以儒業發聞尊人呂侯公經行學學爲儒林長德余嘉其學有淵源稱歎者久之迄今兩闕星終而大夫來爲菴菴董備倚於茲土一再遇存具呂

侯公素履及奉諱始末以親泣而請曰先子生平好古篤行既於時數潛德弗耀重以冠禍滔天毒流方嶽閩門抗節竟殞非命孤每念此日夜悼心今幸蒙恩 聖朝榮旌泉壤告第納書秩登三品於令得樹碣隧道以紀休昭烈而徵幹摩勒尙埃載筆惟夫子辱知最深又前職記注若不鄙而賜之光闕孤實假龍以報所天積重成我而已敢書其死事一節尤奇脂澤之言何足爲公增重顧念公穉直成我而日最固其請書一節尤奇且處大夫父子間契分特厚宋錄懿德信悼史固其所也容敢以不文辭謹撮大夫自狀與虞山錢先生所爲傳而繫之左方公姓盧氏諱如鼎呂侯其字其先吳人遷楚之梅川勝國永樂間始占籍於斷四世而爲南槐公諱楷即公之考也用孫實贈大中大夫妣宋氏繼李氏皆贈淑人公生而奇諱承傳家學卅歲屬文有聲南槐公義方其嚴營丙舍於漆上引泉植竹疏窗閱親以爲公肄業之所延里中少俊讀書談藝其中公挾冊陰諷鞠躡究明不問家人生產淵涵淳渟濡爲文辭弱冠游博士宮頗受知督學使者試職雄其脩伍數踏省門不售中間危得之而更抑置人皆爲益堅公一意修學者書以迭進後昆爲已任抗顏家塾說經鏗鏗疏疑釋難教施如兩至者虛往實歸充然意得去由是負笈雲集江黃間推爲大師嘗手箋尚書四子書科別同吳丹粉狼籍成就子若從子多列鴻生駿儒此大夫以丙子名薦書英譽騰起公遂撞茲息機不復事榮進爲人厚重質直不苟言笑服勤孝弟內行修飭南槐公治家嚴公應唯何顏色惟謹少有不悖或形譴誦益踴躍起敬執內外表致瘡踰禮分財產能適長兄田盧取淑萊者僅奴取贏拙者擢兒子如已子同仁均愛有鳴鳩之心辛巳凶札橫片言折吏槐屈辱於要質其爲時所信嚮如此異時鄉里子弟不悅學公用形家言請於當事增壘江中石磯閣祠梓潼神其上埤助文風自此傳兩聞者蟬聯不絕斷人士至今頌德焉公之卒也劇寇自廣濟乘夜襲斷公被執賊中有識者曰彼善士縱諸寇退舍公勸習里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自守南城寇盡銳來攻公督勵守陣殊死闕賊垂卻而他樓櫓從公後肉薄而入刃及於背公拒不及遂遇害時癸未春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楊氏袁氏同時死者八九人嗟乎自盜起中原生塗塗地大城名藩相繼陷沒其間義夫淑媛就燬塵而不稱者何限而堂

堂身都將相擁強兵牧伯正長覆師失守委而去之色甚安者多矣公進趨退怯眈然儒者又老困咕嚙未登仕版無預封略人民之任而能臨難賈勇授兵登陣力屈則鉞交胸腹橫屍原野而不惜可不謂謙取舍烈丈夫乎况於難斯弱質豈不出掘赴蹈如歸者成羣乎公生萬曆戊寅四月下距癸未壽六十有六娶淑人羅氏生男子二長即大夫翁次敘公卒後三日羅淑人屍於江滸焚而殮之五閏月大夫歸自公車以殉節狀鳴於所司將拜章請旌未及上會改物而止丙戌冬大夫卜新阡葬公土門珠樹林己丑第進士由邑令累官潘泉臬廉肅給善政流聞之三韓最推思得贈公自文林郎二命至大中大夫王寅歲今上紀元之載奉 命督糧蘇松而俸余書其隨道之石公可謂有子矣雖不獲光顯其身而落受哀榮於後天之報忠義不為無意也在禮死冠之士旌之曰兵戰於郎重汪騎死魯人欲勿殤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如公精忠大節有光冊書無疑也昔魯共姬待火而殤者春秋賢之書曰宋災伯姬卒盧氏貞姬釵烈玉碎不污會何愧焉余不揣固陋採摭遺芳牽聯書之於春秋禮傳之義以詔來者狀又稱公邑子暴卒攝至冥途冥王命屬盧某保任而後釋歸正直之人鬼神所是故事涉恍惚故從附見然世所喜傳者在此則亦莫得而略也銘曰

卓哉盧公儒宗文師幼聞庭訓悅禮敦詩法律繩已名教夙資嘯嚆道真克昌厥詞進思經世有物監之退淑諸南面臬比數陳聖讓牛毛萬絲疎理滯礙如結得觸躑躅學陶鑄遠方演短步好仁樂施園里質成彥方愧何減鍾百六天狼失維巨寇狂狗帕首朱眉羣飛海水潰隄莫措若火燎原捷滅詎詎神郊甸魚爛則悲我公屏者武奮熊羆鄧都勒壯士率用姑鈺丁甯振鐸環甲登陣戈衝賊陣日舍欲移環城百礮三板交際戰鼓不揚東門大旗身膏草野剝復折頤志均金移義遂夜緩旋婉彼妹類爾自持清泉虛焰視甘如飴號無茅絳哀動均諱一門忠烈前行後隨似川印浦欽佑本支纓科洛陟照朝羽儀位崇憲牧絳節金龜禮備哀榮鬻書紫綵旌鐘桑敵邦委來尸停軫訪舊南史是咨徵文篆刻微認昭垂佳城鬱葱最原豐碑松楸馬鬣傳信在斯於千萬世式瞻慕思

墓誌銘

姚增華墓誌銘

憶乙巳歲余所親王子惟夏語余云有新安姚君增華者僑居五婁為某比鄰能傾財以舒人之急昏夜叩亦輒應其克仁心實行足以尊善扶誼雖鄙魯士君子有弗逮非更僕不能盡也余聞其言而疑之以為王子所與住還其亦博矣內而宗黨姻連外而當世豪傑賢公卿大夫見其窮概折挫號鳴大叱夫豈無助而張之者耶而為余稱說不離口乃僅姚君一人以余所觀今世之擁厚賞賜封君者大約善積居之術精舉廢之方其於利也目營而足赴仰取而俯拾每視實業益積則益絀廉而固守之設有毛髮緩急坐視不一援手者比之然耳而姚君所為乃若是烏足信哉已而念王子名知人能自植立恥隨俗浮湛其言又似可信蓋余之意中久矣有一姚君矣今年秋姚君沒已五載君之仲子震介王子來謁余接之容臺而辭哀詢其所欲言則已懸繫君生平善行再拜而請曰先子之登廢舉子業不獲沾一命思用詩書九厥宗也唯寐始忘之而震兄弟不敏向未克以儒成名今先子體魄將入土儻微惠於大人君子實異於之錫以片言錢諸空石則先子猶不歿也余感其義之甚誠而言之有禮因懷然深有感於中馬古云為善者譬如藝禾不能令嘉種世世不絕其姚君之謂乎以君子躬備純德謂宜優游自適享有五福適身既隱約於布衣而復奮其年俾志業弗得盡展是豈天意果難臆測哉夫亦篤於姚氏欲其必久積而後大發俾嘉種之堅好頽票迄再世而是任是負也余蓋即震之推行掉能急於不誤其親益知為善者自必有後方以俛識其子先失其父為憾而又何能以不文字讓也耶按狀君諱葉增華其字系出饒州至明膺宣公始遷孫溪又傳十一世為文學孫谷公君即孫谷公第五子幼警敏不肯躡庸人後孫谷器之命庀園宇事君即理其治生不牟纖細而先業日充拓值鼎革劇盜相起君身率羣從子姪保聚捍衛鈴柝之聲徹晝夜罔息寇鋒不敢近孫谷公捐金館躡躡幾不欲生有兄遭非意災多耗費君慨然共任之曰兄若弟同氣也何較為里閭間或以曲直來質鬪爭斷然君出片言輒中肯綮與人交有本末其遺疾將殆婚友爭贖錢為禱神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悼惜或潸然出涕嗚呼觀君之所得於人如是則君之立心制行可知已君少而好學長獨篤嗜能通經史大義時談論古今人物治道術語纏綿如貫珠嘗謂諸子曰讀書以明聖賢理道為先從神吟佔畢汨沒章句間非所貴也尤喜著

古書購求不下數千卷擬構一樓貯藏之而未果今仲子震偕其兄升啟  
措益富方將成其先志而惜乎君已不得見矣吾友金陵九煙黃公官戶  
部適世變後隱於講授震兄弟特延諸家熟同敬事之相與發篋中書取  
所疑而質問馬凡狀中所述暨余所聞於王子者亦徵諸黃公之言而益  
信嗟夫宿儒遺老其見重於當代也罕矣而二子獨爲之不少阻謂非得  
於家庭淑文者深而能遠然耶夫亦愈可以知君已君生於明天啓甲子  
九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丁未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四元配孫孺  
人繼配吳孺人丈夫子三長升太學生娶汪氏孫孺人出次即震太學生  
初娶戴氏繼娶吳氏又次震幼業儒未理俱吳孺人出女一適巨庠生戴  
儒孫孺人出孫女一幼未字震出君葬地在孫溪之某待卜吉某年某月  
歸窆今以某年某月日權擯於首山之陽而余爲之銘銘曰  
重華苗裔宗姓爲姚支派蟬嫣鍾祥於饒教諭諸孫宋室參政源鴻流長  
門閥滋盛矚以貴簾懋遷化居擇人在時深藏若虛日惟府君最賢且智  
不競錐刀而競仁義雖奮爾年實崇爾墓乃經乃史爲裴爲箕爰啟象賢  
以膺福祚胄監莖英天衢高步嗣後億禩善宏慶綿追邇自始首山新阡  
有崔者岡勒斯貞石過者式馬君子之澤

贊

秋聽圖像贊

萬頃兮凝綠有客兮扁舟載絃管兮數部挾尊罍於兩頭狂狂曠傲散誕  
夷猶快矣哉浩濛寒碧之下更彷彿乎三十年瀟湘黃鶴之遊石闌倚兮  
窈窕水檻聽兮颺颺吾不知夫江之深水之修葺之蒼桂之幽虛以爲吹  
笙浴浦之瀟俱仙子弄玉之樓也丙午女夕弟吳偉業題

與昌辟疆書

霜天茅屋被褐擁火友人索過江一札郵致知已則同里兩詩家一爲毛  
生亦史一爲周生翼微也婁東嚮以吟壇自命者半爲饑寒所奪惟兩兄  
以才地自命聲出金石亦史爲性老安義公之姪將以詩文調王貽上兄  
祖謀讀書一席於貴里而翼微嚮日客授澄江風帆烟浪時切問渡故與  
之借發蕭辰搖落孤蓬衝雪而遠訪未識而之安道當此之時老盟翁出  
桑落以飲之割半瓊以贈之非藝林中一快事乎兩公即人擅潘江陸海

梅村家藏書 補遺

之才選遺文百篇斗酒知不可失也陶公云叩門拙言辭故兩兄請弟  
札先之老杜云途窮仗友生是在老兄翁加之意耳老病杜門末由會面  
因風一問起居惟加餐不一

又甲辰

江南江北隔絕相思逸老遺民晤言不易水輪圍借和大集盈瀾溢濤沾  
被海內至銷夏十集讀之如偕其年諸子同坐小三吾下也第少時讀書  
自以不至飢寒比才遠慮荒心力大減百口不能自給而追呼日擾其門  
以此吟咏之事經歲輒費窮而後工徒虛語耳自虛山亡後生才俊如  
研德者寡能傷其一二已填溝壑此中人士救死不贖何暇復問詩文士  
陵賦額稍輕故其年一已填溝壑此中人士救死不贖何暇復問詩文士  
又有兩令子數梁青若如機雲競爽此世界可易得哉上流有杜于皇之  
詩數務庸之畫陳伯磯之識林茂之郡潛夫以八九十老人談開元天寶  
遺事君家橋梓提挈其問王貽上公祖即內諒尚以公事小留按部延訪  
揚挖風雅共商文事石域邦講之問不大落莫也視吳會遠過之矣毛亦  
史咸知已之愛今遠涉江湖所持惟翁兄力加推揚俾主人知爲重客耳  
顯行深用念之特以爲託春來鹿鹿無暇不及答其年詩札潛夫先輩名  
流辱其先賜書統侯之毛兄家郵後信題董如號遺像短章自謂不負尊  
委因大篇追悼纏綿哀豔文生於情俾讀之者涉筆亦有論文倘其可存  
亦夢華佳話也檢下率情臨發依依

又

江干往還快得風問而來訊過推佳脫遠及自慙蹙劣有負盛雅爲不安  
耳秋聽圖勉題數行塞責不盡掄揚深潤於蓬蓬宴慶日老眼作細字既  
不解書又初病起昏聩特甚徒累便面如何如何再即篋中舊玩又題二  
絕句自謂半折秋風還入袖任他明月自團圓於情事頗合知已嗜痴癡  
勿笑其率也弟偶入敝郡傷暑留邸中使者久淹始發題中牽牛女夕  
非實錄也并以附聞亦使蒙愛之至百凡提挈知不待言新秋爲道自重  
臨紙布謝不一

又丁未

亦史便筒未及附信奉候弟春夏蹤跡半在九峰金間之間因訪吾師藥  
庵和尚於中隱此地吳中第一山支公道堦文旒兩公爲汰公及高士朱



白民結屋棲遷之處計老盟翁所熟遊至其伐木開徑直造蓮華峰絕頂有雲母怪石落落數十丈扶異呈奇太湖亦盪漾心目則弟以為得未曾有恨不借兄翁笑傲其間也佛殿前橋後廡不深諸弟子發願募修廣求善信作大功德有兩僧渡江特送檀護求為布金勝果將發而弟適至因書第九峰之詩寄呈教和藁公即楚熊魚山先生江南人士所宗仰而直言子杖有蟹前史者也中峰既有文姚遺跡文姚與潭府為世交翁兄於山川盛衰之後發盛心勝緣刻之山門重記其事世出世間詫為美譚不可挫過也九峰為諸乾老巢各游志佳會中吳諸山復得耆宿如葉師相提唱此間幸不寂寞一棹猶夷相見甚近翁兄何不至置把臂之緣乎松下索筆李爾不盡中峰乃弟誤書此地則華山也二山接跡皆為文姚所結集故匆匆移作此直所謂山行誤亦好耳又行

又  
亦史歸接兄翁手教迴環懷袖如獲異書贈紆之德恨不能折窗畔梅花江北江南盈盈相念以答所賦也弟比作雲間遊還歷九峰有諸乾一兄者破家以為名山復徵君之祠修彭僊之廟弟為之感今懷古得詩數章因念風雅道衰一二遺老相沒於窮愁催科之中不能復出若兄翁之陶寫詩歌流連賓從有子弟以持門戶有田園以供饋粥海內誠復幾人哉亦史述于皇兄賢債賴公得濟此雖家俠餘事往來者爭誦之矣貴年家嗣孝逸兄慷慨喜談論亦來謁幕府周旋之雅諒亦無俟鄙言亦史懷德狗知銘心何已歲暮過江深為念之賢主人弟不便通啟并道契慕也有中州一友向在左南南幕中弟曾合柳敬亭同一歌贈之所謂蘇崑生是也王煙老賞音之最稱為魏良輔遺響尚在蘇生而不免為吳兒所困比獨身蕭寺中惟兄翁可振拔之水繪園中不可無此客也冗次卒復并布謝懷不盡

又

得其年札知老盟翁將續選樓為一代詩文開生面誠屬盛事弟苦苦澆倒不能與詞苑諸公相上下然得快書一讀名什縱觀未嘗不可痊我頭風也大梁蘇崑生兄於聲音一道得其精微四聲九宮清濁抗塵講求貫穿於微眇之間幾欲質子野州鳩而與之辨康崑崙賀懷智不足道也古道良自愛今人多不彈昔年知交大半下世淪落江湖幾同扶藜齊王之

門矣方今大江南北風流儒雅選新聲而歌楚調孰有過我老盟翁者乎弟故令一見左右以小札先之嗟乎士方窮苦扁舟鐵笛風雪渡江以求知已倘無以收之將不能自還幸聞名圖延上客朗歌數曲後日傳之添一段佳話也小詞秣陵春近演於豫章逾頃亭江右諸公皆有篇詠不識曾見之否江左玲瓏亦有能歌一闕乎望老盟翁選奏青以授之也并及不一

又 辛亥中秋絕筆

平生以文章友朋為性命比來神志磨耗今夏暑熱非常遂致舊疾大作疲聲如錐胸動若杵接手教於伏枕之中臆賦優遲文詞款至摩娑太息自以相慕之殷何相遇之不易然以弟卧病若此雖蒙鶴首見過未能握手高談觴杯危坐也知尊體亦有小恙僊息虎邱吾輩老矣海內碩果甯有幾人惟有藥餌不離手善自攝衛一切人事付之悠悠可耳弟三四年來頗有事於纂輯欲成春秋諸志而地理與氏族先成地志尤為該洽病中聊以自娛惜當世無有剞劂之者終付醬瓿又以自歎矣長公在都門次公溫清父子以詩文酬和尊門家集定垂百世不朽拙刻附正往來筆墨皆在其中佳賦種種無以為報如何臨紙謝暈飯自愛不一

昔人謂少陵之詩詩史也讀其詩而天寶以後興亡治亂之蹟具在其爲史之所同者可以相證明焉其爲史之所遺者可以相參考焉詩之所以貴有爲而作也雖然少陵之集編體不編年讀其詩而不得其旨更求其年譜讀之而其詩之真新舊兩書相出入者乃條分件繫繁然而無所疑甚矣年譜之有功於詩也吾鄉梅村先生之詩亦世之所謂詩史也先生負曠世之才爲風雅總持其所交游多魁奇俊偉之士而又當明季百六之運故其集中之作類皆感憤時事悲調掩抑銅駝石馬故宮禾黍之痛往往而在惟其詩編體而不編年當時有爲之作讀者或恨其不能盡詳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然則非年譜不足以知先生之詩之世非論先生之詩之世不足以知先生之詩之果爲詩史也先生之集有集覽有箋註而年譜闕如同里顧雪堂茂才勛學好古爲嗜先生之詩暇日求里中前輩程迺亭先生所箋編年之本爲年譜一善而又備考其家牒雜識以附益之積數年之力成書如千卷雪堂以同里後進爲先生編年之譜其蒐采尚易爲力故其書之體治視前人之編杜詩者有加焉蓋其體之詳畧各有所由來而要其用心之勤爲功於前人之詩以斯致其知人論世之意未嘗不一致也書既成深佩雪堂之篤雅好事能補前人之所未逮遂不辭而爲之序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同里徐元弼書

詩有年譜由來向矣昔賢謂少陵詩爲詩史宋魯豈撰註冠以年譜今注佚而譜存紹興中趙子樓亦著杜詩年譜一卷不逮魯譜之密蘇長公集多闕切時事亦詩史也施元之蘇詩註家綿津中丞棗校復訂正王宗稷東坡年譜列於前使人閱卷瞭然則年譜與詩非相爲表裏歟東吳梅村祭酒詩風骨道上厥均頑豔家城新氏集覽最爲詳洽吾鄉吳枚菴叟增刪之爲箋註嚴少峯太守梓而行之亦以未見年譜爲憾祇錄陳顧兩公撰墓誌行狀謂畧見一斑僕屢欲搜輯成編而未之逮比來司鐸太倉顧君雪堂示所著先生年譜四卷出入斯吳兩註兼据迺亭程君編年未刊本文第纂攷並詳紀世系具見苦心喜其篤雅好古能蒐采獨先生之往蹟難爲功較易而用心較勤其分卷亦較倍益以見祭酒之爲詩史直可追杜蘇而後先顏頤馮遠嚴迪甫觀察遠宦麗西將郵致其譜附吳君箋註本爲合璧余既樂雪堂乃祭酒之功臣尤望迪甫爲前人克紹其委也書此以報雪堂并寄觀察以代簡

道光乙巳夏日元和宋清書芥福識

# 梅村先生世系

里人顧師執景和氏纂

里人顧思義仁仲氏訂

先生姓吳氏諱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江南太倉州人

七世祖子才名無考河南人元末避兵始遷蘇州崑山之積善鄉配

費氏

六世祖理字公式以字行明正統元年贈承德郎行在刑部雲南司

主事配陳氏封太安人式周又字

五世祖凱字相虞號冰蘗卒祀鄉賢祠配沈氏繼沈氏再繼陳氏

蘇州府志吳凱字相虞父公式早亡遺腹生凱能力學養母里胥

嘗召之役詣縣自陳有母不能遠離竊有志於學縣令芮辨異其

言立遣就學後充貢京師中順天鄉試宣德中授刑部主事改行

在雲南司再改禮部主客司以母老乞歸遂不復仕凱精敏自治

劇才平生以禮自律言行不苟風儀嚴峻人望而畏之家居四十

年非公事不至公府葉盛尤重之嘗曰鄉里作官前輩當法吳丈

後輩當法孫蘊章及卒鄉人私諡貞孝先生蘊章名璋

葉文莊公盛相虞公墓誌銘祖才父式周母陳氏公在姪而父亡

既生公家復被苗母年尙少甘貧守約育而教之公晚得子而連

得三子卒成化七年七月十四日壽八十有五配沈氏先卒子三

人長恩翰粟於官授承事郎次應次愈女二人婿顧恂龔毅銘曰

孰完五福惟善日不足孰承終譽名不必公與卿吁嗟乎公後有

考於茲銘恂先父

高祖愈字惟謙號蓮菴配夏氏

蘇州府志吳愈字惟謙凱子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中初凱起家刑曹每為愈言折獄之道愈在部緝聞舊贖

遂精法律一時奏讞咸倚以決出知敘州府慶符盜劫懲治合捕

得二十七人已誣服愈疑之乃詣縣辨審釋二十五人未幾果獲

真盜士官安黎以馬湖叛家議用兵愈策曰黎無遠謀然其甲兵

精利未易敵也彼中無水當重圍以困之議未決而黎忽棄城走

衆慮其糾諸夷為亂愈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

巢穴一窮寇耳諸夷皆其仇又何能為因遣人襲之不血刃而獲

自是馬湖改置流官後其黨復劫府印為亂愈親抵其巢諭之遂

獻印解散在敘九年遷河南參政致仕歸卒年八十

王余州世貞吳遜菴贊在郡九年課農桑興學校戶口滋殖風俗

醇美為諸郡最而業已倦游矣居優游自奉養喜賓客和謹得

後進心有女三人歸陸伸文徵明皆名士而歸王氏者有子同祖

以才入中秘皆侍公周旋以是竟樂於其身贊曰仕不九卿曰上

大夫壽不九秩曰八十餘宅相所貽蘭蕤玉枝父子蓋詰為鄉閭

師

先文康公聖臣吳公惟謙墓表卒於嘉靖丙戌五月十九日年八

十四子男四長東浦江縣縣丞次南園子生公仲弟應無嗣推以

為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孫男詩訪誌

嗣高祖應字維明號靜菴配陳氏無子以愈次子南為嗣

會祖南字明方號方塘賜內閣中書後官鴻臚寺序班以使事過家

為御史所論請江西建昌府幕官配鄭氏繼袁氏

先生先伯祖玉田公墓表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以下大參鴻

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為鴻臚長子次即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

議余祖也又次則諱誥偉業四五歲會見及之老且貧衣食於下

肆余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歎曰爾知我宗之所以衰乎三

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傳子孫爾伯祖實主其繁用之為飲食

裘馬費產遂中落余與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爾

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後難伯祖自以

私財募兵十餘人轉戰湖湘間兵敗左右皆沒得一健卒負之免

家遂以破

祖諱字子禮號竹臺以先生貴贈嘉議大夫贈事府少詹事幼贊於

瑯琊王氏遂居太倉副室湯氏封太叔人

先生秦母子太夫人七十壽序哀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身

姑修醮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為鞠育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

食保抱提攜推補母之力是賴擅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自三

及以南都恩賜封三世湯叔人期屆九秩并瑯白首視聽不衰里人至今以爲太息

父現字禹玉又字蘊玉號約齋又號約叟諸生以經行稱鄉里先生質封嘉議大夫禮部府少詹事 國朝舉鄉飲大賓卒祀鄉賢祠配陸氏繼朱氏封淑人

鈕 秀 鳳 慶 江 右 李 太 虛 爲 諸 生 時 嗜 酒 落 拓 而 家 甚 貧 太 倉 王 帖 雲 司 馬 備 兵 九 江 校 士 列 郡 拔 太 虛 第 一 引 見 之 謂 曰 吾 固 多 子 擇 師 無 若 子 者 願 遠 在 婁 東 子 能 一 往 乎 李 許 諾 次 日 卽 遣 使 送 至 其 家 時 王 氏 二 長 子 已 受 業 同 里 吳 蘊 玉 先 生 蘊 玉 者 梅 村 先 生 父 也 而 太 虛 教 其 第 四 五 諸 郎 兩 人 共 晨 夕 甚 歡 梅 村 甫 卽 齡 亦 隨 課 王 氏 塾 中 李 奇 其 文 卜 爲 異 日 偉 器 歲 將 闋 主 家 設 具 饗 兩 師 出 所 藏 玉 卮 卣 酒 李 醉 揮 而 碎 之 王 氏 子 面 加 護 讓 李 亦 盛 氣 不 相 下 席 罷 後 謂 吳 曰 我 安 可 復 留 此 遂 拂 衣 去 吳 知 其 不 能 行 也 異 日 早 起 追 於 城 闕 出 館 俸 十 金 爲 贈 乃 附 賈 船 歸 然 所 贈 費 大 半 耗 於 酒 及 抵 家 垂 萎 蕭 然 亟 呼 婦 治 具 婦 曰 吾 絕 糧 已 久 安 所 得 粟 憶 君 去 後 猶 存 故 人 酒 一 罍 請 佐 君 軟 飽 可 乎 婦 往 鄰 家 覓 薪 李 卽 發 罍 器 內 產 一 芝 如 盤 紫 光 煜 煜 且 愕 曰 此 瑞 徵 也 願 酒 飯 不 可 飲 奈 何 挹 之 則 清 冽 異 常 乃 浮 白 獨 斟 婦 負 薪 歸 則 罍 已 罄 矣 是 秋 登 鄉 薦 萬 明 年 成 進 士 入 詞 館 數 載 後 以 典 試 復 命 過 吳 門 王 氏 子 謁 於 舟 次 李 急 詢 吳 先 生 近 狀 是 時 梅 村 亦 登 賢 書 因 購 吳 行 卷 攜 以 北 上 爲 延 壽 京 師 卒 未 梅 村 遂 爲 太 虛 所 薦 登 南 宮 第 一 及 第 第 二 年 僅 弱 冠 蘊 玉 先 生 享 榮 養 者 三 十 年 可 爲 疎 財 敦 友 之 報 而 帖 雲 諸 子 自 司 馬 沒 後 家 漸 替 矣 先 生 于 太 夫 人 壽 序 吾 母 朱 淑 人 精 心 事 佛 嘗 于 鄧 尉 山 中 創 構 傑 閣 虔 奉 一 大 藏 教

嗣祖諫字子歛號玉田官福安縣縣丞葬梅灣配某氏繼查氏再繼陸氏子一查氏出天

先生玉田公墓表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曰余嫺也詢之則三山之

兄曰某者爲伯祖婿余姑尚在也偉業乃具禮幣拜見則年已七

十三泣然泣曰酒憶會鴻臚公葬時會到鹿城見二叔今已六十

年不通家門二叔謂吾祖也歸而告我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

父與吾父知之亦泣泣年六十始知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

再拜哭且加封樹焉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一從吳姓主

梅灣之祭

嗣父瑗字文玉號蓮菴禮部冠帶儒士配王氏繼張氏

年申

許後順治丙申

### 梅村先生世系終

年不通家門二叔謂吾祖也歸而告我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與吾父知之亦泣泣年六十始知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哭且加封樹焉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一從吳姓主梅灣之祭

# 梅村先生年譜卷一

故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五月二十日先生生

母朱淑人妯先生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謙會元坊至遂生先生

三十八年庚戌二歲

三十九年辛亥三歲

四十年壬子四歲

熊學院科試先生尊人約齋公補博士弟子員

四十一年癸丑五歲

仲弟偉簡生

四十二年甲寅六歲

四十三年乙卯七歲

讀書江公用世家塾 先生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始余年七歲讀

書公家塾識公公即是年領鄉薦後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

及魯岡游

八月祖竹臺公卒

四十四年丙辰八歲

四十五年丁巳九歲

四十六年戊午十歲

四十七年己未十一歲

就穆苑先雲莊家中讀書 先生穆苑先墓誌銘自余生十一始識

君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為先大夫執

經弟子余兄弟三人君所以為之者無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

相知莫如君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術純

祐為兄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孫

令修亦與焉

季弟偉光生

四十八年庚申是年八月後十二歲

天啟元年辛酉十三歲

二年壬戌十四歲

隨父約齋公讀書志衍 鑿善家之五桂樓 先生志衍傳余年十四

歲志衍長於余三歲兩人深相得哭志衍詩余始年十四與君蚤

同學蚤起詩惜爽憩南樓送志衍八蜀詩我昔讀書君南樓程穆

衡箋先生幼隨父約齋公讀書志衍家之五桂樓詩中所咏南樓

是也

能屬文西銘張公 傳見而嘆曰文章正印在此子矣因留受業於門

相率為通今博古之學 程穆衡 婁東耆舊傳江右李大虛明廢落

魄客授州王大司馬所與公公友善見公於鬢髻奇之一日飲於王

氏大虛被酒碎其玉卮主有詬言憤怒去約更迫而賤之大虛曰

君子奇才也天如將以古學興東南盍合從游乎約叟如其言

三年癸亥十五歲

四年甲子十六歲

西銘舉復社先生為入室弟子 楊 復社事實文社始於天啟

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張博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

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旂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

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日應社當其始取友尚隘

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

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

咸來會聲氣之字先自應社始也

五年乙丑十七歲

六年丙寅十八歲

七年丁卯十九歲

崇禎元年戊辰二十歲

陳學院歲試入州庠

二年己巳二十一歲

西銘與同里張南郭采舉復社成先生名重複社 復社事實崇禎

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孫淳孟樸結吳翽

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

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應亭席社崑山雲翬社

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巨社武陵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  
統合於復社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  
蹈匪舞毋讀匪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以辨言  
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錮大者擯命曰諾是役  
也孟樸渡淮酒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夫必審擇而定矜契  
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忘其身性取友是急義不辭難而  
千里必應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  
社之名勳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諸子書致字福諸子  
書

西銘爲尹山大會 陸世儀 復社紀畧吳江合楚人熊魚山以文章  
經術爲治蔡天如名迎致邑館於是爲尹山大會善書之間名彥  
畢集遠自楚之蕪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甯國浙東之山陰四  
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置者  
三年庚午二十二歲

李學院科試一等三名補廩膳生員  
舉鄉試十二名座主席子姜 日廣 江西新建人萬歷已未進士編修  
陳燭四川井研人天啟壬戌進士春秋房房師鎮江府推官周 廷鑑  
福建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 周商 先生有寄房師  
西銘爲金陵大會 復社紀畧崇禎庚午諸賢與者咸集天如又爲  
金陵大會是科主裁爲江西姜居之曰廣榜發解元楊廷樞而張  
博吳偉業皆魁選

四年辛未二十三歲  
舉會試第一名座主內閣周 廷鑑 宜興人內閣何 如龍 桐城人房師  
李 明 曆 江西南昌人天啟壬戌進士 按先生有闕屬詩座主李太虛  
兵變 避亂廣陵  
賦 聖入首諸詩

是年榜元爲吳偉業世通家也填榜止餘第二第一向有推敲首  
揆周諱延儒偶思吳卷爲太倉人係余同里因招余首問家世以  
及年貌文望余一一答之甚悉且云行文直似王文肅公首揆嘉  
大聲徧語同考更首肯文肅公一語於是遂定吳卷爲第一余因

筆記云憶吳之祖竹壺公與先君子爲筆硯交白首相歡其父馬  
王受業於余余子又受業於馬玉蓋三世通家矣今日關中推戴  
之語雖捧土增山粟亦添花著錦余負天功以爲已私耶 李  
繼貞 吳門人吳禹玉書去秋得鹿鳴報爲之相聞不知在阿中親  
見填榜得令郎首冠多士益喜躍不自禁兩相親知不佞同里親  
詢家世來歷一一置對兩相國亦自喜慰無量思令先尊與家大  
夫筆硯一生不得鄉枝乃不佞三入關得賭桃李之盛而令嗣一  
飛冲天又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此豈非造物之膏前豐後亦爲善  
者之必有餘慶與門下自此可收卻書本打帳做大封君若復愁  
總雞肋恐作第二人將不免爲令郎所笑善刀藏之何如

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 復社紀畧是科延儒欲收羅名  
宿密囑諸分房於呈卷之前取中式封號竊相窺伺明磨頭卷卽  
偉業也延儒喜其爲馬玉之子明磨亦知爲舊交之子偉業由此  
得冠多士烏程之黨薛國觀洩其事於朝御史袁鰲將具疏參論  
延儒因以會元卷進呈御覽莊烈帝批其卷曰正大博雅足式詭  
靡而後人言始息

先生入翰林制詞曰陸機詞賦早年獨冠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噓  
傳都下當時以爲無愧  
疏劾蔡 奕 復社紀畧溥程通內結黨援引同鄉諸子繕疏  
授偉業參之偉業立朝未久於朝局未練不之應時温之主持門  
戶操握線索者德清蔡奕珠爲最偉業難拒師命乃取參體仁疏  
增擬之改坐奕珠

假歸娶郁淑人 吳人萬曆庚子 陳 繼 儀 送吳榜眼率自歸娶詩年  
少朱衣馬上郎春闈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  
玉堂北面謝恩纔合香東方待曉漸催放詞臣何以酬明主願進  
關雎窈窕章 張 溥 送吳駮公歸娶詩李弟相成靜亦媒適逢偶  
爾未懸殊人間好事皆歸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貴無忘家室始  
聖賢可學友朋須行時疎被猶衣錦備避金銀似我愚 程 穆 衡  
先生詩箋單狷菴 梅竹香菴集吳太史孝詔歸娶眉公屬諸子同  
賦一律狷菴警句云歲邊玉笛人初立屏底金蓮獨白移又云梅

妝并倩仙郎畫元是春風第一花 先行人陳埒抱桐集祭酒極  
言吾一生快意無過三聲隨唱占雲宮袍曬日帶醒初上奏節曼  
然錦畫御輪約背卻扇流蘇初下放鈿鈿然海果生蓮石麟夢遠  
珠胎初脫墮地瓜然

河決金龍口滕縣沈焉有悲勝城詩  
李學院歲試先生仲弟偉節入州庠字周臣

五年壬申二十四歲

西路假歸為虎邱大會刊國表社集行世 復社紀畧偉業以溥門

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下  
者必速售比溥告假歸途中船首所至挾策者無虛日及抵里四  
遠學徒羣集癸酉春溥約社長為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

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  
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入聚觀無不詫歎以為  
三百年來未嘗有也按復社紀畧總編王申張溥

六年癸酉二十五歲

約齋公五十初度 張溥有吳年伯母湯太夫人壽序載西

七年甲戌二十六歲

城隍廟正殿災有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八年乙亥二十七歲

入都補原官充實錄纂修官 李繼貞送吳文玉入京師太史駿公  
所詩長安名利地君行獨無求隨身一敝篋附舟芒屨鷗累心既  
云盡別家了不愁惟念太史公京洛多貴游名高眾所集道廣慮  
難周君到雖坐鎮時復佐老謀切劇公輔器位俟協金甌當思伯

氏庸割俸營菟裘勿謂余戲言三公今黑頭  
倪學院歲試李弟 偉光入州庠 字字令

九年丙子二十八歲

奸民陸文聲 計復社事 太倉州志時有奸民首告復社事當軸除  
主之欲盡傾東南名士偉業疏論無少避 明史張溥傳里人陸  
文聲者輸資為監生求入社不許采又嘗以事挾之文聲詣闕言  
溥采為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方柄國嚴旨窮究不已至十

四年溥已卒而事猶未竟刑部尚書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未  
知溥卒也許溥遙握朝權已罪由溥因言采結黨亂政詔責溥采  
同奏發國觀亦相繼罷而周延儒當國溥座主也其獲再相溥亦  
是至當國觀亦相繼罷而周延儒當國溥座主也其獲再相溥亦  
力焉故采疏上事即得解 復社紀畧陸文聲字居實以事銜張  
采權其事走京師蔡奕琛導之溫體仁所溫意中不知有采先是  
體仁欲罷行取政上因呈變青衣布袍齊居武英殿求直言令淮  
安衛二科武舉陳啟新上書特旨罷列諫垣至是乃曰誰為張采  
今所急者張溥耳能併強治當授官如啟新矣文聲從之學下學  
臣倪元珙時社中吳繼善克孝夏允彝陳子龍皆在京謂文聲必  
有浙人頗指說之就選出諸外社局始安乃釀金為部費使擇善  
地文聲與一吳有表戚克孝為盟約以堅之得道州吏目以去元  
珙竟以陰降調繼之山東元璋璋親歸齊人張鳳嗣代之延臨川  
羅萬藻閱文學政悉入羅掌握溫無如之何會明年溥卒溫罷相  
事得解 復社事實十年正月蘇州民明史作太倉陸文聲疏陳  
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  
以亂天下思陵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  
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文聲  
以私憾妄許官罪閩臣以公衆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許  
養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閩臣意墨經詣劾復許  
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譴言則極至有草檄以伸復社十罪  
者大約謂溥出襄東吳下雲間學問天如維斗躔子上播國柄下  
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入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  
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知囊或號行舟太  
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鉞嗣給  
事姜琛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  
案准註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戾戍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  
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瀋  
復社巨魁聚斂一疏大鍼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  
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為防黨心知無是事而意

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賢真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  
桐城錢秉鉉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王師下江南少緩則  
復社諸君子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宋 龔 尊 靜 志 居 詩 話 復 社  
雖太倉一張主之實引次尾扶九相助當其時烏程溫相君有子  
求入社扶九堅持不可於是徐懷丹之徽陸文聲之疏問之囊  
之彈事又蠶以王寶鼎之飛章而復社禍機既發扶九亦日在憂  
患中

秋湖廣試刑科給事中宋 致為副與熊魚山 開 元 鄭 淡 石 友 元 會  
先生書宋九青逸事九青以刑右給事副余使楚兩人相得甚  
蓋其時天下已多事楚日岌岌而武昌阻大江固無恙楚之賢士  
大夫為魚山熊公淡石鄭公乃九青同年生又皆吏於吾土聞兩  
人之至也挈舟來酌酒江樓敘述往昔商榷文史夜半耳熱談天  
下事流涕縱橫 先生宋玉叔詩文集序守官京師從九青游奉  
使同事楚闈登黃鶴樓慨眺荆江鄂渚間拊楹慷慨九青題咏甚  
夥余愧未能成章亦勉廣以紀名勝九青不鄙而進余謂可深造  
於斯事 先生梅村詩話九青年十九登乙丑進士任吏科給事  
陞太常進戶部侍郎以校下選謫歸營與余同使楚竟陵鄭淡石  
贈什曰剖斗折衡為文章天下婁東與萊陽謂吾兩人也 張 博  
跋宋九青送熊魚山文手卷熊魚山鄭淡石兩先生之為諫官也  
一以三月去一以十月去顧其令吾吳則皆六年也蘇松財賦甲  
天下吳江華亭殷大九冠二郡兩先生以德讓之六年之內無違  
賦無罷人百姓稱為至平迺天子再命大吏稽錢穀時淡石行矣  
文書往來高下者久之獨兩先生謂他職徵其說則曰以賦故也  
都人士目睽睽益不知所謂嗟乎苟不得所謂讀兩先生封事可  
矣苟不及讀兩先生封事讀宋九青一篇送行文其亦可矣

夜泊漢口 送黃子羽之任  
十年丁丑二十九歲  
充東宮講讀官 陳子麓贈吳太史充東宮講官詩蒼黃開震域青  
殿接文昌霞氣騰元圃瓊條拂畫堂選編周典禮拜傳漢元良史  
職軼仙省宮僚總帝鄉金真儲后重玉立侍臣莊羽箭傳秋實詩

梅村家藏集 年譜一

書出尚方夏侯經衛茂皇甫素懷芳雜歌青槐陸龍泉碧藻香珠  
簾參晚燕壁月照春坊下賦情文稱王箴忠受長一時推碩德萬  
國仰重光媿我羊裘側思君象轡旁臨風疏館靜遙夕可相望  
一劾張至發直聲動朝衣 明史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枋政大  
旨相紹述謂之傳衣鉢張至發代溫體仁一切守其所為而才智  
機變遜之嘗簡東宮講官黃道周為給事中馮元飈所刺至發  
兩疏詆道周而極頌美溫體仁孤執不欺為編修吳偉業所劾

七月次女生後適海甯陳直方 容 承 相 國 之 子 先生遺問詩一  
女血淚啼關干舅姑嶺表無書傳一 女家破歸閩關良人在北極  
戊邊更有一女變風煙圍城六月江風寒 陳 先生 長 女 適 王 天 樞  
有女適桐城何某 顧 州 守 應 璜 子 又 考 費 東 春 傳 張 璜 娶  
梅村吳公第六女及璜表女九人節 兩 人 出 四 側 室 浦 出 三 側  
又按先生行狀及璜表女九人節 諸 生 王 陳 立 增 城 合 浦 國 子 監  
室朱安人出 改 延 陵 家 講 一 道 諸 生 王 陳 立 增 城 合 浦 國 子 監  
增 高 甯 肅 陳 容 承 相 國 之 子 一 道 諸 生 王 陳 立 增 城 合 浦 國 子 監  
增 子 適 胡 金 剛 一 字 首 觀 諸 生 周 申 禎 未 婚 生 何 家 諸 州 守 德  
興 常 繁 國 子 監 助 贊 封 朝 林 院 應 吉 士 席 承 伯 制 室 朱 安 人 出

# 梅村先生年譜卷一終



# 梅村先生年譜卷一

十一年戊寅三十歲

江右楊機部廷麟以翰林改官兵部主事贊畫督臣盧象昇軍事與楊堯帥上聯謀劾吏部尚書田惟嘉太僕寺卿史道誥不法事

先生左論德濟甯楊公墓誌銘丁丑會試同考得春秋思十二人明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充校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尚書田惟嘉及其鄉人史堃所為諸不法上用其語惟嘉熱免堃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堃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

他事論死乃思公言為可用 又公謹質疑重多大節其以職事糾黃應恩也應恩者小人惡事久關通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為同官而中書特從史即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淄川相以外臣入廢掌故而應恩拔中官重示籠絡又助為調旨以此得相張心益駭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移書淄川責數之而命

人盡目攝公矣田惟嘉者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為師生而史堃特虎而驚父喪家居頗指諸大吏為威福天下莫敢言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賊孽章十數上

三月二十四日召對進端本澄源之論

湯太淑人八十稱觴 李維貞有吳母湯太夫人八十壽文載洋集

十二年己卯三十一歲

升南京國子監司業 李維貞與門人吳禹玉書令長公南司成之推大為扼腕要之饒山水多高賢宜詩酒有此三快三公不易矣

今已抵任否問下奉親之暇何以為適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此二語可以當之

督師盧象昇卒 先生詩話盧自謂必死願參軍書生徒共死無益

乃以計撤之去機部不知也機部到孫侍郎傳廷軍前六日盧公於賈莊死難矣 明史盧象昇傳楊廷麟上疏嗣昌怒奪象昇尚

書巡撫張其平問閣絕餉俄又以雲晉警蹙出關王朴徑引兵去象昇提殘卒次宿南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泣請

移軍廣順無雙臂之援立而就死象昇流涕謝以事從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為眾號泣各攜斗酒粟餉軍十二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水橋遇 大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遂戰夜半燭聲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應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至未破盡矢窮奮身關殺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權眾之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得脫 明史楊廷麟傳十一年冬京師戒嚴廷麟上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大臣以國為戲嗣昌與高起潛方一操倡和款議武備頓忘督臣盧象昇以禍國黃權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乘成宗澤隕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嗣昌大悲謫薦廷麟知兵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象昇軍 思義虞山蒙叟詩孤臂云何堪兩胸只

隆西事不成東又不能曲突到焦頭五月邊書九月營葡督方一

葉督監高起潛本兵楊嗣昌共謀輸平以緩國難五月通事人周

元忠致信云欤若不成夏秋必有舉動十一年九月 大清兵入

廣子嶺殺總督吳阿衡毀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宮宣大山

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朴虎大威入衛三賜象昇問方劍督天下兵

楊嗣昌高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歎帝曰嗣昌起潛議不

合事多為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

南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

漳浦黃公道周論楊嗣昌奪椅事受廷杖先生遣太學生涂仲吉入

都訟冤干上怒嚴旨責問主使先生幾不免 奉使封廷律孟津兩

王於禹州 過汴梁登孝王臺 漳浦黃公南還先生與馮司馬

遇之唐棣舟中出所註易授先生

馮壽揚奪椅為大司馬已大拜至戊寅冬冠變象懼不免而聖眷

彌篤已卯暫削官階冠帶辦事隨即賜復九月督師還錫宴後

殿賜御製詩以寵其行詩曰鹽梅今借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

一掃冠氣從此靖還來教養遂民生李少司馬雜錄云看此詩氣象蕩平有機若使功成報命便與裴晉公何異惜乎虛此盛典也虞山蒙叟投筆集註云閣臣楊嗣昌素奉佛法既出視師專意招降賊降者數十萬即於附近安插未幾降者復反四面皆起王師如在重圍中矣嗣昌每日持誦華嚴謂此經可以消劫

十三年庚辰三十二歲

升中允諭德

嗣父文王公卒 陳廷敬 先生墓表升中允諭德丁嗣父艱服除會

南中立君登朝一月歸

臨江參軍 先生詩話機部自盧公死後其策益不用無聊生詔

詰督師死狀賈莊前數日督師誓必戰願孤軍無援聞太監高

起潛赴禮云陳兵在近期大喜於真定野廟中倚土鏃作書約之

合軍高竟拔營夜逐督師用無援故敗機部受詔直以實對慈

谿馮鄭仙得其書謂余曰此疏入機部死矣為定數語機部聞

之則大恨先是嗣昌遣部役張姓者史云命偵賈莊而其人諱

盧公死狀流涕動色嗣昌榜笞之楚毒備至口無改辭曰死則

死耳盧督師忠臣吾憐小人敢欺天乎遂以拷死於是機部貽

書馮與余曰高監一段竟為刪却後世謂伯祥不及一部役耶

然機部竟以此得免已而過宜興訪盧公子孫再放舟棗中與

天如師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為畫齋參軍圖余得臨江

參軍一章余與機部相知最深於其為參軍周旋最久故於詩

最真論其事最當即謂之詩史可勿愧機部後守贛州從城上

投濼死機部隆武朝進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開府南藩丙戌十月初四日死葬

十四年辛巳三十三歲

李自成 陷河南福王 常洵 遇害有汴梁一首

五月哭張西銘師

再汗復社命下南郭獨條封上獄乃解 張采具陳復社本末疏金

志

靜志居詩話崇禎戊寅南國諸生顧梟等百四十人具防亂公揭

請逐閹黨阮大鍼子方實居其首有云梟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

梅村家藏書

年譜二

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情俱但知為國除姦不惜以身買禍大鍼飲恨刺骨而東林復社之讎在必報矣大鍼名在東林點將錄號沒遮欄而閩人周之夔亦注名復社第一集阮霖刀以殺東林周反戈以攻復社君子擇交不可不慎於始也

陳鼎東林列傳蠅蚋錄出於溫體仁蝗蝻錄出於阮大鍼又有續蠅蚋錄及蝗蝻錄乃復社諸君子也計二千五百五十五人惟兩

陝滇中無人

十五年壬午三十四歲

春 大清兵克松山洪 承曠 降遂下錦州祖 大壽 以錦州降有松山

哀 七月田貴妃薨葬天壽山有永和宮詞

十六年癸未三十五歲

升庶子

李自成 破潼關督師孫傳庭 戰死有雁門尚書行文 祖 堯 來為太倉

州學正鼎革後棄官寓僧寺以青烏術自給人皆知滇南先生為古

君子有文先生六十壽序送文學博以蒼公招同住中峯寺曇陽觀

訪文學博介石兼讀蒼雪詩遺跡有感諸詩志行之成都任有送志

衍入蜀詩

贈 先生詩話下玉京題扇送余兄志衍入蜀云剪燭巴山別思遙

送君蘭楫渡江泉願將一幅瀟湘種奇與春風問薛濤

秋七月 由崑 襲 封福王

十二月文選司郎中吳昌時棄市 吳江縣志吳昌時少業於周

忠毅宗建故與清流通聲氣而為人墨而狡既通籍日奔走權要

探刺機密以拉繫市重周延儒之再起也昌時為通關節及為首

輔其辛未取士馬世奇本延儒師力勸以正故初治事頗有賢聲

而昌時則挾勢弄權大放倖門延儒親節通州一晨而昌時之事

事已至密刺之知其交關狀而未發吏部舉行人例先擇選事

故事副郎有調部者正郎不調部昌時欲持權使人誑家宰鄭三

俊曰昌時持正有風力主年例為宜遂從儀制正郎調文選事為

破格人皆側目及舉行年例出異已者十人於外一時大譁既而

一七一

御史蔣拱宸劾昌時驛私巨萬多連延儒并言內通中官漏洩禁  
密事帝震怒御中左門親鞫之遂下獄論死且始有誅延儒意時  
魏藻德新入閣有寵謂其師薛國觀之死昌時實致之恨昌時甚  
因與陳濟甚延儒掌錦衣衛者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  
延儒職勒其自盡而昌時棄市論者謂二人無逃刑帝能申法也  
雒陽行 先生詩話陳臥子嘗與余宿京邸謂余曰劇詩絕似李  
頎又誦余雒陽行一篇謂為合作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明崇禎三十六歲

三月流寇陷京師莊烈帝崩於萬壽山先生里居聞信號痛欲自縊  
為家人所覺朱大叔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乃已 明史周

遇吉傳十七年二月太原陷遂陷忻州圍代州遇吉先在代邊其  
北犯乃懾城固守而遇吉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  
退保甯武賊亦踵至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內出弱  
卒誘賊入城殺數千人城圯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  
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番進蕩不勝矣城遂陷闔  
家盡死而大同總兵姜瓖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  
王承廕表亦至自成益喜遂伏策長驅騁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監  
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  
復有周總兵吾安得至此 楊士驥 甲申核真畧賊之陷二關而  
入也守甯武關者總兵周遇吉夫歸降陣殲賊無數賊誘降不從  
力盡全家赴火賊屠其城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何以得至  
此是日至宣府白廣恩官撫民與總兵姜瓖約降至居庸大監杜  
之秩與唐通俱降 先生綏寇紀畧自成初盜福邸之費以號召  
宛獲逮乎京師陷其下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以分之彼飢寒乞活  
之人一旦見宮室帷帳珍怪重寶以千數志滿意得飲酒高會朕  
籠籠囊惟恐在後

山海關總兵吳三桂 奉詔入援聞燕京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

合作書招之許以通侯之貴 三桂 欲降至灤州聞其妾陳沅為賊所

掠大憤急歸山海關乞降於我 大清有圓圖曲 詩中有衝冠一怒  
重幣去此 詩先生弗許

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福王由卷入南京稱監國王寅自立於  
南京國號宏光

附唐孫華 東江集談金陵舊事詩金陵昔喪亂炎運值標季忽從  
大梁城倉皇走一騎偶竊藩邸璋自言某王嗣貴陽一奸人乘時  
思射利奇貨此可居何暇論真偽卜者本王耶矯誣據神器遂修  
代來功超踰登相位權門鑿金帛掖庭陳秘戲江表張黃旗王氣  
銷赤轍煥息僅一年傳聞有二異北來黃犢車天表自英粹難問  
聚朝官虛目各相視遙議讎臣面備言宦查事諸臣媚新君誰肯  
辨儲貳爭效儻不疑競指成方遂泉鳩無主人東縛乃就吏復有  
故宮妃飛蓬亂雙髮自言喪亂時供離中道棄生子已勝衣壯髮  
猶可識不望昭陽恩不望金屋貯願一見大家睽目甘入地上書

欲自通沉沉九闕閱詔付掖庭疑見者為垂淚不如厲王母銜憤  
早自刺雁絳當壁假翻招故劍忌誠恐相見非泄此蹤跡秘滅口  
計未忍對面諒餘愧鳥獸有仇儻豺虎知乳辜豈獨非人情捐棄  
恩與義盡呂及牛馬秦晉舊改置皆從胎孕中長養崇非類未聞  
妄男子首盜出不意籠種乞為奴孤假得暫恣效賣衆口傳曾見  
遺老記疑事終闕如庶聽來者議 編世之以為正史不

分江北為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澗劉良佐高傑領之

史可法開府揚州 按東華錄有攝政王濬南來副將韓洪濂等致明  
王書

五月 大清定鼎燕京

十月張獻忠 破成都志衍一門三十六口俱被害有志行傳觀蜀鵲  
啼劇題志衍山水詩

姜琛謫戍宣州衛有東萊行 明史姜琛傳琛妓已死弟垓口濁灌  
之乃蘇盡力營護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垓請

代兄繫獄釋琛歸葬不許即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 又該為行  
人名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誠與魏大中並列立拜疏請去二

人見及大誠得志滋欲效垓甚垓名遜之甯波國亡乃解生  
有姜如須從 王士正 慈舊集小傳崇禎壬午琛擢禮科給事

中寄詩大韻 王士正 慈舊集小傳崇禎壬午琛擢禮科給事  
中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以言事觸首輔怒與行人司副熊開元同

中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以言事觸首輔怒與行人司副熊開元同

下北鎮撫司獄備極考掠幾死者數矣甲申正月謫戍宣州衛聞  
家師陷思陵殉社稷痛哭而南之戍所未至以金陵赦留吳門不  
肯歸以馬阮用事避地徽州祝髮黃山自號敬亭山人戍子奉母  
歸萊陽山東巡撫重其名遣使招之先生故墜馬以折股給使者  
而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丘欲結廬敬亭未果病亟遇命葬宣  
城戌所口吟易簫歌一章以卒 盛敬 成仁譜崇禎癸未 大兵  
入關山東雲擾萊陽諸生姜蕩里字爾岷偕其季子坡及工部侍  
郎宋致政宗人吏部稽勳司郎中應亨俱以罷任家居經畫守禦  
兵薄城下坡發一礮中其帥首少却亡何夜襲城兩家皆驅家僮  
巷戰刃中蕩里背見殺坡抱父屍大罵兵鸞之執攻應亨相對拷  
掠不屈死 城父

左慈第 充通問使育下相極樂庵讀同年北使時詩卷 明史左慈  
第傳慈初授韓城知縣有異政考選戶科給事中福王立為應  
天巡撫甲申大學士高宏圖議遣使通好於我而難其人慈第請  
行八月復准十月朔次張家灣止許百人人入都慈第縵服以往館  
於鴻臚寺以不得赴梓宮即於館所遙祭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尋  
自滄洲追還改館太醫院 葛芝卧龍山人集侍郎奉使在北疆  
太醫院也部曲有盜偷潘通者侍郎怒杖殺之其黨因告侍郎有  
異圖攝政王陳兵入院令曰雞頭者生不獲者死侍郎叱曰頭可  
去髮不可去同行數十人不屈者參贊兵部陳用極游擊王一斌  
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劉統五人而已因趣下刑部銀鑪數重七日  
不動遂執以如王所王愈欲降之則令侍郎之兄道意不得因請  
死王猶豫未決侍郎奮曰男兒死耳何疑為提出順城門將就縛  
飛騎至曰降者王矣侍郎曰甯爲上國鬼不願爾封王也六人以  
次受戮用極與侍郎屍直立不仆忽驚風四起斷蓬飛入天際觀  
者爲之流涕罷市

二年乙酉三十七歲  
南京召拜少詹事  
二月 王師南下揚州史 可法嬰城固守攻益急 可法十餘疏告急  
宏光以演劇不省援兵不至刺血作書別其母妻 王師以飛礮擊

城西南隅陷可法死之有揚州詩  
五月初九日 王師渡江福王由崧奔太平南都亡 褚人龍暨  
集乙酉五月 王師下江南吾蘇帖然順從六月十三日忽有湖  
賊揭竿殺安撫黃家蕙城中鼎沸類 大兵繼至得甯  
劉澤清降我 朝惡其反覆謀諫之有臨淮老妓行 王士正南征

紀畧淮安頗稱鞏固甲申五月澤清實來盤踞與田仰日肆歡飲  
大兵南下有問其如何禦者曰吾擁立福王以來供我休息八  
月大興土木造室宇極其壯麗僧擬王居休息淮上 觚曠澤清  
建閘淮陰與屯置榷富亞鄆塢而漁色不已 天旅南下托以左  
兵犯順率旅勳王撤成離汜大掠兩行遇 王師於蕪湖謀入海  
不得倉猝迎降

鄭文龍黃道周等奉唐王 聿鍵 稱監國六月自立於福州號隆武  
揚文龍之間有送友人從軍閩中讀友人舊題走馬詩於郵壁漫次  
其韻 成仁譜楊文驄字龍友貴州貴陽縣人崇禎辛未進士以職  
方郎中監鎮江軍乙酉夏鎮江潰六月安撫黃家蕙至蘇州文驄  
結陳情等攻殺之尋入浙至閩拜兵部侍郎丙戌福州陷率川兵  
搏戰不克死

九月秋由崧以歸於京師  
先生應南京詹事之召甫兩月 奕琛 策驛馬士 英 復柄用修舊部先  
逮與御史 迺次疑先生知事不可爲又與馬阮不合乃謝歸  
明史奸臣傳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身掌中樞

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克黨爲務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爲  
總督京營或政趙之龍所捕大獄欲假以誅東林及素不合者因  
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等姓名內  
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  
欲與大獄乃止 夏允彝幸存錄馬士英入政府方快於逐姜劉  
而用阮大鍼不復顧大柄之委去也大鍼一出凡海內人望無不  
羅織巧詆貪夫壬人無不滴洗拔用 先生冒辟疆五十壽序往  
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才子方地自許者相遇於南  
中刻壇壇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

公子 又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興大獄以修舊郅定生為所得幾填牢戶胡宗道之故部山中南中人多為砮礮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臬之水繪園誓志不出 先生吳母徐大夫人壽序當幼洪為給諫余水官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奉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皇避兵皆慳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彊壽考諸子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同以危苦得全此非天為之耶

五月十七日州役皂隸與廝等毆張南郭以積米未明為詞劉河兵以數月之糧擁至城勢張甚十九日滿城民夜皆聞鬼哭二十日土匪訛言 大兵已至蘇州居民驚徙城市一空知州朱喬秀 各而備卒當時危惟據費闔門為走計六月初二日盜庫幣適初四日州亂焚搶蜂起先生避亂警清湖有警清湖讀史雜感遊亂詩 况義朱昭 明鑄小山雜著 乙酉閏六月一日夜將半說言忽起傳有寇警余披衣起露立庭中見天上小星散落如雪洪範曰庶民惟星其隕如星乎十六日望夜月食之既眾星流移縱橫絡繹各有芒角占曰百姓流徙之象吳人輒名節而重毫髮始則望風納款繼乃愛惜顛毛遂各稱兵旅拒屢山咫尺首問不通郟城齒齒并髮相戮枯守城中正如坐井七月初四日屠嘉定初六日屠崑山十一日屠常熟熱吳郡縣七州一崇明懸處海外六邑五受傷夷惟一州為魯靈光之獨存自雜弁恣意淫刑悍卒踴躍奪劫鄉城嗚咽互召敵仇譬之蟹然去其郭索之物惟餘頑然一腹究復何濟七月朔四日屠嘉定左通政侯明會死之子元演元潔從死觀政進士黃道耀自縊於真濟寺弟淵耀從死孝廉張錫眉縊於文廟學

正龔用圖殺并死初六日屠崑山原任總兵王南陽賈生朱集瑛死之孝廉徐開元妻自縊長子次子不忍其母痛哭罵軍大怒縛置庭柱亂鐵射殺二子善屬文有美才崑山被屠者幾及八萬人俘婦女無算其軍士大約黃靖南降卒也淫殺十倍北軍十二日

屠常熟是日前荆門以義陽王為名需索大戶士女逃竄城邦為空以故軍至無大獲所屠者單戶而已三縣合計所屠之戶不下二十萬人凡厚貲強有力者先遷荒野遇害者聞有一二大率中人下戶居多語云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信哉八月初三日李成棟統軍屠太倉各鎮李成棟移師至松江府松江水師敗北提督京口水營總兵王蓋吳淞總兵吳志葵被擒王蓋死之破府城屠四五萬人俘婦女男同吳郡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沉河死守金山衛指揮侯懷玉死之

六月 大兵入浙有董山見詩 楊 陸業三潘紀事本末乙酉官兵既入浙縱肆淫畧總鎮聞梟示十數人令搜各船所掠婦人給還本夫兵士畏法遂以所掠沈之江中 又乙酉六月我貝勒留兵二千駐吳關大軍悉趨杭州掠嘉興而過時踣王常勝在杭撫按請命奉書迎降而嘉興士紳屠象美等復集兵據城守 大兵還攻半月而破 閏六月祖母湯大淑人卒 三年丙戌三十八歲

豐式載等以桂王由楓 監國於肇慶號永曆 志衍之弟事行自蜀中徒跣逃歸有哭志衍詩 秋王煙客 時敘 治西田於歸涇之上去城西十有二里是為十四都 構農壘室稻香菴霞外閣錦鏡亭西廬語稼軒逢渠處巢安等室約 張南垣壘山種樹錢虞山作記先生為作歸村躬耕記 琵琶行 西田詩 和王太常西田禱興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 大僕寺卿諡忠毅李公神道碑銘 四年丁亥三十九歲 正月 大兵克肇慶桂王奔桂林尋奔全州以 式 留守桂林 元配都淑人卒 楊 繼生任太倉學正有聞州行贈楊學博爾緒 顧易齊 王夏 雜抄楊先生秉鐸吾妻妻女在蜀遭亂已無可奈何矣會吾妻盛 泰昭釋稱泰之界陽令楊以盃酒餞之日倘至彼中得吾家消息 片鴻寸鯉勿斯也盛赴任一載偶以事出見婦人負血書備蜀道

左物色之卽楊內闔也乃假以一椽飛書廣文婦嚙二指以血作字并斷指裹來楊得之憫卽以二百金授俸就舟東下會南宮期近楊束裝且北至京口有北舟歛南偶觸論之則楊夫人舟自陝來也相別十餘年沈落萬死天作之合異哉方出門時女猶襁褓今已齋婿同來如一家

游越有謁范少伯祠登數峯兩漣浙中死事六君子駕湖曲駕湖威

舊

王適客招往西田賞菊有詩

### 梅村先生年譜卷二終

### 梅村先生年譜卷二

五年戊子四十歲

七月同年楊冕帥卒先是京師陷冕帥投愛女於井趙妻妾縊死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所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夫人孔氏懸絕甦乃棄家避兵武塘復徙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不得志以死有左論  
德濟南楊公墓誌銘

八月築舊學廡於梅村西偏先生自爲記 按先生所居梅村舊爲

王士禛貢爾稱莘莊在太倉衛東中有樂志堂梅花庵交蘆庵燭雪

樓鹿橋溪舍橙亭蒼溪亭諸勝 思義致先方伯松霞公日記甲申

村當時申

後東臯草堂歌 先生詩話稼軒由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好直諫

爲權相所訐罷歸築室於虞山之下曰東臯極游觀之勝酷嗜

石田翁畫購得數百卷爲耕石齋藏之未幾里中兒飛文誣染

逮就獄余時在京師所謂東臯草堂歌者爾稼軒於請室也後

數年余再至東臯稼軒倡義粵西其子伯升門戶是懼故山別

墅皆荒蕪斥賣無復向者之觀余爲作後東臯草堂歌蓋傷之

也又二年知以相國留守桂林城陷不屈與張別山俱死

六年己丑四十一歲

夏願雲師從靈隱來止城西太平巷別先生將遠游廬獄且期以出

世先生作詩贈之 婁東耆舊傳王瀚字原達受業於張宋爲諸生

有名國變爲僧號晦山大師名戒顯字願寔庚寅夏入廬山遂主

席江石瀚雖入空門悲憤激烈曾徽詩從賦諸臣春夜宴梨園

不思疑碧池頭之泣端陽觀競渡誰弔汨羅江上之魂讀者俱爲

扼腕 焚餘補筆原達性好佛崇禛甲申之變作詩謝文廟云忝

列諸生踐極年義應君父死生連薄言草莽無官責取卸衣冠哭

聖前讀罷掩堂羞國士身同左祖幸數天孤踪願謝宮牆儼甘作

山農種石田素心多載想盧能獨係高堂久未曾國事一朝論鼎

拂浮名何惜付層冰聊將毀服存吾義從此棲禪學老僧拭取青

山無累眼好清世事理禪燈遂入山爲僧名戒顯乙酉六月州宦

陸遜之自淮歸云淮陽自有德宗上人知未來事陸以太倉問之德宗以州有再來人王和尚底過再不犯兵革蓋指瀚也竟不被

修禩云接音顯聖師從廬山歸講稿黃陶菴文集序 興福寺鐵爐銘 鴻臚寺序班封兵部武選司主事丹陽荆公墓誌銘

七年庚寅四十二歲

十一月 大兵入桂林桂王奔臨桂伯羅 貳相總督張同敞俱死

先生詩話駭軒臨難遺表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閉國公趨

印選移營先去衛國公胡一青甯遠伯王永祚綏甯伯蒲瀾武陵

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盡室而行惟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

過江相期共死其赴義則閏十一月之十七日也粵四月兩入

從容唱和須軒得詩八首曰二祖江山盡擲四年精血我傷傷

又曰願作猿矢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其末章曰年逾六十復

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

道力憑魔力何事倖囚作楚囚了却人間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

游別山和章有曰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尚存

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又曰白刃臨頭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

狂又曰亡家骨肉皆冤鬼多難師生共哭聲又曰此地骨原堪朽

腐他時魂不待招尋二公死有舊給事中後出家號性因者收其

骨義士楊碩父藏其稿稼軒孫文昌問關歸以其詩與表刻之吳

中為浩氣吟云別山死事最烈其未死也受拷掠兩臂俱折日睛

出語不為撓稼軒有初六日紀事一詩曰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

狂生禮太疎別山和曰臂先頭斷生堪賤身為城亡計豈疎銜木

焉知舌在否傷睛因笑眼多餘此其被刑時事也稼軒以義命自

處從容整暇自警詩曰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又自艾詩曰七

尺不隨城共殉羞頰何以見中湘蓋指何公騰蛟以殉難封中湘

王也若兩公者真可謂殺身成仁者也

赴十郡大社 毛奇齡駢明府墓誌駭姓諱復且字叔夜山陰人嘗

同會稽姜承烈徐允定蕭山毛柱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興南湖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傳宜實頴吳縣沈世英彭禮尤側

華亭徐致遠吳江計東宜興黃永鄒那諫無錫顧崑山徐乾學嘉興朱茂燭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花杭州陸圻越三日乃定交去

八月大風海盜有詩

得龔芝麓 書書載宛

至海虞有琴河感舊聽女道士王京彈琴歌宴孫孝若山樓賦贈

諸詩 先生詩話卞王京字雲裝白門人善畫蘭能畫好作小詩余

詩云緣知薄倖逢應恨根恰多情喚却羞此當日情景實語也又

過三月為辛卯初春乃得扁舟見訪共載板塘始將前四詩書以

贈之

附虞山叢叟讀梅村體詩有感書後四首并序余觀楊孟蘅論

李義山無題以為音韻清婉雖極濃麗皆托於臣不忘君之意因

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光遺唐未造流離閩越縱復香奩蓋亦

起與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枕酒流連之云也頃讀梅

村豔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檄槍刺於歌不賦麥之時為題柳看

桃之作旁皇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憾焉兩窗無聊羨峯屬和

秋菴寒蟬吟歌獨嘶豈堪與閩關上下之音希風說善乎河上之

歌聽者將同病相矜抑或以為同狀各矜飄飄爾一笑也時庚寅元

冥之小月二十有五日山林珠樹集啼烏阿閣斜陽下碧梧博局

不成輸白帝聘錢無籍黃姑投壺玉女知天笑竊棄姮娥為月

孤凌斷禁垣芳草地滴殘清淚到蕪蕪靈瓊森枕宮扇迴屬車輕

籠般輕雷江長海濶欺魚素地老天荒信鳩媒哀上唾看成甜碧

懷中位忍化瓊瑰可憐銀燭風前淚留取胡僧認却灰搗鼓吹簫

罷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缺建晨風裏畫帳梅花夜月停銜

鑿金紅旆誇旒翻階紅蕖笑鴉婢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間穩

淚零銀漢依然界玉清竹宮香美露盤傾石碑銜口誰能語悲啼

中心自不平厭日更衣成故事秋風欲扇憶前生寒窗掩髮啼

夜暮雨殘燈識此情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贈李戡居徇史

八年辛卯四十三歲

巨寇劉文秀等踞滇黔吳三桂握重兵屯保甯久無功四川巡撫郝  
浴劫其縱兵剽掠包藏異心未幾東西川俱陷三桂棄保甯退走綿  
州谷聞警一晝夜七馳檄遂三桂還賊海保甯勢張甚裕以忠義激  
發將士與賊戰大破之即密陳三桂跋扈狀有雜感詩  
元日試筆 梅花蕊同林若無話雨聯句 德藻稿序

九年壬辰四十圓歲

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冠紀畧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綏冠紀

畧十二卷 國朝吳偉業撰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崇禎辛

未遇士授翰林院編修人 國朝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專紀崇

禎時流寇迄於明亡分爲十二篇曰滬池渡曰車箱田曰真新恨

曰朱陽潰曰黑水擒曰穀城變曰開縣敗曰汴渠整曰通城擊曰

鹽亭誅曰九江哀曰虞淵沈每篇後加以論斷其虞淵沈一篇皆

紀明末災異與篇名不相應考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此書跋云梅

村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冠紀畧久之其鄉人發

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東木傳刻明史開

局求天下野史盡上史館於是先生足本出子鈔入百六叢書歸

田之後爲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闕勸進諸臣子孫尙存故

當時諱而不出與此本爲康熙甲寅鄒式金所刻在未開史局之

前故亦闕虞淵沈中下二卷彝尊百六叢書爲人借失者雖稱後

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迷佚之矣彝尊

又稱其以三字標題仿蘇軾杜陽雜俎何光遠鑑戒錄之例考文

章全以三字標題始於穆斐魏鏡歌詞鶉光遠遂沿以著書偉業

敘述時事乃用此例頗不免小說纖仄之體其回護揚扞目左良

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爲公論然紀事尙近實彝尊所謂聞之於

朝雖不及見者之確切而終勝草野傳聞可資國史之采輯亦公

論也按近有黃山張氏刻本

先生所著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按靖紀聞復社紀事秣陵

春樂府梅村詩話鹿推紀聞諸書又有臨春閣通

附徐欵詞苑叢談吳祭酒作秣陵春一名雙影記寒夜命小鬟

歌讀自賦金人捧露盤一詩黃東崖所謂法曲淒涼者正謂此詞

梅村家藏彙 年譜三

也祭酒又自題一律云詞客哀吟石石副鷓鴣清怨月如霜西宮  
舊事餘殘夢南內新詩絕斷腸漫濕青衫陪白傅好吹玉笛閉南  
王重翻天寶梨園曲減字偷登柳七郎按詩集中選又考先生寄  
江黃東崖先生和予此詩中一聯曰徵書鄭重 唐孫華讀鹿樵  
賦條振法曲淒涼涕淚橫知已之言讀之感懷 唐孫華讀鹿樵  
紀聞有感一旅誰知扼紫荊蝴蝶聒耳正分爭腹書競伏狐鳴火  
手蔗頻驚鶴吸兵直待臨危思弱牧可應先事魏韓彭石頭袁彖  
真堪借白壞邊關萬里城指歸師

哭朱昭邑 明編有朱昭邑墓誌銘

與蒼公會 先生詩話蒼雪師雲南人與維揚沈如師生同年月日

相去萬里而法門兄弟氣誼最得蒼住中峯沐住華山人以比無

着天親焉蒼公年老有肺疾然好談詩以壬辰臘月過草堂謂余

曰今世狐禪盛行一大藏教將墜於地矣且無論義學即求一詩

人不可復得適幸與子遇我禪被來不曾攜詩卷當爲子誦之是

夜風雨大作師語音偷重撼動四壁疾動喉間略略有聲已呼茶

復話不爲倦漏下三鼓得數十篇視階下雪深三尺矣當其得意

軒眉抵掌慷慨擊案自謂於此證入不二法門禪機詩學總一參

悟其詩之蒼深清老沉着痛快當爲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

師和余西田實菊詩有獨擅秋容晚節全全字落韻和者甚多無

出師上 王 漁洋詩話近日釋子詩當以滇南讀徹蒼雪爲

第一如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雲中山亂流落葉聲兼下聽

徹寒扉不上關皆警句也

送林衡者佳幾 歸閩有送林衡者還閩序并詩 先生詩話衡者少

游黃忠烈之門以壬辰二月來東所著詩文詞數十卷影蒼深

秀渾古雅健有法其行也余贈以詩有五月關山樹影圓送君

吹笛柳陰船之句已而道阻再游吾州則秋霖木落鄉關烽火南

望思親旅懷悲說有聽鐘鳴悲落葉之風焉

得侯朝宗方域書 梅堂集 先生樓古兼用侯朝宗詩死生總負侯

贏諾欲滴椒漿淚滿尊 余爲世所遇有負侯諾故及之

# 梅村先生年譜卷三終



梅村先生年譜卷四

十年癸巳四十五歲

春禊社集虎丘 程穆衡先生詩箋癸巳春社九郡人士至者幾

千人第一日慎交社爲主慎交社三宋爲主右之德宜嚮二德宏

旣庭實類佐之者尤展成侗彭雲客瑞也次日同聲社爲主同

聲社主之者張素文在茲佐之者趙明遠炳沈韓偉世交錢官聲

仲諸王其伯長發太倉如王維夏吳郁計登天周子椒肇則聯絡

兩社者凡以纒張西銘老郡人至者五百人先一日慎交爲主

次日同聲爲主 又會日以大船廿餘艘巨中流每舟置數十席

中列優倡明燭如繁星伶人數部聲歌鼓發達旦而止散時如奔

雷鶴泉遠望山上似天際明星晶瑩圍繞諸君各誓於關帝前示

彼此不相侵畔 王隨菴 兼自訂年譜十年上巳吳中兩社並與

慎交則廣平兄弟執牛耳同聲則素文韓倬宮聲諸公爲之領袖

大會於虎邱奉梅村先生爲宗主梅翁賦禊飲社集西首同人傳

誦次日復有兩社合盟之舉山塘畫舫鱗集冠蓋如雲亦一時盛

舉拔其尤者集半塘寺訂盟四月復會於鴛湖從中傳達者研德

子似兩人專爲和合之局是秋九月梅翁應 召入都實非本願

而士論多竊議之未能諒其心也

九月應 召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奉 敕纂修孝經演義尋升國子

監祭酒時先生杜門不通請謁當時有疑其獨高節全名者會 詔

舉遺佚薦劾交方有司敦過先生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辭嚴攝使就

道難儻老人意乃扶病出山 披髮表深隱海濱而陳相國共力薦先

有投贈督府馬公自嘆江樓別字令時字令送先生北行登上方

橋有感鐘山臺城國學觀象臺雞鳴寺功臣廟元武湖林陵口裝遇

南廂園吳成賦八十韻淮陰有感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高郵道中

遇雪卽事言懷臨清大雪阻雪諸詩

胡彥道 送吳梅村被徵入都海外黃冠舊有期難教遺老敬侍 時身隨杞宋留文獻代閱南周重鼎龜滿地江湖傷白髮極天兵

甲憶烏皮重來簪筆承明殿記得揮豪出每遲幕府徵書日夜催

官開碣石待君來歸心更度桑乾水伏櫪重登郭隗臺花萼春遲

新侍從風雲氣隱舊蓬萊算年詩賦江關重輪却城南十里梅一

博兩雪坐冥濛人在汪洋千頃中老驥猶傳空冀北春鴻那得久

江東揀茶過眼成虛谷禾黍關心拜故宮我亦吹簫向燕市從今

敢自惜途窮碧海黃塵事有無此來風雪滿燕都遺京節度新推

戴 盛世朝廷倍重儒花暗風池思劍珮春深虎觀夢江湖悲歌

吾道非全混坐有荆高舊酒徒

十一年甲午四十六歲

官京師有病中別字令弟 節甫 節言別而作 節言別而作 節言別而作

未盡故出京後再寄之 節言別而作 節言別而作 節言別而作

送穆苑先南還 壽總憲龔公芝麓 送湘陰沈旭翰請判深州

之任 送李書雲蔡閻培典試西川 送山東耿中丞青藜 送

顧蔭來典試東粵

十二年乙未四十七歲

贈馮誦生進士教授雲中 送隴右道吳贊皇之任

十三年丙申四十八歲

春 上駐蹕南苑閱武行蒐禮召廷臣恭視賜宴行宮先生賦五七言律詩五

七言絕句每體一首應 制 聖駕幸南海子遇雪大獵先生恭紀七律一首

午日 賜宴瀛臺龍舟

海寇犯鎮江有江上詩

甯甯陳相國請飲遼陽有贈遼左故人詩

哭蒼雪法師有詩

宛陵施愚山問章提學山東送之以詩 施問章夢愚堂銘施子返

自粵西載羅憂感除服北征宿於青州之官舍庭月皎然酒酣就

睡若有見焉頹然而長歎然而黑長袖青衣袒胸跣足持半刺署

愚山道人四字時順治乙未三月之望日也至京師以告侍讀學

士龍眼方先生答曰啗殆子之前身也因呼余曰愚山子迄明年拜命督山東學抵青州駐節於斯開快視郡志地故有愚公谷乃失笑曰向所夢者其斯人耶

馬逢知為松江提督有茸城行客談雲間帥坐中事詩 董含三闕  
識畧馬逢知初名進寶起家羣盜由浙移鎮雲間貪橫僭侈百姓殷實者械至例懸之以醋灌其鼻人不堪無不斃其所有死者無算復廣佔民廬縱兵四出劫掠時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來江上之變先期約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事定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糾之朝廷恐生他變温旨徵入繫獄妻女發配象奴未幾與二子伏法東市當逢知之入 觀也珍寶二十餘船金銀數百萬他物不可勝紀綿亘百里及死無一存者人皆快之

約齋公專駕飲大賓 州守三韓白公發明 蓬邑中者碩七人資於

岸備養老之禮首前浙江布政使松霞顧公 共論時年七十四歲

次約齋公時年七十三歲次前太常寺卿植客王公 時敏次前嘉

湖兵備道魯周吳公 克孝 次同官縣知縣梅梁曹公有武 次前河

間府知府約巷凌公必正 次前新都縣知縣攝六黃公 翼聖 以次

為序為襄東七老他爵位高而名德弗逮者不與焉 白公尊禮

襄東七老啟嘗稽養老之典肇自虞庠介壽之詩奏於幽雅蓋敬

老近父國雍有醬醕之文而序賓以賢閭里成仁讓之化然而世

多涼行商芝徒翼漢儲時際代遠涓瑣疇襄周鼎求其鴻冥傑世

一時星聚太邱給背維祺百世風師大雅蓋其鮮矣隆茲襄東三

吳之名州而忠哲之淵藪也鶯翔鳳舉仕版詩為聲飾物隱鱗潛

川林簪多大老方伯顧公名著翔鳳心懷肥遯鯉庭之昌後叶其

作求塵尾之宗雷謹其領袖封君吳公經啟振麟情怡盟鷗既儀

一而心結更抱冲而揚和太常王公世襲普縷心樓元淡齊家飭

肅雍之範宜爾多賢薦人被光霽之風羣推長者憲則吳公羣咏

召棠清甘原屬朱絃玉尺冠躬無愧直方丹篆青編好學向勤切

琢邑尹曹公花封解綬門高五柳之風蔗境垂簾子藹三芝之秀

畫副凌公榮謝桂林性耽松壑倘伴自得不緇城市之塵翰墨競

珍獨步風華之蘊州牧黃公明月入樓清風振世樂推為善踵太

印之遺徵心微禪宗壻辟支之小乘此七老者咸先世之逸民海邦之耆碩也雖行不同軌而齒皆遐齡久心寫於式閭茲身親夫授几十月初吉鄉飲屆期敘請諸老用光大典初歌鹿鳴之詩志乞言也嗣歌南山之詩祝壽考也既歌淇澳之詩揚進德也考鐘

伐鼓圖觀聽於橋門崇齒尚賢鑿寶儀於杖履大禮既成列着載宴瞻斗杓之有七眉眉台光輝達尊之有三氣氣嶽望年日晝而德日劬國有老成之型儒可立而頌可廉風登仁壽之域將見香

山之九老不獨擅美千秋而洛社之羣英亦可匹芳百禩矣此吾一屬之盛亦有可之光也謹將七老姓氏齒爵錄於左方以詔來茲焉 恩善 先方伯松霞公日記云十月朔日乙亥大霽大暖如暮春赴州守鄉飲之席圍橋門而觀聽者萬人共詫以為盛舉豈知吾屬中黍離麥秀之感也

嗣母張太孺人卒於家 陳廷敏先生墓表嗣母之表南還 上親賜丸藥撫慰甚至 王崇簡吳母張太孺人墓誌銘先生始生時夫願復醫醫禱恩義真切此太孺人每以無忘撫育恩詔先生也況

太孺人之歸文王公也訓有錢孺人未周歲之遺女以至嫁而歿勤劬周恤人不足以為繼母也殆其性之者與按太孺人世為襄東望族明經張柏菴公其父也迨歸文王公為繼至文王公入繼太宗為玉田公後歲時思慕孝祀不衰與朱太孺人事其始四十年

將承志後而抽埋之間和藹相終始終離離如也當先生趨 孺人因康強無恙也而魯戀若永訣屬先生異日無忘我夫婿之事嗣辛巳年六月二十二日而所以卒也而猶悲也太孺人之生明萬曆辛巳年六月二十二日而所以卒也而猶悲也太孺人之生明

享年七十有六嗣子偉業即梅村先生也 送何荃菴出守穎州 送何省齋 送舊總憲龔孝升以上林苑監出使山東 送程太史翼齋請姑蘇學博 送郭官贊次菴請官山西 送曹秋岳以少司農遷廣東左轄 送王藉茅學士按察浙江 送當湖馬觀揚備兵付嵐 送王孝源備兵山西

梅村家藏彙 年譜四

二月歸里 王隨菴自訂年譜十四年春吳梅翁以大司成告歸  
先生刻城牋發詩他鄉已過故鄉遠屈指歸期二月頭

州守三韓白公登明 潘劉家河先生為記 按見集中有答撫臺開劉  
河書 顧士蓮 婁江志州守白公督工河上單騎巡行一日值天

晚欲借宿民家思民間俗忌不利官府到家徘徊道傍而民亦閉  
戶不納適金粟菴僧來迎乃止於菴明日以白金一兩酬僧於是

民皆頌公來宿而公以布帳隨身竟露栖矣  
張枚菴黃門五十壽序 聖恩寺藏經閣記

十五年戊戌五十歲

科場事發吳漢槎 兆 孫赤崖 賜陸子元 慶 俱貧死戎邊有悲歌  
贈吳季子瞻陸生吾谷行 程 穆 衛 擊 斃 厄 該 同 時 如 吳 江 吳 漢 槎

兆驚常熟孫赤崖賜長洲潘逸民隱如板城方與二有盛皆有高  
才盛名同以科場事發死戎邊子元以機雲家世與彝仲大樽為

輩行軼軻三十年至垂老乃博一舉復遭誣以白首禦窮邊而死  
一妾挈幼子率衣袂行路盡為流涕 汪 堯 峯 文 鈔 王 辰 權 貴

人與考官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場之議起指摘進士首名程  
周量經義被黜科場之議日以益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及於

丁酉士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 蔣 良 舉 東 華 錄 九 年 三  
月大學士范文程等言會試中式第一名舉人程可則文理荒謬

首篇尤悖戾經註命革中式並治考官罪十四年十月同考官李  
振鄴張我僕舉人田相鄒作霖科臣陸貽吉等俱立新家產籍沒

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給事中任克溥劾其賄買中式說實  
故也十五年二月以賄買情弊覆試丁酉科順天舉人朱漢雲等

內蘇洪濬等入名文理不通革去舉人三月諭禮部丁酉科中式  
江南舉人物議沸騰是以親加覆試今取得吳鳴珂准同會試中

式舉人一體覆試其汪溥勛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供等  
十四名罰停會試二科方域等十四人文理不通着革去舉人十

一月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奉 旨主考方猶錢開宗正法同  
考官葉楚槐等即處絞

壽房師李太虛先生 房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黃觀只五十壽

序 白封君六十壽序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  
仲常贊公墓誌銘 張母潘孀人暨金孀人墓誌銘 劉母淑淑

人墓誌銘

十六年己亥五十一歲  
六月鄭成功陷鎮江七月犯江甯復犯崇明  
春游石公山 秋遊虞山

丁石萊七十壽序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大僕寺  
少詹席南侯墓誌銘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十七年庚子五十二歲

里居以奏銷事議處時邑中如顧伊人顧王桂夏吳 堅瓠集江南  
奏銷之獄起於巡撫朱國治欲陪以奏銷外郎顧子成株連一省

人士無脫者 蘇州府志庚子十二月吳縣知縣任唯初 撫人選  
貢澄在即逼倉總吳行之私釐漕糧七百石焚賄虐刑口碑騰利

十八年二月 章皇帝遺詔下府堂哭臨第三日生員倪用賓等  
列款具呈巡撫朱國治發蘇松常道王紀即提吳行之等嚴訊供

實覆院諸生發知府余廉徵顧侯府治花亭亭唯初回縣次日生員  
金人瑞丁瀾等哭府學文廟教授程邑申報六案朱始摘任印着

本府看守土地祠唯初逢人說朱撫院要我銀子故此糶糧朱遂  
以諸生驚擾哭臨意在謀叛具疏銜在籍吏部考功員外郎顧子

成株連之適差滿大臣至江甯審金壇叛招并訊覆覆部議覆在  
倪用賓沈珣顧偉業薛爾張姚剛丁觀金人瑞王重儒八人典刑

家產入官妻孥流徙張韓來獻祺丁觀金人瑞王重儒周江徐  
珍葉琪唐妻治馮鄧十人本身典刑其顧子成會議得疏中有諸

生送揚子成擲地不顧人之語所擬革職籍沒罪絞奉旨俱免唯初  
復任後因白糧經費遲延部議降調國治復糾其貪勸實效決於

省城未幾國治解任

八月至無錫訪同年吳永調 其 馴 有 有 感 賦 贈 詩  
哭亡女 亡女權厝志 清涼山讚佛詩 七夕感事 七夕即

事 送王子惟夏以率築北行 冒辟疆五十壽序

十八年辛丑五十三歲

雲南平定縣元年四月有滇池錢吹

由樹死於雲南文學博歸道病歿於桃源縣

本生母朱太淑人卒 文學博歸道病歿於桃源縣

送張玉甲憲長之官印雅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四歲

巡撫韓公世琦請撤蘇州駐防兵按先生有大中丞心康韓公蘇

州府志名宦韓世琦字心康本蒲州人明大學士曠曾孫世琦蘇

旗籍爲遼人康熙元年由順天巡撫移撫江南懲前政之弊加意

拊循日進士民詢以利弊次第舉行崇明瀕海居民遷內地者安

輯不令失業所棄界外田三千八百餘頃爲奏免額賦萬九千餘

石折銀萬六千餘兩蘆課八千餘兩 固初年之江南吳中特駐

重兵以防寇盜北來軍士素驕橫爲民患至是世琦奏言江南甯

諳力請調回及撤回之日慮其擾民與統兵者約令嚴加禁戢躬

率文武將吏往來巡視無一人敢干令者三年夏瀕海太倉等州

縣颶風大作澤沒民田慮金萬計親往勸實奏銷其稅七年吳中

大水餓殍載途世琦繪圖入告始得蠲賑官誦請減免蘇松浮糧

田額事雖不行民甚德之居八年以各屬遭賊被議去

子瞻生字元朗號西齋康熙戊辰進士由戶部主事遷兵科給事中

入直 武英殿充書畫譜纂修官著有西齋集左司筆記錦

集小州 太倉州志吳駿公偉業連舉十三女而子瞻始生時唐東

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及強立矣赴湯餅宴居上坐駭公戲曰是

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佛後戊辰賜舉禮部唐果同榜

贈蘇郡副守治陵陳三石 贈松郡司李內江王擔四 贈彭郡

丞益甫 敕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二年癸卯五十五歲

本生父約齋公卒 子瞻生字中履能

白讀沈公受玄受詩法於先生 濼詩集自註

餘燾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三年甲辰五十六歲

子瞻生字少監增監生薦充 武英殿纂修應知書光書張顯有政

顧西巖侍御招集虎邱有夜游虎邱顧西巖侍御同沈友聖耶即

事西巖顧侍御招同沈山人友聖耶夜夜集作圖記事因賦長句諸

詩

香山白馬寺巨冶禪師教公塔銘 顧母陳孺人八十壽序

四年乙巳五十七歲

錢臣履五十壽序 監察御史王君慕吉墓誌銘

五年丙午五十八歲

魯謙菴使君以雲間山人陸天乙所畫虞山圖索歌成二十七韻

江西巡撫韓公奏議序 兵科給事中天恩謝公墓誌銘

六年丁未五十九歲

三月二十四日從山後過湖宿福源精舍 二十五日偕穆苑先

孫浣心葉子聞允文游石公山盤龍石梁寂光歸雲諸勝 游石

公歸是夜驟雨明晨微霽同諸君天王寺看牡丹 沈文長雨過

福源寺

七年戊申六十歲

吳園次 以書招先生先生之吳興

上已過吳興家園次太守招陪郡圃之愛山臺座客十人同修禊

事余分韻得苔字 立夏日陪園次郡伯過孫山太白亭落成

置酒分韻得人字 贈湖州守家園次五十韻 修孫山人墓記

雲樵記 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蔣

母陳安人墓誌銘 靈鷲具德和尚塔銘

編詩文集四十卷成同里周子佩 董王維夏 吳許九日 顧伊人 顧

枝簪付梓陳確菴 聊爲之序

御製題吳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風流往復搜尋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

西崑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錦應慚麗細比春蠶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對處

幾多詩興爲君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梅村集四十卷 國朝吳

偉業撰偉業有綏寇紀畧已著錄此集凡詩十八卷詩餘二卷文

二十卷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氣風流有豫思篤合清麗芋服

之致及乎遭逢喪亂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道上暮年蕭

瑟論者以東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

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咸均頌豔一時

尤稱絕調其流播詞林仰邀 膚賞非偶然也至於以其餘技度

曲倚聲亦復接跡屯田嗣音淮海王士楨詩稱曰白髮填詞吳祭酒亦非虛美惟古文每參以儷偶既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黃宗義嘗稱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墓而合於道為削却文章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遺著失輕重韻語雖強為學步本質終存焉然少陵詩冠千古而無韻之文率不可讀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按先生詩有程穆榮遺吳詩集覽二十卷吳聖鳳吳詩箋注十八卷

楚斬盧 為先生丙子典試所取士來為蘇松常鎮參政及門諸子屬序先生詩文集

沈德潛 書梅村集後蓬萊宮裏舊仙朝自別青山梅遠行擬作相陽離別賦江南愁殺東蘭成 吳龍修 書梅村詩後夢回龍尾醒猶殘重入春明翼轉開宜去何能如老鐵放歸未許戴黃冠悲歌自覺高官誤讀史應知名士難今日九泉逢故友西臺涕淚幾時乾

附 婁東耆舊傳梅村公得瑯琊寶園稱華莊改構廓然堂甫竟而卒門人楚人盧絃來為蘇松巡道升堂公毋夫太淑人不時出盧詢之公對以後樓未建故去內舍甚透盧即建樓其後翼然與堂稱斯亦非近今人所能也 思義王書城瑯琊為士驥傳云性喜多費興作無虛日然考是園不為廢廓然堂則其長子慶長瑞修俗呼大癡者為之慶長性似父而汰尤甚初廓然既構矣不當意立命損毀之再構又然至三始成有場某者度其不能繼也乃竊量堂之規模構一樓於已宅墾王急則購以移焉閱二十餘年王果敗而楊亦破家是堂及園遂為吳有然樓猶屬楊也又幾年梅村門生某 或云維翰 為買之置堂後果稱無爽造物之幻如是今堂與樓皆為五滌揚矣

九年庚戌六十二歲 探梅都尉有梅信日雨過都尉哭剖石和尙遇大雪夜宿還元閣詩 京江送遠圖歌 蕺芝齋詩序 吳郡唐君台葬墓誌銘 大學

張君季繁墓誌銘 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端陽孫公暨鄒孺人合葬墓誌銘 錢母諱太君六十壽序 十年辛亥六十三歲 感舊贈蕭明府

十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卒門人顧謙行狀 先生元旦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 王士正 也北偶談吳駿公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為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鴉毛也不如時浙西僧水月年百餘歲能前知先生病亟始擊拏舟迎之至則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遂卒

先生屬疾時作合書乃自敘事畧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為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欲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岩相近墓前立一圓石曰詩人吳梅村之墓 先生病中有感詞 諷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投吾病難將醫藥治敢取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賜千結追往事倍淒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沈受宏白 濃集哭梅村師茫茫滄海劫餘身遺恨心肝抱苦辛自迫三徵蒙 聖代未輕一死為衰親南朝宮闈悲瓊樹北極衣冠記紫宸留得茂陵末命在西山題墓作詩人 四首

五十二年癸巳葬蘇州郡治西南二十里西山之麓澤州陳廷敬 諱墓表

蘇州府志 國朝祭酒吳偉業墓在靈巖山麓 按墓在蘇州府吳靈巖山麓元墓山之北 袁簡齋太史稱婁東詩人前有弇州後有梅村向見錢竹汀宮詹談弇州山人年譜獨梅村先生年譜闕如 不揣固陋謬為續貂之舉 讀先生詩輒取程迓亭斯介人吳校菴諸箋註凡有年月可稽者一

一割記贅次前後復於汎覽之下事涉先生編年比附自壬辰迄已

亥八閱寒暑彙凡十數易輒爲年譜四卷中有家仁仲參訂處今已  
墓門宿草並爲標明非敢比郭象注莊之例也所恨管窺蠡測掛漏  
尙多舛訛亦不免惟冀博雅君子匡以不逮幸甚道光庚子春二月  
顧師賦識

是書刻以問世三十餘年矣庚申之亂板片盡毀近年覓得原本欲  
謀重刻適先生裔孫子掄茂才守元見之謀諸羣從力任剞劂爰共  
相商權釐訂一二付梓光緒二年臘月師賦又識

### 梅村先生年譜卷四終

世行梅村先生集四十卷詩詞顧湄編盧紘序文  
集周瓚編陳瑚序即 四庫著錄本也據陳序云

刻始康熙戊申而盧序作於己酉先生尚及見之  
後來新程吳諸家詩注與顧師賦所輯年譜皆據

此集未觀他本庚戌歲康於都門得吳氏家藏稿  
十二冊都六十卷一至八為詩前集九至二十二

為詩後集仍各自分體詩餘附焉二十三至五十  
九為文集而終以詩話一手遂錄甚清整中有朱

筆校注稱先大夫云云蓋先生卒後公子暉等所  
附記也以刻本覈之此本多詩七十三首詩餘五

首文六十一首及末卷詩話其刻本有而稿本無  
者詩文各八首或後來所刪案刻本文與目多不  
相應亦有稿本中文

已見目錄而改刻他文者如四十卷復  
社紀事易以祭仲伍胥尹氏諸論是也稿中溢出  
諸篇章皆世所未見其他標題字句亦視刻本為

詳因通校一過以付槧工五十六卷以下篇章寥  
寥併作二卷舊刻所增詩文錄補於後而以年譜

附焉

顧氏誤年譜時儻見此稿尚可康維國初加評今先附槩以該後人重輯

名集多出手訂獨漁洋有別本之編竹垞有外集

之刻先生遺著早登 冊府弁冕 本朝嚮謂已

無闕遺迺載三百故帙尚完家世舊藏源流可溯

所以亟亟斟彙者冀永先哲未傳之緒用慰來學

快觀之心斯固江左文獻所留貽有不容泯滅者

也宣統辛亥正月武進董康謹識

梅村詩文溢出於刻本外者附錄於後

五言古詩 前集

詠史 三至六 九至十二

七言古詩

贈范司馬質公借錢職方大鶴 襄陽樂 高麗

行 三松老人歌 百花驄歌 勾章井

五言律詩

讀史雜感 十一至十六 再簡子傲 素馨 感舊

贈歌者 覓

七言律詩

懷楊機部軍前 送黃石齋謫官 送左子直子

忠兄弟還桐城 聖駕闕城恭遇口占 登梁王

吹臺 過朱仙鎮謁武穆廟 送楊鳧岫 白門

遇北來友人 甲申十月南中作 有感 感楊

梅作 見人作布帽 見伐木者 庚寅元旦試

筆 雜感 三 四 六至十五 十七 十九 二十

七言絕句

項王廟

五言古詩 後集

題江石非非子訪逍遙子圖

七言古詩

木棉吟

五言律詩

茸城客樓大風曉寒吟眺以示友聖九日玉符諸

子

七言律詩

海警 遣嫁 江城遠眺 贈遼左故人 五

七言絕句

讀史偶述 七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 臨終詩

首四

詩餘

如夢令 減字木蘭花 詠 西江月 春 永遇樂

壽江林 沁園春 贈柳 有郡丞 敬亭

雜文

王室卿士論 宋魏兩彭城王論 郊廟考 復

社紀事 清河家法述 遺安堂答客問 梁宮

保壯猷紀 為柳敬亭陳乞引 為周弘叔勸引

序

宋子建詩序 彭燕又偶存草序 宋直方林屋

詩草序 宋轅生詩序 白林九古栢堂詩序

田鬲淵夢歸草堂詩序 吳六益詩序 徐季重

詩序 周子俶東岡稿序 徐澹生海月集序

許堯文詩小引 趙孟遷詩序 黃媛介詩序

陸子咏月詩題詞 梁水部玉劍尊聞序 楊氏

遺宗錄序 編年考序 秣陵春序 兩郡名文

序 二宋稿序 孫孝若稿序 德藻稿序 王

茂京稿序 孫孝維贈言序 題龔芝麓壽序

趙母張太夫人六十序

記

海市記 崇明平洋沙築海堤記

墓誌銘

葉公瞻山偕配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衡齋劉公

墓誌銘 處士近陽張公墓誌銘 宋幼清墓誌

銘 許節母翁太孺人墓誌銘

傳

吳淑人傳

祭文



祭李幼基文 祭錢大鶴文

書

上馬制府書 答黃總戎書 南中與志行書

制科

崇禎四年廷試策 崇禎九年湖廣鄉程錄

奏疏

劾元臣疏 辭職疏 請假省親疏 陞任請養

疏 自陳不職疏

揭

辭薦揭

疏

與子暲等疏

詩話

梅村詩話

